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28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同人馆 月舞姬
——《零 月蚀假面》同人
废土之夜——《辐射3》同人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第二部隆重奉上
光环 丰饶星战役
HALO小说第五部，最精彩的美式游戏小说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官方最新短篇小说集隆重奉上
◆时光回廊
炎龙骑士团2
黄金城下的绝恋，战火中的深情
波斯王子 时之砂
穿越时光之河，斩断历史的枷锁
恶魔城 晓月的圆舞曲
轮回中的迷惘，月夜下再临黑暗
◆特别企划
《风色幻想》十周年纪念漫谈
魔法之谜解读报告



■生化危机 暗黑编年史

穷神驾到

二零零九年的七月真是个可恶的月份，不仅经济上窘迫（当然，这主要是我自己造成的……），而且病魔缠身（喂喂，哪有那么夸张，感冒发烧而已……），直接导致这个月的财产状况跌到工作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不得不把一块钱掰成两个五毛花，就连以往在ATM取款时毫不在乎的两块钱跨行手续费也是能省则省，那可是两块钱啊！印象中很久没过算得这么精的日子了。每一天的花销必定记账，连出行的交通费都包括在内，打卡时看得清清楚楚，之后赶紧记在小账本上。面对一日三餐时的纠结更是前所未有。告别平时经常光顾的整洁茶餐厅几乎成了一种必然，走出办公楼想也不想便径直钻进了低矮的小餐馆中。在等着上菜时看到嗡嗡作响的苍蝇在我的眼前以及他人的餐盘上空不断盘旋，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慨。尽管每一天能花多少钱事先都已经计算好，但难免有意外出现，比如买新的桶装纯净水啊、门锁突然罢工，必须找锁匠上门修理啊之类的，这时候的心情真叫一个“情何以堪”。看着我颤巍巍的手从憋憋的钱包中摸出一张大钞紧紧地夹在食指与拇指之间递出去，不知道送水的小伙还有慈祥的锁匠大叔有没有看到我眼中晶莹的泪花……

也就是说，在月初计划好的“一天二十块，一个月下来也就六百块钱，哈哈哈”这种想法实在是天真到了极点。且不说自己能不能忍受一成不变的糟糕伙食，单是一次无法推辞的邀请便足以打乱我的一切财政部署。是呀，老同学好不容易出差来一趟，专门抽空想跟你出来叙叙旧，你好意思推辞？吃了饭你好意思让别人埋单？这就是命啊！

但是如果能从这些琐碎中跳脱出来，以更高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遭遇，则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仔细一想，从前那种几近毫无节制的消费方式确实有些不合时宜，有时逞一时之快，稀里糊涂的就花掉了足以维持一个月生计的钞票。虽说还不至于达到“月光族”那种级别，但终归不是什么好的生活习惯。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像一些精神层次很高的人那样节衣缩食，把钱攒下来供养孤寡老人、资助贫困学生，但有计划的消费方式显然对与自己的生活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特别是经历了这个月的困窘之后，我发现思考每一笔开销的价值也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只需多那么一点点理智，便可以将拮据化为阔绰，这就是生活的魔法。

……清雨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封面画师：山本大和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7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1-148-9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风色幻想》十周年漫谈 ………… 003
魔法之谜解读报告 ………… 253

■时光回廊
恶魔城 晓月的圆舞曲 ………… 015
波斯王子 时之砂 ………… 050



炎龙骑士团2 ………… 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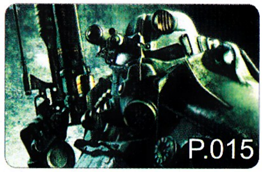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 127
光环 丰饶星战役 ………… 172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 215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30

■同人馆
月舞姬——《零 月蚀假面》同人 ………… 266



废土之夜——《辐射3》同人 ………… 275

■游戏议会
格兰蒂亚 ………… 282
幻想水浒传 ………… 284

■游书苑 ………… 286
■名场面 ………… 288
■四格漫赏 ………… 290
■神魔乱舞 ………… 292
■名人堂 ………… 296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可还记得风色的幻想

——《风色幻想》十周年纪念

文／伊谢尔伦的风　编／YULA

总归是有点儿千头万绪无从说起，虽然本都该熟极而流信手拈来：《风色幻想》、系列起源、弘煜公司（英文名“FUN YOURS”，以下简称FY）、十年历史、八部作品、所获奖项、游戏类型、前传外传、新作网游……但是怎么够。

幻想、冒险、命运、轮回、希望、奇迹、执着……再详尽繁复的资料，也讲不清贯穿整个“《风色》系列”的这些个关键词是怎么历久弥新愈发熠熠，每部作品背后又藏着多少有笑有泪的花絮和未能采用的黑历史；再细致具体的年表，也说不尽以“宅、腐、坑”为三神器的FY公司诸多掌故，以及编剧恶魔猫与美工DP、必杀兔这三位系列主创十多年来的风雨同程、共历甘苦；再花团锦簇的介绍，也道不明那些初遇时最简单的快乐与震撼，重温时更细致的沉淀与沉思，再会时太复杂的万千感慨，还有一直以来交替涨落、错综交织的期待、喜悦、感动、抱怨、担忧、遗憾、想念等种种心情，万千思绪，是如何一笔笔地刻画，一滴滴地凝结，一点点地汇聚成共同成长至今、相伴相随如故的那些时光。

因为，是这么历历在目地一起走过来的十年。

源起：幻想的叙情诗

邂逅露菲雅·希尔达，总觉得还是不久之前的事。那一年她17岁，一出场就动手欺负海盗，自称“冒险者公会第一把交椅，最强的超美少女魔导士”，对自己目标的追寻专注得近乎执拗并且志在必得——印象最深的台词依然是序章末尾，问及如何才能解开消失一千六百年的谜题时，大龙套魔法女王作神秘莫测状：

“如果，你有那个命运的话……”

“那，我就会有这个命运。”露菲雅答得毫不迟疑。

尽管后来才明白，这句谶语其实蕴含着连当时的她本人都不了解的深意。但对那个时候的她和我们来说，它都已经亮出了足够份量的勇气与自信，有此足矣。

于是就这么跟着她与搭档安洁妮一起展开了旅行，四处探寻传说中“究极魔法——菲莉斯多”的所在，试图扭转从前的悲剧；当然也要顺便履行冒险者的职责：欺负山贼，惩恶扬善；轰炸公会，除暴安良；只是一不小心就渐渐有意或无意地接近了真相、揭开了阴谋，最后虽然知道了一

切，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那个必然而然的战场……



1999年发售的《魔导圣战~风色幻想》，可能是许多"《风色》系列"的老玩家接触到的第一个奇幻类游戏，或许很多人有过类似的心情：总算不再只是为主角高兴、悲伤、干着急的旁观者，终于能亲身参与向往已久的传奇，在SaveLoad大神的庇佑之下，以当事人的身分，为拯救世界奋斗到底……当时那种傻气青涩的纯粹感动，在我们都已经见多识广并且铁石心肠的现在再不会有。却也因此愈显珍贵，值得捧在手心里好好珍惜。

中毒加深之后，更开始对着屏幕一句一句地抄台词，在日记本上写剧情小说；魔法咒文、必杀技名称、最强装备与隐藏宝箱的位置都背得滚瓜烂熟，到现在也还记得大半；每逢征程小憩，跋涉稍歇，时常忍不住神驰千里，对着大地图揣摩那些未曾亲见的地形地貌，峻岭深渊，结合设定和剧情幻想那一小块又一小块战场之外的整个世界；有时会打开游戏，停在紫色的标题画面很久，却不开始也不离去，只是想再多听一次片头曲——后来我才知道，它叫《幻想的叙情诗》，是由编剧恶魔猫作曲的三首背景音乐之一。

那一切都还犹在眼前。

不止玩家，对我们的女主角露菲雅来说，那段时光只怕也同样是记忆中最单纯美好的一段。往前，她是最理性的命运女神拉克西丝，"秩序"的代名词，拥有可以追溯至伊莉特的漫长记忆，奉"引导人类走向正确的方向"为最高使命。往后，她将奔赴不沉之月，面对来自至高神的可怕嫉妒，流落第二世界颠沛辗转，魂体分离沉睡数百年……而那个时候，17岁的露菲雅·希尔达还一无所知。

还只是一如既往地意气风发，满怀自信，任性、顽固又倔强，暴躁、易怒却心软，第一战就能用长达七格的直线魔法攻击（之后历代风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么破坏游戏平衡的设定），拥有不少"冒险者公会头号破坏狂"之类的荣誉称号；还只是个对过去耿耿于怀的普通女孩，会欢笑，会悲伤，会脆弱，会逞强。

然后她遇见朱里安和蕾依莎，差点被当时的大部分玩家误认为"本作男主角？"的阳光少年与正牌女友，或者说前作《幻想时空》的救世英雄与最终BOSS——那是FY公司在1997年发售的RPG，故事发生在《魔导圣战》开始的三年前，"天空大陆"艾思嘉之上，手持"地摊货魔剑"的全系列第一美少年朱里安·约克从此开始了他长路漫漫的逆生长。蕾依莎、法鲁和夏露露这几位主要角色在续作中都有登场，FY"看板娘"，黑发双马尾美少女死神"裘卡"（Jorker）的形象，也是以《幻想时空》作为最初起源的。



从那时候起，有“FY三巨头”之称的编剧恶魔猫、美工骷髅D（D.P.）与必杀兔，已经组成了牢不可破的铁三角。早在9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制作RPG版的《风色幻想》（《风色幻想》就是初代原名，“魔导圣战”是后来被发行方嫌“名字不够阳刚”才加上的副标题），然而最后，多线多主角的RPG变成了单线战棋，人气配角朱里安顶替掉了本该是男主角之一的修·艾尔西休斯，男主角只剩下艾萨斯·杰菲尔特——至今也是全系列最特别的男主角。

作为背景设定里的历史人物，艾萨斯，或者说迪斯路亚，是不掌管死亡与转生的冥王，曾率领广大魔族与人类联手推翻了神的统治；作为一个被划分为“奇幻类”“冒险向”游戏的男主角，他长了一张相当标准的反派脸，目测至少25岁，直到倒数第三章才加入我方战斗阵容（初登场时我们都当他是BOSS候补）；现在进行时中，他登场第一句台词就是“…………”，至今盘踞“全系列台词最少男主角”榜首；过去完成时里，他与她邂逅在尸山骨海肝脑涂地，她刚刚灭了他全族。

之后女神为背叛自己的人类牺牲了性命，一千六百年后转世为露菲雅·希尔达；誓言追猎她的冥王经历了执着的等待，进化成神秘的守护者或者说危险的偷窥狂：其最具代表性的例句莫过于“我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口气向来是严肃又温柔，或许还带着一点闷骚的得意。

后来我们才发现，当年那些配上他的面瘫反派脸与黑衣银长发显得高深莫测或者气势非凡的名台词，实际上都极具喜感，同时又因其新颖独特而广泛适用于生活中的各个场合，譬如“因果律不允许我告诉你这个答案”（被问到不能回答的问题时），又如“这就是我要承受的‘罪’……”（被埋怨“你不告诉我我就死定了啦！”时）。但其实他只是个一根筋的呆瓜，《风1》的整个故事中都在竭力耍帅；花了1600年才明白什么叫“爱”，又因为没学会人类那种害羞，坚持抓住一切机会随地告白。

可我一直都认认真真地记得这个呆瓜最后的台词：“我会守护你的，这是我给你的承诺。”——然后他就挡在露菲雅身前，与濒临崩乱的“究极魔法”一起失去了踪影。

之后是她踏遍全大陆的追寻，“找到他一定要狠狠给他几拳”的誓言，终有一天蓦然回首又喜又惊，笑着流出了眼泪。见证过他们千百年纠葛的贤者赛莉耶问出了所有玩家的心声：她不再是女神，你也不再是冥王，新的命运已经开始，新的邂逅是否也将展开？

于是我们天真地相信《风色幻想》到此为止，一切完美无缺。后来编剧恶魔猫也一再重申“其实我不喜欢写系列续作”，只是那时候谁都没想到，命运会以近乎恶作剧的方式展开转折，导致了之后或许原本不会发生的一切因果。

命运：如果，这一刹那



2000年，《魔导圣战》中没能用上的假学科技帝国、魔装兵、废弃男主角（及其三角恋）、黑发袭卡（在《风1》中因为"全世界只有露菲雅是黑发"的设定改成了红发）等初始设定，汇聚成了另一个"风色幻想"：《风色幻想SP～封神之刻》——28岁的反抗军小头目修·艾尔西休斯，不小心召唤出了17岁的魔王伊莉丝（附赠美少女死神袭卡）。

SP以给玩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精彩剧情著称，人气角色袭卡的死赚走了无数的眼泪（同时也让人十分心痛此前浪费在她身上的珍贵道具和昂贵装备），此后揭露的真相更令人震惊："被感化了的最终BOSS将大家送回各自理想的世界"的Happy Ending圆满得有些虚假，但就《风6》中燧火同学的小爆料来看，似乎"修失去伊莉丝、成为皇帝并在十年后死去"的那个结局才是Ture Ending——于是我们回过头来恍然大悟：原来当年刚做到系列第二作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Happy Ending都不能信"传统的雏形——哦不，准确地说，是"托系列第二作'小赠品'的福，连系列第一作的happy ending都变得不能信了"。、

那就是我一直都很想从自己的记忆中删除粉碎格式化，却至今都没法无视的《风色幻想Forever～龙的新娘》。

那个总共只有六千来字的故事，始于迪斯路亚受究极魔法重创失忆，被只剩几个月可活的某绝症少女捡了回去（何等威猛的"绝症少女"才能单枪匹马把身高186还一身铠甲的男人捡回家？），然后就像"出生后第一眼看见谁就当谁是母亲"的小动物一样，毅然决定扎根于此，陪某少女度过余生——即使终于被露菲雅找到，恢复了记忆，看她笑着流泪说没关系，之前你已经等了我一千多年，下一个一千多年我也会等着你（真想给他俩发一对儿情侣好人卡啊……）。



站在《风4》的结尾处回头看，当年这个小插曲或许不值一提。但摆在当时贫瘠又闭塞的我们面前的，只有几个令人绝望的关键词："前作后续故事"，"《魔导圣战》第11章（原作共10章）"，"她已经不再是命运女神了"，还有那个怎么看怎么像"就此终结一切玩完盖棺定论"的极具杀伤力的标题，《风色幻想Forever》。

简直是天打五雷轰。

幸好后来又有了《风3》、《风4》，FY许诺要在其中还露菲雅与艾萨斯一个圆满的结局——尽管经历了太复杂的曲折，太纠结的故事。不过其中渊源，还是得从2002年的《风色幻想2～a live》讲起。

作为全系列惟一的RPG，《风2》的口碑毁誉参半。台湾知名漫画家兼同人大手CAT姬担纲人设使帅哥数量突飞猛进，但也被一些老玩家抱怨不适应画风；BUG多到游戏进行不下去，华丽丽的3D过场动画全都堆在游戏前期，结尾CG质量参差不齐；脚本其实相当出色，但你得先打上资料片补丁，补齐关于第二男主角沙迪克（也就是《风3》、《风4》中的第四魔王梅尔西迪斯）和“史上最强病娇”至高神耶米拉的剧情。

22XX年出生于地球的耶米拉拥有继承自母亲的菲莉斯多（简称FLSD，《风1》到《风4》合称“FLSD篇”）之力，简单来说是一种“只要你许愿它就能实现”的可怕力量，但如果以之干涉已注定的“因果”，则会令使用者遭到因果律的反噬——说白了就是报应。

这小姑娘不幸是个从出生起就严重缺爱的嫉妒狂，首先爱上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后来发展成了严重的人夫控），哪怕父亲曾为了母亲将她出卖给地球政府。蒸发掉全人类之后她乘着太空穿梭机“不沉之月”前往数万光年外创造了《风2》的世界“水蓝之星”，之后由爱生妒酿成了众多悲剧，好在终于被男女主角亚修、莉芙感化，收回此前舍弃的FLSD，乘不沉之月重回地球，创造了第一世界（《风1》的发生地）与第二世界（《风3》、《风4》的发生地）。

起初她出于自我制约的好意，将自己的FLSD分给了七位神明，却不料很快就开始嫉妒灿夜（虚无神赛特）与他的妻子映舞，于是让他们转世为人并予以诅咒……之后不断转世的他们谱写了第二世界年表上所有的父杀女或夫杀妻事件。

后来（《风1》的故事结束后）拉克西丝的两个姐妹察觉不对前去探访，结果居然被发疯的至高神当作“两份美味可口的FLSD”吃了下去。发现双女神出事之后，露菲雅变身为拉克西丝也登上了不沉之月。

持有“被耶米拉视为母亲”的伊莉特（《风2》男主角亚修他娘）之魂的她，是《风3》、《风4》中所谓“惟一能影响耶米拉的存在”，岂料在给耶米拉做心理辅导即将成功之际，挂念她安危的迪斯路亚出现了……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让耶米拉这种重症病娇发现“妈妈居然瞒着我找了新男友！！！”



于是终于说到2004、2005年，本该是一个故事，因为赶不上进度才一斩为二的《风色幻想3～罪与罚的镇魂歌》与《风色幻想4～圣战的终焉》，它们所背负的继承自前两作的那许多设定、剧情、人物和怨念令许多新玩家大感头痛，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凯琳到底是什么人”：

《风3》女主角凯琳原本还没出生就胎死腹中，却被精通魔法与生物科技的母亲将其灵魂塞进了捡来的身体，而身体的主人恰好是被看见她男朋友就大暴走的耶米拉打下第二世界的拉克西丝。

之后一晃两百年过去，拉克西丝的灵魂



找到自己的身体之后，“借体还魂”的凯琳才终于开始成长。但因为她持有伊莉特之魂，持有伊莉特的女儿奥塔之魂的映舞的灵魂感受到母爱温暖，也跟着混了进来。虽然凯琳的母亲以封印压制住了她们，可她俩每逢重大刺激，总也忍不住暴个走露个脸。

因此凯琳体内的灵魂虽然只有3份，但灵魂们在不断转世中所累积的人格数量很可能高达4–9个。更不幸的是，她养父费恩主教的真实身分还正好是（受耶米拉教唆）占据着迪斯路亚身体的赛特，九百年间被迫与映舞相爱相杀多次的他满腔仇恨，一直暗中筹划着毁灭全人类以示报复。

好容易挫败了赛特的阴谋，送孽缘近千年的夫妇俩往生极乐，再让必须返还借来身体的凯琳重新投胎（十六年后与已经4X岁的恋人蓝斯重逢——萝莉控又多了一个），拉克西丝与迪斯路亚才终于算是真正团聚，现实世界中耗时六载，故事里则经过了两百多年。

屈指一算，《风4》堪称系列史上主角人数最多的一代，最终战我方人员更多达二十人。它的开场接的是《风3》的Bad Ending，真正确立了“Happy Ending都不能信”的传统，而结尾看似大团圆，却总让人惦记着安洁妮剩不了几年的生命，和再度“被感化”还被拖去当冒险者的至高神会不会再次发作病娇毁灭世界。但无论如何，FLSD篇到此为止。

传承：风的方向

2006年的《风色幻想5～赤月战争》标志着新的开始，所以第一战就是十分怀旧的“冒险者用力欺负海贼”。死神裘卡终于功成身退，但手持镰刀的黑发红瞳双马尾美少女死神形象保留了下来，化身为热爱可可系激甜料理的健忘女仆莉可。



《风5》在全系列中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一向擅长描写女性第一主角的恶魔猫（男，7X年生人）第一次采用了男性第一主角（艾因·利奇曼，Ain Richman），前瞻介绍中更号称他将在“黑羽”与“白翼”两位女主角中进行选择……结果最后差点搞成了“你们两个都是我的翅膀！”

“差点”的意思是说，《风5》与其续作《风6》使大家一直怀疑的某个可能变成了证据确凿的事实：这个系列的游戏不但Happy Ending不能信……连Ture Ending都不能信。

说过多次“其实我不喜欢写系列续篇”的恶魔猫，或许也遇到了“写惯了长的忽然发现自己写不了短的”的问题，一不小心就越扯越大，结果将“FLSD篇”完结之后的新故事

拉成了又是至少四部游戏才能讲完的“赤与蓝系列”——而且还是“年刊连载”。

2007年的《风色幻想6～冒险奏鸣》一开头就跳到了《风5》结尾的“艾因及其后宫（？！）团继续快乐地冒险”三年后，团长艾因早已带着重病的莉可不知所踪，其他团员也各自东西，剩下年纪最小的梅鲁与好友菈菈迪两人苦撑着“利奇曼冒险团”等大家回来，然后遇见了迪恩·凡尔赛提斯。



《风6》回归了女性担任第一主角的传统，却又以男主角迪恩为中心加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羁绊系统”（俗称galgame系统）——就像是妥协与坚持的混血儿：每章末尾可以在梅鲁、凯（……没错这是个男人）、千语三人中任选一人进行羁绊对话，但每轮游戏只能从头到尾选择同一个角色，“花心”哪怕只有一次也直接Bad Ending。

实际玩起来更会发现，梅鲁线羁绊对话是货真价实的官配，连Bad Ending都是梅鲁视角；“男追男”路线只不过是很普通的朋友交谈，听豪爽热血的凯说些军队或家庭往事……但结局告白时他会突然像吃错了药一样气若游丝；攻略无口娘千语时每次对话对象都是她的娘控“干爹”黑曜，到了结尾她才亲自出场宣布“我对你是在战斗中日久生情”——那还要羁绊对话干嘛？！

更何况，那个陪我们一直走到《风6》第九章《苍天的蓝耀》的蓝发青年迪恩·凡尔赛提斯，原本就不可能选择梅鲁之外的任何人。

因为他的真实身分，是握着许愿石的梅鲁无意中许下“我会喜欢的人，要是那样的一个人”愿望时，许愿石苍天蓝耀所创造的虚拟人格。

以沉睡中的迪恩本尊为性格蓝本，他凭空诞生，借用真正的迪恩的身体与梅鲁相遇。出于身为“梅鲁的愿望”的本能，他时刻想着她，永远牵挂她，奋力保护她……直到最后终于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愿望”，奥德修斯要夺回哥哥迪恩的身体并抢走许愿石蓝耀，他依然首先考虑梅鲁的性命安危——迅速地动起脑筋，用奥斯卡水准的演技诱使她说出并非本意的“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个愿望”，取消了“蓝耀迪恩”这个存在。

对，很简单的，就像我们操作WORD时选择“保存”还是“取消”那样——让迪恩的发色恢复原本的金黄，让苍天的蓝耀回归原本的许愿石。

他不是那颗石头，也不是奥德修斯的哥哥迪恩·伊萨卡·凡尔塞提斯，只是一个虚无的愿望，一个“本不该存在”的虚拟人格——即使是不得不把借来的身体还给拉克西丝的凯琳，至少也还拥有自己的灵魂，可以再去转世。

正好也是拉克西丝曾经说过，没有感情的灵魂“就像未曾拥有过一样的哀伤凄凉”，而那个感情深切又真挚的蓝耀，却连灵魂也没有。

更残酷的现实是，玩家们大可一直感叹“我的迪恩，在第九章就已经死了”，当事人梅鲁却不能——如果她一直沉浸于“愿望成真”时的美好回忆，不去面对真正的迪恩，那么曾经发生在这个少女身上的一切，就真的只是一场一厢情愿的Mary Sue而已。那会是最卑微的结局。

感性矛盾地一分为二，我们当然希望梅鲁与真正的迪恩能互相接受，走到一起，解开“那些‘喜欢’到底是因为那颗石头还是因为面前这个人本身”的芥蒂。但同样也希望蓝耀迪恩不会被和一颗石头同等看待——尽管这个小小的愿望，最终恐怕也只能成为玩家的怨念，因为像梅鲁这样脑子正常的姑娘，显然只能说“感谢苍天蓝耀让我遇见你”，不可能说“感谢‘那个迪恩’让我遇见‘这个迪恩’”。

而那个时候，拉拉狄口中“已经死了”但还被人记得的蓝耀迪恩，也就只是一颗值得感谢的、促成良缘的石头，然后真的要消失了。

无论如何，结果最快也要等到《风7》才能揭晓，但2008年发行的却是《风色幻想XX～交错的轨迹》（又称为“赤与蓝系列完结篇·首部曲”），由不小心穿越到了神秘的树罗大地的伊莎贝拉（《风6》中弥赛亚冒险工会会长）与树罗的“精卫公主”聆烨担任主角。命运部队出身的“13·7”双人组也有不少戏份——尤其有纪念意义的是，“后来居上”的13同学从《风6》到《XX的奋斗史》，简直堪称“《风色》史上最成功的单相思”。



相比也想做双线双主角的《风3》，《XX》中两条故事线之间的切换更加自然娴熟，虽然结尾处明显又有“来不及讲完”的腰斩痕迹，但处理方式（和吊人胃口的功力）也较《风3》远胜一筹。另外，因为《XX》中一个字也没提迪恩（倒是提了一下艾因在哪），玩家们又普遍不敢相信《风6》结尾那个似乎还算圆满的结局，于是继“什么结局都不能信”之后，本系列又有了一个新的传统：“前代主角总在失踪。”

但换个角度来看，“结局全部不能信”其实也算是一种“故事虽然结束，但生活仍将继续”的暗示，是“希望玩家能多进行一些思考”的期待（也可以看作是因为恶魔猫收到过“结局太绝望了！”的玩家投诉信，不敢再让大家在辛苦通关之后面对悲惨结局，才每次都偷偷在续作里翻案，包括《风6》偷偷翻案SP），毕竟人只要活着，冲突与矛盾就永不停息。反过来说，我们对故事讲述者的期待，倒也原本就不是他能消除一切困难与障碍，而是在故事结束前解开自己设下的所有伏笔。

以同样的角度来看《风6》，全系列中我第二喜欢的作品，曾令各风色论坛上悼文遍地哭声一片的这个故事，倘若只许用一句话进行剧情简介，篇幅所限之下恐怕也只能概括为“小姑娘许愿成功许到了个深情的帅哥”——于是越发证明了，决定一个故事到底是神作还是天雷的，终归是

作者的叙事方式与技巧。

因此《风6》的存在，也似乎是在默默地摆出一种姿态，表明"如果是我，这样的故事会这么写"：SP制作后期，恶魔猫因为兵役暂时离开了FY，《龙的新娘》脚本非他亲笔。据说那故事原本有个诚恳的初衷，想让身边尽是些老不死的迪斯路亚"从短命的人类身上学会'珍惜'"，可惜篇幅与才华所限，最后的成品看起来更像"绝症少女碰巧捡到了原作男主角然后凄美地死在他身边"的Mary Sue同人，《风4》里与之相关的一两句交代也不尽人意，于是编剧现在似乎打算对它重新进行诠释——哪怕当初明明也可以在这个故事得到许多负面评价之后宣布"它只是个黑历史大家请忘记"，不必接下来花近十年时间一再更动"因果"——对此玩家们也只好感叹，"喵叔您到底有着一颗何等闷骚纤细的少女心?!"



所以2009年，"《风色》系列"的十周年纪念之作并非《风7》，而是《风色幻想Online～Adventure Generation Online》——连命名都满载着少女心所特有的对名字的执着。

不过这份执着，还得先从FY之"宅"说起。

因果：被称作爱的这个字

"游戏中频繁出现对经典或热门ACG作品的致敬或恶搞"是以"宅、腐、坑"为三神器的FY公司一大特色，就连接个日资代工游戏的活儿，都能接到KUSO名作《KERORO军曹》。其制作团队宅男腐女一应俱全（有些进FY时还不满20岁，简直是"童工"），看漫画、追新番、打游戏、COSPLAY、出本摆摊或排队买本（甚至直飞日本排队买本）都是日常休闲，并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他们不光宅，还永远宅在潮流最前线。

早在1997年发行的《幻想时空》里，进入剧情后的第一个画面就赫然出现了小酒吧内走来走去的初号机和第三使徒；后来那个初号机面具又借给了《风2》的铁甲面公爵，顺便附赠唇红齿白疑似量产机的魔兽若干；SP里蓝发红眼的最终BOSS西鲁菲，一开口就是名句中的名句"与我融为一体吧，这是件很舒服很舒服的事情哦"；至于卡巴拉生命树的著名图案，更是从《风1》起就广泛出现在历代游戏的魔兽合成屋、炼金屋、每章标题画面、决战战场等诸多场合。

原本以为FY到了2006年的《风5》才开始萌女仆，却原来早在2000年的SP里就出现了女仆装痊愈师米亚，而武器则是十分前卫的……一半大针筒一半电锯。今年推出的OL版中更赫然出现了女仆/执事这种正式职业，并以一主对一仆的"主仆系统"取代结婚系统（当然，因为是"主仆"不

是"结婚"，同性角色之间也可以……），还附带"我讨厌你！""不要欺负主人！""最喜欢主人！"（该技能发动时附带闪光弹效果，能使敌人陷入目盲状态。还会让主人损失个位数的HP，估计是鼻血）等不少颇具威力的特技。

不少人第一次知道何谓萝莉何谓萝莉控也是托FY的福：2001年的《幻翼传说》就有这样的NPC台词："最近叔叔已经决定要恢复正常的生活，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变态和萝莉控了。""囧"、"失意体前屈（OTZ）""自high"乃至"很好很强大"之类流行词都经常出现在游戏对白或图片中，有时也会出现"肚子很黑"这样令人忍俊不禁的自创词汇。另外他们还有一个从《风1》开始延续至今的特殊爱好：战场中看起来很炫的魔法阵上那排看起来很炫的字母，其实多半是"This game is a good game""Wind fantasy is a good game you be buy this"之类的句子。

主创们更曾亲身上阵，在隐藏关卡里COS《口袋妖怪》的火箭队和《G高达》的东方不败；把《风1》里的胶质怪做成剑心造型，手持逆刃刀大喊"今天，是你们逼我将刀刃反过来的！"；SP里又顺便带出了阿巴和阿缘，外带绝技"天胡龙闪"。还曾让《风3》里的某武斗家COS超级赛亚人，女主角的必杀技是"苍天之拳"，而合体技则叫"残酷天使扑杀锤"；《风6》中主角们生活的城市叫弥赛亚，于是某场弥赛亚保卫战之后就能获得称号："超级弥赛亚人"；《风5》中干脆出现了全系列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同人女幽坠——危险之处在于这姑娘在《风6》里退居2线，开幼儿园培育起了纯真的小朋友。

不过KUSO和致敬搞得多了，也难免遭到"因果律的反噬"：因为造型相似，因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风2》角色华尔裘蕾的造型（2001年公开）被许多玩家认为是抄袭《异域传说》的KOSMOS（2002年公开）；因为"撞车"，"FLSD篇"的背景设定不得不一再修改：先是撞上了《封神演义》后期女娲与妲己的设定，于是耶米拉从外星人变成了宇宙归来的地球人；《风3》制作中又撞上了钢炼，结果原本的"七原罪使徒"设定只好改成七原罪徽章，再往里面封进水火风土光暗六大圣灵。

2008年10月完结的《反叛的鲁鲁修》出现了更华丽的场面：先是忍者女仆易容术、泄漏聊天记录作战、"奥德修斯"这个人名（参见2006、2007年发行的《风5》、《风6》），又让鲁鲁像《风2》的沙迪克一样奋勇搞定了企图人类补完的老爹，最后像《风6》的奥德修斯般成为最终BOSS，找亲友（《风6》中是找亲哥哥）杀掉自己——而且这段剧情，也就是《风6》最终章的名字，叫《不被赞颂的镇魂歌》（是不是立即想起了"ZERO镇魂曲"？）。

所幸如今网络发达资讯同步，应该不会再有玩家无意中颠倒事实，倒是让人十分担心，八成有追这动画的FY诸君会不会high到胃溃疡。

说到奥德修斯与尤利西斯，就终于说回了少女心喵叔对名字的执念，以及"《风色》系列"另一个重要的宅点：神话传说。早在九十年代中期，恶魔猫就经常在游戏脚本中展现出他深厚的神话宅功力，不过却并非完全照搬神话人物们复杂的血缘关系，而是以之对剧情发展进行隐喻或反讽。

自1997年的前传《幻想时空》起，"《风色》系列"中陆续出现了命运三女神、混沌神卡奥斯、蕾雅、芙若拉、诸神黄昏、赛特、孔苏（坎丝）、约伯、犹大等来自希腊、北欧、埃及、基督教神话的典故，费特（Fate）这个人名或组织名遍地开花，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出自印度、中国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典故更是多不胜数。

当然偶尔也有一些奇怪的出处：疯狂科学家派洛特·王，名字是驾驶员（Pilot）。艾因·利奇曼的老爸，叫Real Richman。阿斯法·费斯弗勒兹，姓"面瘫"（Facefreeze）。赞颂者（类似吟游诗

人的职业）尼克罗曼沙，名字的意思是“死灵法师”（Necromancer）。凯渊和萨利昂，出自《五星物语》。弥赛亚城那位爱好手缝女仆装的美中年领主韩德尔，出处是神剧《弥赛亚》的作者。商店娘魔恩，名字就是MOE……

《风5》之后，这种爱好更发展成了编剧与玩家之间默默进行的猜谜游戏——因为赤与蓝系列旷日持久的“坑”属性，使角色姓名中可能的暗示变成了最重要的隐藏剧透。盖亚、乌拉诺斯、克罗诺斯、亚特拉斯等等较易考证的且跳过不提，这里着重讲一下《风5》、《风6》中出现的灭世用巨大机器人赫尔梅斯（赫尔墨斯）系谱，以及谜团重重的迪恩。

宙斯之子赫尔墨斯（对应《风5》中的介绍：“神造之神赫尔梅斯，赤与蓝仿照自己身体所制作的东西，最接近神的身体构造”，神话中赫尔墨斯的双蛇杖正好是《风5》中深月帝国的国徽），身兼小偷、骗子、旅行者与商业的保护神等诸多职务，还被认为是炼金术的始祖。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儿子各自开枝散叶，三四代之后又结为姻亲，生下了奥德修斯（其罗马名为尤利西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伊萨卡岛的国王——

《风6》的尤利西斯·伊萨卡，已灭亡的炼金帝国伊萨卡末裔，本名奥德修斯。（附带一提，特洛伊城中供着雅典娜为纪念自己误杀的朋友帕拉斯制作的木像，其名为帕拉迪翁——《风5》、《风6》中提到的七贤者之一，貌似已经1000多岁了，但结合这个出处来看，他很有可能不是“活人”。）

他与哥哥迪恩·伊萨卡·凡尔赛提斯相同的紫色眼睛，都是全系列中惯用的神族血统标志，而在瞳色、名字、姓氏等诸多证据的指引下，“Dion”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也越发出现了昭然若揭的暗示：

“Dion”来自拉丁语Deus，意为神，缩短为Dio，传入法语后写作Dion，而deus的语源则是希腊神话的Zeus——宙斯。用在大哥迪恩身上，可视为长子即“直系继承人”的标识。



宙斯主司雷电，所以迪恩的剑技名中都带着“雷”字，而Zeus的原意则是“晴朗的天空”，即蓝天——“苍天的蓝耀”。

至于迪恩独有的last name“凡尔赛提斯”，则应该是出自北欧神话中的真理与正义之神凡赛提（Forseti）。代入故事来看，很有可能是仅授予伊萨卡家长子的某种称号（恰好“伊萨卡”的语源“ithys”这个词也有“真理“或”“正义”的暗喻色彩）。然而《风6》与《风XX》中出现的“沃坦之耳”、“布琳希尔耳语”、乌特之泉、诺伦教廷与世界树等北欧神话典故，似乎是在从名字上暗示着两种对立宗教信仰、对立神权的存在，因此“希腊谱系”的迪恩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北欧谱系的last name愈显微妙。

而Forseti的常用译法“凡赛提”，原本就是《风1》中一座普通小镇的名字，以《风1》世界观为背景的OL版中，则让它被“蓝天冒险联盟”改名为冒险者据点“晴空镇”，蓝耀迪恩正以NPC的身分在此打工……并且神话中赫尔墨斯与凡赛提的母亲都是花神，蓝天联盟的服务员姑娘们就恰好全部以花命名。

当然，设定在“《风1》的故事3年后”的《风色幻想

Online～Adventure Generation Online》的存在意义，远不仅仅是供蓝耀迪恩这种离退休人员再就业，更在于返乡，怀旧，考古，抒情——既然它连标题缩写都是那么昭然若揭的“AGO”——Ten years ago，大家都还在那个故乡奥尔菲。

轮回：转动的命运

辗转颠沛十年，突破层层阻隔，终于回到这块大陆，果然一切都很风色：永远交给“狮子吼音乐工程”制作的BGM，画面和音乐都洋溢着“冒险即将展开”感觉的片头，“无论号称要做什么类型的游戏都还是做得像单机单线”的传统，频繁发布的更新档，全系列的魔兽、建筑和NPC互相穿越，对其他ACG作品的KUSO和致敬随处可见，含义难解又典故多多的专有名词大轰炸，圣职者多半是卧底，年纪大了3岁的老战友们集体逆生长。

还有还有，“龙之镇战队”娃娃热卖三年，北大陆的设定终于铺开，冒险事业兴旺发达，雷雨神殿整个蒸发，阿特珞玻斯神秘羽化，第二魔王萨比罗斯将会出场，名为“神话梦魇”的灾难浩荡袭来……

挂着“旅人”这么个名字诗意却又伤感的新手职业徜徉其间，许多人、事、物的变迁抑或不变都令人感慨，当初靠一张又一张战场地图与脑内补完所描绘出的大陆具象化了很多，真的是“熟悉又陌生的一整个世界冉冉绽放”，多年不曾有过的纯粹感动忽然回响。

而与它一起清楚明了呈现眼前的，还有与我们相伴十年一路走来的制作者们，那股从未磨灭于现实残酷日常庸琐的浪漫情怀，那种依然执着坚持着的单纯初衷，与那份热切又小心地捧到面前的真挚诚意。

他们一直最新潮，一直在进步，却依然很怀旧：把十几年前开始编织的故事与世界搬上了互联网，放年轻员工担纲人设、对白，但十几年前结下的三巨头阵容仍是主创；还是非常在意玩家感想，一到发售期就成天蹲论坛。

——不，与其说是重视玩家，倒不如说是与玩家关系完全对等——对等得简直不像一家以卖出产品为目的的公司，反倒像个把自己的作品不无骄傲地拿给朋友看，又心怀忐忑地期待着意见的孩子。因此无论吵架还是犯错，误会还是别扭，最后都还是难以离弃。

翻出四年前的文章，发现“FLSD篇”完结时我曾写下“那就好像是一份约定，中心思想尽在于此：既然我们一起长到了这么大，今后也牵着手走下去吧”，却原来早就已经道尽了千言万语。

那么接下来，也只愿能继续携手并肩，共历冒险，探索一切可能，相随轮回始终，无论最初还是最后的Fantasy。

[注：部分神话考据内容引自“不沉之月”（http://wfunion.net.cn/Newmoon）版友讨论，最宅最专业最神经病的《风色幻想》非官方论坛欢迎您的光临^_^]



恶魔城 晓月的圆舞曲

文/NESS　编/YULA

人物介绍



来须苍真

白马町市立高中的学生，本故事的主角，看上去冷酷中带着一丝威严。



白马弥娜

白马町神社的新一代巫女，是来须苍真青梅竹马的朋友，对每个人都很亲切。



格拉罕·琼斯

诞生于1999年7月的某新兴宗教创始人，鼓吹世界即将毁灭之说，拥有许多疯狂的信徒。



有角幻也

身着黑西装的冷漠美男子，似乎在国家秘密机关从事要务。他知道某些奇怪的预言。



阳子·威尔南帝斯

教会所属魔法师家族的后裔，被教会派出来调查某些传言，喜欢帮助别人，是个健谈的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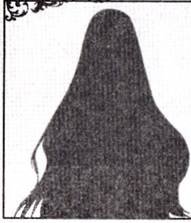
J

在1999年遇到大事故而丧失记忆的大叔，拥有退魔能力，对于德拉柯拉的复活感到恐惧。



哈玛

军队派遣而来的男子，个性粗枝大叶，对朋友极为重情重义。



浅仓玲

日裔魔法师，被教会派往罗马尼亚寻找某个传说中的关键。

苏醒之夜

凌晨的风又一次吹起来了，正是罗马尼亚地区越过午夜走向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潮湿的气息吹过海岸，吹过山峦，吹过灯火俱寂的村庄和城镇，吹过只有指示灯微微闪光的公路，吹过低沉漠然的古堡，吹过那些掩埋了历史和无数人爱恨着的土地，吹过这个繁华世界最安宁的一刻，也吹过了虚掩着的一扇门，那些堆积了上百年灰尘的蜡烛，长满了青苔的砖瓦，无人问津的家具，直至吹动厚重华丽的巨大棺木，让那两百年来纹丝不动的缝隙轻轻开启。

沉睡的灵魂在这一刻被沁入的风吹响了悸动，从两百年的长梦中逐渐醒来。开始缓缓流动的空气里有一股灼热的味道，在反复渐强的沉重呼吸中，削瘦的影子从棺木中慢慢弓起身体，黑色长衫使他仿佛已完全溶入到黑暗之中，只留下一头白发在漆黑里闪耀。

体内的血液像是要沸腾一样，削瘦的男子扶住额头轻轻叹息一声，红瞳在漆黑中陡然闪动了一刹，房间角落里的蜡烛也无声地燃烧起来，摇曳的光点亮了百年沉默的空间。

岁月流逝下的窗棂已腐朽不堪，透过

锈迹斑斑的落地长窗，红瞳轻轻扫过百年来无人拜访的幽暗走廊，轻巧的脚步声从走廊尽头缓缓传来。不速之客与那股力量隐隐萌发的日期如此接近，两者之间明显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随着呼吸渐渐均匀，力量在这暗夜之中重新回到了体内。雪白的长发在烛火中陡然飞扬，削瘦的身体缓缓浮空，再轻巧地落回地面。背后的沉重棺木轰然重新闭合，那股吹入密室的风消散在无形中，正如这数百年来的历史和真相。

幽长漆黑的走廊里，一对对火把依次燃起，照亮了百年的孤寂和冰冷。初夏的风再度缓缓沁入黑暗之中，化开一丝凝固。清幽的脚步声从远处渐渐传来，颀长的影子在火光中拖曳出神秘和迷离，向着密室靠近。

秀气颀长的身影在距密室数米的位置止住了好听的脚步声，与密室中的削瘦身影相对沉默了片刻。来访者似乎终于鼓足勇气，以略带生涩的方言轻声念出一个名字，像是询问，也像是为了确定。

“阿……鲁卡多阁下？”

这个名字像是一道魔咒，在念出的瞬间改变了一切。原本沉默的房间里陡然升腾起强大的魔力，猛烈的气流自空中四散奔逃，吹灭了刚刚点燃的火把，让密室与走廊重回黑暗。一道道淡蓝色的火焰自棺木中央冉冉升起，冷冽的光照在白发男子的脸上，也照在紧紧抿着嘴唇的女子身上。被吹起的长裙迎着强大无匹的力量微微颤抖，女子却仍鼓足勇气等候着回答。

静坐在房间里棺木上的削瘦身影缓缓抬起头，目光透过冰蓝色光焰，落在走廊中央亭亭而立的访客身上。

“这个名字……还没有被遗忘吗？”

“您的威名，吾等将永铭心中。”

对着阿鲁卡多躬身一礼，女子缓缓走近几步，手中一本《圣经》无疑在昭示她的身分，另一只手缩在袖口中，显然藏着圣水一类的防身手段。

“不，不必……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我了。”

阿鲁卡多的声音低沉嘶哑，带着百年沉默后的不适，他的目光掠过黑发的美丽女子，却并未停留片刻。

“阿鲁卡多大人……”女子的声音里透着一股生涩，“我，我叫浅仓玲……是日本神社指派来欧洲修行的巫女……我，我在教会的秘密档案里读过关于您的记载……”

“啊，是吗？”

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再度响起，阿鲁卡多的目光依然没有停留在浅仓玲的身上，只是淡淡打了个响指，让那些熄灭的火把又一次燃烧起来。

“这一次我奉教会之名……”

“小心！”

浅仓玲的声音在密室里轻轻回荡，尚未表述出自己的意图，这时一道火焰自走廊尽头向密室猛然袭来，瞬间便割裂了地面的腐朽绒毯和石板。阿鲁卡多的身体几乎在同时飞扑过去，推开了年轻的巫女。强大力量造成的鞭痕仍留在走廊中央，两旁的火把也因这股力量的震荡而簌簌落下火星。

轻轻松开抓住浅仓玲的手，银发贵族的目光停在了走廊尽头：一名褐色长发的年轻男子正手持一条长鞭，目光炯炯地看着密室里的两人。

“即将复活的吸血鬼，受死吧！”

“等等，他不是……”

浅仓玲的声音完全被长鞭在空中挥震的声响淹没，褐色长发的男子身影犹如一道闪电，带着光芒和力量刺入密室。刹那间黑暗的房间被光明填满，只属于某个家族

的独特力量在空气中熠熠生辉，形成一道鲜明的虹痕。

银发男子微微皱眉，显然已从对方的特征认出其身分，那条宛如灵蛇的长鞭曾经那样鲜活地留在他的记忆中，那股黑暗中刺破死寂的力量也曾在他的生命中数次绽放光芒。可惜这一重逢的场面并不乐观，长鞭在空中回转着又一次向他袭来，灼烧的圣鞭上铭刻着代表牺牲的火焰。

轰然一声巨响中，阿鲁卡多侧身闪开的地面被震裂出道道龟纹。银发贵族飞掠如风，与神情坚毅的青年擦肩而过飘出密室。褐色长发的青年愣了一下，发出一声怒喝，转身疾追过去。

“可恶，不要逃！”

百年来从未有人打扰的城堡被轰隆隆的炸裂声惊醒了。沿着两人追逐的路线，整条走廊摇摇欲坠的玻璃都被强大的力量掀翻震碎。沉积着厚厚灰烬的水晶吊灯化成片片晶莹，洒落在暗红色的地毯上。

在圣鞭带给城堡的一路伤痕中，两人的脚步也一刻没有停留，飞快地穿过走廊和客厅，来到内庭之中。

无人打理的庭院里长满了野草，不知名的古树斜指天空，启明星在天边发着黯淡的光，一轮明月半隐在薄云背后。圣鞭引起的震荡让树叶簌簌落下，褐色长发的年轻人和阿鲁卡多不约而同停下脚步，在月光下相距十几步互相遥望着。

大约是已经互相知道彼此实力，两人只是静默对望，沉默中思考着各自的立场和目的。片刻之后，银发贵族低沉的嗓音在庭院里缓缓响起。

“贝鲁蒙多家的人？”

“没错！”褐色长发的青年脸上涌起一股骄傲，“我就是伟大的贝鲁蒙多家族后裔，尤里乌斯·J·贝鲁蒙多！今天要以吸血鬼的灰烬献祭守护这个世界的祖先们！”

“请、请等一等！”

巫女浅仓玲的速度虽然不快，也算及时赶到两人之间。淡蓝色的魔力包围着这位来自日本的巫女，她以纤弱的身躯挡在两名男子中央。

“尤里乌斯先生，这位阿鲁卡多阁下并不是您要寻找的目标，您的目标应该另有其人。”

尤里乌斯手中长鞭一振，立刻又有无数落叶随风飘散，褐色长发的年轻男子声音大得出奇：“恶魔的血统即将在今夜绽放，这是教会也承认的预言。难道你想要为这个恶魔的传承者开脱吗？”

浅仓玲静静聆听着尤里乌斯的责难，脸上没有一丝不安，反倒是身上的魔力敛回少许，只留下淡淡荧光照耀着两名男子。

“尤里乌斯先生，我今日奉命前来迎接苏醒的阿鲁卡多阁下，也是为了阻止预言中的浩劫。”浅仓玲神情认真地望着褐发男子，轻声解释道，“恶魔即将降临的前夜，我们更应当携手同进，不是吗？”

“我体内的血液告诉我，这个男人的力量和恶魔之力如出一辙！”尤里乌斯并不听从浅仓玲的劝阻，舞动手中长鞭，错开巫女的身体再度冲向阿鲁卡多。

看见自己熟悉的圣鞭袭来，阿鲁卡多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黑色斗篷在空中幻化成一道道掠影，避开了尤里乌斯的贸然进击。两人的力量几乎同时在庭院里绽放，轰然炸开的魔力冲天而起，甚至吹散了盘旋在城堡上空的积云。

圣鞭历经数百年淬炼，远离教会黑暗的纯粹力量强大无比，在空中炸裂出无数道光影，将阿鲁卡多施放出的幻影层层击破，宛如一道巨大的织网，把银发贵族笼罩在了中央。

“受死吧，罪恶的吸血鬼！”

贝鲁蒙多家族从小培养对吸血鬼的仇

恨，尤里乌斯显然也受到极大影响，挥鞭之际又单手抽出银质匕首，朝竭力躲闪的阿鲁卡多射去。

月夜之下数道银光扑面而来，阿鲁卡多再也无法一味闪避，低喝一声挥动手臂，一把银色长剑幻化在银发贵族手中，反射着月光的剑锋在空中盛开出几朵剑花，叮叮当当敲落了袭来的匕首。

尤里乌斯并未因此罢手，在圣鞭仍不断纠缠阿鲁卡多的同时抬手放出一团团火焰。火焰点亮了沉默的庭院，无数随风飘舞的落叶也被点燃，空气里充满了灰烬的味道。

面对尤里乌斯的步步紧逼，阿鲁卡多左手又幻化出一面红白相间的盾牌，连续数次挡下尤里乌斯射出的火焰。

尤里乌斯愣了一下，没想到阿鲁卡多竟能强悍到如此境地，于是进攻不再猛烈刚强，战局在两人一攻一守之间僵持。浅仓玲的力量并不擅长战斗，一时间也无法插入两人之间。

“够了！”

面对尤里乌斯的不断纠缠，阿鲁卡多终于忍无可忍，一把长剑在空中刺出无数突锋，将尤里乌斯的圣鞭一次次击落。当两人从空中跃至地面之际，尤里乌斯才愕然发现银发贵族的武器正指着自己的致命处，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

“贝鲁蒙多的祖先曾与我并肩作战，我不想伤害他们的后人。”阿鲁卡多看都不看那张年轻的脸一眼，转身对一旁观战的浅仓玲说道，“距离‘那个时刻’还有多久？”

“睿智的阿鲁卡多阁下……”浅仓玲见识到眼前男子的真正实力后对他更加尊敬，“还有三天。”

“这一次比以往更强烈了……”阿鲁卡多没有理会低头懊恼的尤里乌斯，沉声说道，“父亲的本意是留在那个虚无的世界里不再出现，但事实总是不能如愿。”

“喂……你们在说什么？”褐色长发的年轻人似乎终于认清了自己失败的事实，“不要这样自顾聊天好不好？怎么说我也是贝鲁蒙多加的后裔……”

浅仓玲转身对尤里乌斯笑了一下：“尤里乌斯先生，您大概很久没有接触现在的世界了吧？”

“啊……我从小就在深山里长大。”年轻人倒是直言不讳，“根据家族祖训，在特定的时刻我应该奉献自己的一切铲除吸血鬼，他们说吸血鬼强大、残忍……我承认这家伙是很强大啦。”

听到尤里乌斯的话，浅仓玲笑着解释道：“阿鲁卡多阁下曾与数代贝鲁蒙多家族的前辈并肩战斗，最后一次更是亲自封印了那个人……难道您不知道这些？”

尤里乌斯愣了几秒钟，猛然一拍头：“该死，我忘记了……”

“……”

尴尬地沉默了几秒钟后，阿鲁卡多无所谓地收起武器，转身看向自己多年不见的夜月，低声问道：“这一次不是在这里？”

“是的，阿鲁卡多阁下。”浅仓玲的目光越过城堡远方山峦，“为了这一天我们已准备多年，誓不让黑暗再临人间。”

“教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坚定了？”尤里乌斯在一旁冷笑道，“数百年来，教会到底做了什么？除了打压我们贝鲁蒙多家族。”

“现在的教会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浅仓玲朝尤里乌斯躬身一礼，“自从贝鲁蒙多一族隐居后，教会内部也有过反省，如今我们共同的敌人就在眼前，希望您能抛下以往的成见……”

“哼，教会从来都是说得好听。”

“好了，这一次的苏醒地点在哪里？”阿鲁卡多打断尤里乌斯的嘟囔。

“日本……”浅仓玲淡淡答道，“我的……祖国。”

六本木之夜

夜色下的东京依旧人潮汹涌，从六本木的街道仰望，大部分的视野都被林立的高楼和爬遍城市周身的霓虹遮挡，只有远处街道尽头一座矗立多年的铁塔依旧熠熠生辉，在这喧闹又冷漠的城市里成为一处神奇的所在。

喧闹市中心的楼宇交错处，一名光头男子从小巷里向外看了看人涌动的人潮，将口中香烟吐到地上，用脚狠狠碾灭，低声咒骂道：“该死的，为什么不宣布戒严？”

“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吧。”另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猜测道，“这种事情连我们接到的通知都很模糊，更不可能让普通市民知道了。”

“东京人口众多，如果真出了问题才叫要命。”光头男子毫无教养地吐了口口水在脚边，“这该死的城市，每天忙个不停，谁会在意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啊。”

“这种临时事件据说数百年才会碰上一次。”眼镜男子苦笑，“整个组织只剩下我们在东京度假，其余人想要赶到这里也需要时间……你知道，这个国家的航空和其他交通一样繁忙。”

“那些用金钱堆砌出来的蛀虫。”光头男子冷哼一声，年轻的面容充满了他这个年纪应有的愤怒，“不是说打算让正规军支援我们吗？自卫队到底在哪里？”

“哈玛，你要有耐心一些。”眼镜男的脾气似乎比光头男子温和许多，继续劝道，“日本从未有过类似的事件，就连欧洲教廷的最新资料都已是一百多年前的文献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活得那么久的人来证明这些事，所以政府对待它的态度也不会那么坚决啦……”

“可是你对这一切深信不疑，浅仓希音。”哈玛奇怪地看着眼镜男子，“虽然以前也有过疑问，不过据说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你现在能告诉我吗？”

浅仓希音脸上的微笑因这问题凝固住了，他望着哈玛的目光有那么几秒钟，终于叹了口气低头道：“好吧……虽然不知道世界末日会不会来临，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能继续繁华下去。哈玛……你知道我有个妹妹吗？”

“妹妹？”

“浅仓玲……”希音的声音不大，却在喧闹的街道里异常清晰，“她是我们家族的骄傲……不过在她满十六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你的家庭……”

“不是家庭的问题。”浅仓希音叹了口气，“是她的问题……她……太优秀了。”

“我不明白。”

“玲从小就有过人天赋，拥有强大的灵媒体质……但这一切却让她远离了我们。即使父母坚持，十六岁之后的玲还是被带到欧洲，开始跟随教会学习各种预言术。事实上最近即将有恶魔在日本苏醒就是玲预言的结果，如果我不相信自己的妹妹，那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

沉默的哈玛没有再提出任何问题，两个男人就这样站在六本木孤独的街道里看着人来人往。每个人都独自奔向远方，只有这两个知道世界的某些秘密的男人并肩站在一起，等待着什么。

…………

…………

"组织上为什么认定六本木是袭击的主要目标？"沉默片刻后，哈玛提出自己的问题。

"恶魔的仪式通常需要很多鲜血祭祀。"浅仓希音解释道，"活人祭品是穿刺伯爵最喜欢的场面之一。如果我想要复活那股黑暗力量，也会选择在这里举行仪式。"

哈玛舔了舔嘴唇，觉得喉咙有些发痒。

"真是邪恶得有些夸张的东西啊……"

夜色更加深重了，完全没有风吹过的城市开始变得闷热。哈玛和浅仓希音焦急地等待着支援的出现，却久久没有消息。在这个时候，常年人流不息的六本木街道也开始变得略为冷清，一天之中最接近黎明

"你……你从来没说起过。"哈玛看着这个跟自己共事多年的男人，惊讶之情溢于言表。

浅仓希音抬起头，勉强笑着扶了扶眼镜："哈玛，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是日本灵媒世家的后裔，你会相信还是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你是我在组织里最好的朋友，我不想看见你脸上有不愿相信的表情。"

的时刻来到了。天边的云朵在黑暗中留下一些浅浅轮廓，疲倦朝着彻夜未眠的两人袭来。就在哈玛打了第三个哈欠的时候，天忽然下起雨来。

淅淅沥沥的雨点落下，砸在昏昏欲睡的两人身上。哈玛悚然一惊地清醒过来，陡然发现自己肩头赫然有着一抹殷红！

"这、这是什么？"

抬头仰望，一生中让人无法忘却的场面就这样暴露在视线中——无数云朵聚集在城市上空，却只罩住了这附近的街道。那些发出淡淡红光的乌云不断洒落下水滴，水滴落在哈玛和浅仓希音的身上，落在他的身边脚畔，也落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身上。

很快有尖叫从街头传来，哈玛知道这些人一定和自己一样看到了落在身上的血红。血水一样的雨点纷纷滴落，原本冷漠干脆的街道几乎是在一瞬间开始变得混乱起来。

"真是炫目的出场方式。"

哈玛吸了口气，从背后抽出一把巨大的砍刀，这是他参军以来最惯用的武器。厚重的军靴踩在地面上发出细微的咯吱声，光头男子看了一眼身边瘦弱的同僚，弯腰从小巷里钻出去。

街道上的人群已经乱成一团，无意义地四散奔逃的行人不断迎面冲来，哈玛小心闪避之余也以目光四处寻找着敌人的位置。

"哈玛，在那里！"

随着浅仓希音的声音所指，哈玛猛然抬头，在六本木巨大的游乐场尽头，一个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人影伫立在摩天轮的最顶端。虽然看不清那人是谁，但随风飘动的白色衣摆在这险恶的月夜下依旧显得有些诡异。

"我知道是谁了！"浅仓希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战栗，"哈玛，你记得上个月咱们调查的那件事吗？"

哈玛并未停下脚步，他知道希音会紧跟自己。两人很快穿过最繁华也是最混乱的十字街头，奔向已经空无一人的游乐场。

"……你是说那个该死的组织？"

"对，就是那个组织！"浅仓希音仰头望着那个巍然不动的身影，低声说道，"最近一直很疯狂地宣传末世审判日的邪教，没想到居然是他……"

两人说话间，空中的血红色雨水已将落尽，人群的四散奔逃使游乐场周围变得死寂一片，只有微起的风吹过树叶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带给两人诡异无比的感觉。

"他只是想要吓唬吓唬人吗？"哈玛摸了一把自己身上滴落的殷红，举起砍刀越过游乐场围墙。

"不……他一定有其他的阴谋……"

浅仓希音话音未落，那些被血色染红的地面已经开始震动，眼镜男大喝一声，拉着哈玛就向前奔逃到有遮阳伞的位置。在两人的视线里，地平线上的血色竟似有生命一般不断流动凝聚，像是随时有东西将要破土而出。

"这是……"

浅仓希音深吸一口气，从背后掏出手枪开始检查自己的武器，银质子弹整齐得像他雪白的牙齿，满满地填在弹夹里。

"支配之力，应该是属于传说中的力量……不过并不完全，他现在想要使用这股力量还要依靠活人血祭带来的怨恨和痛苦。"

眼前的景象随着时间推移仍在不断变化，大地像是随时要裂开一样颤抖着，使得周围的建筑都开始簌簌发抖。浅仓希音抓着遮阳伞的中轴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道："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饱受地震的侵害，

恐怕这一次异动也会被说成是常规的地震吧？”

“啊，政府习惯了扯谎，民众也愿意相信，真是天作之合。”哈玛苦笑道，“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应该冲上去还是期待增援？”

“信号早就发出去了，他们应该在路上。”浅仓希音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搭档，“你觉得呢？”

在这种周围充满未知恐怖的情形下，两人的谈话尽量保持着平时的轻松，他们心中都明白这一刻之后的生死谁也无法预料，越是这样的情况越要保持尊严地努力活下去。两人对望一眼后，哈玛抓起巨大的遮阳伞，无视周围地面开始冒出的嶙峋骸骨，两人朝摩天轮疾冲而去。

“原来还有蝼蚁在这里……”

一把冷酷无情的声音从空中传来，白衣如雪的年轻人宛如从天而降的神明，一脸傲慢地缓缓落下。伴随着空中肉眼可见的黑色魔力四处流转，他宛如这黑夜的中心一般骄傲地冷笑着，周围无数残破的躯体从血色地面爬起，在黑暗中缓缓蠕动。

“欢迎光临我的个人秀时间。”白衣年轻人望着这两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军人，冷笑道，“军队不是专门成立了对付我的小组吗？难道只有你们两个人？”

“你果然是……”浅仓希音迅速认出了眼前男子的面容，“那个新兴宗教家？”

“随便你们怎么说都好。”男子低头看着自己脚下那些从血色泥土中爬出的生物，声音陡然兴奋起来，“来吧，跟我一起看着这个世界如何毁灭，等到支配之力被我完全掌握之后，这世界就将陷入伟大的审判之中了！”

“一派胡言！”哈玛抛开挡住血色雨水的遮阳伞，把背后的砍刀高高举起，“你这家伙，看着就让人不爽，我来教训教训你！”

“就凭你们？”白衣的年轻人冷哼一声，“你们只有资格陪我的玩偶们浪费一点时间！”

随着那人挥手一指，被魔力召唤出的僵尸们开始蠕动着爬向哈玛和浅仓希音。瞬息间，两人立刻被数十只僵尸包围，这些骸骨不知从何拼凑而来，只懂得发出一声声呻吟，茫然地缓缓靠近着两人。

浅仓希音深深吸了一口气，将手中武器对准其中一具骸骨，一枪命中其额头。银质的子弹在空中荡漾出一道诡异波纹，仿佛点燃了空气中的某种不知名燃料一般，命中僵尸的同时也使其身体迅速燃烧起来。僵尸的躯体在空中化成一团灰烬，随着风就这样吹散在夜色里。白衣的年轻人看到这一幕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有备而来吗？但是就凭你们两个人，能做什么？”

浅仓希音没有回答，举起枪朝他又是一记射击。空中再度泛起一道魔力波纹，这一次却没有命中。白衣年轻人的身影宛如鬼魅一般在空中扭曲了一下，继而闪现在更远处的屋顶上。

“你的天赋有限。”白衣年轻人望着浅仓希音，轻易地得出结论，“应该是浅仓家的人吧？你们的血统在这个国家已被稀释得继承不到什么强大力量，仅仅靠银子弹是无法打败我的，更不用说跟‘那个力量’对抗了！”

浅仓希音咬了咬牙，又连续开了数枪，子弹穿透了夜幕，却仍旧无法命中对方。白衣年轻人的身影在空中几次变换位置，速度之快让哈玛也没能看清对方的动作。

“无名鼠辈想要跟我战斗的愿望看来无法实现了。”白衣年轻人冷笑一声，“你们就成为我活人祭祀的一部分吧！等我继承

了支配之力后，会让你们复活的……以我最忠诚部下的身分。”

“可恶！”

面对如此嚣张的敌人，哈玛的愤怒再也无法抑制，他挥动手中武器，加持了银与神圣祈祷的大刀破开数具僵尸躯体，挥动的武器仿佛在夜色中点亮的一缕光芒，左右砍杀着扑来的僵尸，一团团燃烧的灰烬就这样在两人身旁绽放。

仍高高在上的白衣年轻人看着眼前与自己对抗的两人，冷酷的面容上挂着一丝嘲笑：“人的力量啊……即使借助外力，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虽然会打搅仪式的进行，暂时还是没有时间理会你们了……那些可怜的官僚们，现在是专属他们的时间了！”

疲于自保的浅仓希音和哈玛，身影已完全被铺天盖地的僵尸所淹没。以空中的角度向下看去，白衣的年轻男子发出一声呼啸，部分僵尸转身开始从游乐场向街道和商业区涌去。城市的夜晚就这样被混乱统治了，低头看着自己白皙的双手，一股掌握力量的满足感在白衣男子心头翻涌，他轻轻从屋顶高处跃下，朝着自己原定计划的目标飞奔而去。

崩坏之夜

遥望东京郊区的夜色，身材高大的男子眉头紧皱，久久无法松开。在这样的夜晚，与东京市区完全不同的郊外一片寂静，丛林覆盖着山野，月色微明，风吹过林间带来清新的味道，一切看上去都美到了极致，也宁和到了极致。

只有男子自己心中清楚，此时此刻的世界，正在濒临崩溃边缘。

男子面前摆放着巨大的三位一体液晶屏幕，屏幕上显示出关于某个时刻的倒计时。从上面的时间来看，现在距离那个时刻只有不到两小时了。周围的警报铃声和各种汇报通过耳机源源不绝地流入男子耳中，一切都如预料中的那样，那个邪教果然在这传说中的日子开始行动了。一切对策都已下达，自卫队和机构的武装力量都在朝六本木进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淹没在这美丽的月夜之中。然而不知为何，一种淡淡的恐惧感总是萦绕心头，男子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恐惧什么，却总觉得心跳远远高于平日。

“到底是怎么了……”

向来冷静到冷漠的男子摸了摸额头，因巨大压力和紧张导致的皱纹在额顶蔓延。政府的政客们从不相信那些所谓世纪末的预言，关于这个世界最后一天的言论在过去十年里被无数次批判，即使种种迹象表明这也许并非妄言……政府迫于某种需求，最终还是组建了应对这一天的特殊机构，却不肯投入真正的力量和精力使之壮大。时至今日，一切都有些晚了。

只有祈祷……男子的心里想着那些历史典籍，关于历代黑暗之日的描述。文献中总是语焉不详地描述了黑暗被打破的景

象。教会数百年来好像总是在刻意回避着什么，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努力在那些书写者的妙笔生花中被淡化了。虽然并不知道具体内容，男子却相信人类能够延续至今日，靠的一定是奇迹和全力以赴的抗争。

“希望我们的自卫队能够像他们吹嘘的一样强大……”

因为几乎是全员出动，机构中只剩下少数文员在联络位置忙碌，控制中心显得异常冷清。烦躁的男子起身走向控制台，手指轻轻抚上键盘，刚想要查询市区内的有效监视器，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彻了整个控制中心。

“怎么了？”

“有、有闯入者！请问是否要对自卫队进行呼救？”

负责安全控制的文员回答得有些惶急，整个控制中心此时已无值得信赖的武装力量，每个人心中都像绷了一道弦，目光集中在威严的中年男子身上。

中年男子闭目片刻，脑海中闪过最近的一幕幕，内心中那股不安终于被一条线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满的解释。

“算了……不必呼救了。”

“什么？”

“你们能逃就尽快离开吧……”威严的中年男子双手扶住控制台，头也不回地无奈道，“我们的行动完全在敌人的预料之中，他们恐怕已经来到这里了。”

“不愧是政府选出来应对审判日的男人，即使那些政客的眼睛被蒙蔽了，你还算清醒。”

听起来完全不像是夸奖的称赞声自走廊尽头响起，甚至还有一两个夸张的掌声。中年男子脸色剧变，右手飞快地从怀中掏出一把银质匕首，从控制台方向一个箭步冲向走廊。

“所有人员迅速撤离！离开这里！”

优雅的白衣青年面无表情地出现在走廊尽头，灯光在地面上拖曳出他长长的影子，宛如鬼魅。就在青年出现的同时，周围的空气开始冷冽起来，六月最后一天的灼热瞬间被一股冰凉的气流取代。控制中心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联络员惊奇地盯着白衣青年，脑海中忍不住联想起之前看到过的诸多资料。这一刻真的面对这个人，所有人心中都萌生出一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

“格……”

中年人想要念起某个名字，却被白衣青年的声音阻止了。

“不不不，您不应该这样称呼一位即将君临这个世界的贵族。请叫我侯爵大人，在未来的六十分钟里，我将继承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黑暗力量，伯爵大人的力量传承给我，我就是他在这世间的惟一继承人！”

“不要胡说了！”中年男子怒喝道，“你很清楚自己的妄想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多大伤害吧？之前的连续血案都是你们教派所为吧？你觉得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会认同你所说的话吗？”

“这世间伟大的成就难道不是都要通过牺牲来获得吗？”白衣青年不为所动，继续步步逼近中央大厅，“你不会真的以为那东西对我有效吧？”

威严男子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雕纹匕首，目光没有一丝动摇：“自卫队很快就会赶回来，你没有机会逃走。”

“自卫队？”白衣青年冷笑一声，“六本木的血祭仪式就靠他们了，你如果想看现场的话，我倒是愿意陪你一起看看现在的状况。”

威严男子脸色铁青地扭动身边的开关，控制台中央的画面跳转到东京街头。已

成人间地狱的东京街头几乎被血色填满，枪声和火光交织成了这个和平世界最大的噩梦。只看了一眼，威严男子就明白今日局势并非自己所能掌握，他强敛心神转身面对已进入控制大厅的白衣青年："防卫厅出动的军队数量不多，你真的妄图同这个国家对抗？"

"这个国家？"白衣青年不屑道，"如果不是继承黑暗之力的地点忽然变成日本的话，你以为我会在这个国家停留这么久？真正得到了新的支配之力，我将有能力指挥千军万马，区区一个日本又算得了什么？你们不是一直在调查我吗？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白衣青年双臂一振，空中立时浮现出数枚利刃一般的冰晶，分别朝着尚未逃离的几人刺去。

"你……"

威严男子来不及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几名同僚被当场刺死。这些人甚至没有时间发出悲鸣就倒在他们各自工作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是胸口被刺出一道伤口，准确无误。

"人类喜欢散播可笑的谬论，比如把银质武器插入血族胸口就能杀死它们……"白衣青年冷酷地讽刺道，"恐怕是因为人类自己觉得心脏最脆弱，才会想出这种方法安慰自己吧？"

威严男子知道自己的力量与眼前的年轻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他拼命抑制住愤怒和冲动，抓着匕首的手微微颤抖却并不放松："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杀死我们？"

"当然不是。"白衣青年抬头看了一眼倒计时的屏幕，"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1999年7月1日，恐怖的大魔王从天而降……"威严男子想起《诸世纪》里的预言，觉得喉咙发干，"继承之刻果然是明天吗？"

"没错。"白衣青年似乎并不急着杀死对方，"准确的说，是四十分钟后。"

"就是在六本木吗？"

说到这个关键，年轻的男子优雅地笑了笑："不，并不在六本木。"

"什么？"中年男子的脸色一凛。

"六本木只是一个吸引军队注意力的地方。"白衣青年的声音充满了高傲和得意，"自卫队的力量和你们的人都被集中去对付我召唤出的那些骸骨……难道你们忘了吗？血族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肮脏，你以为我会让那些脏兮兮的东西成为继承力量的血祭吗？只有你们，只有你们才是我应该献祭给大人的最好祭品，也只有你们才会傻傻地等在这里，等着我来，想要把我困在这里……"

"……你已经知道了？"中年男子眼神微变，一只扶着控制台的手轻轻按动了某个开关。

"为了囚禁我特别临时建造的机关。"年轻男子无所谓地挥挥手，"以我现在的力量，的确无法突破这些机关，你已经启动了它们对吗？"

"既然你来了，就不能让你离开！"

"哈哈哈哈……"白衣青年狂笑片刻，冷声反问道，"你以为我知道这一切为什么还要来到这里？当我是和你们一样的笨蛋？"

"……"中年男子的心渐渐沉了下去，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实情。

"想要把我困在这里，让自己作为陪葬品……"年轻男子看着眼前这个统领国家特殊机构的男人，眼神中难得地闪出一丝敬佩，"你很伟大，也很愚蠢。人类能做到你这个地步的并不多，也许除了那个该死



控制台上。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一切，为何政府会对这个机构如此不重视，为何调派军队和指挥其他部门总是屡受挫折，为何自己的一举一动总像是被邪教知晓……这一切的一切，居然都是因为一个原因！

“人类之间的相互信任有时候很脆弱，有时候也牢固得可笑。”白衣青年以胜利者的姿态说道，“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现在你就陪我一起看着我如何继承这股力量吧……”

颓然坐到地上的中年男子没有回答白衣青年，只是无力地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绝望看着他，久久无语。

白衣青年居高临下看着这个被自己挫败的男人，心中的成就感一时无两。这一刻，整个机构总部里除了风扇和电流外再也没有多余的声音。夜色依旧，月光洒在灯火通明的室内，被人造的光芒吞没。两名男子相距不过七八米，互相凝望着，似乎都要试图从对方的眼神中寻找到某些东西。

…………

…………

的贝鲁蒙多家族……但是你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什么？”

“你们的总部兴建在这里，并不是你和那些政治家商量的结果！”白衣男子大声喝道，“你们的所谓总部建在这里，是因为我的信徒里也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你们这座总部建在这里，就是为了今天由我来施行最后的仪式！”

威严的中年男子闻言，脸色终于变得铁青，身体摇晃着后退了几步，几乎跌倒在

过了片刻，当屏幕上的倒计时低于四十分钟后，坐在地上的威严男子忽然抬起头，高声喝道："你以为这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吗？"

这一声断喝让白衣青年愣了一瞬，几乎与此同时，一旁的小门被一股力量冲飞开来，一道黑色身影自小门里疾冲而出，带出一道道剑光逼向白衣青年。飞越的剑芒配合中年男子的喊声，两者之间几乎毫无缝隙。

剑芒中蕴含的力量强大纯净，宛如陡然绽放的焰火，一次次落向白衣青年。错愕间，白衣青年飞快后退，脚下的仪器被剑光割裂，发出劈啪作响的电火花。两人的动作宛如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的纸片，在空中恣意飘荡。

那道黑色身影连续五六个突刺之后，终于贴近了白衣青年，空着的一只手在白衣青年面前晃动了一下，又有四道火焰自空中落下，分别挡住了白衣青年的去路。

在闪无可闪的局面下，白衣青年高喝一声，一只手臂陡然膨胀着迎向斩来的剑光，试图凭自己的力量与偷袭者对抗。

银色的剑光迎着月光落下，这一刻两人的动作都因片刻的迟疑慢了一刹，随后又无比坚定地加快。一道血光冲天而起，白衣青年胀大的手臂被一剑砍断半截，只剩少许骨肉相连悬挂在半空，看上去恐怖之极。

"就是你想要继承父亲的力量？"

一身漆黑的阿鲁卡多手持自己魔力幻化之剑站在大厅中央，身上的黑暗力量比白衣青年散发出的更强大纯粹，他目光冷冷地盯着受创的白衣青年，另一只手正在缓缓凝聚魔力，灼热的光在他指尖诞生，让这房间里冰冷的空气都为之一暖。

"你是什么东西？"白衣青年虽然嘴上依旧强硬，心中却吃惊于对方的力量，他轻轻摸了摸自己的右臂，断臂很快愈合上了。面对眼前这位银发贵族，白衣年轻人心中不知为何竟觉得有些忐忑。

"你要继承的力量……那个人，是我父亲。"阿鲁卡多抱剑于胸，神情肃穆，"他已经答应过我，永远在黑暗中沉睡，即使转世为人也不会醒来。"

"呵呵呵……原来是血族。"白衣青年诡异地笑了，"也想要那个力量吗？"

"不，我只想要这个世界继续下去，用它自己的方式。"

"多可笑啊。"白衣青年讥讽道，目光却并未离开阿鲁卡多发光的指尖，"如果你真要守护这个世界——这真是崇高的理想——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些被吓得不行的普通平民？杀死我就能解决黑暗之力吗？不会再有人想要继承这力量吗？别天真了，这世界永远都是原来那个模样，欲望和贪婪主宰一切，它从未改变过！"

白衣青年愈合的手臂在空中飞快地挥舞出数道痕迹，空气中立刻像是有什么东西冲向阿鲁卡多。年轻的引发贵族对真空刃并不陌生，左手幻化出盾牌一一挡下，却发现对方已冲向那名威严男子。

"卑鄙。"

阿鲁卡多飞身越过几台机器，想要抢在白衣青年抓住中年男子之前拦住对方，却没想到中年男子对着这个刚刚赶到日本不久的银发贵族露出一丝解脱的笑容。

"谢谢你们……"

以日语说出的感谢短促有力，中年男子抓着匕首的手反转过来，轻轻刺入自己体内。比普通匕首更长的银质利刃穿透了中年男子的身体，也刺入了刚刚贴近他的白衣青年的肩头。无数次祈祷凝聚的神圣力量在一瞬间涌入白衣青年体内，被白衣青年讥笑过的银器像是灼热的火棍一样，轻易在

白衣青年胸口溶开一个巨大的洞。

即使被砍掉手臂也面不改色的白衣青年惨叫一声，双手抱头连续翻滚着远离了中年男子，一路撞碎无数的仪器和桌椅，直奔向落地玻璃窗。

“他要逃走！”跟随阿鲁卡多同时来到日本的还有尤里乌斯和浅仓玲，前者抓起圣鞭追向白衣青年，浅仓玲则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监视器。

“尤里乌斯，回来……”

阿鲁卡多的喊声没能叫回冲动的青年，银发贵族转身看了一眼满面忧色的巫女，淡淡说道：“如果担心你哥哥，就去找他吧，我要先压制住即将复活的力量。”

美丽的巫女瞪大眼睛凝视阿鲁卡多片刻，重重点头。

控制中心的一切又回归平静，阿鲁卡多看着倒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中年男子，走过去低声问道：“你怎么样？”

“擦破了心脏……恐怕是……不行了……”

“我对你没有什么好感。”阿鲁卡多在过去的数百年里见过太多生离死别，这一刻他的平静远超普通人类，“宁愿让自己的同僚充当诱饵也要杀死那个邪教首领，这样的心情我无法欣赏。不过刚才你表现出来的勇气让我开始尊敬你了，即使身为一半吸血鬼血统的我，也没有这种勇气。”

“仪式……”中年男子被阿鲁卡多称赞，脸上倒未见欣喜，只是挣扎着说出自己最关心的东西，“仪式……”

“仪式不会成功。肉体的容器受损，他无法接收来自黑暗的力量。支配之力我会想办法强行压制下去，但恐怕用不了多久还会再度复苏。”

中年男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死死望着阿鲁卡多，眼神中充满了乞求。

阿鲁卡多叹了口气，点点头。

“我知道了……我会在这里守护这个国家，一直到下一个再临之日结束，你安心吧。”

…………

…………

1999年6月的最后一夜在漫长与恐慌中过去了。阿鲁卡多守着防卫厅特殊机构负责人希尔尼的尸体一直到天明，在这个被誉为恶魔复苏之地的建筑里，他凭着数次苏醒的经验暂时封印了来自黑暗的力量。被派往东京市中心的自卫队几乎全军覆没，据少量的幸存者说，不知为何最后一刻来自地狱的恶魔们停止了攻击，全部腐朽化为灰烬消失在空气中。六本木的地面没有一丝殷红，昨夜的恐慌像是被杜撰出来的一样没有人相信。只有那些有亲人死去的人们独自留在家中哭泣，这其中也包括失去了哥哥的浅仓玲。哈玛身负重伤躺在医院，据称将在不久之后重新回到军队继续任职。

阿鲁卡多在政府的帮助下拿到了一个全新的身分，被称为有角幻也的他开始在希尔尼的机构工作。那名年轻的邪教头目头目不知所踪，甚至连追踪他的尤里乌斯也神秘失踪。

浅仓玲回到欧洲继续在教会中学习魔法和关于吸血鬼的专门研究，世界末日的预言就这样在无数不知情者的嘲笑中烟消云散，人们依旧忙碌冷漠着。也许不久之后东京就会忘记这些伤痛，人们也会忘记痛苦。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只有人的心一成不变，如同那个永远蜷缩在黑暗中的预言。

——西元2035年，恶魔城将再度降临人间！

暑假前夜

阳光敛起它在午后的最后一丝余晖，伴随着焰火海岸线上的升腾，僻静小镇的夜晚开始了。海风阵阵，色彩斑斓的光倒映在水波上，形成一根鲜明的亮带。年轻的男女们雀跃着互相祝贺、鼓掌又欢呼，仿佛在庆祝自己的不断成长。

星辰和月亮都被夜幕披挂起来，掩映着灯火并不辉煌的小小城镇。错落的建筑在山坡上此起彼伏，顺着道路两旁的灯盏可以一直延伸到最顶端的尽头。

“弥娜，家住在那里会不会很辛苦啊？”

围坐在学校门口看着海浪不断冲刷沙滩的少男少女中，一个脸蛋圆润的女孩抓着小小的焰火，转身问向一个身材纤弱的短发少女。少女的头发两侧有两条复古的短辫，尾端缀着红色短绳，看上去和普通学生的打扮有些迥异。



“啊，也不会啦……习惯了嘛。”

“嗯……弥娜的腿匀称又好看，一定是经常爬山的缘故啦。”

围坐在篝火旁的学生们都笑起来，只有其中一名少年没有露出笑容。白色长发年轻人穿着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华贵服饰，大概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这个年轻人的冷酷，也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合群而发表什么不满言论。大家的话题很快转移到被称为弥娜的女孩家里，谈论着这座山顶景观最开阔的神社。

“整个白马町里只有这一家神社吧？”那名圆脸的姑娘啧啧称赞道，“弥娜好棒啊，这么年轻就成为巫女，将来一定会跳出很漂亮的祭祀舞蹈。”

被称赞的少女弥娜露出温和的笑容，没有回答。一群人注视着手中的焰火慢慢燃尽，海面的风又大了一些，城市周围已经完全暗下来。

“真没想到呢，就这样结束了第一年的高中生涯。”另外一名男生抱着头感慨道，“时光就这样停下来该多好……我还没有年轻够呢！”

“你已经很年轻了好不好？”圆脸女生笑嗔道，“不要每天都装作老气横秋的样子，说不定真的会老得很快哦。”

被说的男生咧嘴一笑，很快转移了话题：“暑假开始了，大家都有什么打算呢？”

“打工……”

“出去旅游！”

"在家里玩网络游戏。"

"弥娜呢？"圆脸女生侧过身问身边的娇小女孩，"神社里的工作也会很忙碌吧？"

"嗯，因为即将出现数百年一遇的日全食，我要留在神社里打扫和接待观测日全食的游客们。"

一名男生笑道："有弥娜这样漂亮的巫女，神社说不定会被挤爆哟。"

弥娜害羞地笑了笑，目光却落在那名不怎么开口说话也没有笑容的少年身上。

"那个……苍真……来须苍真君？"

"嗯？"

一直在低头独自沉思的少年抬起头，露出一双浅灰色的瞳孔。不知为何，这名少年身上竟流露出少许强烈的压迫感。周围的几名同学目光也集中在被称为来须苍真的少年身上，即使身为同龄人不服气也罢，他们仍不得不承认来须苍真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强大气场。从小就备受瞩目的来须苍真从未因为任何事动容过，只是偶尔会流露出他这个年纪少年所特有的急躁，大多数时候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成年人。



"苍真君……暑假有什么安排吗？"

弥娜问话的声音小小弱弱的，让大家都笑起来。这些同学都是白马町惟一一所高中的学生，大家从小都在同样的学校里一起读书，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来须苍真和白马弥娜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对任何人都酷酷的来须苍真只有在面对白马弥娜时才会流露出少许温柔，而娇小又容易害羞的白马弥娜也只会对来须苍真提出各种请求。

"暑假？没有什么事。"来须苍真对同学们的笑声并不在意，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周围的人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在召唤自己。

这种感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身边，却从未真正出现过。来须苍真大多数时候凝视远方并不是想要思考什么，而是他体内仿佛有一股力量在强迫自己这样做。

这样的痛苦没有人能够分享，即使面对弥娜也从未说起过。

"那……要不要来一起看日全食？"

"日全食？"来须苍真愣了一下，很快明白过来，"你是说过几天之后的那场日全食？"

"对啊，神社是观看日全食的最佳地点呢。"白马弥娜完全不在乎同学们的目光，拉着来须苍真的手高兴地说，"苍真君来一起看吧，几百年才只有这一次呢。"

"啊……好的。"

"来须苍真……只有对弥娜的时候才会这么温柔吧。"刚才抱怨太快老去的男生悄悄对身边的女生说，"我记得中学时好多男生想要追求弥娜，后来都被苍真君赶跑了。"

"苍真君好酷啊……"那名女生也压低声音感叹道，"都是那些男生主动去找苍

真君一决高下的好不好？苍真君的剑术一流，拳脚功夫也好，那些家伙在各种社团比试里从来没赢过苍真君啦。”

“哎呀，这样的男生，幸亏不是个花心大萝卜。”男生庆幸道，“苍真君只要弥娜在身边就足够了。”

“苍真君对弥娜真的好温柔啊……”那名女生已经神往得有些忘乎所以了，“神啊，请让我也碰到一名像苍真君一样英俊又温柔的男生吧……”

“你看我这样的如何？”

“走开啦……”

大家闲聊得正开心，远处飞来一团黑影，笔直射向白马弥娜。就在所有人都未做出反应之际，来须苍真拉起少女左手，一个箭步挡在少女身前。

“嘭”地一声，黑色的球体正中苍真一侧胸口，随即弹飞到沙滩上。当球体落地之际，周围的同学们才醒悟过来发生了什么，大家迅速围到苍真和弥娜身边。

“苍真君没事吧？弥娜有没有受伤？”

“是谁干的？”

来须苍真顺着黑色球体射来的方向看过去，几个青年正一脸坦然地走过来，这些青年都只穿着沙滩短裤，显然是在沙滩上踢球时失足踢飞到了这边。

来须苍真看着这几个青年，脸色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低头摸了摸胸口，那里现在火辣辣地疼着。

“喂，这不是我们的错啊，谁让你们坐在这里……”为首的一个金发青年首先高声叫道，“球还给我们。”

原本欢乐的气氛在这一刻被破坏殆尽，所有人都愤怒地站起来，看着这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白马町大学的几个学生双手环抱，居高临下地藐视着这群高中生。

“喂，球还给我们！”

来须苍真觉得胸口的灼热感似乎被扩大了很多倍，他轻轻松开抓着弥娜的手，走到为首那个金发青年的面前，一只脚踩在足球上。

“道歉。”

“哈？”金发青年怪叫一声，回头看着自己几个朋友大笑起来，“小子你说什么？我好像听错了？”

“我说道歉。”

“苍真，算了吧……”弥娜拉拉少年的衣角，“我们回去吧。”

来须苍真摇摇头，体内那股灼热的感觉又一次飞速流淌，他觉得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召唤自己，让自己变得冲动又暴戾。

“你们，必须，道歉。”

正惊讶于这种话竟出自自己口中，这时来须苍真看到眼前恼羞成怒的青年笔直一拳向自己袭来。不知为何，青年的拳头在自己眼中竟像被放慢了无数倍的电影镜头，动作迟缓无力，而且破绽百出。平时运动神经就异于常人的苍真轻松避开这一拳，接着一脚踹在对方小腹上。

夸张的声音响起，不仅是惨叫，还有命中的声响。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黄发青年飞出数米跌落在沙滩上，半截身体没入细沙之中挣扎着无法动弹。这一幕实在太过震撼，一时间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发出想要报仇的愤怒叫喊，整个沙滩上除了海浪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来须苍真身上。

“我再说最后一遍，道歉。”

来须苍真的威严在这一刻再一次被证明，肇事的青年们把黄发青年从沙滩里拉起，齐身鞠躬向这些高中生们道歉，然后战战兢兢地离开。沙滩上大家惊讶的神色被火光掩映着，但谁也没有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只有来须苍真自己依旧觉得血液滚烫

地奔涌着，脑海中仿佛隐隐有一个声音在说着什么。

悄无声息的一只手轻轻按在少年的手背上，不用回头苍真也知道是弥娜在安慰自己。随着这只冰凉的小手轻轻晃动，苍真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因为是暑假前夜，大家强打精神笑闹着，一直到夜有些深了才回家。白马町这座没有什么外来人口的小镇里，夜晚的路寂静无声，偶尔有车驶过也是慢悠悠悄无声息。来须苍真和白马弥娜并肩走在公路一侧，公路两旁的灯光一路延续到山脚下。白马神社是由弥娜家族世代负责的地方，要通过数百级台阶到达山顶。平时弥娜和家人就住在山脚下的白马庄内。这么多年来苍真已经习惯了每天送弥娜回家，一路上两人也不怎么交谈，只是静静感受着彼此的存在。

从蜿蜒的公路向下望去，学校对面的沙滩上还有没燃尽的篝火闪动着暗红色微光，海面上的一轮明月倒影随着海浪不住飘荡。弥娜和苍真并肩走着，时不时侧视身旁的少年一眼。

"怎么了？"少年感觉到少女的注视，忍不住问道。

"没什么。"弥娜笑笑，"只是感觉……今天的苍真君和以往有些不同。"

"哪里不同？"苍真想到自己刚才的表



现，内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只是一点点不同嘛。"弥娜笑着拍了拍苍真的背，"我到家了，谢谢你送我，苍真君——还有今天的事，也谢谢你。"

"啊，那没什么……"

目送来须苍真远去，弥娜转身站在玄关处正要跟家人打招呼，却发现眼前站着一位身形修长的男子。男子面容俊秀中带着一股威严，一身黑色西装笔挺贴身，看见弥娜时脸上也没有流露多余的表情，只是淡淡问道："白马弥娜？"

"啊，是的。您是……"

"初次见面，我叫有角幻也……"

白昼之夜

少年站在陡峭的台阶下方仰望山顶，一轮烈日笔直射下烈焰，让周围的一切都随之燥热不已。即使有阵阵海风吹拂，也只能带来微湿的暖流。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登顶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只是想到自己已经数日未见弥娜，少年遂抬起脚步踏上第一级台阶。

暑假一开始，弥娜就在神社忙碌，苍真

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她。数日之隔带来了淡淡的想念，想到今天是全日本津津乐道的日全食之刻，来须苍真背上自己平日训练用的竹剑，踏上通往神社的台阶。

台阶陡峭，周围两侧的石壁像是要把视野完全留在台阶上一样，挡住了苍真的大部分视线。更多的时间里少年仰头遥望，建造在山顶的神社似乎遥不可及，往日熟悉的路程好像被人拉长了无数倍一样，每一步都步履维艰。

正午时分的烈日炎炎，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灼热和汗水。来须苍真第一次感到踏上石阶如此艰辛，他努力挪动脚步，眼看着太阳的一角开始被某样东西吞噬，随后黑暗渐渐遮上刺眼的阳光，周围一切都开始黯淡下来。

代表神社所在的朱漆鸟居就屹立在眼前，苍真却觉得自己即使向前数百步也没有靠近。天地间都因太阳的消失变得彻底黑暗，无数次的迈动脚步像是要无数次的呼唤弥娜，来须苍真感到喉咙一阵干涸，眼前的景物竟因太阳的迅速黑暗而变得模糊起来。

“弥娜……”

脚下的台阶好像终于被踏破一般到了尽头，踉跄着脚步冲向鸟居的少年感到一阵眩晕，眼前晃动着一个熟悉的人影，他本能地扑向那人影，随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来须苍真感觉到自己的头像是被某个身体夺走了一样，半边身体无法动弹，另半边身体则仍属于自己……灵魂和肉体像是要分离，又像是要重合。无边的黑暗中，他看到一丝光，顺着光芒伸出手想要抓住对方，却在下一秒钟恢复了视力。

“这里是……哪里？”

感觉到自己的头似乎枕在柔软膝间，闻到熟悉的发香，苍真的精神开始慢慢恢复，他看到低头正在凝视自己的少女，看到嶙峋的怪兽雕像和广阔的城堡，看到黑暗的太阳和血红色的天空，看到孤独地站在城堡门口的瘦削男子，这一切与自己昏迷前的景象完全不符，让少年心中充满疑惑。

“我、我这是在哪里？”

瘦削的男子看了苍真一眼，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才醒来吗？看起来很悠闲啊。”

来须苍真看着这个黑发男子，本能地感觉到一股危险气息。他迅速挣开弥娜按着自己肩膀的双手站直身体，紧张地护在弥娜身前。

“你是谁？”

“啊，苍真，这位是有角先生……”弥娜轻轻拉住苍真的衣角，阻止他做出什么冲动的举措。

“唔……”

有角幻也抬头看了看正在黑暗中的太阳，低声说道：“这些都是小事，我现在有件事要问你。”

“什么？”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有角幻也盯住来须苍真。

“为什么？”苍真有些奇怪，但很快明白过来，“我和弥娜约好看日食……啊，对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吸血鬼之城。”有角幻也似乎并不擅长拐弯抹角，“你现在就在这里。”

“什么吸血鬼之城？”苍真愣住了，“难道这里是欧洲吗？”

有角幻也回头看了一眼城门，摇头道：“不，是在日食中。”

“日食中！”苍真怒喝道，“你也不要说得太离谱了吧？”

弥娜又轻轻拉扯苍真的衣角：“苍真君，好好听着，他所说的是真的……”

来须苍真难以置信地看着身边的女孩，一时间无法接受两人都在说着同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他有些迷惘地摇摇头，追问有角幻也道："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这个嘛……"有角幻也似乎也在犹豫着如何回答，思考中却陡然一皱眉头，"等等，有敌人！"

来须苍真眼皮微跳，他也能感觉到那股危险的气息。几乎是有角喊出警告的同时，从城堡大门周围涌出无数的骷髅，这些本应没有生命的卫兵们手持长矛，潮水一般奔向手无寸铁的苍真和弥娜。看到这骇人的一幕，弥娜低声惊呼着紧紧抓住苍真的衣服不敢抬头。

"糟了！"

有角幻也没想到忽然有这种场面，无奈之下体内魔力陡然爆发，一股无形的力量向四周飞快地蔓延，成群结队的骷髅几乎同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吹散，只留下一只身材矮小的骷髅仍在奔向弥娜。

"苍真，保护弥娜！"

不用有角多说，来须苍真也知道此时弥娜可以相信的惟有自己。奇怪的是那股热血上涌的感觉又一次出现在了脑海中，无数的力量仿佛在呼唤来须苍真，少年几乎本能地抓起背后背负的竹剑，一剑劈向那具骷髅！

竹剑破空而至，正中动作迟钝的骷髅头顶。哗啦啦一声轻响，矮小的骷髅化作一堆碎片，一股能量却从其体内飞射而出，刺入苍真的身体。

"啊……"

亲眼所见淡红色的能量飘入自己体内，少年却丝毫没有不适，只是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呆住。

一旁的有角幻也看到这一幕，轻声叹息道："果然觉醒了啊……"

"到……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角幻也一手抛出一枚硬币，飞向来须苍真："刚才进入你体内的东西，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某种魂魄。你天生拥有支配之力，能够让怪物的力量为你所用。"

"为、为什么会用这种力量……"

有角摇头："你已经得到这种力量……现在出发吧，去城主的房间。"

"为什么？"苍真已经彻底傻掉，只剩下这一句话可以重复。

"你不想和弥娜一起回到原来的世界吗？"有角幻也反问道，"你不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何而来的吗？"

"当然……"

"那么你就去城主的房间，那里有你想要知道的一切答案。"

"可是……我不能放下弥娜不管……"

有角挥手在弥娜面前画出一枚五芒星，顷刻间浑厚的力量将弥娜娇小的身体彻底遮住。少年看到那股淡蓝色的魔力结界，不知道为何心中竟有一股淡淡的熟悉感。

"这是什么？"

"你不用担心她，我会张开结界保护她，在这里她不会受到怪物攻击。不过这座城堡本就不属于人间，普通人长时间待在这里就意味着死亡。你所能做的只有前往城主的房间，能救她的只有你！"

苍真扭头看了一眼站在结界中的弥娜，娇小的少女站在那里，脸上完全是信任自己的表情。这一刻少年感觉到自己肩头似有千万重担，他无奈又坚定地朝着有角幻也点了点头。

"那你呢？"

"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时间无多，你快去吧。"

接过有角幻也递给自己的长剑，来须

苍真看着这个神秘的男子转身进入城堡正门。从这里遥望整座城堡，恢宏的建筑中似乎隐藏着无数秘密，而少年此时所能做的只有前进，面对无尽未知。

“弥娜，等我回来。”

“苍真君，请小心……”

不知为何，踏入城堡的感觉竟如此熟悉。这座城堡不知存在了多少年，度过了多少岁月。那些腐朽的窗棂仿佛随时要轰然坍塌一般，大理石的地面也露出丝丝裂纹，墙壁上的雕花被风和岁月侵蚀得只剩下淡淡痕迹，惟有华丽的彩色玻璃仍熠熠生辉，在火把的掩映下流光转动。

来须苍真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一步步向前，一步步靠近属于自己的真相。

记忆之夜

他能感觉到那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升腾，突破了人类想像的极限，突兀地出现在虚空的缝隙里。

低头轻轻抚摸自己手中的武器，已不再年轻的他起身踏上石阶，几个飞跃之后已落在鸟居入口的位置。

“你这家伙，果然又复活了嘛！”

在空中振响自己手中的皮鞭，中年男子一脚踹开城门开关，在城堡吊桥尚未完全开启之际跳入城中，却看到一个少女正眨着眼睛望向自己。

“咦？这里怎么会有个小姑娘，你也是来恶魔城找吸血鬼的吗？”

“啊，您好，我叫白马弥娜。”少女朝中年男子躬身一礼，“我家世代守护白马神社，今天因为一些奇妙的巧合才进入到这里。”

“哦哦哦，我知道了。”中年男子一拍头，“听说过嘛，很有名的白马家族。不过这里可不是你来的地方哦，小姑娘在这种时候还是回家去比较好。”

“我也想回家。”弥娜望着城堡入口轻声喃喃道，“可是没有苍真一起回去，我一个人会很孤单……”

“……”

中年男子看了女孩片刻，有些泄气地摇摇头：“算了算了，你们年轻人的恩爱我管不了，我也要进去了，你还打算留在这里吗？”

“嗯，请小心啊，大叔。”

“喂喂，我可不是什么大叔，我的名字叫J！”中年男子仿佛被刺激到了，回头大叫道，“虽然不记得自己的本来名字了，可是绝对不准叫我大叔！”

“知道了，J大叔！”

“可恶……”

别过站在门口的少女后，J以灵巧的步伐踏入他熟悉又陌生的城堡。蔓延在城堡里的僵尸和骸骨在他手中长鞭的挥舞下顷刻间化成齑粉，怪物的惨嚎响彻在狭小的大厅里。

“我走过的路，真是充满了荆棘……”

这样感慨着的J飞奔在城堡的走廊里，片刻之后他突然停住脚步，转身牢牢盯着对面一道木门。

“奇怪的力量……出来吧！”

随着毒蛇一般的长鞭在空中甩出一声炸响，木门被震成碎片，一道优雅的身影贴着地面飞快地跳到J的面前，脸上洋溢着笑容的长发女子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头发凌乱的外国人。

“您好啊。”

“哼，少来惺惺作态，在这个城堡里自由穿行的肯定不是普通人。”J并未收回自己的武器，对着金发美女嘟囔道，“报上你的名字来，女人！”

“啊，真是让人敬畏的大叔啊……”优雅的金发女子笑了笑，“我叫洋子·威尔南帝斯，您怎么称呼？”

“J。”

“哦哦……”女子的笑容很狡猾，似乎知晓什么秘密一样，“J先生，那么幸会，我要先走了。”

“等等！”J手中的长鞭一甩，拦住洋子的去路，“你这家伙，你是不是跟这座城堡有关？”

洋子无辜地摊手：“我能跟这座城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教会派来验证末世语言是否准确罢了。”

“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J怒吼一声，不由分说地攻向洋子，“你快说实话吧，到底是为什么来这里，你跟这里有什么关系？”

洋子左右闪避数次长鞭的进攻后，眼角撇过地面裂痕，心中那份猜测更加笃定，脸上的笑容也更灿烂：“我跟这座城堡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大叔你，是不是跟这座城堡有些关系呢？”

“老子什么都不记得了！”J怒吼着又挥出几鞭，却仍无法命中洋子，“混蛋啊啊啊啊……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什么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不顺眼！”

洋子愕然地后退几步，瞬间已明白在J身上发生了什么。女子挥动手中的小刀在背后墙壁上轻轻刻下一行名字，另一只手燃起无数火焰在空中盘旋：“为了你的荣誉……大叔你要不要试着寻找一下自己的过去？”

狂躁的男子双手慢慢停止挥动，神色中一片迷惘。

“我的……过去……”

洋子后退几步，让男子无法随时发疯攻击到自己，才轻声反问道：“大叔你记得些什么？是否在这座城堡里能找到些熟悉的东西？如果想起来一点什么，顺着这些记忆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过去吧？”

“属于……自己的过去……”

J仰头望着陌生的天花板愣住了，城堡里的怪物呼号隐隐随风飘来，带着死亡气息的城堡在宁静中等待进入者的探索，也等待吞噬那些没有力量的人们。手持圣鞭的男子扶着额头慢慢走向深处，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星星点点的碎片。

…………

…………

“你是教会的人吧？”

目送J背影远去的洋子愕然转身，声音的主人是一名面容俊秀的年轻人，纤长的身体配上得体的黑色西装，使这位年轻人看上去有一种异国贵族的味道。从年轻人双手插兜的轻松神态来看，洋子知道对方绝非凡人。

“是的，请问您是……”

“许多年前跟教会有些交集的人。”俊秀的年轻人淡淡说道，“您为什么到这里来？”

“这些事是教会秘密，恐怕不能说。”洋子从对方的神情中看得出对方也是老谋深算之人，没有正面回答，“您呢？您在这里恐怕也不是为了观光吧？”

“我是来解决一些陈年旧事。”留着黑

色长发的年轻人淡淡说道，"这座城堡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现在发生了变故，我希望事情回到正轨。"

身为教会知道一部分秘密的人，洋子一下就听出了对方的目的。

"恶魔预言书？"

"嗯。"

"正巧也是我的目标。"洋子嫣然一笑，"要不要分头去找？"

"我只是希望我们的目的一致。"

"嘻，教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教会了。"洋子轻松地笑道，"你觉得现在的教会，还会出现沙弗特那样的神官吗？"

听到沙弗特这个名字，年轻男子的脸色微变。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

洋子看着眼前男子的面容，心中陡然一动，想起自己曾经听说过的某个传说。

"我听说有个可怕的家伙也潜入了这座城堡，你应该是为了阻止他吧？"

"你知道的并不少。"

"是……来须苍真君吗？"洋子试着把自己猜测到的一切联系起来，"那么你就是……啊！"

惊呼的女子没有说出那个名字，难以置信地后退了几步。曾经的传说和如今的现实交织在一起，震撼的感受无法言喻。

黑发的年轻人默默点头："你知道的果然很多……洋子。"

"您，您认识我？"

"你很小的时候，我去探望过你。"黑发年轻人露出一丝笑容，"小时候的你很可爱。"

"唔……"洋子不知该用什么表情面对眼前的男人，"您这一次来也是……"

"当然是为了苍真。"黑发青年印证了洋子的猜测，"这一天很重要，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好吧，那就看看我们谁先拿到恶魔预言书如何？"

"尽力而为。不过如果你看到苍真，记得提醒他要当心某个人，我想你也知道那个人是谁。"

尽管语气依然淡淡的，男子的身影却在下一秒飞速消失。洋子·威尔南帝斯没有追赶也没有慌忙，美丽的女子独自一人站在城堡入口处，想着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许多故事，心中一时激荡无比，久久不愿离去。

混乱之夜

空旷的走廊里没有半个人影，白发少年手持长剑站在走廊中央微微喘息着。剧烈的战斗后不仅没有强烈的疲惫，吸纳了众多怪物魂魄后的身体反倒觉得愈发轻盈。随着敌人的不断增多，少年渐渐相信了自己所在的城堡的确是吸血鬼之城。

"这里的敌人，都有自己的魂魄吗……"

虽然只是自问，苍真已学会利用恶魔之力幻化各种力量，这些饱含着数百年怨气的灵魂集中在少年体内，他也能感受到那些灵魂的悲哀和痛苦。

一次次复活，一次次死亡。无限的轮回中只有等待城堡破灭一刻，才能将所有的痛苦和纠缠释放在毁灭中。

即使不用有角幻也的解释，来须苍真也能轻易从怪物的魂魄中了解这座城堡的历史。

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永远存在于时空罅隙之间。

没有生存也没有毁灭，永远处于复活与死亡的轮回之中。

没有仇恨也没有关爱，永远挣扎于痛苦的煎熬之中。

疑问随着深入慢慢被解答，苍真只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既然这里是吸血鬼之城，有角幻也让自己前往城主的房间做什么？难道这一次打败恶魔的人应该是自己？

遗憾的是再也没看到有角幻也，少年只能凭着自己知道的少许情报努力猜测。



"咦？"

穿过无人的走廊，少年感觉到一丝陌生气息，刚要拔剑相向，却看见一个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男子缓步朝自己走来。

"哎呀？你好！"

和有角幻也的严肃冰冷不同，这个男子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加和蔼。来须苍真努力想要让自己的对话变得正常，到了嘴边却仍然变成了奇怪的回答。

"你，你好……你，你是人类吧？"

"当然当然，请放心。"枯瘦的男子笑着解释道，"我叫格拉罕，暂时是个宗教活动家。"

"嗯，我叫来须苍真。"

"哦哦……"格拉罕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着这个十八岁的高中生，有些奇怪地问道，"你这样年纪的孩子应该在神社看日食，怎么会来到这座城堡？"

"我，我也不清楚……"苍真有些无奈，"日食的时候我正走过鸟居，当我昏迷过去再度醒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原来如此。"格拉罕微微点头，"看样子你也很迷惑呢。"

"是啊……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吗？"

"好，没问题。"

"这里真的是吸血鬼之城吗？"

格拉罕笑着点点头："没错。"

"但是……"苍真有些不明白，"吸血鬼之城不是在欧洲吗？"

格拉罕举起一只手指了指穹顶："建筑是在欧洲，不过真的吸血鬼之城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处地方。"

"真的吸血鬼之城……"

"这在另一面的世界里很有名。"格拉罕随意说道，"你相信吸血鬼的存在吗？"

尽管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少年还是挠挠头道："吸血鬼应该是小说里的人物吧？"

格拉罕笑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本来这些都是教会的机密。每当人们忘记信仰，追求破坏与混沌的时候，它们就会复活。"

"现在又复活了吗？"

格拉罕摇头："不，吸血鬼在1999年之

后就销声匿迹了……你应该知道《诸世纪》里的预言吧？”

“恐怖的大魔王从天而降……”来须苍真记得这部曾经让人类大为恐慌的小册子。

“对，那就是说吸血鬼。”格拉罕脸上洋溢着微笑，“不过吸血鬼猎人已经彻底消灭了这种存在，魔王也脱离了复活与死亡的轮回。象征吸血鬼力量的城堡被封印在日食里……”

来须苍真环顾四周：“就是这里……”

“嗯，不过在这之后还有一个预言。”格拉罕微微叹息道，“2035年，城堡即将迎接新的城主，会出现继承其力量的人……”

“那就是现在……”来须苍真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醒悟道，“现在就是……”

格拉罕点点头：“没错，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我不能说太多，现在我必须走了。”

来须苍真看着这个跟自己只有这么一面之缘的男人，有些遗憾地和对方挥手道别。

“非常感谢您，格拉罕先生。”

“嗯，先走了，你要当心。”

“格拉罕先生也是……”

格拉罕快步穿过两人相遇的走廊，在转角的黑暗处将身体融入阴影之中，继续观察仍有少许茫然的少年。来须苍真的力量从刚才起就像火焰一样灼烧着他的痛觉，让他体内的血液随着疯狂颤抖。此刻远离苍真带来的平静让他更能清楚地看到少年的一举一动，从对方的动作上推断，格拉罕知道苍真已掌握了部分“支配之力”。

“哼，他竟然也拥有这种力量……”

看着少年渐渐清澈起来的眼睛，格拉罕知道对方即将逃离，在角落里刚要发动黑暗力量隐匿自己的行踪，一道破空之声自他的背后袭来。

“果然是你！”

格拉罕脸色大变，手中拐杖在空中化作一道光芒，扫落袭来的飞刀。有角幻也一手持剑，一手捏着飞刀，正以极速之态朝格拉罕飞奔而来！

“阴魂不散的家伙！”

手中拐杖在空中化作一条三头巨蛇，格拉罕转身没入阴影之中，瞬息间已逃出数十米，大大拉开两人之间距离。

有角幻也大喝一声，手中的武器化作数百道剑光，顷刻间将三头蛇的头颅全部斩落，踏着怪物尸体朝格拉罕逃逸的方向追去。

“你这家伙，欺骗别人很有趣吗？”

格拉罕没有回应有角的责问，只是将身体压低在阴影之中飞速奔逃，不断有各种怪物在他身后袭向有角幻也，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先让你得意吧！”格拉罕回首冷笑，“等我得到了支配之力，咱们再来一决高下！”

****

“是来须苍真君吧？”

甜美柔和的声音让少年停住脚步，回头望见一名身材高挑的金发女子正缓缓走近自己，从小只与弥娜有过接触的来须苍真忍不住后退了几步，刻意拉开与女子之间的距离。

“是、是的……您是……”

女子微微一笑：“我叫洋子·威尔南帝斯，是教会的人。”

“那个……教会的人怎么会知道我？”

洋子的笑容比格拉罕更亲切和蔼，几

乎是一两句话就让苍真失去了戒备："阿鲁卡……哦不，有角幻也你认识吧？"

"认识……"对于苍真来说，也只能算是认识。

"他对我说了，让我来帮你的忙。"

苍真回忆了一下那张冷峻面容，有些难以置信："他说的？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呵，那个人看起来很冷漠，但是也有很多优点啊。而且他和你一样，是拥有黑暗之力的人，所以要时刻让自己保持冷静。"

"黑暗之力？"洋子的话让苍真愣住了，"我的力量是黑暗之力？"

"你不知道？"

"有角告诉我，我使用的是支配之力，能够夺取怪物的魂魄进行运用。"

洋子苦笑了一下："啊……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就索性都告诉你吧……黑暗之力并不一定都是邪恶的，力量的正邪只与使用者的善恶有关，即使是黑暗的力量，只要用在正确的方向，依旧是闪耀着善之光辉的力量。"

"唔……"

"慢慢熟悉它吧。"洋子柔声劝道，"这就像是呼吸一样自然，自己无法感觉到什么特别之处。"

苍真认真地点头："谢谢你，洋子小姐。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放心了不少，不过自从得到这股力量之后，我开始有些迷惘了，我开始慢慢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就是你，不是其他的任何人和任何可能，要相信自己。"洋子看着眼前的少年，轻轻抱了对方一下，"重要的是自己的心，你要相信这一切。"

"嗯……"苍真难得地脸红了一下，不过这一次没有拉开与洋子之间的距离。

"对了……你刚才看到一个叫格拉罕的男人吗？"洋子似乎对苍真害羞的动作熟视无睹，忽然问起了另外的问题。

"啊……刚刚见到。"

听说苍真已见过格拉罕，洋子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

"你要小心那个人，我认为他正要继承吸血鬼的力量。"

"不会吧？那人看上去还不错……"

洋子轻轻笑起来："咯咯……别人是不是经常说你容易被欺骗？不要被表面迷惑，如果你看透他的本质，就不会这么说了。"

"原来如此。"

"既然这个人没有走远，我要去追她。"洋子跃上楼梯，朝着另一个方向头也不回地跑掉了，"再见。"

"再见……"

望着洋子飘逸的背影，来须苍真感到了一丝开心。冷漠的城堡里居然有人关心自己的生死，这本身已超越了他平日所理解的世界。除了白马弥娜之外，仍有人心中记挂着自己，想到这一切，少年的胸中充满了温暖。

继承之夜

恶魔城惟一的祭坛中央，猩红的绒毯下尚存斑斑血迹，白衣如雪的男子跪在祭

坛正下方，双手奉上一把匕首于祭坛中央，口中念念有词。

“我的主人，我的父亲，我心中惟一的神……请您允许我跪拜在您的脚下，为这一刻来临而祈祷。我们在遥远的世界里为您的复活奔走，在混沌来临之际渴望您的降临……如今请将一切力量的源泉赐予您的儿孙，让他们享有与这世界抗衡的力量。为了您，我们愿奉献一切，包括肉体和灵魂……”

冗长的祷告声中，男子刺破自己的双手让鲜血滴入祭坛中央。细小的血流顺着血槽流淌，向四面八方缓缓滑动。黑暗中无声的不动因这祷告而剧烈起来，白衣男子感觉到异常，兴奋地抬起头来。

宽大的背影出现在虚空之中，遮住了只剩下一圈黯淡光辉的太阳。格拉罕抬头凝望这传说中的背影，内心的激动再也无法抑制。

“死神阁下……”

宽大的背影转过身来，露出只有骨架的身躯，空洞无物的双眸中鬼火闪动，一只手上缓缓浮现出巨大的双刃镰刀。

“你是何人，为何召唤伯爵大人的契约？”

“我是伯爵大人的忠实子民，为了大人赐予的力量前往恶魔城。”格拉罕知道自己与死神之间的差距，口气和姿态都极为卑微，“我愿奉献自己的肉身为伯爵大人觉醒之容器，乞求伯爵大人赐予我支配之力……”

死神没有立即回答格拉罕，而是熄灭鬼火感知了片刻，才缓缓说道：“主人的灵魂在城内徘徊……你可先与我签订契约，将肉身留给主人，我将赐你主人残留的支配之力，在恶魔城内你将拥有无限的力量……”

“感谢死神阁下……”

契约的力量在签署的一刻即发挥出最大效果，格拉罕被匕首刺伤的伤口已转瞬间愈合，感觉到自己浑身魔力高涨的男子昂然走出祭坛之间，随意地挥动手臂指挥周围的魔物。看着眼前一切都被自己的力量支配，梦想成真的快感让格拉罕放声大笑起来。

“人类，记住你的誓言……”

死神嘶哑的声音在背后隐隐震荡，格拉罕神色一凛，想起之前将自己逼退的年轻男子，想起三十六年前曾在崩坏之夜偷袭自己的那个男人。拥有黑暗力量的敌人就在眼前，格拉罕膨胀着力量朝之前遭遇有角幻也的房间飞奔而去。

“格拉罕！”

飞掠的人影猛然停住，格拉罕疑惑地看向那个红衣金发的女子。女子手上似乎洒满圣水，双眸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自己刚停下脚步，对方已抛出一枚银质十字架和两瓶圣水，动作没有半分犹豫。

“教会的走狗！”

从进攻方式一下子就能了解到对方的身分。格拉罕轻松避开女子抛出的圣水，以手中的恶魔预言书挡住十字架。纵然继承了吸血伯爵德拉柯拉的伟大力量，十字架依然在格拉罕手上留下一道烫伤。



“你欺骗了苍真君吧？”洋子并未因格拉罕

的身手敏捷而放弃进攻，圣水在空中形成一条水帘，将格拉罕彻底罩住，"你还记得吗？三十六年前你所犯下的罪行！"

出乎洋子意料的是，格拉罕竟以周围骸骨为盾牌，挡住了从天而降的圣水。圣水摧毁了骨盾，却没有让格拉罕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我明白了，你是浅仓家的后代吧？"格拉罕一只手释放出支配之力，冷笑道，"一直在寻找我啊，辛苦你了。"

"为了母亲的夙愿！"

洋子怒喝一声，手中飞舞出七彩光晕，以不同方位袭向格拉罕。

"真是认真呢……"

拥有绝大力量的格拉罕抬起右手，身体周围顷刻间遍布各种武器。洋子射出的光晕只在外层破坏几件武器后已开始黯淡，格拉罕又一次轻易化解掉了洋子的攻势。

"只有这样的力量吗？"

"可恶！"

格拉罕 冷笑一声，周围武器化作一道道死亡之光追向女子，同时自身也飞向洋子。洋子左右闪避之下完全无力还击，几个起落后终于被格拉罕找到破绽。

"去死吧！"

锋利的匕首轻易地刺破女子的肌肤，洋子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自己被匕首刺入的腰畔，一口血喷向格拉罕。

"同归于尽吧！"

格拉罕没料到女子已决意和自己同归于尽，被洋子含着圣水的鲜血喷中。伴随着一阵焦糊的味道，格拉罕惨叫一声，后退出十几米惨嚎不已。

"洋子小姐！"

走廊尽头出现了苍真的身影，目光如炬的少年一眼就看到了受伤的洋子和格拉罕。少年心中想起洋子的那番话，抽出武器飞奔向格拉罕。

"你这家伙欺骗了我！"

"该死！"

身受重伤的格拉罕犹豫片刻，想到苍真的力量也和自己无异，终于转身离去。苍真撇下武器蹲到洋子身边，低头望着不断流出鲜血的女子，不知该如何处理。

"苍真……"虚弱的金发女子声音里透着安慰，"你来了……"

"我，我感觉到有强大的力量在这里爆发……"苍真低声答道，"洋子小姐，你没事吗？"

洋子深吸了一口气，摇摇头："没事……格拉罕好像在害怕着什么？"

"什么？"

"他好像在害怕你……"洋子喘了口气解释道，"格拉罕一直认为这座城堡应是他的财产，但你的出现让他的计划有了变数。从你开始使用支配之力开始，他就很慌张……"

"我不明白……"

洋子喘息着继续解释："那是因为你也拥有他梦寐以求的力量……这样说你能明白吗？他已经得到……更、更强大的力量……但他依然……"

"不要再说话了……"苍真试图用手捂住洋子的伤口，血依然从指缝间汩汩流出。

"你不用担心，把她交给我吧。"

不知什么时候，有角也赶来了。抬头看着这个神秘的男子，少年心中虽有反感，却仍觉得有了一丝安全感。那副冷峻面容下使用着和自己一样的力量，想到这里少年有些坦然，但他很快又担心起洋子的伤势。

"洋子小姐她……"

“格拉罕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有角幻也低头轻轻按住洋子的伤口，流血的位置竟飞速凝结成疤，“现在你要做的事就是赶到王座的房间，阻止格拉罕。”

“你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

“洋子自我保护的力量已经消失，格拉罕取得了更强大的力量。”有角望着少年的眼睛，声音依旧平静，“弥娜现在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如果你想让她们都活下去的话，就去阻止格拉罕，否则的话……”

“为什么是我？”苍真仍不能明白，“你不行吗？”

“只有你。”有角坚定地看着少年，“相信我，解决掉这一切。”

与有角对视了数秒的苍真无奈地摇头：“哼……至少你不像格拉罕一样会说谎，我就相信你一次。不过我希望在这之后你能告诉我一切。”

有角幻也犹豫片刻，点了点头。

“好，我答应你。”

死斗之夜

少年在空中侧身避开一道锋芒，手中的长剑向上轻挑，划开长袍一脚。嶙峋的白骨自长袍中露出，头顶再一次落下那道巨大的闪光。

死神之刃的巨大力量将地面都一分为二，少年双足落地的同时又一次飞身跃起，以手中的武器挑开无数空中飞向自己的小型镰刀。

从四面八方飞来的镰刀被击向死神，漂浮在空中的骸骨老者抛出手中巨大镰刀，旋风带着撕裂一切的恐怖冲向少年。

来须苍真身体猛然一沉，落在地面，仍一剑剑刺向死神的长袍。

布片飞溅，死神的长袍被撕裂成千疮百孔，少年的另一只手则不断凝聚黑暗之力。

“不要挡着我！”

发出这一生中最激烈的吼声，少年召唤出巨大的幻化之刃，宛如天神的兵器被遗落人间，巨大的战斧在空中一闪而过，凝聚多时的黑暗之力被支配成实体武器，斩断了死神手中的镰刀。

死神惊讶地低呼一声，飞舞着落下，一双骨手仍毫不犹豫地向少年抓去。

来须苍真没有半分迟疑，将从洋子手中拿到的圣水猛然扔向死神胸口，一团巨大的火焰在瞬间绽放，圣水洒落之处，死神的骸骨都被剥离成点点碎片，巨大的混沌之力扭曲了空间和时间，惟有神圣的力量能与之抗衡。

让苍真奇怪的是，死神并没有反抗，只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注视了自己片刻，在全身化为碎片之前竟还朝着自己躬身行了一礼。

点点碎片化作无尽的虚空，让苍真精疲力竭的敌人居然这么轻易就被杀死了。少年有些颓废地靠着墙壁轻轻喘息，却听到耳畔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这就是你的力量吗？”

J满脸好奇地朝着少年走来，行至一半之际，脸色陡然变得凝重。

“这……这……”

“您怎么了？”苍真打起精神询问这位看上去并不像敌人的长者。

“没、没什么……”J停住脚步，闭上眼睛，“你的黑暗力量很强大，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什么？”

“没什么，关于这座城堡，还有那个吸血鬼，这一切我都想起来了。”J睁开双眼，平时的癫狂再也没有半点残留，“我本名叫尤里乌斯，曾经在三十多年前追杀过一个吸血鬼……呼，小子，你现在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一个叫格拉罕的家伙。”苍真如实回答，“这一切的起源都是从他而起，我想也会因他而终结吧？”

“格拉罕……”尤里乌斯仔细咀嚼着这个名字，“我知道这个人，原来他也在这里啊……”

尤里乌斯仍在回忆，苍真却有些着急。

“对不起，我现在必须走了。”少年摇摇头，“这关系到两个人的生命，再见。”

“嗯，再见……”尤里乌斯意味深长地看着苍真的背影，“希望我的推测是错的……”

…………

…………

体内的力量像是不受控制一样强大，苍真能感觉到一阵阵乱流在血液中奔走，召唤他奔向最后的终点。这一切仿佛从一开始已被设定好，即使不知道王座的房间究竟在哪里，少年的脚步也一刻没有停止。

雕刻着长长獠牙的大门虚掩着，少年深吸一口气，缓缓推开大门，赫然看见格拉罕坐在房间中央的宝座上。一对黑色羽翼自王座后方滋生出来，无数血肉仿佛与整个王座相连，形成一个巨大畸形的生命体。格拉罕双手已陷入怪物的血肉之中，脸上的表情也因兴奋而扭曲。

“你来迟了，苍真君！看到这一切了吗？这些都将是我的，我将获得完全的支配之力！”

“我不管什么吸血鬼的力量，我是为了离开这座城才来到这里的！”

“哼，控制了这座城堡的我当然可以随意让你离开。”格拉罕的脸继续扭曲着，“不过你既然拥有我也拥有的支配之力，就不能让你活着离开！”

“果然像是你会说出来的话。”

格拉罕背后的怪物射出一道光线，地面顿时熊熊燃烧起层层火焰，把苍真包围在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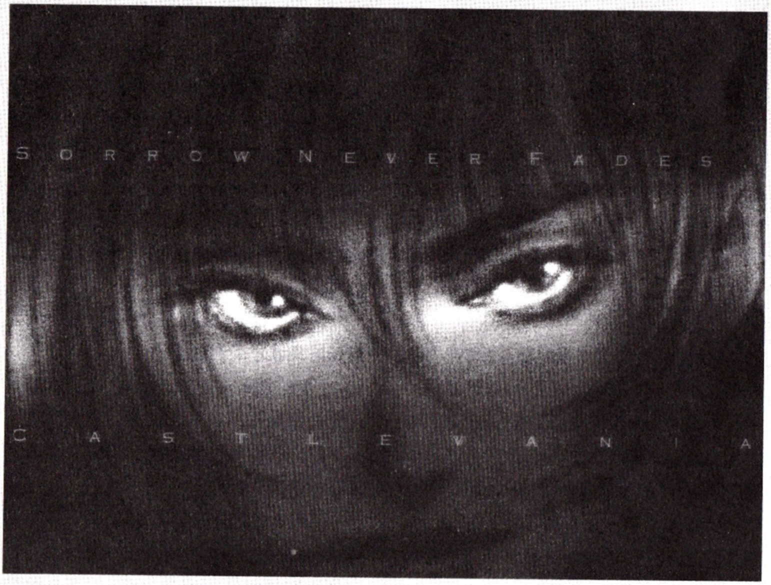
苍真没有半分迟疑地使出支配之力，刺骨的冰锥纷纷从天而降，将火焰彻底熄灭。同时手中幻化出无数长矛，接连射向格拉姆背后的血肉王座。

王座背后的巨手高高举起，挥舞在空中打落长矛，充盈着黑暗魔力的武器散落到地面，又消散成魔力回到苍真体内。

两个拥有支配魔力的男人在这一刻竭尽全力，一时间连整个恶魔城都随之颤抖。

“哈哈哈，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支配整个城堡的力量。”格拉罕不断以巨大的双手追赶苍真，狂笑道，“整个恶魔城都在为我颤抖，这就是伟大的支配之力！”

来须苍真双手不断变幻出威力巨大的武器，一次次斩向那双巨手。仿佛浑然不觉疼痛的巨手仍在空中挥舞，却久久不肯落



下，这让苍真心中有了一丝笃定，更加竭力催生体内的魔力不断上涌。

这一刻，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出现了。少年心中的戾气仿佛被激发放大了无数倍，更加强大的魔力从体内源源不绝流淌出去，无数黑色的火焰在王座房间内缓缓浮现，将格拉罕彻底围住。

“这、这是怎么回事！”

得意忘形的格拉罕发现异状时已经太迟了，双目微微赤红的少年挥动手臂，一团团黑色烈焰不断落下，渗透着强大魔力的火焰焚烧着王座上的畸形怪物，也将格拉罕的身体瞬间击穿。

“为，为什么……吸血鬼的继承人难道不是我吗……”

格拉罕一生中想要问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已无法听到解答了，少年的力量几乎是在瞬间压倒性地将他彻底粉碎。凝聚在格拉罕体内的契约之力随着黑色烈焰的焚烧升腾起来，纷纷涌入苍真体内。

“啊……”

少年几乎是同时吸入了和自己体内相仿的力量，强大的膨胀感让他瞬间失去了意识。

…………

…………

一团黑暗之中，少年的意识仿佛被什么东西困在当中，他想要让自己清醒，却只能在混沌的空间里游走。模糊间他好像看见了一个身影，正以王者之姿坐在自己面前。

“你是谁？”

“我就是你。”

“我是谁？”

"你就是我。"

"那我们是谁？"

"我们是这座城堡的主人。"

"不……我要离开城堡……"

"你无法离开，因为你即将成为我。"

"不……我，我要去见弥娜……"

对面的人影愣了一下，随即叹息一声。

"思念……有时候并不是好东西。"

"不……那是我最重要的……"

…………

………

…

面对沉默的王座房间，有角幻也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推开紧闭的大门。黑发男子依旧如平常一般冷静地看着双目赤红的少年。这一刻少年的双眸里充满了暴戾和欲望，他体内的魔力萦绕着身体，声音也和以往大不相同。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我苏醒？"

"对不起，我无法阻止您的苏醒。"有角幻也恭敬地回答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所能做的只有让您尽快苏醒，使您的理智不至于丧失。"

来须苍真体内的声音冷哼一声："那又怎样，我不是还要接受魔王的命运？"

"不，我想到了一个方法。"有角幻也抚着额头解释道，"如果您希望回到过去的话，可以选择打破人们对混沌的希望，也就是混沌的意志。没有了混沌的意志之后，邪恶的力量将无法再与您的力量融合。如果想要完美解决这件事，就只能这样去做。"

"混沌吗？"来须苍真抬头看了看王座背后不断涌出力量的虚空入口，"我为什么要毁灭混沌的意志？"

"为了弥娜，为了洋子，为了任何关心你的人。"有角幻也的声音很轻，也很坚定，"很多年前你这样承诺过，现在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

"你能听到吧？弥娜的祈祷，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为你祈祷。"有角闭上眼睛，声音穿透了少年的心灵，"你愿意让她伤心吗？"

来须苍真也闭上了眼睛，这一刻他感觉到少女的声音不断在脑海中萦绕。那些珍贵的回忆，那些从小到大青梅竹马的画面，那些快乐的时光，美好的希望，那些自己和弥娜之间不需要语言的交流，一起遥望大海的每一个日出日落……

心中像是有什么东西轰然坍塌，少年捂着胸口踉跄后退数步，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划过。

"告诉弥娜，我一定会回来！"

"去吧，祝你好运。"有角幻也朝少年挥挥手，转身化成一名银发青年的背影，走向王座之间的尽头。

无尽终焉

黑暗中混沌张开无穷的巨网，将少年罩在中央。不存在哪个人的意志，也就没有

复活和血祭的期盼，不存在单纯的欲望，也就没有对力量的渴求。无尽的时空缝隙中，混沌以骄傲的姿态笼罩着每个角落，吸纳了所有支配之力，饱含纯粹的混乱与原始的仇恨，凝聚着毁灭和破坏。

来须苍真体内所有的支配之力都被混沌的意志吸收，他孤独地站在混沌之中，聆听无数个冷酷的声音在四面八方响起。

“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还剩下什么？”

没有天地之分的时空缝隙里，少年紧握着手中的剑，一串少女留给自己的念珠被他牢牢抓在手中。

“我还有敬爱的长辈、思念的女孩、开心的朋友、愿意守护的家人！”

少女祈祷的力量从念珠中传入虚空，温暖的力量让少年心中无限笃定。剑锋在空中凝聚成一道彩虹，扑向混沌无形的影子。

没有了迷惑，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未知，也没有了犹豫。继承自德拉柯拉的巨大力量在瞬间被少年释放出来，冲散了混沌的意志，取回了支配的力量。就连整个空间缝隙里的黑暗和虚无，也被这一剑点燃照亮！

所有负面的憎恨和欲望都被打破，所有渴求破坏的意志都被斩灭！

光芒之中，少年听到了有角的呼唤。

“回来吧，苍真……”

…………

…………

少年再度从昏迷中醒来，鼻息间感受着熟悉的发香，头枕在柔软的膝间。弥娜一双充满神采的眸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阳光？

挣扎着起身的少年抬头看见一轮已快回归饱满的太阳，阳光洒满整个白马神社。有角扶着受伤的洋子站在鸟居旁，尤里乌斯微笑着坐在草地上，和煦的风吹过众人身旁，一切都像是经历了一场梦境一样。

“苍真君……”

注意到苍真已经醒来，洋子首先笑了笑：“谢谢你苍真君，你救了我的命。看到你的勇气和行动，我觉得这世界仍然充满希望。现在我要回去教会告诉他们这一切，我现在已经开始相信了，每当这个世界陷入危机的时候，总有人会挺身而出，就像你一样。”

“是啊，你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但你成功了。”有角幻也拍拍少年的肩膀，“背负吸血鬼宿命的人也许还会出现，到时我还会来帮助你的。以我母亲的名义感谢你，苍真君……”

众人离去的山顶变得寂静下来，少女依偎着苍真，两人如往日一样眺望着山谷和远处的大海。片刻之后，少女轻轻抓紧来须苍真的衣角，低头轻声道：“苍真君，真是太好了……你没有变。”

“是吗？”

“不，变得更酷一些了……”少女深情地贴紧自己青梅竹马的少年，低声呢喃道，“总之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一起看着日食结束吧。”

“是你的祈祷让我活下来的。”来须苍真第一次轻轻抓住少女的肩膀，声音里充满了往日不曾表达的情感起伏，“是你让我努力到了最后，也谢谢你。”

就在少年和少女的身后，历经数百年的神社依旧崭新如昔，风吹雨打过的山谷也充满昂然绿意。世界崭新的一天正无声展开，在另一个时空里的诸多凶险，也注定将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奇妙的回忆。遥望着远方的大海，来须苍真在心中首次默默祈祷，愿幸福伴随自己和弥娜更长更久。

全文完

波斯王子——时之砂



文／菜菜子　编／清雨

角色简介



波斯王子

波斯国王撒拉文的儿子，不得已之下杀死了被时之砂变成沙之怪兽的父王。之后他便与印度国公主法拉一起踏上了试图挽回一切悲剧的旅程。



法拉

印度国公主，被波斯国王撒拉文灭国，并成为波斯的阶下囚。在时之砂制造的混乱中逃脱，并告诉王子时之匕首与时之砂漏的神奇能力。

维诘

印度法师，陪同印度国王在废弃的时之岛找到了时之砂漏和时之匕首，但他的野心其实是将这两件宝物据为己有……

鞢鞨喇珈

印度的国王，受维诘的蛊惑沉溺于两件时之宝物的神力之中。在临终之际打碎时之砂漏，制造了一系列灾难。

序章

造物之始，鸿蒙初开，天地空旷，时间尚未开始流淌，宇宙还在沉睡之中。

黑暗之神阿赫里曼第一个醒来，他的孪生兄弟——光明之神霍尔莫兹德仍在时间之洋的彼岸休眠。出于本能的憎恨，阿赫里曼迫不及待地想杀死对方，却无法跨越静止的时间之洋。

他站在岸边暴跳如雷，大声诅骂，举起巨石朝海中投去。

岩石入水，时间卷起巨浪，向宇宙的各个角落扩散开去。静止被打破了，万物流转，纷纷苏醒，包括光芒万丈的霍尔莫兹德。

阿赫里曼害怕了，咬牙切齿地躲进了不见天日的黑暗深渊，将最恶毒的诅咒加诸于他的兄弟身上，发誓将回来复仇。

然而霍尔莫兹德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辛勤地工作，用熔铁锻造天穹，用水造出万物万灵，用火焰造出世界上第一个人类，把光的碎片洒向天空，成为闪烁的繁星与日月。

然后，在他的每一个造物身后，都有一个黑色的影子紧紧相随。他的太阳在生命的一半时间中，也会被黑夜吞没，而月亮与星辰的光辉，又随时都会被乌云遮盖。

霍尔莫兹德十分苦恼，说道："为什么光明不能永存？为什么总有黑暗在我身边呢？"

日月噤声，繁星缄默，他走遍大地天空，到处寻找答案，却一无所获。

第一章

夜色如海。

诞生自自印度洋上空的季风带来了充沛雨水，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将永恒之城沙马罗的青色建筑群洗刷成雄伟的纯白宫宇。潮湿而厚重的阴霾像一张沉沉的面纱掩映着永远澄澈的苍穹，苍白的月光在云层后时隐时现。在她的光辉之下，棕榈树在酣睡中轻柔地呓语，向那些仍未入眠的人们诉说失落在记忆深处的神话。

像只猎豹一样，他轻蹑无声地在棕榈树林滴水的宽大叶片下穿行。最静谧的夜色宛如他身上的青衣，陌生的天穹中，找不到守护自己的那颗明星。他依稀感觉有几分迷失，便本能地抬头去寻找光明，然而视野内只有寥寥几处楼台依旧烛光灵灵。藤帘纱帐之后，好像有影影绰绰的身形在踯躅徘徊。他觉得自己似乎听见了叹息，而后便是长久无尽的沉默。那空白填满了胸膛，他寂寞难耐，执意地想去和那个忧伤的人交谈，互为慰藉。世界被抛在了脑后，好像受到精灵的魅惑一般，他走进那个重幕低垂的露台，心中有什么东西在激荡。无数的语言堆积在唇上，压着他的舌，令他哑然失语。

屋内的人仿佛察觉了他的存在，婀娜的人影走近了，宛如一朵未开放的睡

莲随水静静漂来。他听到了对方的呼吸声，也仿佛能感受到她的踌躇。

"外面的是谁？"她在室内高声问道。风掠过林海，纱帘一阵舞动，他瞥见了一抹红衣，和她澄清的眼睛，疑惑而戒备。

她看到的，只有室外深邃的夜色，和一阵急遽远去的沙沙声。

在她面前，他转身奔逃而去。情感的潮水吞没了他的意志，热泪溢满了眼眶，他挣脱了那张束缚自己的网，却同时痛苦难当。

在鞑靼喇珈王壮丽的御花园外，他恸哭不止。为所失去的一切，为孤独的自己。

"殿下，王子殿下！"

他一个激灵，猛地翻身跳起："法拉！"

眼前却是近身卫士古夏迷茫的脸："我在外面听见殿下好像做噩梦了……谁是法拉？"

"法拉是……"他摸摸发烫的额头，却发觉自己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呃……"

古夏给他端来清水，王子饮了两口，索性都浇在了脸上。

——梦？

水珠从面颊上淌下，他的脉搏跳得飞快，身体依旧能感受一种来自灵魂的摄动，但记忆中却已经是一片空白。

——那个地方……那个花园……

王子走出帐篷，极目眺望，繁星散布天穹，远处山谷的树海中，鳞次栉比的白色宫宇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是那里！"他叫道，"我梦见我去了沙马罗，去了鞑靼喇珈的王宫……！"

"原来如此。"古夏略带阿谀地说，"一定是殿下久闻大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我们也都有点迫不及待想一睹传说中的'永恒之城'……"

"不知不觉，一觉居然睡到了午夜。古夏，战斗开始了吗？"

"什么？哦，哦，先遣部队才刚刚出……"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叫醒我！"王子恼火地斥责道，"还不快来帮我穿上铠甲！"

"可是，陛下说了，您等城门被攻开后再去也不迟……"

"胡扯！"王子在卫士的帮助下穿上轻便的皮甲，套上软靴，"都打进城了，还有什么意思？！身为人子，理应与父亲并肩作战！"

古夏轻轻地笑了起来："殿下忘记了吗？我军在沙马罗城里有鞑靼喇珈王的一个高官当内应，他会在月亮正当头顶的时刻打开城门——因此一切应该会进行得很快。陛下的希望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战果。"

"凡事没有绝对。"王子冷冷地扔下这句话，纵马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追去。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他疾驰到距离沙马罗铁灰色城墙一射之地时，一道橙红色火光忽然在夜空中冲天而起。古夏和十多名骑兵随后追来，一看便叫道：

"那是攻城的信号！"

埋伏在城墙下树丛中的波斯军队齐声呐喊，抖掉身上权作伪装的枝叶，朝呻吟着开启中的沙马罗城门扑去。

城墙上骚动起来，守军发现了敌情，开始朝城下射箭。但无奈一时人数太少，稀稀拉拉的箭枝并不能对蜂拥而至的波斯人造成多少阻碍。忽然间有人吹起了报警的号角，悲怆的长鸣响彻了寂静的夜空，更多的印度士兵从酣睡中惊醒，来不及穿戴整齐便冲了出来，与第



一批冲入城门的波斯人厮杀做一团。

“情况有点不对！”王子在马背上发现城门的开启忽然停顿了，只留下一条仅容2、3人通过的缝隙。随着守军不断赶来，波斯人的步兵被堵在了门洞下弹丸之地中，后续的骑兵也无法突入，而越来越多的弓箭手开始登上箭楼朝他们发射。

他不顾古夏的劝阻，催动胯下坐骑，朝城墙奔去。几只弩箭向他迎面飞来，都被他用短刀拨落于地。逼近之后，他解下挂在马鞍上的皮索，扬手一抛，带有铁制勾爪的一端直飞上城堞。他拽住皮索，双脚用力一蹬马背，已经跳上城墙的一半高度。他悬挂在半空深吸一口气，仅凭双臂的力量又攀上两人高，余下的距离，依靠蹬踏墙壁的反力，便一蹴而就，跃上了城墙。

城头上的印度人莫不大吃一惊，血光飞溅，顿时便遭王子砍杀数名。弓箭手纷纷掉转头来朝他发射，王子拎起已死敌军的尸首做盾牌，疾步赶去，一刀一个结果了他们，这才去寻找绞盘。原来是有人急中生智，将一把铁枪插进了巨大的木制齿轮中，卡住了机关。王子拔下枪来，推动绞盘，城门抻抖了一下，终于继续打开。城下鏖战的双方都大喊起来，先前被拥堵住的步兵一齐散开，波斯骑兵飞扑而上。印度人顿时战意全无，在轰鸣而来的铁骑面前四散奔逃开去。

王子拾起敌人丢下的弓箭，射倒了几个仍在负隅顽抗的守军。他矗立在城头注视着波斯大军蜂拥而入，黧黑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容。

当他找到自己的父亲时，年近花甲而仍然身形威武的波斯国王撒拉文骑在白马上，正在和一个枯瘦如柴的老人谈话。

“光荣归属于您，伟大的君主撒拉文，请容许在下……”

“父亲，看来这座城市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王子的到来，打断了

那个人喋喋不休的絮叨，“只是王城中仍有些近卫军在抵抗，不过他们人数很少，很快就可以被消灭。”

“务必传令各部：局势平定之后论功行赏，胆敢肆意屠杀平民、劫取财物者，一律军法处置。”撒拉文微笑着对他说，“我的孩子，刚才在城墙上，你真是英勇过人，我身边的大将们都惊呆了。”

王子尚未答言，那个老人却谄媚地叫道：“原来、原来这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子殿下！真是闻名不如相见，果然是英雄出少年，陛下您……”

“维诘大人。”国王终于不耐烦了，“我知道您为这次胜利做所的努力，也一定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现在天将放明，您不如暂时先打道回府，休息片刻，之后的事，我们还有的是机会讨论。”

——原来这就是那个奸细。

王子暗暗地想，果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面色死灰，槁如朽木，可一双深陷下去的眼睛里却不时流露出野兽一样的目光。这样的人今天可以背叛他的君王，明天就可以背叛你。

“但是……”眼看着撒拉文和王子都要转身离去，维诘不甘心地追上说道，“你们一定还未找到鞣鞨喇珈吧？我知道他躲在哪里！虽然您的军队搜遍全城最终也可以找到，但那将会花费很多时间，而这里的人在看到他们的国君被俘前，是不会彻底投降的。”

撒拉文皱起了眉头：“我不得不说，维诘，你对鞣鞨喇珈的恨意还真是叫人不寒而栗。”

“那是因为……”维诘老鼠般的脸上努力挤出一个干涩的笑容，“在下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可恶的鞣鞨喇珈不是一个您这样正直英明的人，出于私欲，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夺走了我的未来……”

“带上一些精兵，去把藏匿的国王找出来吧。”撒拉文对王子说道，“然后要善待他和他的家人，我不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将我们看做是禽兽。”

王子点点头，朝身后的卫士做了个手势，让他们牵过马匹。维诘因为不会骑马，只得安排古夏与他同座。一看到那双暗褐色的眼睛滴溜溜地注视着自己，王子心中便升起一阵本能的厌恶。

“看到城市西边那座最高的塔楼了吗，殿下？”维诘用手杖指点着说，“那里是鞣鞨喇珈的国库。千百年来，王室所得到的各种奇珍都收藏在那儿。它们是鞣鞨喇珈的眼珠、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如果他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可去，一定会是那里。”

“真是想不到——一个古老王国的主人，竟然只是个守财奴！”古夏揶揄地打趣，但遭王子瞪了一眼，立即噤声不语。

塔楼的入口紧闭，两扇铸铁大门上印着一个白色的新月形标记。维诘走上前对着门缝咕哝了几句，一阵寒风卷过，马匹们突然惊惶起来，等他们勒住缰绳迫使坐骑安静下来之后，门却不知何时已经打开了。

卫士们此刻全都是脸色苍白，古夏连连嘟囔着“霍尔莫兹德在上”，把挂在胸前的护身符紧紧握在手中。

天色渐明，但那里面依然是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清，只有陈年的霉味缓缓流淌出来，好像几条蜿蜒而去的蟒蛇，给这群徘徊在门前的人留下一股寒气。

“你带我们进去。”王子对随从们的怯懦十分失望，同时也不打算对维诘寄予任何信任。他接过卫士准备好的火把，递给那老人。

“如您所愿，殿下。”出乎意料地，他格外地顺从，接过火把第一个走了进去。

黑色花岗岩铺成的地面在时间的侵蚀下已经变得粗糙不平，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连接大门的甬道中，两侧摆放着许多象头神像，眼眶和额头上镶嵌的七彩宝石在昏沉中幽幽地反光，带给这些无生命的神祇一丝诡异的活力。

“请不要随便乱动这里的任何东西。”维诘说，“并且紧紧跟着在下……这里的机关多得可怕，稍有不慎便能酿成杀身之祸。”

再往前，空间豁然开阔。一尊完全被包裹在中空的塔中、顶天立地的金色象头神像出现在面前，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这群侵入者。众人站在它脚边，还及不上后者的踝部。但令人瞠目结舌的不仅是神像的高度，还有那完全被金箔覆盖的表面，和嵌满了各色奇珍异宝的袍带衣裾。王子清楚地听到身后随从们压低了的惊叹和粗重的喘息声，他们的眼中开始放出贪婪的光，但鉴于维诘的警告，没人敢伸手去摸一下。

“这是王室的守护神——迦尼萨，鞣羯喇珈的先祖们在为他们的王宫竖起第一根立柱时，便建造了这座巨像。塔是后来才包围着它修建起来的。几年前，在鞣羯喇珈得到了那件最珍贵的秘宝之后。”维诘举起手杖，指着接近塔顶、高悬于迦尼萨像头顶上方的一个圆形石台说，“便将其置于塔顶祭坛中。”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就在那里？”王子仰面看着那座看上去遥不可及的祭台，“既无绳梯，也没有升降机……”

“据说塔中藏有秘密机关，懂得开启的方法就可以登上祭坛。”维诘拄着手杖干咳起来，一边不停地喘息，“可恶的潮气，害得我呼吸困难……”

古夏不耐烦地嚷道：“少卖关子，到底该怎样上去？”

“非常遗憾，在下也不知道，鞣羯喇珈不让任何人靠近那里。”维诘狡黠地回答，一面故意用眼角瞟视王子。

“你！”古夏恼火地揪住他的衣襟，却被王子断然喝退。

“胡闹，不得无礼！”

卫士灰溜溜地垂手侍立在一旁，但仍不时偷偷盯着身边诱人的珍宝。

“你们和维诘大人一起留在这里。”王子抬头审视着塔壁与巨像，“我没有回来之前，不许轻举妄动。”

老人故作惊讶地叫道：“如果打算硬行攀登，是非常危险的呀，殿下！”

“闭嘴吧，你！”古夏叫道，“这对我们的王子来说算得了什么！”

他话未说完，王子已扬手抛出皮索，铁爪在神像表面的凸起处划过，留下四道深深的抓痕，在第一片金屑飘落到他们头上之前，王子便纵身而起，跃上了迦尼萨的膝部，随即双脚一蹬，借力跳向塔壁，然后再度蹬踏石壁、跃回神像，每一次“之”字跳跃都能上升数米，片刻之后他便接近巨像的肩部了。

“看到没有。”古夏得意洋洋地对维诘说，“这就是波斯最强大的战士！”

“的确是，叹为观止……”维诘仰首注视着王子像只灵巧的山猫，在距离地面数十米的高空腾跃攀登，骷髅般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丝冷笑，“带他来果然不错。”

他飞快地朝空中做了个手势，平地里猛然卷起一阵疾风，扑灭了所有的火把。原本正在对奇珍蠢蠢欲动的卫士们顿时发觉不对，大叫起来，纷纷拔刀出鞘。

然而他们的声音在一阵短促的呼啸之

后归于平静。

黑暗中，几颗被斩下的头颅在地面上缓缓地滚动着，颈血飞溅，染红了四周的石壁。

维诘轻轻地叹息一声，满意地注视着那些无头尸身慢慢倒下，好像几个断了线的傀儡。他的轮廓正渐渐溶入身旁的阴影，只有那双野兽般的眼睛仍然闪烁着寒光。

第二章

霍尔莫兹德在大地上流浪了一千年，他来到了一片浩瀚汪洋的岸边，放眼望去，无边无垠。他感到疲惫，便坐下来休息，然而那个无剥不在的影子依然紧紧盘附在光明之神的脚边。

霍尔莫兹德愤怒了，用星光锻造的匕首将自己的影子割了下来，用力向海中扔去。

然而他却突然感到剧痛，身体上出现了伤口，血流不止。被割下的影子落入海中，赫然化为一条黑色巨龙，在茫茫波涛间时隐时现。

"汝为何人？"光明之神质问道。

"我是你镜子中的影像、你的兄弟、你的反面。"巨龙如是答道，"但我只是黑暗的一小片，真正的阿赫里曼在这个世界的下面，等待与你一战的时刻到来。"

霍尔莫兹德拔出长枪，纵身跃入海中，想杀死巨龙。但每一次他在对手身上造成创伤，自己也会出现同样的伤口。

"你杀不了我。"龙对他说，"你在为光明世界的暗影苦恼，他也同样为深渊里的光芒而火冒三丈。时间之海的涟漪打破了纯粹的平衡，只有它重归静止，一切才会恢复原样。"

说完，它摆动长尾，潜入海中，再也没有回来。

霍尔莫兹德游回岸边，气喘吁吁，遍体鳞伤，同时也发现，另一个影子已经出现在他脚边。

"父王，求求您，不要这样做！"

王子悄悄攀上祭台的边缘，他不打算惊吓到穷途末路的靺鞨喇珈，以免对方干出过激的事情来。然而，与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一同传来的，正是印度国王的咆哮：

"时之砂是我的、我的！没有人可以夺走它！如果这个国家注定要灭亡，那就请伟大的时间女神将我和我的敌人一同摧毁吧……！"

"不，父王，请不要如此自私，我们的人民并不想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个国家也没有灭亡，只要您……"女人仍在苦苦恳求。王子小心翼翼地藏身在黑暗中，观察着他们。

八根粗大的铁链从塔顶上垂挂下来，将祭坛悬吊在迦尼萨巨像上方。平台上并无火把，亦无灯盏，只有正中放置着一个比人还高的金色沙漏，其中充满着奇异而流动的光芒，仿佛那里面有无形的扰动改变了光线的正常传播。

"闭嘴，法拉！贪生怕死的白痴，居然还是时之砂的神仆！就是你的怀疑和不忠惹恼了女神，才会加罪于我！"尽管知道靺鞨喇珈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也

已经年过花甲，但眼前的印度国君仍然与王子想像中的大相径庭——一个峋嵝枯干的老人，白发蓬乱，容颜憔悴，竟然和令人厌恶的维诘如此相似！

“或许我应该遵从她的意志……先杀了你……”鞑鞨喇珈颤抖着抓住跪在他面前的红衣少女的衣襟，她泪流满面地望着自己的父亲。

“如果这样能平息您的怒火，请动手吧。”她轻声道，“但是，父王，您比谁都清楚——这一切与神眷毫无关系。时间女神早已死去，一个此时此地纠缠着我们的诅咒也同样在遥远的过去夺走了她的生命。时之砂不能带来力量和荣耀，所有的幻象最后都会归于尘土……”

印度王怒吼着朝她举起他一直握在手中的匕首，但在空中停留良久，却始终落不下去。终于他长叹了一声。

“让一切都结束吧。”他转身向祭台正中的金色沙漏蹒跚走去，他跪倒在地，虔诚地抚摩沙漏的表面，梦幻般飘忽不定的光芒笼罩着他的脸，看起来如此得扭曲和不真实。

“不，请不要这样做……”法拉大叫起来。

“我已经厌倦了。”两行浑浊的泪从印度王的面颊上滴落。他抬手想将匕首插进沙漏底座上的一个月牙形孔洞中，颈上却猛然一凉。他惊讶地低头看去，横在他左肩的锋刃正好映出他那双瞪大的眼睛。

“尊敬的鞑鞨喇珈王。”王子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奉伟大的撒拉文的命令，我来带您去与他一会。”

“父王！”法拉惊恐地对王子说，“无论你为何而来，请不要伤害他，我可以跟你走！”

“不必要的死亡越少越好，是我父王的座右铭。正是因此，恐怕你们两人都得跟我一起离开，否则印度军队的抵抗就不会停止，无辜者的鲜血也将继续流淌。”王子平静地说，“所以，陛下，请把武器交给我。”

“终于来了……”鞑鞨喇珈冷笑起来，他转身站起，面对着王子，“乳臭未干的蠢货！你以为你是个征服者了？时之砂是属于我的，谁也抢不走。”

“把武器交给我！”王子从那张枯瘦的面孔看到可怕的贪婪与仇恨，他忽然感到事情有些不对。

“不！！”鞑鞨喇珈叫道。寒光一闪，他以难以置信的敏捷用匕首挡开了架在脖子上的剑，转身朝沙漏扑去，“去死吧，波斯鬼！”

大惊之下，王子本能地箭步赶上，一剑贯穿了印度王的胸膛，滚烫的鲜血喷溅在金色的沙漏上，但匕首已经被他深深插进了那个新月形的孔中。

鞑鞨喇珈指着他用印度语恶毒地说着什么，但发出的只有一些嘶哑而无意义的呻吟。更多的血从口鼻中涌出，染红了他灰白的须发。

脚下传来一阵摇动，沙漏中光芒的流动开始逐渐朝中心聚集。仔细看去，那是亿万个细微的光点组成的洪流在奔腾，每一个光点都是一颗耀眼的砂砾！

尽管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王子下意识地感到大事不好。他推开垂死的印度国王，试图将匕首从孔中拔出来，可是使尽全部力气，后者也是纹丝不动。

金色的时之砂流动得愈来愈快，震动益发剧烈，悬吊祭台的铁链发出可怕的噪声，沙漏的表面赫然开裂，刺目的光芒如同利剑般射出……

王子仍然努力想拔出匕首，但扑面袭来的强光令他一阵晕眩，无边的光明

竟然与黑暗无异，他的双目顿时失去了视力。

无数砂砾如潮水般从沙漏中喷涌而出，巨大的力量夹裹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旋转，仿佛落入暴风雨中的大海般。

耳边，每一颗砂砾都在对他说话。波斯语、印度语、巴比伦语、埃及语……还有许多许多完全陌生的异国口音，仿佛无数个人在讲述他们业已消逝的过往。那些声音有高有低，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诉说着、叫骂着、呢喃着……

鞑鞨喇珈渐渐远去的狂笑亦在其中，还有那个红衣少女的哭泣声……她叫什么来着？

法拉。

时之砂说道。

她的名字叫法拉。

第三章

就在霍尔莫兹德终于明白自己不可能完全摆脱黑暗，并为此感到恼火和无奈时，躲在深渊里的阿赫里曼也同样地烦躁不安。

在宇宙开始运转后的千年中，他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创造出各种毒蛇猛兽、厉鬼妖灵，他的天空上没有日月和繁星，取而代之的是永不消弭的乌云与带来噩运的孛星。但是就像光明世界的一半时间要让位于黑夜，深渊中的一半时间也将被光芒笼罩，阿赫里曼的造物只得纷纷落荒而逃，躲进岩石的罅隙中呻吟哀鸣。即使在黑暗中，每一个生灵的身后也会跟着一个白色的影子，包括阿赫里曼本身。

这一切都来自时间之海的波动，静止被打破，黑暗与光明才汇合一处，难解难分。阿赫里曼却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消灭了光明世界，就不会再有那些困扰他的烦恼。于是，他从深渊中走出，向霍尔莫兹德发出挑战。

他们互相约定，以三千年为一个纪元，在第一个纪元中，双方积蓄力量，整装备战。第二个纪元便是战斗的开始，光明与黑暗将互相争夺宇宙的统治权，无论谁胜谁负，最后一个纪元中战败者都将向胜利者俯首称臣，并且永远交出自己的力量。

在咆哮着的时间之海岸边，像所有约定决斗的战士一样，兄弟二人击掌为誓，心中都暗自忖度定要让对方一败涂地。

——谁掌握了时间，谁就掌握了世间一切。

——传说如此，所以才会有无数勇士为了时之砂前仆后继。

——人类的贪欲，永无止境，只有落入漩涡的人，才能看清漩涡的模样……

——我的孩子，不要在其中迷失……

——时间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超任何人类的想像……

——它不可能被驯服。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吞噬。

无尽的光与深邃的黑暗在眼前交替闪过，他听到无数个不同的声音在对自己说话，其中一些遥远而熟悉。透过包裹着自己的金色砂砾，他依稀看见撒拉文在骑马狂奔，身后是铺天盖地的流砂席

卷而来。他听见父亲在呼救，可是却身不由己，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波斯国王被时之砂吞没……

“不——！！”意识如同利剑撕裂了幻境，他猛然醒来，冷汗淋漓，头痛欲裂。

夜空中，轻纱般的阴霾笼着银色的月轮。清冷的露水从棕榈树宽大的叶片上滑落，滴在他的额头上。王子挣扎着站起，四下一看，才发觉自己置身一个荒废的庭园之中。高塔、沙漏、迦尼萨神像、鞑靼喇珈和他的女儿，全都不见了。他高声呼唤古夏和随从们，四下里除了啾啾虫鸣，也并无一人应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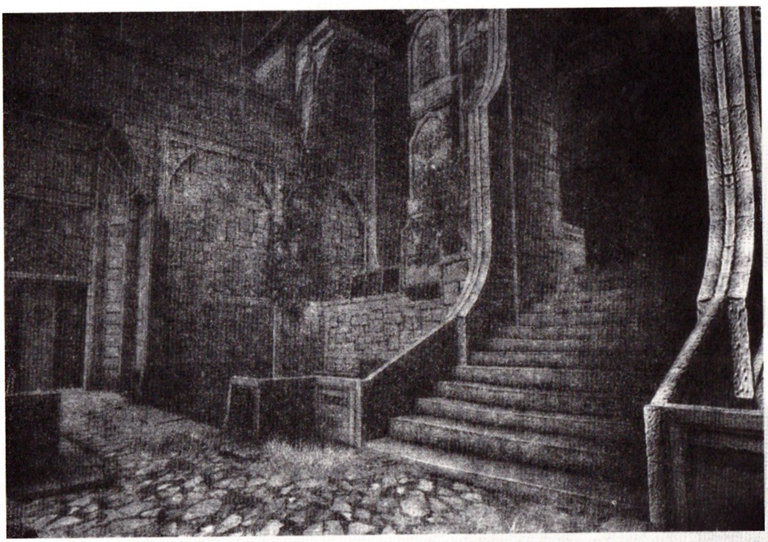
记忆就像被刷洗了一般，昏迷前发生的事情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片段：巨大的沙漏、苍老的鞑靼喇珈、哭泣中的红衣少女、紧紧握住匕首的双手、铺面而来的金色光芒……

——匕首？

他的右手中，居然一直无意识地抓着一把式样古怪的匕首：黄金的刀柄上蚀刻着许多不认识的文字，蛇形的刀身呈半透明状，其中有无数丝缕般的光雾游移不定，明灭交替。王子惊讶地看着它，一种似曾相识的疑惑渐渐浮上心头，好像他以前在哪儿见过、摸过这把奇异的匕首，但却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种梦幻般的光如同磁石般渐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他的注视下，光雾游动得更快了，一些奇异而不可言说的事物渐渐浮现出来，像气泡一样清晰却转瞬即逝，似乎是许多人的面孔在其中交替闪现，繁荣的城市兴起又衰亡，金碧辉煌的宫宇眨眼便化为断墙残垣，沧海桑田，大地与田野的色彩飞快地变幻，日夜更迭的速度快如白驹过隙……

他头晕目眩，仿佛身处深不见底的漩涡，以极快的速度往下坠去。那些景象再也无法用肉眼辨识，只剩下一些模糊斑斓的光点从身边飞速掠过，在那遥远



的、几乎不可触及的漩涡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

一种不可名状地恐惧攫住了他的心，像个险些摔下悬崖的人一样，王子打了个冷战，回过神来。感觉像经过了千百年，实际上却只有短短一瞬，他仍然孤身一人站在那个荒废的小花园里，手中紧紧抓着那把神秘的匕首。

王子努力强迫自己去思考一些更加现实的问题，以摆脱这种半梦半醒的感觉。必须尽早找到父王和波斯军队，他想道。从周围的环境和植物的种类上看，即使自己不在沙马罗王城中，也不会离得太远。只是，到底该往哪个方向去呢？

正在思索间，王子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什么——从林间传来一点极轻微的响动，是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他的神经立刻绷紧了，小心翼翼地离开原地，藏匿在一堵倒塌的墙壁后。脚步声渐渐接近，听起来是一个人，走得很慢很慢，还拖着步子，不是极端疲惫，便有可能受了伤。

一个女人出现在棕榈树下，穿着印度宫人的浅色纱丽，头巾遮住了一半面孔，另一半也隐没在树叶投下的阴影中。

“请不要害怕。”王子放松了警惕，他将手中的匕首插进腰带，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我只想知道这里是哪儿？”

对方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也没有回答。王子觉得她在静静地观察自己。

“我不会伤害你。”他摊开双手以示自己并无武器，“只要告诉我如何去沙马罗王城，我便会即刻离去。”

她缓缓朝他走来，依旧一言不发。

笼罩着月亮的薄云被一阵狂风吹散，女人的面纱也飘了起来，王子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脸。

他将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刻的震惊。

因为那不是一张人类的面孔。

第四章

霍尔莫兹德回到自己的家园，开始着手备战。

他剥下自己用铸铁锻造的天穹，将其改制为一件明光闪烁的铠甲。他召来风与火之神沙赫里瓦尔，让它打磨自己的银枪。他赋予吃草的动物以风一样的脚力和灵敏的耳朵，让他们担任哨兵。他赐给吃肉的动物尖牙利爪，让它们当军队的先锋。它给了鹰隼刀一样凌厉的视力，让他们做自己的斥候，还教给人类火的一切秘密，让他们不要惧怕黑暗和邪恶。

他将所有生灵的火种藏进了月亮，并把她送到第四层天，还从满天星斗中挑选出五颗最明亮的星，命令他们在漫漫长夜中保护月亮。

在第一个三千年里，霍尔莫兹德给几乎所有光明世界的生灵都被指派了任务，准备在接下来的纪元中对抗来袭的黑暗大军，只有红尾夜枭例外。并不是他忘记了，霍尔莫兹德记得每一个从他手中诞生的生命，可是他压根就不喜欢这种小鸟：它们叫声难听，模样古怪，还总是在夜间出现，更像是阿赫里曼的

造物。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影子在他睡着的时候顺手造出了这样一种动物。

可是，这只不受喜爱的小鸟竟然自己来到光明之神面前，执意要求他委派任务。霍尔莫兹德被纠缠得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了。但是因为不信任对方，他便随口胡诌了一句：

“如果我战败了，倒在黑暗中，你就去月亮上把我的火种取来吧！”

红尾夜枭大喜过望，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立于光明之神身后的随从们都在偷偷嘲笑它头脑简单。而霍尔莫兹德自己，说过这句话后便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年轻、自负，从不认为自己会输给阿赫里曼。

王子已经忘了上一次感到恐惧是什么时候。五岁接受武术训练，十四岁便驰骋疆场，从小受遍名师指点的他很早便展现了不凡的战斗技巧。但当他发觉无论是树枝、石块、还是拳脚，都无法对面前这个怪物造成任何伤害时，寒意开始一点点侵蚀他的心灵了。

“她”的脸上没有口鼻，只有一双血红、木然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没有皮肤和肌肉，取而代之的是皴裂、污浊的黄沙，随着那怪物缓慢的移动，不断朝下飘落。

一切击打都没有效果，刺入的感觉更像是捅了一堆沙子，沙怪发出一些含混的喉音继续朝王子逼近。

他无计可施，只得转身逃走。在树林里好似无头苍蝇般乱撞了一阵之后，居然找到了一条石板铺成的大路。抬头一看，沙马罗的城门近在眼前。而那个树林，就是城外波斯军队驻扎的地方，他居然丝毫也没有发现！

可是欣喜之情转瞬即逝，王子发现他的麻烦不小——路上到处都有沙怪在徘徊，还有更多正慢慢从林中走出，似乎是被他发出的声音所吸引。他们的模样大同小异，但身上的服饰却彼此不同，能看出男女之别，还有些穿得像印度士兵，手持剑和盾牌。

“难道鞑鞨喇珈所做的，就是从沙漏中释放出这些怪物吗？”王子迟疑了一会儿，不知是该冲进城去，还是应该去波斯军营，“要是我能知道父王在哪儿就好了！”

只是片刻的耽搁，情况却更棘手了。原本以为沙怪都行动迟缓，但其中一些却突然向他冲来，速度比一般人类还快。王子的短剑早已丢失，手中只有一根方才从树林里拾来的木棍。在一个士兵打扮的沙怪举刀砍来时，他闪身躲过，一棒击中了对方持刀的右臂，又用脚尖一钩，将对方掉落的军刀接下，反手一刀从敌人颈间抹过，那颗头颅轰然化为沙土散去。

尽管如此，沙怪也只是摇晃了几下，黄沙又自行聚集成形，变成手臂和头颅。即使失去了武器，它仍然固执地继续进攻。与此同时，更多的怪物赶了过来，包围圈渐渐缩小，王子开始发现自己的处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混蛋，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他愤怒地叫道，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突围。那些没有五官、没有任何表情的可怕面孔在身边聚集，越来越多，他们发出的含混呜咽听起来既像呻吟又像咆哮，令人不寒而栗。

“用时之匕首！”忽然他听见身后高处一个清朗的女声用不太标准的波斯语喊道，“只有匕首可以杀死它们！”

——时之匕首？

那句话猛然触动了王子心中的某处，

他拔出插在腰带上的那把匕首，用力刺入离他最近的沙怪的身体！

半透明的刀身放出幽幽的青光，构成怪物肢体的黄沙呈漩涡状被吸入了匕首之中，它的衣物无力地飘落在地。这把看上去不堪一击的匕首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凭借敏捷的身手，他而易举地消灭了身边的沙怪，冲进了城门。

王子登上城墙，发现仍然有很多怪物摇摇晃晃地从林中各处出现，便推动绞盘，关闭了城门。尾随而来的沙怪被堵在了城外，失去了目标，它们的动作又变得笨拙迟缓，像一个个不太灵活的泥偶在城墙下蹒跚徘徊。

直到这时，王子才忽然想起那个提醒他用匕首的女人，是她在危急关头救了他。然而他四处寻找了一番，连半个人影都没见到，却突然听到一阵嘶鸣。沿着南北贯穿沙马罗城的干道，一匹白色骏马飞驰而来。王子立刻认出了它，那是撒拉文的坐骑。它一口气奔到城下，却被关闭的城门挡住，只好原地乱转。马儿鼻孔大张，满嘴白沫，双眼惊恐地瞪着，显然是受了惊。

王子跑下城墙，一边轻声呼唤它的名字一边小心地靠近，白马用前蹄踢踏着地面，不断地喷气，扭头跑开一段距离却又折返回来，似乎认出了他。

“好孩子，好孩子……”他慢慢地凑近，敏捷地一把抓住了缰绳。马儿挣扎了一会儿，但最终平静了下来。王子轻轻抚摩着它光滑的毛皮，发现它并未受伤，于是便一跃上了马背。

“你知道父王在哪儿，对吗？你一定是从他那里来的。”他大声对白马说，“带我去找他！”

马儿不情愿地喷着鼻息，原地踏了几步，似乎不愿意听他的指挥。王子用力勒紧缰绳，它最终还是驯服了，载着他向王城深处跑去。一路上遇到了零星几个游荡的沙怪，但很快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可是他们只穿过了第一层宫殿的大门就停了下来，无论王子怎样喝斥，白马也不肯再往前走。后来干脆开始乱踢乱跳，想把他掀下马背。无奈何，他只得放弃了它。刚从马背上跳下来，白马打了几个响鼻，立即撒蹄狂奔而去，消失在重重宫墙后。

早在少年时，王子便在波斯听说过“永恒之城”沙马罗的繁荣，和这个经历了数代印度帝王之手营造的壮丽建筑群。眼前的宫殿果然名不虚传，极尽奢华之能事：恢弘的柱廊，精工细刻的雕梁画栋，五彩斑斓的壁画和拱顶，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这里此时此刻一片死寂，空无一人。徜徉其中的自己，竟然显得如此渺小、形单影只。

他大声呼唤，在巨大的柱廊间引起一阵阵的回音，更增添了一层空寂之感。

“哎呀，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嘛。”忽然一个沙哑生锈的嗓音从身后响起，王子大惊回首，正好看到维诘枯瘦的身形从地面上一堆旋转着的黄沙中渐渐涌现，“难怪我到处也找不到时之匕首。”

“是你！”王子顿时勃然大怒，扑上去想捉住他，可是手指明明已经触到了对方的衣襟，下一秒却只剩黄沙一握从他指缝间梭梭流走。

“劝你别逞能，殿下。”维诘阴鸷地笑道，他不知何时又在另一侧出现了，“波斯人的自负和愚蠢蒙蔽了您的眼睛吗？俗世的武器和力量，对在下来说如同烟尘，毫无作用。”

“到底是你还是鞑鞨喇珈释放了那些

恶心的怪物？我父王在哪里？！”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那可是说来话长。请相信我，亲爱的殿下，在下原本不打算让事情变得如此复杂的。但既然您不幸地卷入其中，那么就有权力了解一下前因后果——请允许在下讲个故事吧。”

“三十年前，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法师，约同一个出色的冒险家和战士，去一个游离于天国与地府之间的神秘仙岛寻宝。那里传说是被创世诸神遗忘的魔境，没有过去未来，永恒地漂浮在虚无的砂之海中。从古至今，知道那里的人寥寥无几，更没有一人能够到达那里。他们为此奋斗了多年，付出的努力超乎人类的想像，最后终于找到了。就是在那个奇异的岛上，这两人得到了时之砂……”

说这些话似乎消耗了他大量体力，维诘不得不频频停下来喘息、咳嗽：“在出发前，两个年轻人曾经发过誓言，要一同分享时之砂。只是这力量实在太过诱人，在得到它的那一刻，他们的决裂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一天傍晚，战士趁同伴不备，偷袭了他，以便带着时之砂和操纵时之砂的‘钥匙’独自离去。可是幸运的法师虽然身受重伤，却逃过一死，只是当他恢复得可以自由行动时，叛徒早就逃得踪迹全无了。”

“原本，如果这个战士愿意，他永远不会被找到。可惜造化弄人，这家伙是个王室庶子，他的兄长，也就是前王储在打猎中不幸受伤身亡，身为次子的他因此登上王位。加冕大典前夕，他的画像被分发到全国各地，头像被铸造在钱币之上，当然，他的同伴很快便藉此找到了他。”

“愤怒的法师在新国王登基的第一天午夜施法闯进寝宫，他们大打出手，两败俱伤。生死之际，国王向对方允诺高官厚禄，还保证可以让他分享秘宝的力量。法师思索再三，同意了这些条件。可是高官厚禄的确得到了，但时之砂的力量却总是遥不可及——它已经开始遵从国王的意志，其他人无法控制它。十多年来，他没有一天不渴望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力量，直到最后他终于发现……”

“少‘他’啊‘他’的了，这两个人就是你和鞑靼喇珈吧？”王子懒得再听他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你甘愿勾结敌军，无非是想借机夺取时之砂。哼，我早该劝父王不要相信出卖自己人的内奸！”

“殿下英明！”维诘哈哈大笑，“只是放马后炮太迟了点！贪婪，是能够吞噬一切的魔鬼，要是您伟大的父亲没有半点贪欲，又怎么会因为我一封书信，就与邻国刀兵相见？”

王子顿时语塞。

“既然殿下快人快语，那我也不打算再拐弯抹角了……这个。”维诘颤巍巍地举起手杖指着王子腰间的匕首，“只要您把匕首给我，一切都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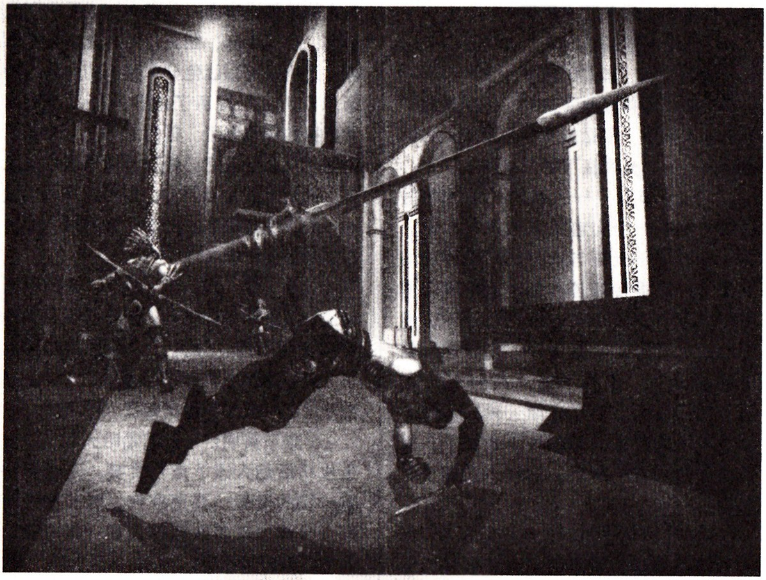
“什么叫‘一切都好说’？想谈判，也得拿出筹码才行！”忽然想起这匕首在对付沙怪时的神奇力量，王子立刻感到不能随便屈服。

维诘骷髅一样的脸扭曲了：“筹码？哼，不知天高地厚——以你的小命做筹码如何？”

“那么，动手啊！”王子心中一动，决心放手一搏，“放马过来，老鬼！”

维诘气得浑身发抖，用印度语高声咒骂起来。

“果不其然。”这回轮到王子冷笑了，“你要么是不能，要么是不敢杀我。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但肯定



和这匕首有关。如果不是，你早就会自己杀了鞑鞨喇珈，不是吗？”

“不错。”狂怒中的维诘脸色泛青，看上去简直像一具行尸，“够机灵！可是要和我耍花腔，始终还是棋差一招——不知殿下要找的那个人，找到了没有？说不定在下能协助一二呢。”

一言正中王子心事，他顿时无法保持冷静了：“向全能的父神霍尔莫兹德起誓，要是敢伤父王一根头发，哪怕要追到阿赫里曼的深渊之国，也绝不会让你逃走！”

“哈哈，要是每次世人对我发毒誓时都顺便给个硬币，如今在下只怕能将波斯王宫买下来了。”维诘又一次占据了上风，“不过别担心，现在就可以让你们父子相会啊！”

他对空念了几句咒语，地面上的沙开始再度旋转、变形，一个个波斯军人打扮的沙怪从中出现，当最后一个身着深蓝色袍服的怪物从一堆黄沙中蹒跚爬出时，王子顿时觉得自己血液都快结冰了。

他认出了那个“东西”胸口的光明之神护身符，那是波斯王室世代相传的信物，代表崇高与勇武。

可是此刻它的拥有者已经不复人形……

“如何？”维诘得意洋洋地笑道，“虽然长得是不太一样了，但是还能认得出来吧？”

沙怪们发出简单混浊的声音，围绕着他们慢慢走动。他们死死盯着王子，但没有发动攻击。

悲愤填满了他的胸膛，王子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呼吸。他暗暗伸手握住了时之匕首，用力之大，骨节发白，失去了知觉。

“所有的波斯人都变成了……这样？”

“真是可悲的征服者心态，凭什么

认定你们的人就可以幸免呢？这么说吧。”维诘几乎得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他的手杖上，才能勉强走动，但语气依旧嘲讽、刻薄，“‘永恒之城’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儿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呃！”

王子猛然将匕首插入了他的胸膛，所用的力道之大，直把维诘瘦弱的躯体撑起，双脚悬空地顶在了身后的立柱上。匕首撕裂了他的衣襟，瘦骨嶙峋的胸膛上有一个新月形的刺青，随着身体的呼吸起伏，发出时明时暗的光芒……

他们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下互相注视。

王子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一样东西。

死亡。

那浑浊、虚妄、僵直的眼神，只有死后的人才会有。

没有血，缕缕黄沙从维诘的伤口处缓缓流出。他突然仰面大笑，笑得浑身颤抖，王子仿佛能听到他身体里骨骼相碰的喀拉声。

接着这个被刺穿的身体遽而化为沙土，轰然落地，激起一片呛人的烟尘。

“殿下太不识时务了，真可惜。”另一个维诘从黑暗深处朝他走来，“原本我很想和您做笔双赢的交易，大家不伤和气，各得其所，可结果您却用这种方式来回报我的好意——在下想请问一句，难道您觉得我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吗？还是杀了我，您亲爱的父亲就会恢复原状？”

“我只知道一件事——你已经是个怪物了！”王子咬牙切齿道。

“第一，出现在这里的我的姿态不过是个幻象，不要把我和这些低贱的魔物相提并论，这也是为何你的匕首对我无效的原因。不过，说多无益，对牛弹琴。第二。”维诘一脸轻蔑地说，“如果这里有一个人要死，那也是你——你杀死了鞑靼喇珈，你释放了时之砂，你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沙怪！”

“一派胡言！”王子大喊道，“将匕首插入沙漏的人不是我！”

“但是你在他开启诅咒之前杀了他，不是么？”维诘冷笑道，“谁杀死了时之砂的拥有者，谁就是它的下一任主人。”

“什……什么？！”王子忽然一阵天旋地转，维诘做了个手势，沙怪们似乎一起得了命令，开始朝他逼近。

“不相信的话，尽管试试你的本领，殿下。或许，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会让你的头脑冷静一点，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不……我不能……”王子步步后退，直到脊背顶到了墙壁。他努力想从父亲那张沙化的面孔上找到一丝熟悉的痕迹，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不动手的话，就会被杀哦。”维诘阴惨惨地留下这句话，便消失了，诺大的殿堂里只剩下他和那些煞气腾腾的怪物。

王子已经被逼到了墙角，撒拉文对他举起了手中的长刀，寒冷的锋刃在黑暗中闪着幽蓝的光。

“父王……”他的视野一片模糊，“我……”

——如果这一切真是我的所为，或许就此放弃是更好的选择。

长刀发出破空之声，当头落下，他能闻到金属混杂了鲜血的腥气……

王子万念俱灰，阖上眼睛静待终焉的到来。

可是这一瞬间长得简直难以想像，他似乎能听到自己的脉搏逐渐变得平和、缓慢，直到心脏的搏动完全停止……

——等等……

王子忽然感觉不对，他睁开了双眼。

所见的景象令他瞠目结舌。

这不是濒死的幻觉，周围的一切真地静止了，沙怪们的动作凝固在那最后一刻，仿佛造型怪异的雕塑。

而他手中的匕首，正放出强烈的白光，还伴随阵阵啸音，但光华正以极快的速度衰减。

——这到底是……

白光消失的刹那，仿佛有人打了个响指，令无形的指针再度启动，跳向下一秒种。

时间的流动恢复了原状，怪物们又开始活动，继续他们举刀斩落的动作。

突然弓弦响过，一支锋镝几乎是擦着王子的面颊飞过，离他最近的怪物突然发出一声呻吟，武器当啷落地。、

紧接着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女声叫道：

“白痴，想坐以待毙吗？！那不是你父亲，别上他的当！”

一句话如同闪电劈开黑暗，王子浑身一个激灵，条件反射般举刀挡住了“撒拉文”劈头砍下的长刀。

大殿的另一边，一个穿红衣的女孩正在用弓箭射他身边的沙怪，箭无虚发，每一次都能命中它们持武器的手臂。

“喂，别发呆！快做点什么——这些家伙光用箭射是伤不了的！”

“你知道我父王在哪？！”王子用匕首迅速解决了几只沙怪。

“只要你活着，他就会没事——否则，一旦维诘得到了匕首，一切才真地都结束了！”

王子咬咬牙将匕首刺入“撒拉文”的身体，它悲惨地嚎叫着被吸入了刀尖，只剩下蓝袍和护身符落在地上，仍然呈现人形，仿佛昆虫脱下的壳一般。

看着他把剩下的敌人一一清理掉，红衣少女朝这边走来。

王子忽然感到一阵窘迫，因为他想起了这个女人是谁。

——鞅鞨喇珈的女儿……是我杀了她的父亲……

但对方似乎并无异常神色，还弯腰拣起护身符递给他。

“呃？”

“你们王室的家传之物，不是么？”

“可你说这个人不是我父王。”

“那不等于说维诘就不能给它穿上撒拉文的衣服、戴上他的饰物来愚弄你。”她硬把项链塞进王子手中，“这里不能久留，我们得赶快走。”

“我……我们？”

她不理他，扭头就走。

王子满腹狐疑，但也只得跟了上去，下意识地，他觉得这个女人能向他解释很多事情。

第五章

第一个纪元过完前的最后一天，阿赫里曼骑在秃鹫的背上，带领他的军队从深渊出发，气势汹汹地杀来。虽然光明世界的守卫者们也积极备战，但因为狡猾的黑暗之神没有完全遵守他和霍尔莫兹德的约定，提前了一天发动攻势，他们迎战不暇，顿时落了下风。

阿赫里曼放出瘴气和毒雾遮盖了太

阳，大地变得一片昏暗，他的蛇虫凶兽们趁机肆意作乱，杀死了不少人类和动物。

霍尔莫兹德临危不乱，身穿闪闪发光的铠甲，手持长枪，骑着白色骏马，在战场上驰骋，安抚受惊的部下。他所到之处，仿佛太阳降临，一片光明，黑暗生物纷纷逃避遁走。他召来风神，吹走遮天蔽日的黑雾，又命令火神去点亮世界上每一个照不到阳光的缝隙，然后率部反攻，光明大军又渐渐控制了战局。

阿赫里曼见状，化身为一条大蛇，悄悄游上天空，一口把整个天穹都吞下肚去。这一下给霍尔莫兹德打击不小，他的部下在黑暗中战斗力都大为减弱，只能任凭敌人宰割。他自己的铠甲也不再发光，妖魔很快蜂拥而上，将他包围，光明之神孤军奋战，渐渐感到独力难支。

霍尔莫兹德感到形势不妙，他想起了藏在月亮里的万物之灵，阿赫里曼还没有发现，一旦被他找到，后果不堪设想。他呼唤鹰隼和猛兽，但是黑暗中它们很难找到他。最后，只有一只小鸟飞来他身边，居然是那只红尾夜枭。

"伟大的父神。"她说，"情况不妙，军团被彼此分割，顾此失彼，大家都很惊慌。"

"你怎么能知道？"霍尔莫兹德十分惊讶，他自己都既看不见，也听不见。

"因为我生活在夜里，黑暗对我来说像朋友一样。"

霍尔莫兹德大喜过望，连忙割下自己的一绺头发当信物，要求她去找月亮，把万物的神火种取来。夜枭闻言，立刻振翅飞去。但她刚走，光明之神左思右想，又开始后悔，因为他始终觉得那小鸟更像阿赫里曼的造物。这时，一只雀鹰应他的召唤姗姗来迟，于是霍尔莫兹德便命令它跟踪夜枭，一旦后者图谋不轨，就要有所行动。

离开大殿，少女带领他躲进了王宫东侧偏殿一处僻静的别院中。

"我叫法拉。"她点燃一小丛篝火，对他说，"怪物们喜欢暗处，讨厌光亮，火可以让他们不敢太靠近。"

看着那张棕色清秀的面孔，高塔上她为父亲的死悲恸万分的样子又好像浮现眼前，王子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只得随便点了点头。

"你一定有很多事情想问。"法拉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但表情还是那样平静，"时间不多，想知道什么就说吧。"

"……你知道我父王在哪？"

"不知道。"

"那为什么说他没事？！"王子腾地一下站起来叫道。

法拉瞪了他一眼："我说的是'只要你活着，他就会没事'。"

"这么说他被维诘俘虏了？"

"可以这么说，变成了沙怪以后，维诘用个简单的魔法就能轻易地操纵它们做任何事。"见王子脸色大变，她微嗔道，"别这么大惊小怪的，那一个是被时之砂侵蚀后的怪物，不是人类，更不是你父亲。为了那种东西去死，太不值得了，你觉得真正的撒拉文如果知道，会鼓励这种行为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王子不禁开始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同时也对面前的年轻女人生出几分敬重。

"这么说，父王他已经……"

"对，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法拉拨弄着面前的篝火。

"你就对这些……没有感觉吗？"

她表情复杂地沉默了一会儿："从我

记事以来，无时无刻都在担心，但是等一切真正发生了，却猛然发觉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用波斯语应该怎么说？嗯……似曾相识？”

“我不明白……”王子摇摇头，“为什么这样说？”

“我的父亲，鞑靼喇珈，曾经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和一个慈父。在我小的时候，人们都还很敬爱他。但是时之砂的诅咒是慢慢显现的，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他慢慢地变了。尤其是当维诘找到了他之后，虽然他们俩彼此恨之入骨，但却要被迫朝夕相处，父亲的性格因此更加阴暗多疑，不相信任何人，认为他们都想夺走他的宝贝……他开始吃住都在塔中，日夜不离地守着时之砂，不理朝政，无视世间的一切。他看着那个沙漏的眼神空洞苍白，就像死了一样……”

“可是你说的诅咒到底是……？”

“你难道没看到维诘的模样？他也一样被波及了——世上没有无偿的午餐，时之砂会带来常人难以想像的力量，但它也会占据人的精神，吸取他们的生命，直到灵魂消亡、理智崩溃、肉体衰败。更加讽刺的是，现在维诘最想做的，就是得到时之砂，回到过去，恢复青春。”法拉苦笑起来，自言自语道，“贪婪，是能吞噬一切的魔鬼……”

“维诘也说过这句话。”

“这是用古代文字刻在时之砂漏的底座上的。很明显，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东西，他或者她都想着警告世人，让他们知道即将付出的代价，无奈忠言逆耳，永远少有听众。”

“这样说来，当时你父亲明知道打开沙漏的后果，还是这样做了……可为什么只有我们三个人没有变成怪物？”

“维诘研究黑魔法已经很多年了，我猜他是为了延续寿命，如果那个人的身体不再是血肉之躯，我也不会太惊讶。至于你我。”她伸手从领口中掏出一个银白色的吊坠，“你有时之匕首，而父亲很久以前曾给过我匕首的一块碎片，是它使我们幸免于难。谁拥有匕首，谁就是时之砂的主人。想要令匕首易主，只有三个方法：自然死亡，这样和时之砂的契约就会解除；被杀死，契约会自动转移到杀死原主的人身上；或者原主人心甘情愿地让出。强行夺取是没用的。”

“杀死……”王子想起了自己将短剑刺入鞑靼喇珈胸膛的瞬间，不敢正眼去看法拉，“难道维诘就没有因此想加害你父亲吗？”

“恐怕在心里盘算了几千万次了！”法拉嘲讽地冷笑道，“但是匕首的力量不会让他得逞。”

“是了……刚才在大殿中，时间好像停顿了一下……”

“对，就是这个，在你危难的时候，它会自动保护你。但这个只是时之砂力量很小的一部分。事实上，维诘和我父亲，都没能完全了解它的秘密，我很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能有人可以真正将时间置于股掌之中。”

“那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要让这里的人恢复原状，必须把匕首插回沙漏，收回被释放的时之砂，令时光倒流，回到过去。”法拉冷冷地回答，“然后，就是你的问题了。”

“什么叫做‘就是你的问题’？”她那种漠然、平静的语气不知为何听来如此刺耳，王子心中骤然腾起一股无名火。

“因为你已经掌握了世人梦寐以求的时之砂，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情。但

无论你打算怎样，请记住一定要除掉维诘，他是最大的威胁。”说完，她把自己的外衣叠起，垫在颈后，席地躺下，“劝你最好休息一会儿，现在是沙怪活动的低谷，可以不用太提防。”

王子被这个古怪的女人弄得无可奈何，独自呆立了一阵，也只好和衣躺下。身边万籁俱寂，篝火另一侧的法拉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竟然渐渐令他的心也平静了下来。但他知道她没有睡着。

“还有多久天亮？”他的确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月亮的高度似乎一直没有改变。

“不会天亮的。”法拉的声音有点发闷，好像正捂在什么东西中一样，“沙马罗的时间已经被暂停了，如果我们失败，这里将永远都是黑夜。”

第六章

红尾夜枭却不知道她的父神一直在猜忌自己。勇敢的小鸟展翅穿过黑暗，如履平地，她还会模仿黑暗生物的姿态和叫声，欺骗他们，因此很顺利地溜过了敌人的阵地。化为巨蛇的阿赫里曼吞吃了地面上的很多生物，这时正盘踞在空中酣睡。她悄悄飞近他的腹部，啄开一个小口，钻了进去。

日月星辰都被困其中，一筹莫展。夜枭衔着霍尔莫兹德的头发来到他们面前，说明来意，可几乎没人相信她。

“连强大的猛禽都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你是怎么做到的？”北极星说。

“这是个奸细，一定是恶魔的奸计，想骗取神火种！”其他人一起附和。

唯独月亮站在她这边。

“我见过这孩子，她总是在夜晚出来，在我的注视下飞过森林和草原，不怕黑暗，雾气或沙尘都不能蒙蔽她的视线。不能因为外表就认定别人不值得信任。”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时，阿赫里曼醒过来了，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得知霍尔莫兹德的神火种就藏在月亮里时，他高兴极了，但仍然十分狡猾，故意装作还在熟睡。

尽管始终有人反对，但月亮还是把珍贵的火种给了夜枭，对她千叮万嘱。小鸟再度从啄开的小洞里钻出去，才飞出没多远，巨蛇阿赫里曼便突然掉头追了上来，张开血盆大口要把她和火种一起吞掉。

夜枭急忙将火种咽下肚中，使出浑身解数与巨蛇周旋，她虽然身形细小，但异常灵活，阿赫里曼一时竟然无法追上她。

就在这时，后来的那只雀鹰看到了夜枭，还有追逐着她的阿赫里曼，便愚蠢地认为她当了叛徒，正引敌人来加害霍尔莫兹德，掉头就回去对光明之神添油加醋了一番。霍尔莫兹德闻言大怒，夜枭好不容易摆脱阿赫里曼，飞回他身边，他不分青红皂白，挺枪刺去。

可怜的小鸟落在地上，奄奄一息，挣扎着吐出腹中的火种。霍尔莫兹德这时方才恍然大：，顿时懊悔异常。他跪倒在地，请求这个小生命的谅解，红尾夜枭悲哀地反问道：

“为什么我相信您，您却不愿意相信我呢？”

说完，她就停止了呼吸。

王子睡得极不安稳，各种光怪陆离的梦境接踵而来。他一会儿看见法拉伏在鞣鞨喇珈的尸体上哭泣，一会儿仿佛和身边的波斯军人一起被沙暴吞噬变成了怪物，一会儿又跟着一个法师模样的年轻人一起跋山涉水，那个人与维诘颇有几分神似……最后更是回到了不见于历史的遥远时代，见到的生物也大都不复人形，他和他们一起向不知名的古神献祭，将活祭品斩杀于石台之上，浓稠的鲜血缓缓在脚边流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法拉推醒，才重新回到了这个躯壳之中。

“有沙怪，数量不少！”她紧张地说道。

篝火不知何时熄灭了，在他们藏身的院落四周的草木簌簌乱响，沙怪特有的那种混浊的声音从中传来。

“我以为你说他们不会来。”

“我是这么认为，但一下来了这么多，还准确地找到这个地方，肯定不是巧合。”法拉皱着眉头说。

“维诘？”

“十有八九。”她束好腰带，将箭囊和长弓背在身上，“我们分头行动，在时之塔汇合。”

“别开玩笑，就凭那几支箭，你根本对付不了它们！”

“谁说要和它们纠缠，只要甩开它们就够了，不然这些家伙会越聚越多的。必须尽快去时之祭台，拖得越久，成功的把握就越小。”沙怪已经开始砰砰地撞门了，力道越来越大。法拉和王子从另一侧翻过院墙，分别朝两个方向而去。他想照波斯的习俗对她说一句祝福的话，但回头时只来得及看见一抹红衣消失在走廊之后。

“怪女人。”王子摇摇头，正打算转身赶路，身旁灌木后竟然钻出一个怪物，王子拔出匕首正想结果它，沙怪却停在原地，咕哝了一阵，竟然发出人声：“很抱歉得用这样的方式和殿下对话，或许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尽管含混不清，但仍然能听出是谁的声音。

“滚开，维诘！”

“我知道殿下不会视我为友，但那也不代表您就应该信任那个女人。”沙怪像个扯线木偶般生硬地做着手势，“您不觉得奇怪吗——她是鞣鞨喇珈的女儿，印度的公主，您攻打她的祖国，还杀死她的父亲，如此不共戴天之仇，她为什么还要帮助您？”

“就算她实际上打算与我为敌，但她也同样恨你，敌人的敌人是盟友，至少眼下还是。”王子心中虽也存疑，但不打算在这个家伙面前流露出来。

维诘的冷笑从怪物的身体里发出，变得好像锯木头的声音：“无论如何，殿下，你我之间，永远有谈判的余地，没必要一定大动干戈，两败俱伤。就算您现在不相信我，其后发生的事情会证明这一次我所言不虚。虽然我知道您大概听不进去，不过还是想好心地给您一个忠告——无论如何，不要让她碰到匕首！”

王子哼了一声，一脚踢断了沙怪的左膝，它顿时失去了平衡，扑通跌倒，正挣扎着想爬起来时，王子将匕首刺进了它的后背，将它吸得一干二净。

虽然知道朝高塔方向而去，但偌大的宫殿害他迷了好几次路。沙怪也似乎得了维诘的命令，总是能找上门来纠缠不

休。等到达时之塔入口处时，只见塔门大开，但周围四处也看不到法拉。王子只得独自进入，穿过甬道，又来到那座迦尼萨巨像的脚下。从头顶上的时之祭台上不断流下瀑布般的黄沙，几乎埋到了石像的脚踝。可是里面依然不见法拉的人影。仔细寻找一圈之后，王子忽然发现，巨像小腿处的黄金脚环上挂着一小片红色的织物。

——她来过了？

他伸手拉下那片碎布，似乎的确和法拉所穿的衣服一个颜色，而且……

他将其凑到鼻尖，好像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香。

“小心！！”

她的惊叫声猛然从正上方传来，王子还没来得及抬头去看，就感到脚下一空，顿时失去了平衡，和大量堆积在地面上的沙一起坠了下去！

尘土飞扬，他的头狠狠地撞到了冰冷的石板，感觉天旋地转，有点想要呕吐。从脑后传来机械转动的吱呀声，想必是那个机关门正在慢慢地关闭。

他听见奔跑的脚步声，法拉的脸出现在越来越小的缝隙外：“该死，你干嘛要乱动，这塔里到处都是机关！”

“我该怎么出去？”王子没心情向她解释太多。

“我可以从外面帮你打开，但是你得把匕首给我！”

“什么？！”

“匕首是打开机关的钥匙，快点，这个要关上了！”

王子伸手想将匕首递给她，然而维诘的话不知为何忽然掠过脑海。

——无论如何，不要让她碰到匕首……

他的动作突然停下了。

法拉顿时明白了，她冷笑了一声，突然硬挤过只剩三掌宽的缝隙，也跳了进来！

机关门随后便沉重地关上了，地牢中顿时一片黑暗，她扑通一声落在他身旁。

“这下满意了？”火光亮起，法拉用火石点燃了一小截蜡烛，王子发现她怒容满面地瞪着自己。

“我以为……”他窘迫地试图辩解。

“你以为我要骗了你的匕首，再把你丢下不管。”她鄙夷地说，“如果这么喜欢它，干嘛不干脆带着它远走高飞算了？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地方？你们全都一样——你和维诘，还有我的父亲，猜忌、贪婪、妄自尊大……”

“因为我要救我的父王！你或许是不在乎，一直以来都摆出一副超然事外的高贵嘴脸！”王子心中憋了许久的不满也压抑不住了，“当然，你很可能已经恨透了鞑靼喇珈，因为他早就不再在意你，但我和你不同！”

法拉顿时怔住，血色一点点从她秀美的面颊上褪尽了。

“我……我的意思是。”王子一时气愤，但立刻又感到自己说话太过，“我们才认识……鬼知道多久，反正不会超过一天，你不能指望……”

她突然扑上来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另一只手里拿着的蜡烛也被掉在地上，地牢里又是一片漆黑。

谁也不再说话，黑暗中只剩下法拉急促的喘息声，空气里紧张的情绪好像要拧起来了。僵持了半晌，王子开始弯腰在地面上摸索，终于找到了滚到一边的蜡烛，再次将它点燃，发现她不知何时已经退到了一侧的墙角，把脸埋在手掌中，双肩抽动，无声地哭泣着。

“……对不起。”他努力了很久，

脸都涨红了，才说出这三个字来，"我有点……"

"维诘对你说了什么，是不是？"她抹去脸上的泪水，质问道，"让我猜猜：你们的国家相互敌对，你是她的杀父仇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值得信任呢？"

王子低头不语。

法拉长叹一声："其实也应该能料到，只能怪我自己太愚蠢，太自以为是……"

"不，我不应该怀疑你——要是你只是想杀我报仇，就不会两次都来救我……请原谅我的失态。"

"两次？我只救了你一次。"

"难道在城墙上提醒我用匕首的人不是你吗？"王子反问道，"先知琐罗亚斯德曾经说过'愿意救你性命的人，永远是你的朋友'。愚蠢和自以为是的人是我，请不要把那些可怕的话当真，那些只是信口胡言。"

法拉苦笑起来："说这些也没用，我们都被困在这里，没人帮忙，永远也出不去了。"

"呃……一定要从外部打开吗？"

她点点头。

"这机关门能不能撬开？"

"用什么？这儿连根树枝都没有！"

"对了！用时之匕首，不是应该可以让时间倒流吗？"

"没有沙漏，只能倒流回去很短的一点时间。现在来说，差不多能回到你说'这机关门能不能撬开'的那会儿，再往前是没戏的。"

"呃……或许维诘会来找我们……"

"那倒是，不过恐怕是在你死在这里之后，那样他只要把匕首拣走就够了。"

王子双手抱头跌坐在地，一筹莫展。

法拉静静地看了他一会，满意地叹口气，径自走上前从他腰间拔出时之匕首，放进石壁上一个不起眼的凹陷中。



从地下再度传来沉闷的机械转动声，头顶上的机关门又慢慢打开了。

“你……！”王子一下跳起来，对方带着满脸挑衅的表情看着他，他只好把剩下的话都咽回了肚子里。

“在你磨磨蹭蹭的时候，我上去看了一下，维诘已经施法把时之砂漏转移了。”在他们爬出那个地牢时，法拉对他说。

“那我们应该去哪里找？”

“好消息是，他留下了线索让我知道沙漏在‘呼罗珊’；坏消息嘛，就是他既然这样做，那肯定是不怀好意。”

“不过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吗？对了，什么是‘呼罗珊’？”

“是坟墓——印度历代帝王陵寝所在的地宫！”

第七章

重新获得火种的霍尔莫兹德恢复了神力，他的军队也士气大振，势如破竹，敌人在他们面前溃不成军、丢盔弃甲。光明之神持枪来到天空，剖开了巨蛇的肚子，释放了被囚禁的日月星辰。阿赫里曼见状不妙，身躯一摇，变成蝙蝠逃走了。他的那些部下也纷纷撤退，都回到了深渊之中。

大获全胜，本该高兴才对，可是当月亮见到死去的小鸟，异常悲恸，对光明之神大发雷霆。其实，不需要她的责备，他的心已经充满了悔恨和内疚。她一怒之下，发了毒誓，说自己不会再为不公正的土地提供光明，然后就躲了起来，任凭大地的夜晚一片漆黑。太阳和繁星一起去劝说，她才勉强同意一个月有2、3天回到地上，这就是为何满月难见，而大多数时间夜空只有一轮月牙的原因。

王子被负罪感折磨着的霍尔莫兹德，他骑上白马，带着红尾夜枭的尸体来到时之海的——他和阿赫里曼出生的地方，把她埋葬在那里。六千年过去了，大海依旧惊涛汹涌、波澜壮阔，但霍尔莫兹德最初的问题始终也没找到答案。不过现在他多少明白了——因为世界不再单纯，因为时之海的扰动，光明和黑暗互相渗透，已经难分难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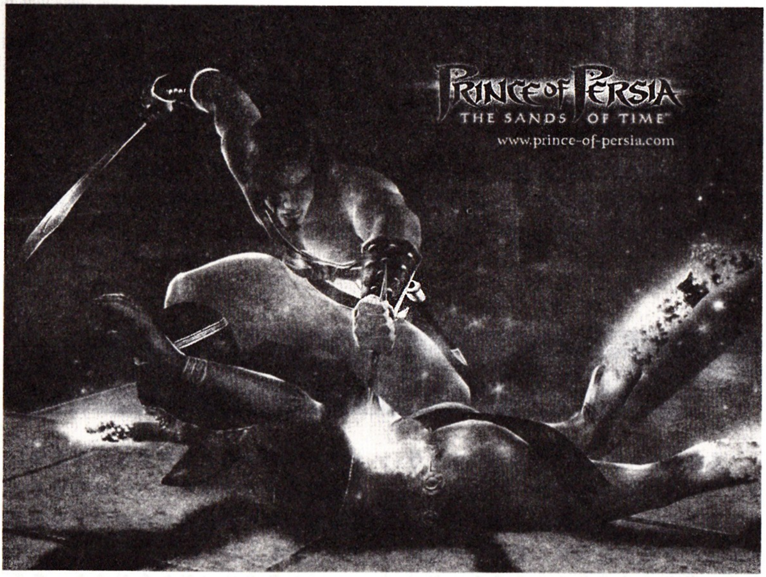
“如果我的心也会受到猜忌、仇恨和偏执的侵扰，那或许在阿赫里曼的国度，光明也不是那么形单影只……”

或许，在这海洋再度平息之时，才是世间万物泾渭分明之日。只不过，时间要何时静止，霍尔莫兹德和阿赫里曼也都不知道。

王子没有想到，位于王宫正下方的地下陵墓群，竟然比王宫本身更加庞大。据法拉说，这里有特制的光线折射装置，把外部的阳光引进地下照明，但现在外面是无尽的黑夜，他们不能只靠那一小截蜡烛照明。王子脱掉外衣，法拉也解下她裹在项间的纱巾，做了几个火把。他无意间发现女孩的锁骨处有一个淡淡的新月形刺青，似乎还会微微发出光芒。

——好似在哪里见过？

但是他想不起来了。



法拉虽然到过这里，但并不算熟悉，她一边走一边辨识着刻在墙壁上的标志。那些是用古代印度语写成的，很多因为年深日久，已经模糊不清了。这里倒是没有一个沙怪，但那种不详的死寂和阴湿霉腐的空气令王子感到，如果有一具古尸忽然从下一个拐角处出现，也不会让他太惊讶。

“该死，我好像走错了……不过在下一个墓室之后右拐的话，应该还能绕回去。”法拉半是对他，半是自言自语道，“维诘只提到沙漏在地宫的中心处，那里是最初一批陵墓的所在……啊！”

就在他们前后走出一个甬道时，她突然一个趔趄，惊叫起来。跟在后面的王子反应及时，一步赶上，捉住了她的后襟。两人朝下一瞥，都吓得倒抽一口冷气——甬道在这里毫无预兆地嘎然而止，法拉此刻正悬空吊在一道绝壁之上！而他们面前的，竟然是一个硕大的天然溶洞。尽管只有火把的微光看不清全貌，但仍然能依稀见到庞大的石笋从洞顶上垂挂下来，钟乳石宛如鬼斧神工的巨型柱廊，比王宫的更要壮观无数倍。这里以前显然也曾有人造访，他们在一些断裂的钟乳石柱间修建了简陋的吊桥，但经过许多岁月，大多数都残破不堪，只剩下一些摇摇欲坠的绳子和木板。

“别慌，别乱动，我慢慢拉你上来。”他尽量用镇定的语气安慰对方，“这是怎么建的？想让所有人都一头在这栽下去才好么？”

“我想。”法拉在他的帮助下爬上地面，脸色苍白，满头都是冷汗，“最初修建地宫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里，那条通道应该是废弃了的……啊，快看！”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王子看到了一抹金色的光芒在石笋的阴影间忽明忽

灭——竟然是时之砂漏，被安放在了一个钟乳石台上，只是那里连吊桥的残骸都没剩下。

“可恶，好像根本过不去。”法拉说。

王子将火把举高，观察了一下情况：“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那边还留着一些吊桥，我可以上到离它最近的一个石台上。然后……看到那些石笋了吗？”

“别开玩笑了，那样太危险！”

“别无选择啊。”王子挥刀从另一侧的吊桥上砍下一些绳索，绑在自己腰间，将另外一头绑在附近的钟乳石上，“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匕首也会自动保护我，不是吗？”

他慢慢走上摇摇欲坠的吊桥，腐烂的木板不断从上面拨落，掉进下方深不见底的黑暗中，连点回响都没有。但王子灵巧地在几乎只剩两根绳索的吊桥上保持着平衡，很顺利地到达了距离沙漏最近的石台上。

他抬头估算着那颗最长的石笋和岩壁之间的距离。

——如果我跳向岩壁再反身回来，应该可以上去……

“别再费事了，殿下。”仿佛是从黑暗中慢慢浮出一般，维诘从石台边缘朝他走来，“那女人早就开溜了。”

“我说过叫你滚开，维诘！”

“先看一眼那个沙漏怎么样，殿下？”他阴惨惨地笑道，王子扭头往对面的钟乳石一看，顿时大吃一惊——那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什么？！你把它又移走了？！”

“天哪，天哪，还不明白吗——那只是个幻象！”维诘摇摇头，“年轻真好，一张漂亮脸蛋，几滴眼泪，纯洁的心就被征服了。你怎么确定沙漏就被移动过？在塔中时，她带你上过祭台吗？”

“没有……她说她自己去查看了……”对法拉的信心悄悄地溜走了，王子回身想找到那个红色的身影，但一无所获。

“我说过，那个女人早就溜走了。”维诘幸灾乐祸地说，“在你全神贯注地对付脚下的吊桥时，她就已经带着匕首跑了。”

“不可能，匕首在我这里！”

“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维诘的身体倏地在原地消失，转瞬又从王子面前的一团烟雾中钻出，冒出电光的手杖尖端正抵在他的胸口。

王子惊呆了——并不是对方突然发动进攻，而是他明白了维诘的意思……

时间没有停止。

他拔出腰间的那把，虽然外形相似，但的确没有那种梦幻般的光芒。

“她一定在某时某地，接触过匕首，我说得对不对？”

王子语塞，他想起了地牢中法拉从自己腰间取走匕首去开门的情形。

“美丽的女人不可信任啊，亲爱的殿下，连她自己的父亲都不相信她，你居然会被甜言蜜语收买！”维诘哈哈大笑，他拉开自己的衣领，露出胸口那个新月形的刺青，“想必您也在她身上见过这个标记吧？这是时之砂的印，鞑靼喇珈为了控制我和她，令我们都成为了时之砂的神仆——用你们波斯人的话说，就是祭司。她为了得到匕首，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现在，您应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尽管如此，你们也没有区别。”被背叛的愤怒令王子浑身发抖，地牢中法拉泪流满面的脸一直在眼前浮现，他为自己的愚蠢和软弱感到无比羞辱。

“到此为止了，殿下，我恐怕得在她赶回去之前去准备准备，我们之间还有好些账要算呢。至于您……”他举起手杖朝上一挥，头顶正上方的钟乳石轰然断裂，朝石台砸落！

王子不得已又退回吊桥。但一阵剧烈的震动传来，石台在重击之下顿时崩塌，吊桥的一端也失去了支撑，立刻朝脚下的深渊坠去！

虽然失去平衡，但王子赶在最后瞬间向后跃起，捉住了一根长绳。腰间的绳索因为突然绷得太紧，一下就断开了，他的身体在空中划了一个扇形，重重撞在石壁上。

“好好地享受最后时光吧，你已经无用了。”维诘得意洋洋的笑声夹杂着他剧烈的咳嗽从空中传来，但人已经踪影全无。

——得爬上去，这绳索撑不了多久。

他试图在峭壁上寻找着力之处，潮气令岩石上生满青苔，极为湿滑，好不容易才给四肢都找了一点凸起。但由于岩壁自上而下朝内侧倾斜，越往上，角度越大，攀爬起来越费力，尽管王子是个中好手，但在攀登了三分之二之后，也开始气力不支，十指的指甲都在石缝里折断了，痛彻心肺。

越疲惫，他就越不敢随意移动，生怕稍有不慎就失足掉下去。最后他不得不绝望地承认，自己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从这场灾难中脱身了。

——对不起，父王……

然而浮现眼前的竟然还是地牢里法拉泪流满面的脸。

他身体里的某部分仍然固执地拒绝接受现实，多么讽刺。

手指痛得发抖，他开始抓不住湿滑的岩石了，血滴在脸上，又混杂着汗水流走，在唇边留下一道咸腥的痕迹。

精神已经放弃了，只剩本能还强迫他顽强地试图求生，那剩下的一点点距离主宰着生与死，看上去无比遥远。

放开双手的刹那，他阖上了眼睛，他不想看到自己被黑暗吞噬的景象……

然而重力只在极短的刹那控制了他的身体，随后坠落嘎然而止，从手臂上传来一阵温暖的触感。

“别放弃啊，就快到了！”

像做梦一样，法拉的面孔出现在悬崖边缘，因为得使尽全力拉住他，她紧紧地咬着下唇，散乱的黑发被汗水黏在额头上。

“不打算解释一下？”

在她的帮助下，王子终于爬上了那条来时的甬道的地面，两人精疲力竭，都倒在地上直喘粗气。过了很久，他才冷冷地问道。

“你知道的就是你看到的——我调换了匕首，我骗了你，我打算回到时之塔去做完我该做的事情，但是……”她的语气还是那样淡然，从中听不到半点歉意。

“但是什么？！”王子跳起来捉住她的衣领，“又遇到了麻烦？打不过维诘，就想来找我帮忙？！但是什么？你还想利用我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不能看着你死。”她极为冷静，一字一顿地回答道。王子的满腔怒火刹那间仿佛被冻结了，他们俩就这样直盯盯地注视着对方，谁也没有闪避，谁也没有移开视线。

“现在我回来了，真正的时之匕首就在我的腰带上，拿走吧，你仍然是它的主人。你有权力对我发怒，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么？！”

她微笑着抬起下巴，毫无惧色。

僵持许久，王子黯然放开了她。

“你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女人。”他摇了摇头，“没有人能琢磨透你的想法——你可以面不改色地欺骗、撒谎，也可以轻易地令已经知道真相的人再度怀疑自己。你比维诘更像个怪物，可怕得多……”

“那就为民除害吧。”她从自己腰间拔出匕首，塞进王子掌中，“你知道吗，这个怪物累了，只想摆脱这一切，远远地逃开，把所有的过去都忘光。但是我做不到，从出生的那天起，父亲就把这个印记留在了我的身上。许多年来，我被它紧紧地束缚在他和时之砂的周围，永远没有自由，永远得在这种勾心斗角的暗战中扮演角色……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难忍受的……”

她执起他的手，将匕首对准自己的咽喉：“……在漫长的岁月里，亲眼看着自己所爱的父亲变成一具行尸走肉……我希望自己能被侵蚀得更深，那样或许就再也感受不到痛苦了，但是现在似乎只有死亡看起来最亲切——你为什么不动手呢？”

“如果这些是真话，我又为什么要给你以解脱？你和他们一样都应该在阿赫里曼的深渊里慢慢腐烂。”

“真残忍。”法拉凄然一笑，退回去靠着岩壁坐下，“但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你。”

“你对我又了解些什么？”王子反唇相讥，“我们只认识了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勾心斗角，想着怎么才能叫对方死得更难看！”

“不……我认识你很久了，雅拉德。”

自己的名字忽然从她口中说出，王子惊愕莫名。

“我梦见过你，很多很多次……”法拉微笑着说，“时之砂有时会赋予我一窥未来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经历这些，要遇到你。”

“你……这些你都知道？”王子的大脑一时转不过弯来，“那你完全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我当然不能，这种能力非常模糊。或者说，我只能看到潜意识中期待看到的未来，却没有任何能力去干预它，那是被时之砂所禁止的，连神明也做不到。”

这一次她没有流泪，但那悲哀的笑容却像刀子般剜着他的心。

“匪夷所思，对吧？你信不信也不重要。拿上匕首，去时之塔吧，维诘的能力对你构不成威胁，做你该做的事，挽救你的父亲和部下。”

“可是……你呢？”王子想问“难道你不想挽救自己的父亲和国家？”，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会，我很累。”

他迟疑了很久，最终转身离去了。火把的光渐渐消失在甬道的拐弯处，法拉闭上双眼，泪水悄悄地淌下面颊。她站起身走进悬崖边缘，呆呆地凝视着脚下的万丈深渊。

——跳下去，就都结束了。

她咬紧下唇，准备迈出那最后一步。

一双温热、强壮的手臂从背后抱住了她。

“过去亦是我们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命运可能会被改变？”王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结果不敢保证，但至少值得一试。”

热泪模糊了她的视线，法拉转身扑进对方的怀抱恸哭失声。

“请原谅我……请原谅我所做的一切……”

“嗨，如果如你所言，一切命中注定，为什么要道歉？何况，我干的坏事比你多多了……对，如果能成功让时光倒流，第一件事就要阻止父王攻打沙马罗。”

“真的？！”

“嗯，我还要劝说他和印度交好，缔结永不互犯的盟约。”

她用双手捂住脸：“谢谢……”

“或许，还要派遣一个使臣，带着满车的厚礼，请求伟大的鞑鞨喇珈王，把他勇敢美丽的女儿嫁到波斯……啊，你笑了，这可是第一次真正的笑！”

黑暗寂静的地底，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陶醉在对方的温暖有力的心跳声中，死亡与孤独都不再令人恐惧，这一刻便是一生。

他们牵着手再一次登上时之祭台，空空如也的沙漏旁，站着气急败坏的维诘，比之前更加虚弱、苍老，不时有细小的沙粒从松垮垮的衣袍内飘出。

“你做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王子对那个看上去死期将近的老人说。

“不……你不懂！”他几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还试图扑上来抢夺匕首，“我需要它——我不想死！！”

“死亡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接受他吧。”王子不费什么力气就推开了那个轻飘飘的躯体，径直朝沙漏走去。

“白痴！蠢货！”见王子拔出匕首，维诘用尽全部力气尖叫起来，“我们可以永葆青春，长生不老的！！你们这些虫蚁之辈无法领略时之砂的伟大，竟然……竟然……”

他飞快地念动咒语，十多个沙怪瞬间出现在祭台四周。

“阻止……呃！”维诘指着王子喊道，不料法拉从身后一箭射穿了他的胸口。法师惊愕地低头看看穿透了自己身体的箭，满脸不甘的忿恨。

沙怪们依旧向王子扑了上去，但他已经将匕首插进了沙漏的底座。

剧烈的摇撼将所有人都掀翻在地，距离沙漏最近的怪物们眨眼就被吸了进去，更多的黄沙正从塔身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旋转着、呼啸着，完全就是一场猛烈的沙暴！

维诘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他的半个身躯也已经化为沙尘，正以极快的速度被吸过去。只有嘴唇仍然在不停地翕动。

一道霹雳从天而降，橙色的火花爆起，悬挂祭台的铁链一下被劈断了四根，石台顿时失去了平衡，朝一侧倾斜。法拉惊叫着滑了下去，双手拼命乱抓，想拉住点什么。

时之砂漏也从祭台上掉了下去，以它为中心的沙之旋涡立刻改变了位置，法拉本来已经抓住了祭台的边缘，但沙漏的吸力又把她朝下拽去，她的手指渐渐支撑不住了。

“法拉，坚持一下！”王子也在沙暴中尽力挣扎，法拉看到他试图爬过来帮助自己。而维诘，只剩下一袭衣袍从她身边飞过，消失于沙暴之中。

“不要再过来了，你也会被吸进去的！”她突然下定了决心，“我不害怕死亡，因为我们最终会再见的！”

不详的感觉掠过心头，王子大喊起来：“法拉！”

她松了手。

鲜艳的红衣像一朵火焰，朝金色的砂之旋涡中飞去，瞬间就被吞没了。

他也想放开手追随女孩而去，但就在

此刻，时间又凝固了。随后，开始以极快的速度逆转……

好像被大炮击中，他的身体被喷射出去，无数张面孔在眼前疾速闪现、日夜明灭、无数个声音在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是这一次，一切都倒了过来。

法拉又出现了，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他看见他们的拥抱，看见她在地牢中发怒，看见她朝沙怪射箭，看见她为死去的父亲哭泣……

他仿佛跟随时之砂的记忆一起回到了法拉的少年和童年时代，她的痛苦，她的迷茫，她在梦中见到了自己……

视野开始模糊，他依稀看到一点晶莹剔透的光芒朝自己飞来，便不顾一切的伸手去抓。

那是时之匕首的碎片，法拉的项链。

让她走吧，她已经变成了时之砂的一部分。

沙粒们对他说。

她永远在这里。

尾声

夜色如海。

法拉猛然惊醒，从睡榻上坐起。她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但那恐怕只是梦境吧。

珠帘在风中飘舞，窗外，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面纱般轻薄的云覆盖在青色的月轮上。

她信步走上露台，仰起头让发烫的额头凉快一点。

忽然下方的树丛中一阵窸窣，她顿时警觉了，高声喝道：“谁在那儿？”

一片死寂，对方似乎在沉思到底应该现身还是离开。

她开始有点害怕，后悔把防身的短刀留在了室内。

“这里是王宫禁地，立刻出来，不然我马上叫人……”

一个男人从树丛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全身包裹在黑衣中。他缓缓拉下遮住自己半边面孔的头巾，露出一张坚毅年轻的脸来。

法拉吃惊不小，但更令她惊讶的是，自己居然不再害怕了。或许是对方脸上真挚的神情令她感到来者并无恶意。

但她依然摆出公主的架势喝问道：“你不是印度人……竟敢夜闯大内，你到底是谁，想干什么？”

“我是……”年轻男人迟疑半晌，才说道，“您永远的朋友，和谦卑的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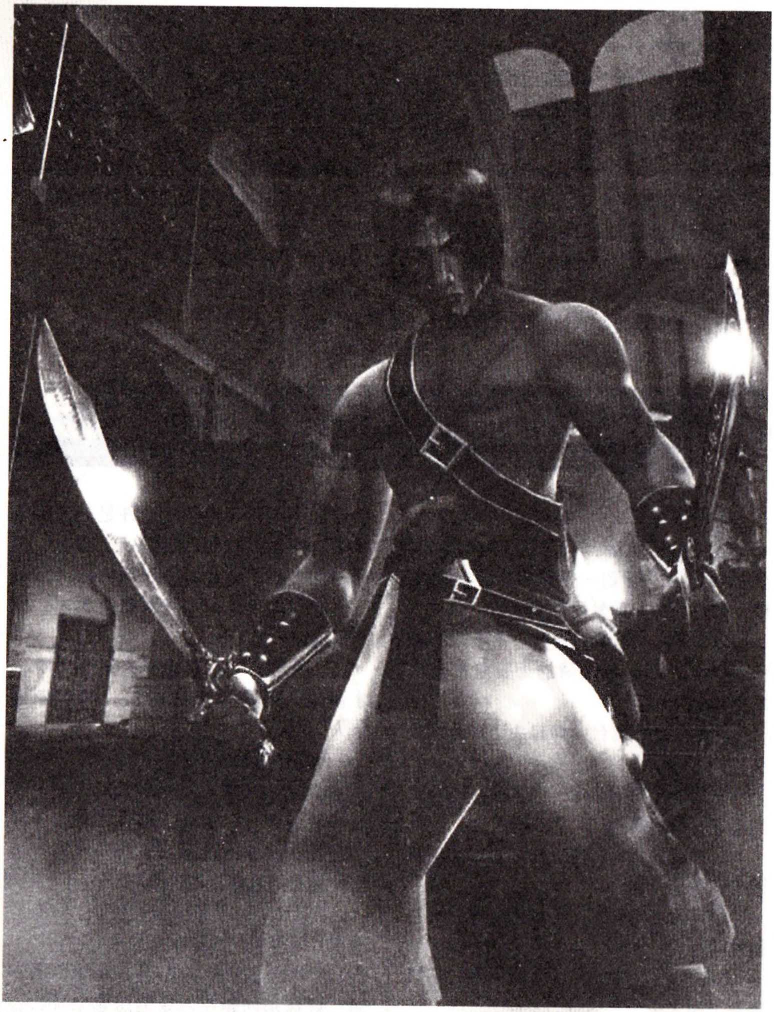
他将手臂横在胸前，对她施了一礼：“我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而来——沙马罗城中有一个叛徒，将会在明天午夜为驻扎在城外的波斯大军打开城门，他是您父王的法师，名叫维诘。”

“什么？！”她大惊失色，“真有这种事？等等……你怎么会知道的？！”

对方的双目中闪现出一丝忧伤的神情，好像那问题忽然令他想起了什么。他在衣襟里摸索了一阵，取出一个布包递给她。

“很抱歉，尊敬的公主——我无法解释，但你或许见过这个东西。”

法拉满腹疑惑地揭开布包，里面是一



小片从未见过的晶石，很薄，半透明状，在月光下隐约放出时隐时现的光芒。

——我没有见过这个。

她很肯定，但那东西又好像有魔法般吸引着她的注意力，让她觉得似曾相识……

"你是从哪里……"她抬头想去问问那个奇怪的陌生人，可是他已经悄悄地走了，院子里只剩树影婆娑，光暗斑斓。

法拉长叹一声。

“我还没问他的名字呢。”

——我叫雅拉德。

风一般的声音从耳边掠过，法拉一个翻身从床上坐起，心脏在胸膛里砰砰跳得飞快。

“殿下做噩梦了？”守夜的宫女闻声赶来，给她端茶倒水。

梦？

“好像是，而且真实得吓人……”她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瞪大眼睛看着枕畔。

那里有一片薄薄的半透明晶石在放着忽明忽暗的光。

她难以置信地伸手将其拣起，那光滑无暇的表面映出她的面容。

“席卡。”怔了很久，她好像忽然想起什么，急匆匆地伏在案上写了一张字条，回头呼唤宫女，“赶紧去父王的寝宫一趟，把这个给他看。记住，非常重要，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本人！”

宫女不知所措地点点头，接过字条走出了房间。

“如果父王来问我怎么知道的，该如何回答？”她跌坐在床上自言自语道，“说是梦到的？他一定会觉得我疯了……”

但那不仅仅是一个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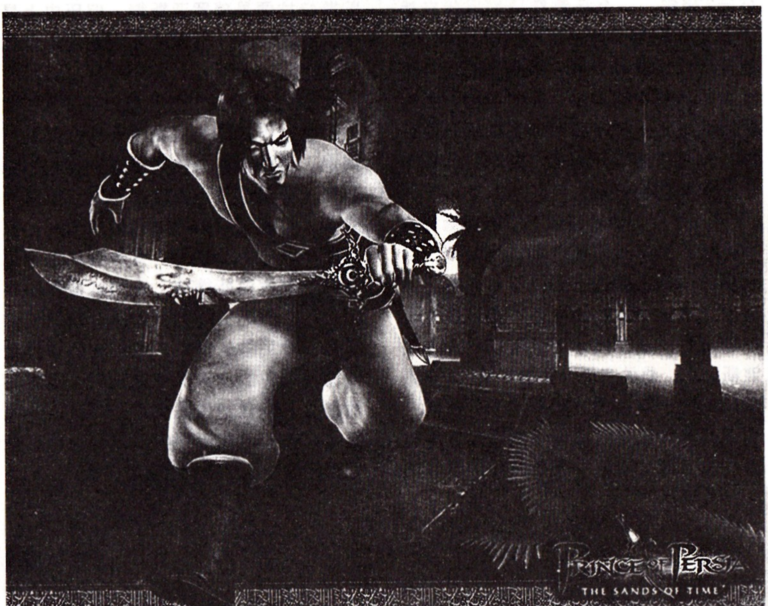
身体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对她这样说。

“我得想个更好的理由……”法拉掀开珠帘，走上露台。雨过天晴，繁星点点，空气潮湿而清新，异常美好。

她甚至有点期待梦中人再度现身于眼前，可是院子里谁也没有。

不是现在，法拉。但我们会再见。

是吗？她微笑着想，我或许会很盼望那一天的到来。



特别附录

波斯·波斯

波斯，亦称伊朗，同埃及、巴比伦等许多中亚、北非古代强国一样，最初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毫无关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便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而组织松散的奴隶制国家，史称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于公元前330年灭于另一个伟大征服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之手。异族人在这里只统治了一百多年，之后就被安息王朝取代。公元1到2世纪，安息为了争夺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同罗马进行了多次战争，国力因此大幅削减。公元226年，一个祆教祭司的后代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了安息的末代君主阿尔塔邦五世，并迫其自杀，他本人在太息风城加冕为王，称阿尔达席尔一世，为古代波斯最后一个帝国萨珊王朝的开国之君。只有从这时开始，“波斯”的称谓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PS2平台上的《波斯王子》的历史背景应该不同于早先那个著名的系列，最明显的一点，莫过于王子不带包头了，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故事差不多是发生于萨珊王朝，在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占领波斯之前。总的来说，剧情是架空+有点胡编乱造，拿古代波斯当幌子的嫌疑，比《战神》乱搞希腊神话的嫌疑还大得多。从《时之砂》中波斯与印度交战的情节推测，故事差不多发生于萨珊王朝早期。正是波斯王阿尔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的军事打击，瓦解了当时已是强弩之末的印度贵霜帝国。我们权且将游戏中印度国王鞣鞨喇珈被波斯国王撒拉文灭国看作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间接表述好了。

当时的波斯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祆教、拜火教，别字先生们注意，谁要是给读成棉袄的“袄”，是要被打PP的）为国教，以其光暗二元论而著名，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查拉图斯特拉便是琐罗亚斯德，但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人，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

祆教经常被人跟摩尼教（在中国被称为明教，不知道的去看《天龙八部》）搞混。虽然二者的神话传说有彼此相似之处，都描述了世界之初光明与黑暗的战争，但由于所处的时代相差很大，教义还有本质上的区别。有学者认为摩尼教源自琐罗亚斯德教，正如基督教源自犹太教。而历史的巧合如此有趣又略嫌反讽，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亦因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迫害而被处极刑，但之后他创立的宗教却传播得更加广泛，一度极为兴盛，从非洲到中国，到处都有摩尼教的信众，影响规模远超祆教。

（全文完）

炎龙骑士团2

黄金城之谜

文/拖稿魔 编/清雨

人物介绍



索尔

罗特帝亚之王雷特养子，拥有极为隐秘的身世却不自知，从小就梦想能够游历大陆成为强者，在军事和战术上拥有过人天赋。



亚雷斯

索尔的好友，帝国骑士团重臣巴拉多之子，武技出众，性格比索尔开朗许多。



贝克威

性格正直的精灵族男子，贤者约拿的朋友，在精灵之中有着尤为突出的力量优势。



约拿

名震大陆的贤者，一位睿智的老人，为了某些事情在大陆各地奔走，本身的知识异常渊博。

玛琳

在塞拉村修行的僧女，跟随祭司们学习治疗之术，出身很好，有些大小姐的脾气。



悠妮

美丽又神秘的女子，被索尔发现时似乎经历了重大的变故，完全想不起自己的过去。



希莉亚

古灵精怪的少女神射手，因意外结识索尔，拥有不为人知的另一个让人惊异的身分。



珊

和贝克威青梅竹马的精灵族女子，相貌甜美但其实个性鲜明，虽然偶尔做些小女生状，其实相当有主见。



圣寇拉斯

龙人族的当代领袖，最为优秀的龙剑士之一，思维缜密，知识广博，行踪飘忽不定。

莱汀

亚克斯王国禁卫军团队长，剑术精湛为人耿直，忠于王家，只是有些死心眼。

◇◆ 0 ◆◇

我们这个世界的诞生，大约是源于神的一时兴起。

神创造了天空、海洋和这片土地，并在上面造出了第一种种族，就是我们所称的古代人。

这个被诸神称作为最高杰作的种族，其优秀的能力可说已能与诸神相抗衡，尤其是旺盛的求知欲以及发明能力，使古代人的科技在数百年间就发展到了巅峰。

但是在诸神恣意放纵的情形下，古代人逐渐被高度文明所带来的种种欲望与邪念所侵蚀，最后导致因彼此的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为了获取胜利，古代人的领袖们制造出可怕的兵器互相攻伐，导致无数的古代人在战争中丧生，大地和海洋也被这些毁灭兵器破坏无遗。

看到这般惨况，诸神无法再忍受这种事情持续发生下去，于是派遣天使传达最后通牒，要古代人立刻停止战争并毁去那些毁灭兵器，否则就要降下神谴。但高傲的古代人已忘记了神创造他们的恩惠，甚至遗忘了神的存在。

诸神在震怒之下，做了将这无药可救的种族从这个世界上除名的最后决定。但诸神不愿亲自下手，假手一名古代人的学者教导最终兵器的制作方法，这种武器的威力足以毁灭整个世界，但疯狂的古代人领袖为了毁灭对手，已不惜让自己的同胞付出牺牲的代价。

最终兵器就这样被启动了。

那一天的情形无法描述，那一天的世界分崩离析。那一天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典籍之上，那一天之后的世界也不知是否今天这个模样。

除了少数古代人首领搭乘飞行船逃往天空的彼方外，整个世界以及古代人的文明付之一炬，一切再次回到远古时期的状况。后来有人在遗迹中挖掘到古代人的记载，才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

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最终战争。

——《罗特帝亚帝国神圣编年史·序章·创世传说》

◇◆ 1 ◆◇

天色将明未明的时分，王起身前往城堡的最顶端。两旁的卫士刚换过班，盔甲整齐的他们在灯火照耀下对着王躬身行礼。对于这个曾经缔造传说的男人，整个国家都怀着尊崇的心来面对。只是岁月不待人，如今的王脸上已有皱纹游走，那个昔日叱咤大陆的强者终于在年轮的盘旋里慢慢垂下臂膀，只留下威严和他的武勇统治着帝国。

越过绕在瞭望塔内壁的楼梯，登顶的王远眺天际，东方旭日在云间射出万缕光辉，王所统治的土地在晨露晶莹里闪耀。和煦的晨风游走在山河之间，王低头凝视自己的手掌，曾经握着这世间最强之剑的双手已不像当年那般浑厚有力，岁月的歌越奏越远，终有一天自己也将无法聆听。想到往日的战斗，想到那些死去的老友，想到过去与现在分界的这十几年风风雨雨，王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回忆中有好一会，才缓缓睁开。

"你果然在这里。"

背后的脚步声熟悉如常，王转身凝视那个让自己百转柔肠的女子。一身白衣胜雪的女子容颜也不再青春秀丽，岁月在她

脸上留下细微的痕迹，却让她的美貌更加血肉丰满。微风吹起女子的长裙，也让她的发丝随风飘舞。淡蓝色长发之中夹着一缕雪白，她张开双臂把一件披风为王轻轻扣紧。

“在想什么？是关于索尔吗？”

“索尔……”王眯起眼睛，从回忆中寻找那些散落的碎片，“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看见索尔的那一天吗？”

“我当然记得。”女子将身体贴紧自己心中最完美的英雄，柔声说道，“三武圣牺牲自我封印邪神，这世界才得以和平。看见这孩子，我就会想起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已经过去了。”王发出微微的慨叹，“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在挣扎一件事，现在看来终于有答案了。”

长发飞舞的女子仰头看着她的王，眼神中充满柔情：“刚才那一瞬间决定的吗？”

“差不多。”王眺望着自己的领土，目光想要穿越国境，回到自己年轻时代走过的路上，“索尔这孩子个性与我极为相似，但重情重义。如果我们真的对他委以重任，想必他是不会推辞的。”

“迪恩呢？”

王摇摇头：“迪恩虽然拥有不错的才干，却无法在军队中竖立威信。如今的骑士团都以我为尊，如果新任国王在武勇上不能胜任，帝国前途堪忧。”

“嗯，索尔这孩子性格直率，如果真要是继承帝位，恐怕也不会对迪恩有什么不利举动。”

王轻轻颔首：“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还算真挚，这我倒并不担心。”

“你打算什么时候向索尔宣布这件事？”

“最近帝国诸事纷扰，我还没有时间告诉索尔。”王搂着自己的妻子沉吟道，“如果私下跟这小子谈这件事，我怕他第一反应就是逃走，我们要找一个有外人在又不算夸张的场合，让他先接受这个事实。”

王后掩口笑了：“你总是说索尔像年轻时的自己，难道那孩子老了也会像你一样诡计多端？”

王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只是搂着自己的妻子遥望天边的太阳从山谷间一跃而起。金黄染遍了万里河山，让一切都焕然一新。罗特帝亚帝国的国王雷特携王后米兰走下瞭望塔，走进城堡，走进属于他们自己的庄严宫殿，走进大陆第一帝国的行政中心。在他们背后彩旗飘扬，号角嘹亮，新的一天正在充满活力地展开。踌躇满志的罗特帝亚王雷特对着麾下骑士发出自己今天的第一道命令。

“传令，召见第一王子索尔。”

一道道声音从王宫内部向外蔓延，直到王城居所区。听到父王召见自己的消息，年轻的剑士从正在练剑的高处一跃而下，收起手中武器，跟随骑士团长巴拉多快步走向王座之间。

越过猩红地毯铺就的道路，宫殿内部依旧冰冷肃穆。索尔抽了抽鼻子，仿佛随时要打出喷嚏一样。

“巴拉多大叔，父王找我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骑士团长巴拉多与雷特当年曾经并肩作战，在骑士团内拥有崇高的地位，对于这位第一王子的喜好，巴拉多也知道一些。

“父王最近很忙，难得见上他一面。”索尔小声抱怨道，“不会是最近我疏于练习，父王打算找我练剑？”

在索尔的猜测中，两人步入王座之间。索尔注意到两旁站立的卫兵数目比之往日

少了许多，只有寥寥数名亲卫队骑士。

“儿臣索尔，拜见父王陛下。”

正在低头沉思的雷特王抬起头，看到自己的养子就站在台阶下方，脸上立时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这里没有外人，你不必多礼。你来这里让父王好好看看，这一阵国事繁忙，我们父子已经很久没有相聚在一起了。”

索尔点头站直身体：“是。”

雷特王仔细打量眼前的蓝发青年，随意披散的长发下埋着深邃而不屈的眸子，仿佛不会为任何事屈服的目光面对周围的一切都跃跃欲试着，健壮的身体和布满老茧的双手证明他的勤奋与刻苦。这样坚强果敢的一个人，谁能想到当年竟是以那样的方式被雷特王收养？

“索尔……”雷特王沉思了一下，终于决定单刀直入，“时间过得飞快，你已经强壮如斯。大臣和骑士团的将领们都对你的武艺和能力称赞有加，因此我也觉得时候宣布王位继承人了。”

“是的，父王。想必是由皇弟迪恩接任王位吧？儿臣为这样的决定感到不胜欣喜。”

雷特王看着索尔小心翼翼的样子，终于忍不住笑了：“索尔，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是……”

“那如果我告诉你，你错了呢？”雷特王牢牢盯着自己的养子，声音里带着几分玩笑，但更多的是认真，“索尔，朕希望能够由你来接任罗特帝亚的王位！”

虽然已有几分猜到父王的意思，真实听到这个决定的索尔还是满脸震惊。年轻的剑士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望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原本对答如流的声音开始有了颤抖：“啊？儿……儿臣我来接任王位？”

雷特王重重点头。

“是的索尔。你对朕的决定有什么疑问吗？”

索尔摇头：“儿臣不敢……但，但是……父王，儿臣身上并未流淌着罗特帝亚王家血脉，依照常理，儿臣以为应该是由皇弟迪恩来继承王位……”

雷特王笑着听完索尔的意见，看似随意地赞同道：“索尔，你说的没错……但你忘了，我们罗特帝亚帝国正处在一个强者为尊的时代。只有强者才能让军队受其掌控，只有强者才能统治国家，维持着国家的和平和人们的富足生活。罗特帝亚如今只需要一个强者统治，因此我相信你能接替我继承王位，而且也只有你能继承王位。”

“可是皇弟他……”

说起自己的亲生骨肉迪恩，雷特王无奈地叹息一声：“迪恩和你不同，他是个聪明孩子，可以成为贤明之君。但他天生有一样弱势，那就是长得太文弱了……无法穿上重甲统御大军在战场上奔驰。为了不让罗特帝亚人民重蹈我年轻时的覆辙，我依然希望你能成为王国继承人。”

王后也双目含着一丝骄傲牢牢盯着索尔：“孩子，这些年来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抚养长大，这件事也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做出决定的，希望你能够答应。”

“这，儿臣……”

雷特王挥挥手：“我知道你也许会一时无法接受。这样吧，三天之后你再给我答复如何？当然，我现在就希望你能够同意。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儿臣告退。”

从宫殿里退出来的时候，索尔知道自己麻烦大了。看着骑士团精英们笑望自己的眼神，年轻人知道这次无论如何他也无法

推卸养父交给自己的责任。

◇◆ 2 ◆◇

亚雷斯越过骑士团的练兵广场，将骑士们冲杀搏斗的场面和喊声抛在脑后，石板小路在城堡门前广场的边缘消失了。青草菲菲的地面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一股清香在空气中弥散，年轻的骑士踏过这些美丽景致，在一片杂草丛生山坡上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长发的年轻剑士正一只手握着剑鞘，一只手枕着头躺在草地上，悠闲地匀长自己的呼吸，仿佛随时能够睡着一般。

亚雷斯丢下手中的骑士矛，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到年轻人身畔，有些意外地感慨道："哈，找了你半天，你居然躲在这里打瞌睡。你怎么啦？今天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不断有白云飘过的索尔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唉……"

原本也打算躺下的亚雷斯陡然坐直身体，像是发现什么惊奇事物一样惊叹道："嘿！待会儿是不是要打雷了？你居然在叹气！看来我们得好好谈谈了……索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

"少装了。"亚雷斯笑道，"这个世界上能让你叹气的事绝对不会超过十件，说来听听吧。"

索尔又叹了口气，呆呆地看着天上飘过的云朵，过了半晌才淡淡回答道："今天父王召见我，让我继承王位。"

"什么？"轻甲骑士以为自己听错了，但他很快反应过来，"等等，这……这有什么好叹气的？罗特帝亚的准王位继承人，这要好好庆祝一下才是啊。"

索尔知道自己的好友在故意说笑，笑着骂道："笨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可能喜欢国王这种工作，整天待在王城里哪都不能去，还得管理琐碎的政府，应付啰嗦的大臣，遵守一大堆繁文缛节……你觉得那样会很有趣吗？"

亚雷斯摸了摸鼻子："唔……以你的个性来说，这样的说法也没错啦。"

索尔坐直身体，一只手仍抓着自己的佩剑，看着天空远处飘荡的白云，流露出无限神往的表情："我从小想做的事，就是到别的地方去来几次轰轰烈烈的冒险，绝对不是枯坐在王位上终老一生！我只是父王的养子，和罗特帝亚王家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一直以为会由皇弟迪恩继承王位，那样我就可以轻松的……谁知道竟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啊，你已经被迫答应了吧？"

索尔摇摇头："父王要我三天后给他答复，但我能说不吗？这和已经答应了有什么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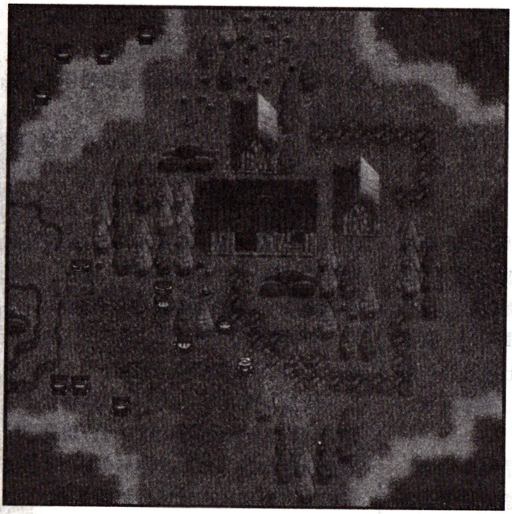
"说的也是……"亚雷斯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终于无奈承认道，"可惜啊，这件事上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索尔看了一眼亚雷斯，忽然一跃而起。

"哎，如果你想要帮忙的话，就陪我去后山练剑。也许痛快打上一场之后，我能觉得好受一点。"

"小事一桩。"亚雷斯抓着骑士矛也跳起来，"我们现在就去。"

从这里绕过山坡就是近郊后山，因为长期没有人前来的缘故，这里的一切都显



得静悄悄的，一片安宁，微风吹过草地，几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只有周围岩石上的道道剑痕尤为醒目，仿佛在诉说这里不同寻常的一面。

"来吧！"

原本一脸倦意的索尔武器出鞘，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凝重的青年目光顺着剑锋凝成一条细线，落在眼前的年轻骑士身上。对面骑士也将手中武器斜指地面，缓缓拉开两人之间距离，计算着各自武器的长度和优势。

眼见亚雷斯想要拉开两人之间距离，索尔也小心挪动脚步，始终将对方罩在自己武器竭力一击的范围内。罗特帝亚王家之剑在阳光下发出熠熠的光辉，刺得人不敢直视，索尔不断变化自己的位置，让闪光总是落在亚雷斯脸上。没有了优势的轻甲骑士不敢贸然进攻，在这炎炎烈日的夏季，两人额头已能看到清晰的汗珠。

如此僵持了大约一刻钟左右，亚雷斯终于坚持不住放下手中的武器："哎，算了……不玩了。"

"狡猾，昨天赢了我，现在就要逃走！"

"赢了就是赢了嘛。"亚雷斯倒是不在乎，"你已经打赢我十几场，让我一场有什么关系？"

索尔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亚雷斯却惊讶地伸手指向远处。

"那是什么东西？"

不远处的山脚下，一名红发少女正静静躺在草地上。从少女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也不知道生死，一头长发遮住了少女的面容，只留下姣好身段暴露在两名青年的目光中。

"好像是晕倒了？"

"是啊。"亚雷斯疑惑地看了一眼少女身旁的东西，"这个大家伙是什么？"

白色躯体的人形事物在索尔靠近自己之际忽然冒出一阵红光，一个干巴巴的声音自它内体传出来。

"不要再接近，否则我将按照规定采取防卫行动。"

亚雷斯挠挠头，看看自己手中武器，再看看那个巨大的机械身躯，最终还是决定后退了两步。

大概是被机械身躯的声音惊醒，在地上昏迷的少女挣扎着睁开了双眼。

"唔，好痛……"

扬起的红色长发中，端正又秀丽的五官让索尔感觉到一阵心头狂跳。年轻的剑士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冒险靠近少女。

"小姐，你没事吧？"

红发少女茫然地摇摇头，看了看索尔，又看了看亚雷斯，迟疑了几秒钟终于开口道："你……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罗特帝亚，我叫索尔，请问小姐芳名？"

女孩低下头，认真思考了一下才低声说道："我叫……叫我悠妮吧。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悠妮？"索尔没口称赞道，"真是好名字。但是你怎么会记不得如何来到这里的？"

悠妮缓缓摇摇头："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唔……盖亚？"

"主人，有何吩咐？"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根据我的惯性导航系统显示，应该是那个方向。"

索尔和亚雷斯惊讶地看着悠妮和那奇怪的事物交谈，所用语言虽然也听得懂，却完全听不懂其内容。只是索尔看到人形怪物所指方向，有些发愁地拍了拍头。

"这是……"

"马拉大陆。"亚雷斯低声说道，"我听老爹说过，那是个很遥远的地方。"

"悠妮小姐……你是从那个马拉大陆来的吗？"

被问及来自何方的问题，少女陡然抱着头无声啜泣起来。

"我，我不记得了……只，只记得有个噩梦……好可怕，不，不要！"

"悠妮小姐！"

"我好害怕……"少女抓着索尔的衣袖语无伦次着，"我想回家……带，带我回家，好吗？求求你……"

索尔凝视着女孩的眸子不过几秒钟，忽然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轻轻抓住女孩的手，点头道："好吧，别怕，有我在。放心，我一定带你回家……"

亚雷斯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索尔的意思："哎哟……你这小子该不是想要……喂喂，你真的要去？听说那里是与罗特帝亚完全不同的地方，为了一个女孩去冒险，这未免……"

索尔抓着悠妮的手，目光渐渐坚定。

"我一定要去，亚雷斯，你知道该怎么去吧？"

"……"

与自己的好友对视片刻，亚雷斯败下阵来，无奈地点头道："我回去问问老爹，他应该会知道。"

"好极了。"索尔看着满脸惶然的悠妮，低声说道，"我们整理一些轻便行李，顺便向父王禀告一下。"

"嘿，你以为我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吗？"亚雷斯嘿嘿笑道，"我当然也会跟着你，绝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就是了。陛下那边和借船的事交给我，你先带悠妮小姐去休息一下，我们尽快出发。"

"……亚雷斯，谢谢你。"

短发的骑士摆摆手，转身离开了后山。这一次两人的决定如此雷厉风行，以至于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们回忆起这段前尘往事时，还会发出少许感慨。当年轻的情怀在胸中激荡之际，青年并不理解自己一个简单决定对这世界意味着什么，对自己又意味着什么。

◇◆ 3 ◆◇

"对了，你是怎么跟父王说起这件事的？"

白帆被高高扬起，水波荡漾在周围，生平首次坐船远航的青年平躺在甲板上，看着坐在船舷附近的女孩侧影，心中被一股难以言喻的美丽震撼。阳光从天空中洒落，照在女孩的脸上，让她的红发染上一层金纱。

从出发以来，悠妮一直很安静，这更让索尔忍不住多看她几眼，心中的某些感觉犹如首次出战般激动又紧张，像要随时跳出来爆炸一样。

想要到达马拉大陆必须乘船渡海，对于航海一无所知的索尔一切只能靠亚雷斯帮自己解决。看着好友熟练地扬帆掌舵，索尔忍不住追问起关于父王那边的消息。

“当然是直说啊，我们的索尔王子殿下打算送一位美丽的少女回到故乡，于是决定出行几天……”亚雷斯笑道，“然后陛下就同意了。”

“胡说，父王才不是那种人。”

“好吧好吧。”亚雷斯无奈道，“事实上陛下追问起你为何要前往马拉大陆，我就说你最近因为要接任王位一事有些情绪不稳，想要出行一趟。陛下大概对你独自旅行早已习惯，没有怎么费力说服就答应了。”

“……你没有说起悠妮的事吗？”

“没有。”亚雷斯偷偷看了一眼悠妮，“我说，这女孩打扮得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好像还会一些魔法，我们还是先搞清楚她究竟从哪里来比较重要。”

“我也这么想……”索尔看着悠妮迷惘的表情，心中又是一动，“不过我们还是先到达马拉大陆再说吧，这大海搞得我头都晕了……”

“哈哈，没想到将来的罗特帝亚国王陛下居然晕船，我们看来要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咯。”亚雷斯调笑道，“根据老爹给我的地图，我们按照这条线路航行，首先到达的应该是罗德镇。那是整个大陆沿岸最繁华的城镇，在那里稍作停留后，我们可以打听一下消息，然后再做新的安排。”

罗德镇很快到了，一切却并不像亚雷斯所说的那样顺利。当一行人走进罗德镇的码头广场后，一种荒谬的错觉在众人脑海中油然而生。

“亚雷斯，我看你的情报有问题嘛……”索尔左右四顾，笑着说道，“这里连半个人都没有，倒像是座鬼城。”

悠妮跟在索尔身畔，大概也能感觉到这位青年剑士对自己的关注和照顾，空荡荡的街道和空荡荡的广场透着一丝诡异，少女低声抓紧索尔的衣袖咬着牙，一脸的惊恐。

“我，我好怕……”

索尔回头轻轻拍了拍少女的手背：“不用担心，有我和亚雷斯在这里。”

“海，海盗来了！”

几人走出广场，正要试试去酒馆碰碰运气，一个提着包裹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三人视线之中。索尔还没机会提问，那名男子已惊叫着想要逃开。亚雷斯反应倒是迅速，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男子的衣服：“喂，看清楚一点，我们不是海盗。”

男子显然也看出这几个人不像海盗的样子，顿时松了口气：“不是海盗啊……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路过此地，想要镇上休息一阵。”亚雷斯解释道，“这里怎么了？难道又海盗肆虐？”

“唉，一句两句已经无法说清发生的事了。”男子哀叹道，“海盗团扬言要在今天的此时洗劫本镇，镇上的人都跑光了。我回来拿点财物……你们也快逃吧，要是真碰上他们就完蛋了。”

索尔正想说点什么，一直跟随在悠妮身旁的盖亚忽然发出一阵杂乱音波。红发少女抬头看了一眼盖亚，低声说道："他们已经来了。"

索尔顺着盖亚所指的方向看过去，一群衣着粗犷的汉子提着各种武器已出现在广场尽头。黑地白标的骷髅旗在港口一侧的船只上高高扬起，为首的海盗手提一柄短斧，目光正和索尔打量他们的眼神对上。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过镇上不许留人吗？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索尔甩开剑鞘，冷哼一声："果然很猖狂啊……既然赶上了，你们就来接受一下教训吧！"

"哈哈哈，这小子在说什么？"为首的海盗狂笑道，"大家听到了吗？他打算教训我们呢……"

"哦哦，好可怕啊，我好怕……"其余海盗哄笑着跟着起哄。

几乎是同一个瞬间，一团火球从天而降，从为首海盗的头顶上落下来。

"啊……"

海盗惨叫一声，立即被轰倒在地。哄笑声很快停止了，所有的海盗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三名年轻人，一时间刚才的轻视之心都被收起，后面的海盗小心翼翼地各自抓紧武器。

双手抱着法杖的红发少女悠妮依旧紧紧贴在索尔身边没有吭声，所有人却都看见了法杖上的红光一闪。想到身边还有一个魔法师支援自己，索尔精神大振。

"亚雷斯，上吧！"

杂牌的海盗军团毕竟无法与接受正统军队教育的骑士相提并论，索尔和亚雷斯兵分两路，在悠妮的配合下将海盗堵在广场入口附近无法发挥包围战的优势，很快彻底消灭了来犯海盗。

"呀，你们干得真不错。"

索尔和亚雷斯擦拭武器之际，原本应空无一人的民居门被推开，一名金发少女笑嘻嘻地走出来。

"哪里来的野丫头……"索尔皱了皱眉，眼前这位少女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身穿旅行者中常见的短披风和小鹿皮靴，左边小臂手上挂着一把短短的臂弩，右手夹着几只弩箭。

"我刚才在屋子里偷偷看你们作战嘛，我可不是什么野丫头！"女孩对索尔的出言不逊极为不满，自我介绍道，"我叫希莉亚……"

亚雷斯摇头苦笑："真是胆子够大的……那么小姐，您有什么我们能效劳的吗？"

"我只是好奇。"希莉亚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你们这么好的身手，应该不是专程来这里打海盗的吧？"

索尔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决定说实话："是这样的，我们想医好这个女孩的失忆症，并送她回家。"

"这是怎么回事？"金发少女眨眨眼睛，显然没明白索尔话里的全部含义。

索尔和亚雷斯不得不为少女复述了一遍初遇悠妮的情形，只是没有提及索尔的身分。

"虽然悠妮已经失去了记忆，但我们相信她是这马拉大陆的人，甚至是某个王国的公主也说不定。"索尔总结道，"因此我们想方设法渡海来到这里。"

希莉亚摇摇头："奇怪啊，这大陆上就只有一个亚可斯王国，而这个王国的公主就……"

"就怎样？"亚雷斯看得出希莉亚仿佛知道一些什么，连忙追问。

“没什么啦。”希莉亚随意地摆摆手，“这样吧，我知道哪里有人能治失忆症，可以带你们过去，不过需要一个附加条件。”

“先说来听听。”索尔没有立即答应，“我们会尽量想办法。”

“当然很简单了。”希莉亚笑眯眯地看着索尔，“就是要带着我一起去嘛。”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索尔大摇其头，“你一个年轻女孩跟着我们，恐怕要倒霉……”

“哼，小看人家本领。”希莉亚甩甩头发，“你才要倒霉呢……反正你决定吧，是否接受我的条件。”

亚雷斯偷偷拉了拉索尔的衣服：“兄弟，悠妮的事我们必须尽快解决，了不起再多操一份心，不如去试试吧。再说她一个女孩子留在这海盗肆虐的城市里，也蛮危险的……”

索尔低头想了一下，点点头：“也有道理……喂，希莉亚小姐你给我听好，你只是负责带路，别给我们添麻烦知道吗？”

“没问题。”希莉亚笑眯眯地点头，“跟我走吧，朝这边出发。”

◇◆ 4 ◆◇

暮色降临中的村庄飘起袅袅炊烟，索尔和悠妮并肩坐在巨大的帐篷外，对着篝火相对无言。身畔不断有人扶着伤者进入帐篷，随着一次次光芒四溢的咒语，不少人已健康地从帐篷里走出来，只是仍有少许啜泣声在这寂静之夜轻轻回荡。大战过后的村庄正在努力抚平自己的伤口，没有人愿意去回忆之前黑暗的一刻，只是不少村民们默默走到索尔和亚雷斯身边，送上食物和美酒，表达他们对这些外来旅行者的敬意和感激。

“索尔，你怎么了？”

“没，没什么……”索尔收回若有所思的神情，却还是再一次望着篝火开始出神，“我想我忽然能明白父王的心情了，他大概也是希望我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民众挺身而出吧？”

战后的村庄里随处可见被刀剑破坏的痕迹，亚雷斯没有说话，反倒是平时一贯顽皮的希莉亚低声说道：“嗯……现在的大陆动荡不安，守护民众的力量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篝火的劈啪声在这样凄凉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几个人望着摆满地面的食物和美酒，竟不约而同地没了胃口。旁边的僧侣帐篷一直持续治疗到很晚，不断有祭师从帐篷里走出来伸展筋骨，片刻后又回去继续展开治疗。

“诸位辛苦了。”

塞拉村的见习僧侣玛琳从帐篷里躬身走出来，这位容貌清秀的女孩脸上挂着一丝难以自抑的骄傲。希莉亚偷偷告诉索尔，玛琳恐怕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小姐，从她对其他僧侣颐指气使的做派就能看出一二。

“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索尔摇摇头。

“不不，如果没有你们，也许塞拉村将遭受强盗的肆虐洗劫。”玛琳坚持道，“除了我个人曾经许诺过的酬金之外，村中祭司们对各位也表示感谢，各位是否还需要医疗帮助？我想祭司们都会很乐意帮忙的。”

“酬劳就不必了……”索尔看了一眼身旁的红发女孩，“只要帮我们医好这位小姐的失忆症就可以了。”

“失忆症？”玛琳愣了一下，随即很干

脆地摇头，“这个……这种病，我觉得他们恐怕是帮不上忙。”

“为什么？”索尔心头一沉。

“我曾经跟着村中的祭司学过一阵神术。”玛琳解释道，“据我所知，神术能够医治的大多是肢肉体上的疾病，失忆症算是一种心病，神术并不会对心灵记忆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也就无从根治。”

玛琳的话无异于一声惊雷，索尔愣了一下，扭头看了一眼提议到塞拉村寻找祭司的希莉亚：“那……我们岂不是白忙一场了？”

希莉亚看到索尔的目光，赶忙摇手：“这，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本来以为这里祭司们医术高超，一定能治好悠妮的失忆症……”

亚雷斯看了一眼缩在索尔身旁没有说话的悠妮，高声劝道：“索尔，现在责怪希莉亚也没有用啦……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吧。”

悠妮慢慢抬起头，有些歉意地道：“算了，索尔……我也不好继续这么麻烦你们，不如就……”

站在众人中央的玛琳笑了笑，继续说道：“别急嘛！我还知道有另一个方法可以医治悠妮小姐的失忆症，你们想不想试试看呢？”

索尔看到玛琳的笑容就明白了：“哦，有附带条件吧？”

“别说得那么难听嘛。”玛琳笑嘻嘻的样子跟希莉亚倒是有几分神似，“是这样的……有个叫约拿的贤者住在南部大港普里兹，他见多识广，应该知道怎么治好悠妮小姐的失忆症吧。”

亚雷斯跟索尔对视一眼：“唔，所以你就……”

“我正好也要到普里兹港去找约拿，而这一代又不怎么安宁。”玛琳倒是不避讳自己的想法，说得坦荡，“我想跟你们结伴而行，如此可以互相照顾。再说我还带有护卫，也不会太麻烦你们。”

亚雷斯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用眼神询问了索尔一下。

“这样妥当吗？”

“既然是要治好悠妮的失忆症，我想什么办法都值得一试。”索尔咬咬牙道，“我们就一起去找约拿吧。还有，希莉亚，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

希莉亚对着蓝发青年笑笑：“我还是跟着你们吧，多少也可以帮忙，而且和你同行，还会遇到不少有趣的事……”

“这个疯丫头……”索尔摇摇头，决定暂时屈服了。

…………

…………

普里兹港位于塞拉村南部的群山另一侧，是整个马拉大陆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这里商贾云集贸易众多，每天都在无比忙碌中来去匆匆。因为港口城市的重要性，王国驻军数量也比其他城镇庞大许多。索尔从来未到过马拉大陆，眼前所见一切都多少有些新鲜。

“奇怪啊……约拿好像不在这里。”

“什么？”索尔一拍头，“怎么会这样……”

索尔还未来得及追问玛琳细节，背后传来一声大喝：“那边的几个人，你们给我站住！”

众人回头看到几名巡逻的王国士兵，马拉大陆的亚可斯王国士兵铠甲都有印记和雕花，这些士兵的身分不言而喻。为首一人目光首先落在索尔身上，继而转移到了玛琳身边那位护卫的脸上。

“这里禁止进入，你们来干什么？”

“抱歉，我们是来找人的……”

“统统给我滚回去！”巡逻士兵的口气粗暴又充满了不耐烦，“这里什么都没有！咦？等等，你们给我统统站住！”

索尔压住心头怒气停下脚步：“又怎么了？”

“你是艾迪·沙林斯吧？”那个士兵猛然抽出腰间武器，“自从上一次你们一伙儿抢劫了维克勒城之后，我们一直在找你，没想到你居然跑去给别人当上护卫了……”

一直低头不语的佣兵后退两步，双手已按在自己的双刀柄上。

“嘿，其他人的事我可以不追究，不过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了。”那个士兵首领挥挥手，背后的巡逻卫兵们形成一个半圆形包围圈，“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好，你觉得呢？”

索尔还没想好怎样回答这些如狼似虎的士兵，玛琳已抢先出言反对：“你们等一下，护卫是我爸爸派给我的，你们要是抓走他，我回去怎么交代？”

“那跟我们无关。”士兵看了一眼玛琳的穿着，知道对方肯定非富即贵，口气却并未因此缓和，“你再无理取闹的话，我们连你一起抓走！”

“你敢！”

双方正在僵持，一名看似官阶比巡逻士兵高一些的男子注意到这边的争吵，快步走过来。

“这边怎么了？吵什么吵？”

“队长……”为首那名士兵向小队长行礼，“我们在这群人当中发现了一名通缉犯，但他的雇佣者拒绝让我们逮捕他。”

“那有什么好疑问的！”小队长看都没看玛琳一眼，高声喊道，“拒捕者格杀勿论！”

亚雷斯后退两步，退到索尔身边：“喂，看来我们又有麻烦了，怎么办？”

“这些士兵也太蛮横了，除了动手恐怕没什么别的选择。”索尔抽出宝剑，雪亮的剑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们上！”

希莉亚苦笑一声：“这下子想不动手都不成了……”

双方开战的位置就在贤者约拿住所不远处，索尔扬起手中武器打到第一名巡逻卫兵之后，一名金发长耳的男子从一侧角落探出头看了战局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加入其中，而是站在远远的屋顶上抱着双臂看着双方表现。

索尔一行人的实力终究是强过巡逻卫兵，不断磨练技艺的青年和动作迅捷的少女很快解决了大部分敌人，最后那名队长也未能幸免，被索尔一剑刺中胸口。

“呀，失手了……”

索尔懊恼的同时，那名死不瞑目的小队长挣扎着用最后一口气问道：“你……你们不是一般的匪徒，你们到底……有，有何目的……”

“误会啊……”索尔看着自己手中的武器，挠挠头，“我们真的只是路过的旅行者……”

旁边观战的精灵族男子噗嗤笑出声来，从屋顶一跃而下，动作敏捷得让人惊诧。

“你们真行啊……居然敢于攻击王国派来的调查队，还错手杀死了小队长。难道你们不怕被全王国的军队通缉吗？”

希莉亚看着这个男子，有些无奈地摊手：“这只是一场误会……可是他们也不肯听我们的解释嘛。”

精灵族男子摇摇头：“算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惹了大祸的玛琳此时浑不自知，一脸凛然地答道：“我们是来找贤者约拿

的……”

“你们找约拿？”精灵族男子看了索尔一眼，他能从这些人各自的神情中分辨出此人才是这个小型队伍的领导者，“约拿两天前已经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玛琳对约拿的事看似很熟悉，“听说他近年来很少离开普里兹港啊。”

精灵族男子点头道：“话是没错。不过这个港口最近夜里发生了不少失踪事件，情况严重到连王国都派遣部队来调查了，想必你们还不知道吧？”

“难怪码头一带到处都是士兵。”亚雷斯看了一眼小广场上的战后惨状，很想叹气。

精灵族男子的目光仍停在索尔脸上：“我叫做贝克威，是约拿还算不错的朋友。前两天他来找我，说是他发现了一件巨大的阴谋，和连日来的失踪事件有关，必须立即前往调查。他委托我一些事之后就离开了这里……”

“我们运气真是不够好。”索尔看着小队长的尸体依旧有些无言，“那这一趟岂不是又白跑了？而且还跟王国军结下了仇……”

玛琳对索尔的话异常敏感，昂着头反问道：“你是在说我吧？这又不全是我的错！”

“你还敢说。”索尔瞪了大小姐一眼，“要不是因为你爸爸派给你的护卫……”

贝克威摆摆手阻止两人继续为这个争吵下去：“好了好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这样吧，约拿跟我约好两天后到亚克斯王国的首都和他碰头，既然你们有事找他，不如和我同行算了。”

亚雷斯为难地看了一眼那位小队长的尸体：“……去王城，那不是自投罗网么？”

这话一出口，大家都沉默了。

“不不，绝对不会的。”希莉亚忽然充满信心地说道，“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可以保证，一定不会有事。”

亚雷斯看着这个一直都开心又机灵的女孩，不知为何竟觉得她的话有些可信，嘴上却没有轻易承认：“希莉亚，你为什么敢做这种保证？”

“这是秘密。”希莉亚微微一笑，“不过你们也应该相信我一次嘛。”

索尔看了看仍在低头忧郁着的悠妮，心头怜惜之情一阵涌动，望着蓝天白云的海岸线，这位罗特帝亚帝国第一王子挥手大声做出决定：“既然如此，我们就上路吧！”

年轻人挥手的姿势坚定又充满信心，这个场面在很多年之后也被无数人记起。那句“我们上路吧”像今天的阳光一样温暖了很多人的心，因为和这样坚定又果敢的年轻人同行，他们相信自己的一生终会留下一些有趣又美好的记忆。

就像雷特王年轻时的冒险一样。

◇◆ 5 ◆◇

亚克斯王国是整个马拉大陆惟一的帝国，其首都王城当然也是大陆最宏伟的城市。即使生在帝国首都的索尔首次看到那蔓延在群山脚下的建筑时，心头也免不了一番震撼。

“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贝克威手指前方山路尽头，“过了这个哨所，就是王城辖区。只要能见到约拿，至少应该不

会让你们成为王国军的通缉犯了……”

“我看情况不会那么简单。”亚雷斯撇撇嘴，让贝克威注意哨所周围的密林，“一路上没有怎么见到王国军的原因嘛……是因为他们都在这里等着我们呢！”

亚克斯王国军队戎装整齐，一排排铁甲在绿色的山野中显得尤为刺眼。看到这么大排场的迎接场面，就连索尔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敌人……好像有点多。”

亚克斯王国军首领身穿上级骑士铠，骑马走在队伍最前端，看到一行人出现在眼前，立即挥手扬剑：“大胆的盗贼，不管你们有多厉害，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处！”

“真的又要开战么……”亚雷斯倒是无所谓，只是回头看了看有些忐忑的玛琳，“保护好女孩子们吧，这一次可不会太轻松。”

索尔还未来得及说话，希莉亚已抢先跑在众人之前，高举双臂解释道：“等等，你们不要打起来啊……我们又不是敌人。”

“哼，你以为这种话我会相信？”王国军首领冷笑一声，“当我是白痴啊？”

“你就是个白痴！”希莉亚吐了吐舌头，从怀中掏出一条项链，铂金色的细长链条尽头是一块无暇宝石，淡蓝色的泪滴状宝石晶莹通透，在日光下仿佛夺走了所有人的视线，美得像是一场梦境。

“你看看这是什么！”

王国军首领并非不识货的人，一眼就看出这枚项链的来历，顿时发出一声惊呼：“这，这是……历代王后所拥有的‘女神之泪’……这首饰应该在公主手中，难道说……”

“无礼的家伙！”希莉亚挺了挺自己并不丰满的小胸脯，骄傲地道，“我就是亚克斯王国的公主希莉亚，你们这些新近加入骑士团的家伙，我以公主的名义命令你们收起武器！”

王国军首领愣了一下，言语之中有些犹豫：“可是……可是公主殿下您攻击我们的侦察部队证据确凿，为何殿下您会……”

“我们之间不过是发生了一点误会。”希莉亚摇头叹息道，“那些士兵极为蛮横，不肯听我的说明，因此大家才动起手来……”

王国军首领身畔一位长发女骑士回头望了一眼纷纷端着兵器不知所措的士兵们，策马向前几步，低声劝道：“队长，这的确是公主殿下没错。我们先迎接公主殿下进城，其余的事以后再说好了……”

王国军首领犹豫了一下，却并未收起武器。

“队长……”

“这，这怎么行！”这位首领似乎是下了很大决心，“陛下亲自吩咐，要我消灭乱党，若我没有做到，就是抵抗王命！”

“可是……”长发女骑士看着希莉亚，欲言又止。

“不用多说了！”首领似乎下定决心，挥手高喝道，“谁敢违抗王命，谁就是意图反逆，一律杀无赦。所有人，给我上！”

“不！”长发女骑士抽出手中长剑抵住首领腰间，“公主殿下请放心，我身为史卡迪家的人，一定会舍命保护您的！”

“洛娜，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王国军首领怒道，“你不想活了？”

王国军首领被洛娜制住，索尔并没有浪费这个天赐良机，毫不犹豫地挥手指挥进攻。悠妮祭起魔法从天而降无数火球，吓退了不少士兵，一行人趁机将王国军首领团团围在中央。洛娜见亚雷斯已

将王国军首领控制住，撤下武器对希莉亚下马行礼。

“公主殿下……”

“谢谢你。”希莉亚对着这位女骑士微笑道，“你说你是史卡迪家族的人，是那个骑士世家史卡迪吧？”

“正是。”洛娜点头道，“我族世代都负责保护王族的使命，如今虽然家族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属下仍会尽忠职守，以生命守护公主殿下的安全。”

“我明白了，你就跟着我一起来吧。”希莉亚此时忽然没有了平日的嘻哈模样，俨然冷静了许多，“索尔，亚雷斯，我恐怕还要借助你们的力量，你们也跟我一起进城吧？”

“他怎么办？”洛娜看了一眼被亚雷斯捆成粽子的那位队长。

“他也是奉命行事，我首先要去觐见父王，弄清楚事情真相。”希莉亚分析道，“这些士兵没有几个认得我，显然王国卫队被换掉了一大批人，我们先进宫再说。”

因为首领被俘的缘故，大部分士兵已经四散奔逃，王城门前的哨所空无一人。希莉亚带令众人穿过哨所和冷清的街道，顺利进入亚克斯王国的权力中心。

“希莉亚，看来你父王的大军已经在等待我们了。”打开王城大门的一瞬间，索尔立即将手中武器重新竖起。就在众人眼前不过百步左右的距离，密密麻麻站满了数十名精锐骑士，为首的一人孔武有力，短发横眉中透着一股悍勇。

“交给我吧。”

希莉亚上前几步，小巧的臂弩被她小心藏在衣袖中，没有露出半分，看到公主殿下出现在这里，那些精锐骑士中认得希莉亚的人免不了一番骚动。

“殿下……”为首那个健硕男子高声喊道，“以您王国公主的身分怎可和这些盗贼为伍？陛下已经签发手谕下令逮捕这些盗贼，让属下迎接殿下回宫，这些盗贼交给禁卫军处理就可以了。”

希莉亚怒道：“莱汀，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赶快把这些禁卫军撤走，我要去见父王，把事情说清楚！”

被称为莱汀的卫队长后退两步，拒绝了希莉亚的建议。

“公主殿下，陛下有令在先。先要把这帮匪徒统统抓起来再说，如果您还是打算护着他们的话，那属下就得罪了。”

希莉亚昂起头，向前几步：“莱汀，你敢对我动手么？”

“……公主殿下，请原谅属下的无礼。”莱汀挥手打算让属下开始进攻，“大家……抓住这些盗匪，小心公主安危。”

莱汀转身的同时，希莉亚陡然一个箭步冲上去，右臂的振袖高高扬起，锋利的弩箭射出两枚，分别钉在莱汀左右护卫骑士的腿甲缝隙中。

两名卫兵吃痛跌倒，重甲哗啦啦压向莱汀，卫队长感觉到一丝不妙，正欲扬剑格挡，又想起眼前的敌人乃是本国公主，一个犹豫间已被希莉亚的弩箭抵住喉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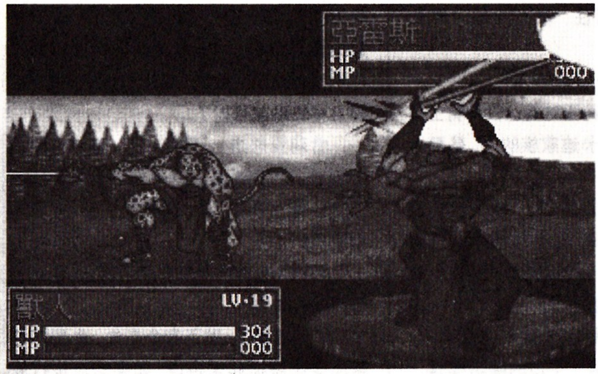
“公主殿下……”

莱汀知道自己之前已经惹怒了希莉亚，不敢轻举妄动。希莉亚的举动超过他的想像，他不太明白为何自己认识的那个公主会变成现在这样果敢的少女。

“公主殿下……您，您为何……为何要带这些人来加害陛下……”

希莉亚愣住了：“我？加害父王？你到底在想什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前几天有刺客夜袭陛下寝宫，想要抓走陛下。”莱汀如实回答道，“打斗声



庭彻底堵住。

“莱汀，你身为禁卫军队长，居然勾结意图行刺陛下的盗匪，我们奉葛雷大人之命将你逮捕，赶快束手就擒吧！”

希莉亚有些无语地回头看了一眼索尔，松开抵着莱汀喉咙的臂。壮硕男子揉揉自己的肩膀，看着那些黑衣骑士怒道：“可恶，我明白了……葛雷这个该死的叛徒！”

“父王处境可能很危险。”希莉亚看着莱汀的眼睛，低声说道，“我们先设法进入王宫内部再说。”

莱汀点点头，高举起手中宝剑，对周围禁卫军发出怒喝：“如今陛下可能为奸人软禁，我等保护陛下不力，此时更当尽心竭力，为保护王家血脉而战！”

莱汀在禁卫军中显然拥有极高声誉，几句话之后禁卫士兵们纷纷抽出已经回鞘的武器，对准那些黑衣骑士。

“上吧，为了王家的荣誉。”

莱汀深深看了希莉亚一眼，首当其冲朝葛雷的近卫队冲去。

战局在并不宽敞的前庭迅速展开，黑衣骑士虽然数量众多，却不如禁卫军精锐之师骁勇。加上索尔等人的协助，战局朝着属于希莉亚的方向明朗着。

战斗正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忽然一名士兵急匆匆跑进前庭，只喊了一句话就让双方都停下了动作。

“不好了！葛雷大人被人杀了……”

惊醒了侍卫，在卫兵救驾之下陛下才幸免于难……”

“有这种事？说下去！”

莱汀看见公主眼神中的关切，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一个最基本的错误，不由羞愧道：“殿下……刺客临走前扬言，几天之内一定会再来。陛下遭受到这种惊吓，最近几天来一直都在床上修养……”

“这件事又怎么扯到我们身上了？”希莉亚依然不明白。

“为了搜查可疑分子，我们的王国各处派出调查队，结果发现不少怪事。”莱汀继续说道，“比如普里兹港的失踪事件，而你们又惹上了调查队……”

“太荒谬了！”希莉亚怒道，“大臣们一致认为我们就是刺客？”

“其实是葛雷大人支持这种说法。”莱汀想到了这件事中最大的疑点，“陛下多日来一直卧病在床，军方命令都是他一手签署。这一次禁卫军攻击你们的命令也是他……”

禁卫军在莱汀的指挥下向四周散开，希莉亚正打算继续问莱汀宫中近况，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身穿黑色铠甲的葛雷亲卫队蜂拥而至，将狭小的王宫前

索尔正将一名黑衣骑士踹翻在地，闻言愣了一下。倒是莱汀对自己国家的军队更为了解，趁机高声喝道："葛雷遇刺，按照官阶顺序，我将接管禁卫军团和王宫内外一切指挥之权力，你们还不放下武器？"

那些效忠葛雷的士兵听这个消息已经傻了，大部分人甚至没有再度攻击，就被身边的禁卫军骑士俘虏，剩下几个还顽抗的，也很快被打倒在地。

"你，说清楚一点！"对着那名报信的士兵，莱汀严厉呵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我是葛雷大人的护卫亲兵。"那名黑衣骑士惶恐地叙述自己所见的情形，"刚才在大人房外站岗，忽然听到大人惨叫一声，等我冲进去看的时候，葛雷大人已经不省人事了……"

"这个国家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啊……"亚雷斯放下骑士矛，低声对着索尔嘀咕道，"国王遇刺，大臣遇害……这些事难道早有预谋？"

莱汀扫视了一眼战况惨烈的王宫前庭，对希莉亚道："公主殿下，现在的情况依然凶险，不如我先去调查一番，同时整备军队，等到有详细消息再向您汇报。"

"嗯，小心一点。"希莉亚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完全帮不上忙，只能跟朋友们在这里等候莱汀的消息。

◇◆ 6 ◆◇

夜色下的王城依旧灯火通明，大部分禁卫军在莱汀的调令下紧张地更换岗位，葛雷之死带来的不安因素在人员调配中不断被冲淡，希莉亚看着这个忙碌的男人在府邸间进进出出，深切感受到帝国强大盛况下隐藏着的种种不安。

并不算明亮的灯光下，索尔和亚雷斯席地而坐，悠妮怯怯地跟在索尔身旁，贝克威拿着一只笛子在手中轻轻摩挲，却没有吹响。众人中央摊开一幅地图，是整个王城的内部结构图，图上标明了城堡里的各种密道和隐秘之处，想必只有禁卫军才会拥有这种属于最高机密的东西。

"这里……"莱汀用笔在城堡西侧的一个位置标了一下，"从葛雷的书信和卫兵传讯内容来看，陛下应该是被囚禁在这里。"

"葛雷也是被敌人害死的吗？"希莉亚问道，"能够控制葛雷叛变的人，应该不是普通人吧？"

"目前所知的情况甚少……"莱汀有些惭愧地回答道，"禁卫军最高统帅葛雷和他人勾结，意图谋害陛下自立为王。事实上陛下在遇袭那一晚已被掳走，之后葛雷就伪称陛下在寝宫内养伤，假借陛下名义发号施令。"

希莉亚抬头看了索尔一眼，紧锁眉头的青年那一日的英姿又浮现在她的眼前："所以……他们正巧知道了我们惹上王国军，就利用你们把我除掉，自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对……都怪属下愚昧。"莱汀自责道，"还好一切都如公主殿下所愿，我们才找到囚禁陛下的所在。我觉得葛雷应该另有所图，否则他们可能早就加害陛下了……"

"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救父王！"

"殿下，刚刚我正在调配禁军，现在大部分骑士已经整装待发，不管敌人是谁，这

样有准备的战斗我们胜算都会高一些。”

卷起地图，莱汀和索尔等人仔细检查好佩剑，在卫兵带领下前往葛雷囚禁国王的密道。亚克斯王国历史悠久，王城周围的景色与背后的山峦浑然一体。翠绿色的密林蔓延到无穷无尽的视野尽头，一条宽大的瀑布从天而降，洒落在充满清新气息的水池中。

“就是这里了。”莱汀亲自高举火把，照亮了瀑布后方的一处入口，“大家小心，敌人很可能随时对我们发起突袭。”

大队的士兵跟随众人一同进入洞窟，整齐的脚步声在幽暗中回荡。索尔高举火把走在队伍前端，另一只手则牢牢握着悠妮的手。红发少女像是依偎在亲人身旁一样安静地跟在索尔身畔，两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希莉亚有些羡慕又嫉妒的目光。

顺着狭窄的小路前行片刻后，众人的眼前豁然开朗。宽敞的天然石洞内赫然摆放着许多祭品和数尊雕像，虽然看不懂这些雕像的内容，索尔还是能从雕像的容貌上辨认出一丝凶戾的味道。

“到底是谁在这里作怪……”希莉亚借着火把的光向洞窟角落看去，赫然发现其中一尊雕像竟然微微蠕动了一下。

“这，这是……”

“天真的家伙们……”那尊雕像缓缓开口，声音沉重中带着无比强大的自信，“你们真是不知死活。”

莱汀抛下火把，火把的光从地面向四周荡漾开去，照亮了众人脚下的视野。

“这就是幕后主使吗？你赶快把陛下交还给我们，否则整个王国禁卫军都不会放过你！”

“哈哈，你是说卡纳恩三世那个老头吗？”雕像的双臂相交，发出沉重的闷响，“别担心，等我地魔神送你们去极乐世界之后，也会让他和你们在天上相见的。哈哈哈哈！”

莱汀后退一步，挥动手中武器：“禁卫军，开战！”

从山洞内外传来几乎一致的喊声，骑士们手持重剑，将这名自称地魔神的怪物围在当中。

“不要有犹豫，胜利就在你们眼前！”

索尔心中默念着父王曾经说过的话，挥动手中长剑，第一个高高跃起朝地魔神冲去。在他背后无数把长矛形成一道坚实的墙，几乎同时刺向地魔神全身上下。

悠妮念诵起光与热的咒文，希莉亚对准地魔神的头颅射出数枚弩箭。

亚雷斯的骑士矛带着冲击的力量向前刺去，贝克威的精灵之刃和长长的弓箭几乎同时杀到。

战斗就这样飞快地展开，又迅速结束。

人群奔涌的脚步将跌落地面的火把吹得东摇西荡，火焰几欲熄灭后终于又慢慢恢复了常态。地魔神难以置信地后退着一直紧贴上墙壁，他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正从自己的体内慢慢消失。

“不，不……这不可能！”

莱汀长剑斜指地面，冷冷地看着身体渐渐风化成碎片的地魔神。

“你们……你们只是无名小卒……主人……主人……”

地魔神的声音几乎已经快要听不见了，亚雷斯轻轻拦住了打算给它最后一击的莱汀，大声问道：“你绑架国王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为了王家的至宝‘黄金徽章’……”

“那是什么东西？”索尔性子急，飞快地催促道。

“飞天的……战车……钥匙……啊啊

啊啊啊……”

地魔神体内的力量终于控制不住地飞散开来，坚硬的身体化成点点碎片，散落在洞窟之中。莱汀看着这个可能是帝国有史以来最接近阴谋得逞的敌人消失在眼前，不知为何有些萧索地叹了口气，指挥禁卫军团开始搜索国王的下落。

洞窟内部崎岖复杂，骑士们凭着人多势众很快救出了国王，与国王一同被囚禁的还有一位年纪略长的高贵女性，淡色长发下精致的五官中流露着一股圣洁气质。索尔在希莉亚的引荐下才知道对方的身分，这位女性竟是执掌整个亚克斯帝国神殿的最高祭司索非亚。

“父王，您没事吧？我好担心……”

看到希莉亚扑到卡纳恩三世的怀中，大家情绪多少都有些被感染。玛琳施法解除掉国王和祭司的身体麻痹后也悄悄退到索尔身后，留给两父女体会重逢喜悦的空间。

“乖女儿放心……我没事。”卡纳恩三世摸着女儿的头发，柔声安慰道，“这还是要多谢你的朋友们，不然这回我真是劫数难逃。”

“其实也没什么……我自己还不是失手做了不少错事。”

贝克威轻咳一声，把众人目光吸引过来后才缓缓开口道：“国王陛下，我很纳闷的是那个所谓地魔神为何要对您下手，虽然他也说了原因，但我们想知道更多，不知对您的秘密是否有所冒犯。”

贝克威的问题让卡纳恩三世神情变得凝重起来：“唔，这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简单来说，对方就是为了得到我们王家的至宝——‘黄金徽章’。”

“那是什么东西？”索尔听地魔神说过一次，对这句话倒是印象深刻。

坐在国王右手侧的索非亚淡淡一笑，轻声接道：“这个就让我来说吧。黄金徽章是亚克斯王家的祖传至宝，据说拥有莫大的神秘力量，所以几代人都一直小心收藏着，但是它究竟有什么功用，一直也没有人知道。”

“嗯……”卡纳恩三世点头补充道，“他们把我绑到这里来，就是要逼我交出黄金徽章。说起来惭愧，最后我还是没有忍受住酷刑拷问，最终告诉他们黄金徽章所在的位置，结果就连累了索非亚……”

贝克威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约拿所料果然不错……”

“贤者约拿，你认得他？”索非亚吃了一惊。

“我们也算是旧识了。”精灵淡淡解释道，“这一次回到王城，我就是应了他的请求，否则也不会遇到这件事。”

索非亚看了贝克威片刻，点头说道：“前几天他也曾经来找过我，说几天后会有一个朋友来王城找他，希望我能够将黄金徽章借给他，看来说的就是你了。”

“约拿果然来过这里啊。”贝克威看了索非亚一眼，“那么……黄金徽章的事，您能够答应吗？”

“这要陛下做主……”索非亚觉得有些为难。

卡纳恩三世挥挥手，无所谓地道：“没关系，如今谁不知道贤者约拿的大名？他要借用黄金徽章，就一定有他的道理。索非亚，你可以把黄金徽章交给他。”

索非亚点点头，却忽然站直身体，以祭司的最高礼节对国王弯下腰去。

“陛下，我还有一个请求，也希望您能一并答应。”

“什么请求？”看到索非亚如此慎重，卡纳恩三世也认真起来。

索非亚娓娓道出自己的想法："陛下……根据约拿所言，最近有邪恶之徒正在进行一桩阴谋，他自己先动身去调查此事，但也希望我们能前去协助。我自己也很希望能够为神贡献一份力量，阻止那些邪恶之行。所以我可能无法再担任神殿最高祭司一职，希望陛下答应……"

卡纳恩三世经历过一次生死之后显然对很多事已看开，点点头道："这样吗？好吧，我也不会勉强你……你就去吧，要好好保重。"

"感谢陛下……"索非亚又行了一礼，"愿圣灵与陛下同在。"

索非亚向卡纳恩三世提出请求之际，希莉亚为难地看了一眼索尔，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下，欲说还休。索尔知道女孩心中所想，却也没有任何立场对卡纳恩三世开口。两人沉默着对望了片刻后，希莉亚终于鼓足勇气走过去拉住自己父亲的手。

"父王，我也有一个请求……"

卡纳恩三世人老成精，一下子就明白了女儿的想法。老人有些悲伤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低声问道："希莉亚，难道你也……"

希莉亚看到父亲的表情，心头一阵酸楚，但还是坚持着说出自己的想法。

"父王……我这些天来跟朋友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少……如今邪恶的阴谋已经威胁到我们亚克斯王国，我觉得身为王国第一公主应该去试着尽自己的力量，多少为国家和人民担一些责任。"

老人抬起头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不禁有些吃惊。从小娇生惯养的希莉亚曾几何时有过这样懂事的言论？看着女儿俏生生站在自己面前，子女成长带来的安慰冲淡了卡纳恩三世心中淡淡的哀伤。

"希莉亚……你瘦了不少，这些日子吃了不少苦吧？"

"没有……大家对我都很好。"希莉亚偷偷看了一眼索尔，"父王，您答应我的请求吗？"

"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我怎么会不答应？"卡纳恩三世呵呵一笑，"女儿啊，我安排卫队长莱汀跟你同行总不会反对吧？你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嗯……我没意见。"希莉亚听说能够跟索尔同行已足够满足，没有再提出任何要求。

索尔和亚雷斯对望一眼，还是索尔代为回答道："陛下……我们还是想要先找到贤者约拿治好悠妮的失忆症再说。"

"先回王宫吧，陛下。"莱汀提醒道，"这里可不是什么说话的好地方。"

一行人簇拥着国王和最高祭司回到王城，在王家会客室里卡纳恩三世再度感谢索尔等人，倒让索尔有些不好意思。在帝都整备了数日之后，一行人开始朝着索非亚所说的方向行进。

无论多少次踏上征程，索尔总是不不会忘记把目光停留在悠妮身上。柔弱的红发女子眼中似也藏着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有一天，治好了悠妮的失忆症，这一切都将迎刃而解吧？

索尔这样想着，走在队伍的最前端。

◇◆ 7 ◆◇

随着轻声念诵的咒语，一团火焰从空中飞快落下，命中搭好的木柴塔上，一蓬火光在黑夜中亮起来，映在每个围坐在篝火

前的人脸上。

随着远离亚克斯的国境，空气已经变得有些湿冷。温暖的国度已经远离了自己，这种想法让索尔终于有了一丝冒险的感觉。离开王城已经有几天了，一路向北走来，一直到这座森林为止，人的踪迹已经彻底消失。

"只要越过这座森林，就是精灵的领地了。"

说话的精灵族女子额前缀着泪滴一般的宝石，一双冰蓝色的眸子里透着一股自信，却总是将目光停留在贝克威身上。

即使迟钝入索尔，看到女子凝视贝克威的眼神也能知道一些什么。

索尔一行人按照索非亚的指点顺小路追赶约拿脚步，途径迷雾森林之际偶遇兽人族进攻这里的圣地，当时就只有这一名精灵族的女性守护在这里。

"真是感谢你们，不仅是因为你们帮我。"名为珊的美女精灵款款说道，"而且也是因为你们才能再次遇到贝克威，嘻，好久没见他了……"

亚雷斯捅捅身边的老友："喂，我怎么觉得她跟我们一起上路的动机不纯。"

索尔挠挠头没有说话，答应带悠妮回家的他可没有什么立场说珊。

"迷雾森林本是精灵族各代长老的藏宝之处。"珊对索尔等人解释道，"最近天地异变，迷雾森林上空的大雾全部消失，结界失效……这些兽人不知怎么就跑来了。"

索尔拍拍脸色仍有少许不快的贝克威，安慰这位精灵族的男子："如果担心珊的安危，就用心保护她吧……你已经很久没有回故乡了，这里的一切还是珊比较熟悉，我想她可以带我们离开快一些这里。"

贝克威点点头："我知道……担心则乱，我有些激动了。虽然很想回故乡去看一看，不过约拿的事想必更重要……"

两人正在交谈之际，远方的密林深处传来一声呼救。

"救命！救命！"

所有人都站起来，莱汀一脚踹翻篝火，索尔抓紧手中武器，朝着那个呼救声的方向挥挥手，一行人飞快地靠近黑暗中的声音出处。

越过一段茂密灌木之后，眼前豁然开朗的一小块空地上，一名皮肤暗红的龙族青年正手持双剑不断与兽人周旋。周围十几名兽人手持利斧，正打算一起围攻这名龙族青年。

"龙族？"珊惊讶了一下，"好久不见这个种族出现了呢。"

龙族青年显然已经看到索尔他们，赶忙站直身体振臂高呼："喂喂……终于有人了，救命啊！"

"嘿，先不要着急。"珊拦住了打算冲上去的贝克威，慢条斯理地问道，"你为什么会被兽人追杀呢？我好想知道，赶快告诉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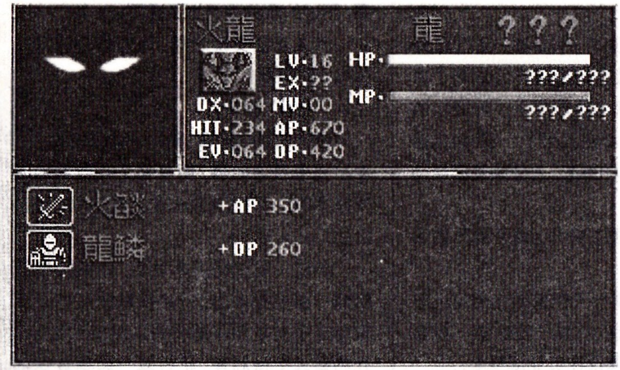
"……"龙族青年没想到这位精灵美女居然如此冷酷，只好以她的招数回应道，"如果你们能救我的话，我不但告诉你们为什么，还可以额外告诉你一个关于精灵族的大秘密！"

"有趣！"索尔亮出武器，"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样是给大伙添麻烦吧……"贝克威瞪了一眼自己青梅竹马的女精灵。

"算了，反正这条路也是要走的，现在活动一下筋骨不算什么。"亚雷斯首当其冲飞奔过去，一枪刺中为首一名兽人胸口，动作干脆利落。

"你这小子。"索尔大笑着冲过去，只是这两人就一下将兽人的队伍打乱，那名



龙族青年趁机后退到贝克威和珊的身边。

“贝克威，你看住这小子，大家上啊！”

兽人的战斗力与这支队伍比起来实在过于脆弱，几个回合间已损伤大半，剩余的兽人则高叫着飞奔逃离了这里。迷雾森林转眼间又恢复了如昔的宁静，索尔收剑回身走向那名龙族青年，等待珊向他提问。

龙族青年倒是很乖巧，没等珊问到名字已主动自我介绍道：“我叫做米亚斯多德，感谢各位的帮忙……”

“好啰嗦的名字……”珊皱皱眉头，“还是说大秘密吧，到底是什么？”

“这个秘密恐怕人类不会有什么兴趣。”米亚斯多德眨着眼睛低声说道，“昨天夜里我曾经偷听到兽人部队的谈话，他们好像要秘密进攻精灵城市哈斯米尔……”

贝克威浑身一凛：“什么？那，那不是我的故乡吗？”

珊脸色也是巨变：“糟糕，我们要赶快回去警告镇民们才行！”

索非亚所知甚博，点头道：“北部森林的哈斯米尔？奇怪了……兽人族什么时候有胆量攻打精灵族了？”

米亚斯多德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却是看到相当庞大数量的兽人部队聚集在一起，他们总不会是在露营吧？”

没有人对龙族青年的幽默表示出兴趣，贝克威对索尔沉声说道：“看来……我们的行程还是要耽误一下了。索尔阁下，请问你愿意帮助我们抵抗兽族大军吗？”

索尔笑着拍了拍贝克威的肩膀：“既然是朋友的事，我们怎能袖手旁观？我们现在就开始赶路吧，否则可能真的会来不急了！”

贝克威感激地点点头。很多年以后，一个叫做朋友的词仍萦绕在精灵男子的脑海中，寿命悠长的他愿意这样告诉自己的子孙，曾经有一种力量伴随自己左右，让自己更加勇敢，更加坚强。

它的名字就叫做朋友。

◇◆ 8 ◆◇

索尔后退两步，看着精灵箭手在地面上放起一团焰火，一道光芒自地面直冲天际，随后幻化成无数道七彩流星散落四周。

“这是我们精灵族的联络焰火。”珊

对索尔解释道，"幸好哈斯米尔的居民早就得到疏散，伤亡尚在接受范围之内。唉……也多谢你们了，如果不是你们，还不知道这一战的损失会有多惨烈。"

"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索尔举目看了看正在收拾残局的精灵们，"哈斯米尔真是个漂亮的地方，要是被兽人攻陷，恐怕就不会再有这么美丽的景象了。"

放出焰火的精灵弓箭手对索尔的话极为赞同："是啊，兽人这一次好像还在哈斯米尔不远处的兰迪平原驻扎，对这里虎视眈眈……"

"那么到底兽人为什么要忽然攻打哈斯米尔？"贝克威始终觉得这个问题最奇怪，"他们没有吐露什么吗？"

"我们也不清楚。"精灵弓箭手摇头道，"他们曾经在开战前大声宣布，要把精灵族屠戮至最后一人。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还真不清楚……"

"兰迪平原在哪个方向？"索尔闻言干脆站起来。

"唔，这个方向……只要翻过这道山谷，越过哈斯米尔平原就是了。"精灵弓箭手对索尔的性格并不熟悉，如实回答道。

亚雷斯已经明白自己好友的想法了，笑着也站起来把骑士枪挂上战马。

"啊，你们这是……"精灵弓箭手愣住了。

"这还不简单吗？"索尔双拳对击，高声喊道，"兽人大军不是还在那里驻扎么？我们干脆杀他个人仰马翻，然后再抓几个来问问不就好了么？"

"真是典型的索尔作风……"亚雷斯翻身上马，"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希莉亚也站起来，把臂弩拉满弦："是啊，让那些兽人继续待在那里太危险了，不如先在野外进行歼灭，免得他们又来进攻。"

红发的少女悠妮似乎也已习惯了索尔的性格，认真地点点头道："我们的战斗力如今已经足够强大，要对付那些兽人相信不难。"

"……"

精灵族的弓箭手已经彻底傻掉了，他张大嘴看着这些旅行者随随便便就制定下史上可能是最不负责任的作战计划，更可怕的是精灵族的两位战士似乎也没有出言阻止，而是默默整装准备随他们一起出发。

片刻之后，由索尔发起倡议，其余同伴响应参与的最简单干脆作战计划迅速展开。借着从精灵城镇骑来的骏马，一行人飞快地穿越了山路，来到与哈斯米尔相邻的兰迪平原上。

精灵选择建设城镇的环境比人类更加水草丰美，辽阔的兰迪平原平整无比，整片的翠绿色在风中轻轻摆动，犹如一层草尖形成的浪，这样完整美丽的画卷却被一片灰黑色营帐破坏殆尽，不断有兽人在帐篷内外进出，黑色的浓烟冲破了宁静的天空，兽人之间的污言秽语顺着风零星飘来，让希莉亚和悠妮忍不住脸色绯红。

"一大群兽人啊……"索尔兴奋地挥挥手，"我们去叫醒他们？"

亚雷斯摇头："不不，我们先小心接近，再伺机进攻！"

"也好！"索尔倒是无所谓，"反正先大闹一场再说！"

"算了……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个战士……"

亚雷斯捂脸直接放弃了劝说，悠妮跟在索尔身旁微微一笑。一行人静悄悄接近兽人营地，在最靠近的位置发动了可能是这片大陆上最没有节操的一次进攻。

"来吧，兽人们！"

骑士们突然如鬼祟的小偷般出现在营地附近，兽人军团顿时乱作一团。趁机开始进攻的索尔已经没有了当初离开故乡时的兴奋和浮躁，即使在这充满自信的冲杀中，年轻的剑士也学会了慢慢平静心情。剑锋无数次切割兽族骨肉的奇妙手感让索尔有些迷惘，但更多的是坚定。他坚信自己所为之拼搏的一切都有其意义，正如当年父王年轻时缔造的传说一样。

兽人军团在索尔等人的追击下溃不成军，在混乱中索尔抓住一名兽人，一脚踩上它的胸口。

“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想要活命的话就赶快说！”

兽人战士向来以强者为尊，看见索尔展现出的实力，这名兽人已毫无反抗之心，只能挣扎着扭动一下身体，哀嚎道：“我……我也不知道啊……首领萨卡大人……四天前命令我们在此集结……准备，准备攻打精灵族的都城哈斯米尔。我们先派去了一队同伴，但到现在还没回来……结果，结果你们就来了……”

“废话，那些家伙早就栽在我们手里了。”亚雷斯用枪尖轻轻碰了碰兽人的肩膀，“你们的首领萨卡为何要攻打哈斯米尔？赶快说清楚！”

“这个……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那名倒霉的兽人惨叫道，“我只记得首领吩咐队长的时候提到过要杀光精灵族，还有务必要抢到宝物……其他的我就没挺清楚了。”

龙族青年米亚斯多德对宝物这个词汇好像异常敏感，立即问道：“什么宝物？”

“唉……我怎么可能知道……”那兽人求饶道，“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保证不会回去跟首领通风报信。”

索尔点点头：“好吧，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放你走。你们的首领萨卡现在在哪里？”

“唔……首领啊，他现在应该是率领另一队前往拉卡湖攻打豹人族去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就在那一带……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我，我可以走了吗？”

索尔松开踩着兽人的脚，挥挥手：“好，你可以走了，快滚吧！”

奇袭战斗结束了，整个兽人部队被索尔等人打得溃不成军。亚雷斯举目眺望了一下兽族溃逃的方向，有些遗憾地叹道：“可惜我们人手只有这么多……没办法对他们进行追击。索尔，你为什么要放走这个兽人？”

“因为即使留下他也没有什么意义吧？”贝克威替索尔解释道，“我们想要知道的已经知道了，不过情况看起来有些麻烦……”

“我觉得应该有人在背后指使。”希莉亚插嘴道，“兽人族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胆量。”

“现在的问题是豹人族战力虽强，但他们部族的数量并不多。”珊发表着自己的看法，“索尔你觉得呢？我们不是不是应该去拉卡湖那边看看？”

遇到这种意见，索尔倒是从来没有过反对的时候。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走吧！”

◇◆ 9 ◆◇

集结在拉卡湖的兽人战士们做梦也想不到，从山顶冲下来的一群年轻人竟成了自己美梦破灭的开始。

根据兽族领袖萨卡大人的命令，大部分兽人战士集中在拉卡湖和哈斯米尔附近的平原，准备在同一时刻摧毁豹人和精灵的都城，让这两个部族就此消失在这片大陆上。兽人战士们对于为什么要做某件事并没有太多疑问，大多数时候代替他们思考的都是领袖，既然领袖大人决定这样做，它们就会去毫无疑问地执行。

正因为没有人替兽族战士思考，普通人的兽族战士战力总要低于其他种族那么一点点。没有了智慧的暴力永远只能解决少部分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兽族战士们如果拥有智慧将是怎样一种壮观景象？

兽族领袖萨卡知道，这一切都取决于自己是否能够成功获得那些东西。

主人的话此时犹在耳畔回荡，萨卡既惧怕于主人那恐怖的力量，也无限憧憬兽族战士们拥有主动思考能力后的盛况，更期待主人曾经许诺过自己的强大力量和永恒生命。当萨卡的目光从远处豹人族临时搭建的防线上收回时，他听见营地背后的山坡上传来一阵马蹄和脚步交织的响声。

这是萨卡最后一次看见人类的军队。

…………

…………

索尔挥剑带队冲下山坡之际，整个兽人部队仍在不断调整队伍，借着这片混乱时光，索尔几乎是第一时间冲到了相貌和普通兽人有很大区别的萨卡面前，对准这位兽族领袖就是一剑。

萨卡的武勇在兽族中也享有一定声誉，看到敌人袭来立即打起精神反击，未料还没挡住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一剑，两支弩箭从侧面破空而至，射入自己没有护肩遮挡的肩膀。

萨卡吃痛中怒斩向迎面而来的年轻人，未料年轻人看见自己扬起的刀光非但没有退避，反倒一剑迎上。两件兵器在空中绽出激烈的火花，萨卡感觉到似乎有无数酥麻从各种角度想自己的双臂袭来，那种痛楚甚至让他有了放下兵器的冲动。

一种荒谬的绝望情绪在兽族领袖脑海中升起，索尔手中长剑在空中与萨卡的兵器纠缠片刻后改变了方向，一记毒蛇一般的突刺再度袭来，让萨卡不得不侧身闪避。

索尔这一剑尚未使尽，已经旋身一脚踹中萨卡胸口。超越了普通人的巨大力量冲击在萨卡胸口，兽族领袖一口鲜血喷出，再也支撑不住，双手紧握的长刀就这样跌落在地面。

“啊啊……”

失去了武器的萨卡眼睁睁看着索尔的长剑刺入自己胸膛，平时在其他兽族部下面前强逾钢铁的肌肤此时好像没有半分抵御，就这么任由金属利刃穿透了骨缝，穿透了内脏，穿透了整个胸膛……

“主人……主人……救救我……你，你答应给我……给我力量和……永恒的……生命……”

萨卡口中喊出的内容与地魔神无异，这让索尔的心中隐隐感到一丝不安。但显然萨卡的命运并不比地魔神好上多少，甚至连不甘心的遗言都没说完，整个人就失去了生气。

“糟糕……”索尔低头看着这具可能是兽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尸体，无奈道，“下手太重了……等一下没人可以问话了。”

战局随着萨卡的死亡开始急转直下，没有了领袖的兽人军团犹如一团散沙，很快溃败得不成样子。拉卡湖畔的战火烽烟只是刚刚冒起就又悄然熄灭，豹人族的战士

们一部分对敌人展开追击，另一部分则在清理战场。

“感谢诸位的鼎力协助。”为首的一名豹人战士对索尔等人道谢，“若非你们的协助，我们恐怕无法抵挡这些兽人军团的猛攻。”

“小事而已。”索尔不在乎地摆摆手，“不过兽人到底怎么了？它们又要进攻精灵族的都城哈斯米尔，又打算歼灭豹人族……”

“有这种事？”自称塞可邦勒的豹人战士自言自语道，“看来阴谋之说果然是真的。”

“什么意思？”

塞可邦勒无奈道：“这是我最近才得到的消息，有人在背后操纵黑森林一代的兽人和狂战士，准备对付精灵族和豹人。最初我只是半信半疑，最近星夜兼程赶回故乡，没想到就遇上了……”

贝克威点点头道：“没错，我们精灵族也差点惨遭厄运，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我也不是很清楚。”塞可邦勒道，“不过据我那个告诉我这些消息的朋友所言，有更大群的兽人和黑暗战士在北方的冰岛一代集结，她已经先去调查了。我打算在这里的事情有个结果之后，也尽快赶过去和她会合。”

索非亚朝着极北的方向看了一眼，点头道：“约拿似乎也是在朝这个方向而去，看来这些事情可能有所联系……”

“那么我们就朝着这条路走下吧。”索尔无所谓地挥挥手，“我想看看到底是谁在搞鬼，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方式来对付精灵族，一定是个和地魔神一样丑陋恶心的家伙。”

索尔一时愤怒说出的话，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不久之后将以怎样一种形式被演绎。此时此刻的索尔只知道自己恐怕必须继续向北了，那对南方出生的他来说简直是个噩梦。

“……想要知道真相，就必须勇往直前。”

越过了气候依旧温暖的哈斯米尔和气温已经略有下降的豹人之里，一行人穿过高耸入云的针叶林和水量已不算充沛的拉卡河，穿过乱石嶙峋的山谷和堆满兽人尸体的野战场，终于在地面再也看不见绿色，周围山峰的雪线则越来越低，最终蔓延到了众人的脚下。

“这，这里真是冷啊……”亚雷斯在休息的时候不断跳脚，“习惯了罗特帝亚的温暖气候，现在还真有点不习惯……”

“兽人选择这里做为集结点，也是考虑大部分种族的战士都不像他们那样皮糙肉厚。”塞可邦勒解释说，“在严苛的冰冷环境中，除了少数种族外，其他种族都不如兽人这么容易适应环境。”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没有优势了？”索尔不禁有些担心。

“并不是这样的。”塞可邦勒劝道，“我觉得你们比普通兽人强出太多，所以才舍不得放你们走……如果说真有什么奇迹能够战胜这些敌人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

“敌人都在那座岛上吗？”索尔举目远眺，“看上去好像满山遍野都是敌人……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要不要冲上去？我觉得全部都杀掉他们，应该就不会再有什么事发生了吧？”

“我总觉得你问的时候其实已经拿定主意了……”

“嘿嘿……”被识破的索尔挠挠头，“那么咱们现在就上吧！”

岛上的兽人战士战力不值一提，索尔等人冲上岛的时候，大部分敌人几乎无力反抗就被打到。只有其中一名浑身散发着湛蓝色光辉的女性站在混乱的兽人和怪物同盟军阵营中，以自己的影像和声音传播着阵阵涟漪，直到索尔分开众多守护在她面前的侍卫，独自一人面对这位强大的敌人为止。

“你们到底还是来了啊，人类……”那个冰冷面孔的女子声音里透着无一例外的诡异，“我知道这几天来你们在调查这里发生的一切，只是没想到你们那么着急看到自己陪葬……哼，还带了不少同伴！”

“你到底是谁？”

“我是水魔神！”冰冷的人形女子回答道，“以我和主人的名义，这将是你们一生中最后的站台。”

“啰嗦，大家上！”

索尔每次喊起冲锋口号都有着莫名其妙的好效果，这一次也不例外。同行的伙伴也都注意到水魔神的存在，纷纷在混战之中将武器对准了可能和地魔神有些渊源的神秘敌人。索尔扬剑前冲之际，水魔神还未来得及多说两句，有些遗憾的冰晶女子在空中呼唤出一道巨大的冰墙，将索尔拦在半空。

“空气中的水随时都能凝结成冰，所以只要在这座岛上，我就是无敌的！”水魔神狂笑道，“怎么样，冷冻的滋味还算好受吧？”

水魔神话音未落，一道火光陡然从天而降，笔直落在挡住索尔的冰墙上。红发沉默的少女双手以魔力高高将法杖置于空中，释放出惊人的能量。

“悠妮……”

索尔仿佛被悠妮的力量所感染，利刃的锋芒在空中与火焰混成一道无法抵御的烈焰，彻底摧毁了水魔神最后一丝抵御的力量。

◇◆ 10 ◆◇

强烈的劲风吹过吊桥，使两旁的绳索因此猛烈晃动起来，索尔一只手拉着悠妮，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吊桥一侧的铁链，让自己的身体不会因吊桥的随风摆动而轻易被摔落下万丈深渊。虎视眈眈的敌人就在吊桥两侧，若非由重甲骑士在两侧拼死防御，恐怕单是不断落下的箭雨便已足够让众人在这北风刺骨的傍晚吃尽苦头。

“真，真没想到……”亚雷斯的声音被呼号的风声吹得断断续续，“居然……会在这样的情况……见到约拿先生……”

对亚雷斯的话，索尔深以为然。

杀死水魔神之后，众人按照索非亚的指点打算度过整个大陆北方最长的锁链吊桥，只有通过这里才可以进入黑暗沼泽和史威特平原，而那里正是贤者约拿与众多大陆勇士们约定相见的地方。虽然并不知道约拿为什么要定下这样一个相见的地点，贝克威和索非亚经过仔细商量，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先去寻找约拿，毕竟在这位老贤者身上可能藏着悠妮的身世之谜。

贤者约拿的脚步并没有众人想像中那样匆忙，在这座吊桥上，索尔第一次看到了被整个大陆称颂的大德贤者。雪白的发须下一双清澈睿智的双眼似乎能将万事看透一般，动作依然矫健的老者与一名高大骑士正在试图通过吊桥，双方就在这吊桥上碰头了。

吊桥上的战斗比之面对水魔神还要惊

险不少，却已无法让索尔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威胁。慢慢熟悉了对方水准的年轻剑士和朋友们很快主导了局面，让胜利女神的号角又一次在自己这一方吹响。

看着年轻人不断朝着胜利迈进，约拿脸上始终保持着一股乐观的微笑。索尔一直偷偷观察这位被称为居住在智慧尽头的老人，却无法从老人的笑容中看出任何目的和意图。约拿似乎也发现了索尔在偷看自己，还微笑着对年轻人挥挥手。

“唔……多谢大家的帮助。”约拿一只手握着烟斗，另一只手却没有拿着法杖，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法师一样，就这么随意地站在风雪中，年迈的身躯没有因为风雪吹拂而动摇哪怕一丝一毫，“玛琳、索非亚、贝克威……真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你们，还有我不认识的这几位朋友们，也感谢你们，请问勇士们都怎么称呼？”

“约拿先生，我们叫索尔，这两位是我的好友亚雷斯和悠妮小姐。”索尔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从东方的罗特帝亚帝国来到这里寻找您，有一件事想要请您帮忙。”

“罗特帝亚吗？那可真是远道而来。”约拿面带惊讶地看着索尔，“不知道你们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想要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索尔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悠妮，有些忐忑地说道：“这个……老实说，我们是想请约拿先生医好悠妮小姐的失忆症……”

“失忆症？”约拿为难地道，“这可就难倒我了。如果是魔法所造成的，我或许还能帮上忙，但若是头部受伤或是疾病引起的，那就是僧侣分内的工作了……不过你们都已经大老远跑来了，不如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帮悠妮小姐看看如何？”

约拿的话不会有人反对，索尔整顿队伍的同时，悠妮低头跟着老贤者走到山脚下的僻静位置。约拿目光如炬地盯着悠妮看了片刻，又以双手祭出一个小型法阵在掌心周围盘旋片刻，这才收起魔力摇头自言自语道：“有趣……有趣！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索尔和亚雷斯等得心都要焦掉了，两人看到约拿撤下法阵带着悠妮回到队伍中来，忍不住齐声问道：“约拿先生，怎么样？”

约拿犹豫了一下，对索尔说道：“有好有坏……坏消息是，我无法医治她的失忆症，这有特别的原因；好消息是，或者我能告诉你她来自何处。”

“这样也行。”索尔本就对治好悠妮不抱很大期望，连忙说道，“我们本来就是要送她回家的。约拿先生，你能告诉我她的家在哪里吗？”

约拿苦笑着摇摇头：“现在还不行……因为这涉及到我正在调查的古代秘密，我自己也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不过，也许等到眼下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我可以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听到这样的回答，索尔忍不住发出失望的叹息。

“那就是说……我们又得……唉。”

亚雷斯站在旁边轻轻拍了拍自己朋友的肩膀：“喂，索尔，别叹气啦。我看我们不如跟大家一起完成现在要做的这些事。你仔细想一想，这不正是你期待的那种横跨世界的冒险吗？我觉得这种经历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有啦……”

“对啊，索尔。”希莉亚有些脸红地看着这个勇敢的青年，“你要是不在了……以后的战斗可怎么办？”

“可是，可是……我只是想赶快回复悠妮的记忆……”

红发的少女望着索尔，微笑着轻轻摇头："没关系的，索尔。我一直有一种奇异的预感，我觉得……我觉得好像只要再这样走下去，事情一定会有结果的……所以我希望……希望能够继续这段旅程。"

无暇的双眸轻轻淌过索尔的心，望着红发女孩坚定的神情，索尔觉得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没有白费，他犹豫着低声问道："真，真的吗？"

"索尔，你要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大家，更要相信悠妮嘛。"玛琳在一旁笑道，"你要是不留下来，我都会觉得接下来的事会变得很无聊呢。"

"大家不要在这样的天气里说话了。"约拿收起烟斗，指向不远处的隐约灯火道，"我们先去那里稍微停留一下，然后要想办法与龙皇圣寇拉斯会合，龙族现在也在努力寻找关于这个颠覆大陆阴谋的线索，我想大家所得的情报可以互相借鉴，至少可以让结论更靠近真相和正确的方向。"

约拿的话让索尔感觉到智慧的力量，他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时候智慧可以解决更多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顺着山路慢慢下山，一行人在山下的小镇上略作停留，索尔和亚雷斯把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得大致讲述给约拿。

"这位龙族青年剑士似乎对宝物有些心得。"约拿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米亚斯多德，"而兽族和黑暗势力都在竭力搜集某些宝物。"

"根据兽族战士的说法，应该是如此。"亚雷斯分析道，"一路上我们碰到过数次为了某样宝物就打算对一个种族痛下杀手的计划，地魔神和水魔神似乎都在努力搜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好像是他们让整个大陆动荡不安的最重要因素。"

"一切也许都是天意。"约拿叹道，"我所知依然有限，我们还是必须尽快寻找到龙王圣寇拉斯，他的寿命和见识都远超我这个糟老头子，想必就能知道那些敌人的真实目的了。"

索尔重重点头，他一生中第一次觉得真相对于自己来说如此重要，甚至超过了对剑技和武道的追求。无数的谜团萦绕在眼前，让青年想要知晓所有的答案。只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会遗憾地想到，如果自己不知道真相，也许生活会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 1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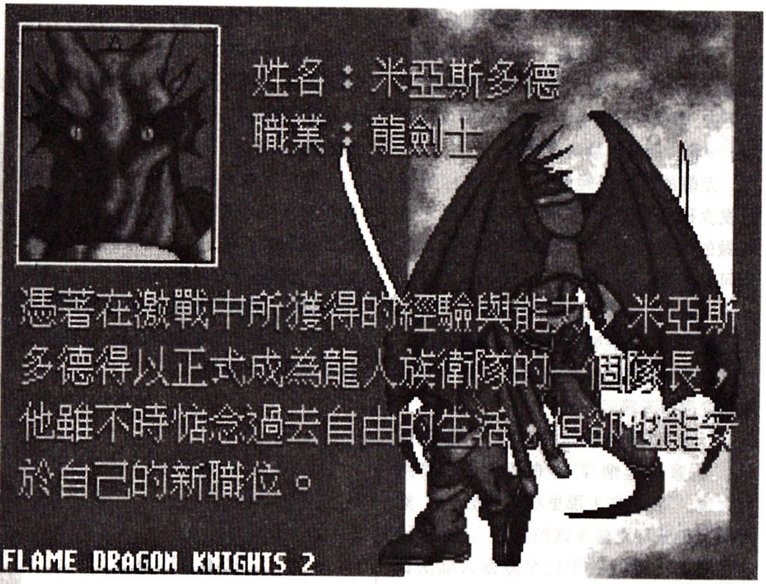
"这一路都没有休息一直赶路，真是累死人了。"

因为队伍越来越庞大的缘故，行进速度已比之前慢上不少。索尔依旧走在队伍最前端，身边是红发如火的悠妮，亚雷斯也跟在他左右，随时关注周围的异动。

"只是希望我们还来得及赶到。"贝克威的神情颇为焦急，毕竟之前所知的情报表明，如今大批的黑暗军团正在前往亚述森林的圣灵之塔。那里曾是精灵族的发源圣地，也是数百年来精灵族的禁地。即使魔族和龙族也不会去打搅亚述森林的平静，如今这一切平衡却被悄然打破，显然是有更可怕的事情在暗中发生着。

索尔有些泄气："那些黑暗军团究竟来自哪里？"

"恐怕是那些雇佣兵团改头换面。"莱汀对大陆军团最为熟悉，"现在事情看上



去有些复杂，我们还是先赶到精灵族圣地再说吧。"

即使与约拿成功汇合也未能让情况变得更加明朗，这让索尔颇为懊恼，却也无能为力。眼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圣寇拉斯的行踪，这位龙族王者在各族之间都享有盛誉，他显然已发现了什么而只身前往调查。约拿与贝克威商量了一下，决定带领大家先穿越黑森林和死亡沼泽。越过这双重屏障之后可以到达亚述森林地区，那里残留着精灵族上古遗迹圣灵之塔。种种迹象表明，圣寇拉斯的目的地也很有可能是这里。

之前穿越死亡沼泽遇到的精灵族射手所说果然属实，索尔等人进入亚述森林之后没有多久，已经听见交战的呼喝声。精灵族的弓箭破空声不绝于耳，当中伴随着不断的惨叫。

约拿眼神一凛："进攻一方好像是人类……"

"真是这样。"莱汀举起长剑，跟随索尔飞奔在队伍最前端，"这是人类的耻辱啊……为什么要来破坏精灵族的圣地？"

"精灵族的家伙们好像被包围住了。"亚雷斯目光如炬，低声说道，"如果咱们碰到的那个精灵没说错的话，精灵族的祭师应该就在这里。"

索尔没有说话，做了个悄悄靠近的手势，所有人的动作都随着他的手势小心翼翼起来。

"老头子，我的雇主现在很需要你这样的大法师，您见多识广又法力高强，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的话，我保证它也不会亏待你的，哈哈……"

厮杀声暂时停了下来，一个好的声音似乎在劝降被包围的精灵族。莱汀听到这

个声音却眉头一皱，忍不住低声怒骂了一句方言。

“怎么了？”索尔低声问道。

“没什么。”

“别啰嗦了。”应该精灵族的长老的声音高声道，“精灵族可不是贪生怕死的种族，你们干脆放马过来，大家决一胜负吧！”

莱汀对着亚雷斯和索尔做了个手势，在地面写了几个字。

“是‘死亡骷髅’。”

约拿凑过来低声道：“看来圣灵之塔可能已陷入敌人手中，剩下的精灵族正在塔外做最后的顽抗。我们现在必须尽快动手，否则精灵族的性命就不好说了……”

莱汀朝索尔点点头：“我先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从背后包抄……”

战术在一瞬间被决定下来，提着长剑的莱汀陡然站起来，越过掩护自己的宽大古树，与亚雷斯一同走向圣灵之塔。

正在喊话的军团女首领听见有人走近，回首看见莱汀，脸色立刻巨变。

“哦……原来是禁卫军的队长大人啊……真遗憾，死亡骷髅当初虽然被你们剿灭了，我却能够将它重建起来。如今我们死亡骷髅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你们欺凌的小兵团了……”

莱汀看着这个死亡骷髅的首领，冷声道：“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不应该好心放过你。”

“少罗嗦，难道不是你自己疏忽才让我逃走的吗？”

新仇旧恨在这一刻爆发出来，莱汀铁青着脸缓缓靠近死亡骷髅的首领，高声喝道：“就凭你们这些手下败将？”

死亡骷髅的首领玛尔纵然强悍，心中仍留着少许当年阴影。看见莱汀略显狰狞的表情，忍不住后退数步。

“你……”

莱汀却没有趁机逼近，只是吹了声口哨，让悄然从玛尔背后包抄的索尔等人从隐密处现身。

原本胜券在握的死亡骷髅突遭包围，军心大挫。索尔一声令下中开始了对死亡骷髅的进攻，加上圣灵之塔周围的密林里不断有精灵弓箭手配合射击，箭雨的配合下骑士团宛如神助，片刻之间已杀得死亡骷髅伤亡惨重。

眼见大势已去，玛尔没有继续反抗，而是在莱汀和希莉亚的包围下掏出一把匕首，毫不犹豫地刺向自己喉咙。

“莱汀……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唔……”

“玛尔……”

松开握着剑的手，莱汀想要替女子闭上双眸，却终于没有将手伸出去。

…………

…………

无论结局如何悲伤，至少精灵族的困境暂时被解决了。光头祭师希尔法看到老朋友约拿，兴奋地冲过来抱了人类老头子一把：“真是及时啊，本来都以为自己死定了呢……”

“还好我们赶得及时。”约拿也不跟希尔法客套，“圣灵之塔的情形如何？”

“三天前已经被敌人攻入，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我命令所有守军撤离，所以那里的情况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明白了。”约拿点点头，“那么，我之前请你调查的东西可有结果？”

说到这个，希尔法面露奇异之色：“我在王城的大图书馆里查阅了三个月的古典典籍，还去了几个遗迹……结果只拿到这只法杖和一点粗浅结论。”说话间递给约拿一

只造型奇特的圆头法杖，法杖顶端有五小一大六个凹痕，法杖周身闪耀着金黄色光芒，异常耀眼。

“真是很奇特的法杖……”约拿轻轻摩挲希尔法手中的法杖，继续问道，“结论怎么说？”

希尔法看了看周围的年轻人们，欲说还休。约拿无所谓地一挥手：“这里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唔，好吧……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有关您所说的‘天空之钥’应该是由一个黄金徽章和五颗魔法宝石构成。这些东西与法杖合为一体，结合成无上魔力，从而可以发射出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据说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使用者带到遥远未知的地方去。”

“有趣。你自己有什么结论吗？”

希尔法无奈地瞪了老友一眼：“哪里有什么结论？这六件东西早在八百年前就不知道都失落在哪里去了，而当我开始试图寻找他们踪迹的时候，黑暗军团就开始对亚述森林发动攻击，我也只好中断了研究。”

“可惜啊……”约拿叹息道，“我一直相信天空之钥和目前发生的这一切有关，既然你暂时无法完成研究，这个猜测也只好作罢，我们换一个新的方向调查……”

索尔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灵光一闪，他想到了自己曾经与约拿谈过的某些经历。包括米亚斯多德多次提到的关于宝石的传说，包括贝克威前往亚克斯王国借来的黄金徽章，包括最近兽人开战的目的……一连串的组合在脑海中被串联起来，青年从行囊中掏出黄金徽章和从兽人战斗中缴获的宝石。

“等等！希尔法大师，你看看这个，这徽章和宝石，是不是你要找的？”

“什么？就，就是这五种元素力量宝石……蕴含着光、暗、火焰、冰和星星之力，你是怎么得到的？”

希尔法只看了一眼就能确定，这个光头老精灵几乎是跳起来接过索尔手中的黄金徽章和宝石，就连一向沉稳的约拿也有些激动地凑过来，一群人把希尔法围绕在当中，谁也没有说话。

“一路上逐一得到的。”索尔如实回答到，“敌人似乎也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约拿发出一声长长的慨叹：“真是让人不敢相信……我花了十几年寻找的东西，竟然就这样被你拿到手了，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约拿说话间希尔法已将五枚宝石和黄金徽章安放在法杖上。年岁不知已有几百载的老精灵挥手让众人推后，低声念诵起古代精灵语，嘹亮的音节在森林里轻轻回荡，一团温润的力量自老者双手间不断伸展。

索尔长大嘴巴看着眼前的惊人一幕，自希尔法身旁开始数十步左右的风仿佛都被抽干了一般，五颗宝石和黄金徽章随着魔力的不断膨胀慢慢升空，最终如被吸入大海的水滴一样溶进希尔法手中法杖。

“完成了！”希尔法脸上挂着难以抑制的兴奋，“约拿，相信这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天空之钥！”

大家看着两个老头子在那里不停赞叹，谁也没敢说话，毕竟这两个都是以博闻多见闻名于世的长者。不过最终还是亚雷斯比较耿直地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约拿阁下，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用途么？”

“……”两个老头子对视一眼，还是约拿如实回答道，“这个……我只知道它与古代人的传说有关，据说它能开启通往天空的道路，至于具体怎样使用……暂时恐怕

没人知道。”

“哎，好失望。”索尔挠挠头，“我还以为这下可以飞上天空了呢。”

“索尔，你别着急。”约拿劝道，“既然敌人也想要拿到这东西，他们恐怕跟天空之钥有关。我们迟早可以解开这个秘密，还有你想要知道的，关于悠妮小姐来历的谜团。”

贤者约拿的承诺毕竟有一定分量，索尔也就不再纠缠这个话题。希尔法将法杖交给约拿，转身对众人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请求。

“既然大家已经来到这里了，我们还是去圣灵之塔看看吧，不知道敌人还会有什么新想法。”

对于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龙皇圣寇拉斯也有可能在圣灵之塔上，如果那里已经被敌人攻陷，情况就会变得很微妙。

约拿用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叹了口气，目光轻轻扫过悠妮。索尔注视着女孩的目光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岁月，虽说岁月如歌，歌声中却未必都是尽善尽美。

◇◆ 12 ◆◇

“我们恐怕是越来越接近事情的真相了。”

希尔法手持传送法杖，站在魔法阵中央凝视那具尸体，刚才它所发出的巨大能量让整个圣灵之塔都为之颤抖。这样巨大可怕的力量对于整个大陆来说都是一种灾难，尤其是当这力量的目的是为了毁灭和破坏而生时。

“他刚才说了什么？”索尔偷偷询问亚雷斯，“他们想要占领圣灵之塔是因为……”

“因为这座塔顶距离天空最近。”亚雷斯对自己这位好友的粗神经已经习惯了，“他们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传送点，把麾下军队从居城送往这片大陆。谁让你刚刚只顾喊着开战，完全没有听敌人在说什么。”

“我不是想要打败它再问嘛……”索尔挠挠头，“没想到又一次下了重手，这家伙和那个地魔神还有水魔神都是一族吧？我之前还觉得地魔神挺厉害的……这个自称风魔神的家伙没想到这么不耐打……”

“是你变强了吧？”亚雷斯忍不住敲了自己老友头一记，“不过索尔你真的要跟希尔法一起进入传送空间吗？约拿阁下说这个传送装置很可能有去无回……”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索尔笑了笑，“这片大陆马上就要遭受更大的阴谋，如果有机会去敌人的老巢看看，为什么不呢？”

亚雷斯有些惊讶地看了自己从小到大的朋友一会，终于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点点头。

“我早就该知道，为什么这些奇怪的事情到你这里总是变得很容易解决……嗯，也明白为什么悠妮小姐这么相信你了。”

索尔脸色一红：“嘿，你在说什么呀？”

“你看大家都和你一样抱着同样的想法呢。”亚雷斯环顾传送法阵周围的朋友们，“其实你不觉得这些人不知不觉都被影响了吗？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陛下一定要指定你继承王位了……索尔，我们一起加油

吧。”

希尔法有些感动地看着这些年轻人们，还有自己的老朋友，精灵族的战士，王国的骑士……这些人脸上流露出来的神色平和自然，没有一丝虚伪的激昂。所有人都安静地站在传送法阵内，等待希尔法念诵咒文。这一刻圣灵之塔周围的风甚至都停了下来，阳光静静注视着这些马拉大陆的强者们，命运这一刻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继而共同奔向未知的远方。这一幅画面如此鲜明，以至于让精灵祭师眼眶有些湿润了。

“大家……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启动传送魔法。”

索尔后退两步，轻轻拉住悠妮的手。希莉亚咬着嘴唇注视着这一幕，心中的酸楚不知该向谁诉说。随着传送魔法的启动，猛烈的风又一次吹起来了，众人的衣袂被风吹得猎猎飞扬，眼前的景色在片刻间变得模糊一片，索尔觉得自己的双耳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挤压着一样，一种强烈的眩晕冲击着他的身体，在这一片恍惚之间，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悠妮的手。

一直牵手前往天空的彼方……索尔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这一刻，即使他的身体难过得宛如死去一般。

…………

…………

传送魔法带来的强大魔力终于慢慢消散，索尔睁开双眼努力让自己的意识恢复清醒。皮肤上传来的冰凉触感让索尔慢慢明白过来，自己此时所在的地方充满了金属。索尔拉着悠妮的手慢慢坐起来，看见同样刚刚恢复意识的约拿和希尔法也在四处张望。

这是怎样奇怪的一个地方啊……平坦又开阔的地面完全由金属铸成，即使现在整个帝国最奢华的宫殿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大手笔。地面的金属坚硬冰冷，质感与日常所见的大为不同。顺着地面向左右望去，犹如广场一般开阔的地面上伫立着外观奇特的金属箱，两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以奇异的眼神望着自己一行人，神情戒备的他们似乎都在准备随时抽出武器战斗。

索尔摇了摇头，终于看清其中一人的面孔，那张东方面孔纵然被岁月侵蚀了十几年，依然特征鲜明。

“卡里斯叔叔！”

“卡里斯叔叔？”亚雷斯一时间想不起来关于眼前男子的事，“哪个卡里斯叔叔？”

男子有些疑惑地上下打量索尔“你怎么知道我叫卡里斯？”

“就是我国的武圣卡里斯叔叔啊……”索尔提醒道，“卡里斯叔叔，我是索尔啊，这是亚雷斯……小时候你经常带我出去玩，还教过我武术……”

“索尔王子？”卡里斯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还有巴拉多的儿子亚雷斯……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们是被魔法传送来的。”

卡里斯身旁的男子一脸胡须，面容伟岸中透着一股自信气息：“这里是马拉大陆西北方的一个沙漠绿洲，我们一直对这里的遗迹很有兴趣，就过来一起看看。”

“这个遗迹能有什么秘密？”索尔发现自己居然被从圣灵之塔传送到了沙漠，不免有些郁闷。

“是这样的……”卡里斯耐心解释道，“我从古籍上看到的，据说眼前这个小型广场是古代人所在的飞行用具，经过一支传送法杖的力量，可以带着拥有天空之钥的人前往黄金城堡。”

约拿和希尔法对视一眼，两个老家伙都难掩自己脸上的兴奋之情。索尔更是意

外，他从自己腰间掏出约拿还给自己的那枚手杖，递给卡里斯。

“天空之钥？这不就在我们手上吗？”

“我们还有传送之杖。”亚雷斯附和道，“如果不是他，我们怎么可能到这里来。”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卡里斯拍拍自己满脸胡须的那位朋友，“罗德曼，看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只是等待和跟随了……卡尔殿下，可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上去看看吗？”

“当然欢迎你们了，卡里斯叔叔。”

“在古代人的传说中，黄金城总是和战争、灾难等脱不了关系。我认为如今大陆上的各种异变和神秘敌人都与黄金城有关。”约拿仰起头眺望天空，“现在是查明真相的时候了。”

真相往往残酷，世人又多顽固。索尔现在并不懂得这些，即使很多年之后，他也依然希望自己未曾懂得……

◇◆ 13 ◆◇

漆黑无边的深渊缝隙里，暗与光不断交织投射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根基的城市兴建在火焰与冰焰之巅，造型独特的建筑群里，一头赤发的男子悬浮于半空中，面带得意与不屑的笑容，注视着眼前的壮年龙族。

“真不愧是龙族领袖，竟能让你找到这里来。”

龙族之长手微微张开双翼，身体也漂浮起来：“你竟利用恶魔族来实现一己私利，实在是不可原谅！”

仿佛随时沐浴在火焰中的男子冷笑一声：“恶魔族本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要怎么使用也是我们的事！如今你既然已经知道一切，我也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

“我手下的援军马上就要赶到了，你今天将领教到龙人族战士的力量！”

龙人族领袖的话音未落，天空中陡然落下一件巨大事物，就连平素冷漠得几近冷酷的火发男子也忍不住露出一丝惊讶，看着那件事物砸落在这些传承上千年的建筑之上。

轰然一声巨响，整个大地仿佛都在颤抖。火发男子嗤笑一声：“真是惊人的声势，你到底派来了什么援军？”

“这……好像不是……”

随着灰烬散落，索尔和约拿率先从坠落的飞行岛上爬起，随后一行人自顾开始整理装备。没有人注意到有两个强者正在以一种极为惊诧的神情望着他们。

“真没想到，最后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您见面。”

等到约拿看清远处与火发男子对峙的龙族后，忍不住发出这种感慨。龙族领袖圣寇拉斯居然已经找到了飞行丘的目的地，这份缜密和毅力已值得每个人尊敬。

“圣寇拉斯陛下……好久不见了。”约拿看了一眼火发男子，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就是火魔神吧？”

“没错，就是它！”

“哼，既然是最后一个了，我们上！”

索尔的话让火魔神愣了一下：“什么，你说其他三个家伙都被你……”

“对，只剩下你一个了！”索尔趁着火魔神错愕之际，带头一剑砍向火魔神的头颅，“赶快去和你的朋友们做伴吧，这个世界不欢迎你！”

以龙族战士的强大和索尔等人合力，火魔神也不是大家对手。号称恶魔主人的

火魔神被打成碎片，圣寇拉斯召唤来其他龙族战士开始占领这里。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索尔问约拿道。

“这里是通往古代人遗迹的地方。”圣寇拉斯替约拿解释道，“恶魔一族的故乡就在这里……传说中通过这里就能到达黄金城堡。”

“黄金城堡……”索尔想起之前曾经听过的各种传说，“也就是说，那是敌人的总部？”

约拿摇头：“很难说，我们要去确认之后才知道。”

圣寇拉斯看了一眼火魔神的尸体碎片，说道：“敌人似乎很怕我们发现这一点，刚才火魔神就试图使用魔法让火山爆发，彻底淹没遗迹和通道。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到，恐怕他就有足够时间发动魔法了。”

索尔深吸一口气，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神情忐忑的悠妮：“好了……既然已经到这里了，我们就去遗迹看看吧。”

从火山罅隙间的空地走入通道，墙壁上的奇妙花纹在众人眼前铺陈开来，明显经过精心打磨的墙壁上铭刻着不明意义的文字。索尔拉着悠妮的手，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少女的脸庞，此时此刻的悠妮，脸上挂满了平日没有的犹豫和迟疑。

“悠妮，你怎么了？”

“没，没什么……”

问也问不出结果，索尔只有放弃。杂乱的脚步声在通道里回荡，不知道为什么，青年这一刻忽然希望这条路怎么走也走不完，就这样和悠妮并肩一直走下去……这神秘的旅程越是到了尽头，天不怕地不怕的索尔越开始恐惧最后的答案。

——梦的尽头会是什么模样？索尔不



想去考虑这样的问题。

通道并不长，索尔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他们很快走到尽头。

古代人的遗迹在火山洞窟中依然保存得十分完整，完全与这个世界风格大相径庭的金属支架连成一道道墙壁，把巨大空旷的空间切割成一条条长廊，如果非要跟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做对比的话，索尔觉得这里很像是一个图书馆——那些整齐的金属架就像书架一样，许多类似人形的东西被整齐地摆放在支架上。

“这里……这里就是古代人的遗迹了……”约拿目睹周围的一切，发出赞叹和感慨，“好宏伟的规模，也许只有上古文明的科技才能缔造出这么恢宏的建筑……咦，悠妮小姐，你打算做什么？”

悠妮好像没听到约拿的话一样，径直走到一台人形机械前，轻轻将一片人形机械旁的金属片放入机械的头部缺口处。

“系统启动，请输入密码……”

悠妮眨着眼睛，几乎是没有迟疑地按下一组数字。

“密码正确……确认，主人。”

约拿看着这一切，没有说话，只是扭过头去偷偷地叹了口气。

“悠妮小姐……我可以问这个机甲兵一些问题吗？”

悠妮眨眨眼睛，后退两步让约拿站到机甲兵面前。

“请回答我的问题……”约拿试着用机甲兵刚才的口吻说话，大概是因为激动，老者的双手一直在颤抖。

“了解，连接记忆库，资料载入待命，请指示。”

约拿看了一眼充满期待的众人，深吸一口气开始正色道：“你们的种族来自何方，领导者又是谁？”

“记忆库搜寻，资料……隶属于第六机甲战斗团第三战斗中队，全师团由第一空中要塞建造。我们的领导者是全能的创造者，他可以随意创造机械和生命，是这个大地的主宰者。领导者的名字无法得知，不在记忆库之内。”

“这……从未听说过这种事。”约拿无奈地摇摇头，“好吧，那你们为何要攻击这块大陆。”

“记忆库继续搜寻中……资料：第六机甲团主要目标是灭绝X–08地区的敌方生命体，防止任何敌方单位进入传送站。”

约拿又试着问了几个问题，随后他退回到原地，不再发问。

“怎么样？”希尔法的好奇心是所有人当中最强烈的一个，他第一个跑过来问约拿。

约拿摇摇头：“我只知道这一切麻烦的根源似乎都来自所谓的‘第一空中要塞’，它也可能就是所谓的黄金城堡。这东西应该是古代人所建造的飞行堡垒，能够制造机甲兵……”

“但是古代人的战争不是在数万年前就结束了吗？古代人也在那次最终战争中死光了……为什么这个要塞还能发动攻击？”

索尔想了想说：“是不是‘黄金城’也和这些机甲兵一样，只会执行设定好的命令……因为没有收到停战的命令，他们就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

“很有可能。”莱汀赞成索尔的看法，不过他仍有疑惑，“古代人制造这种飞行要塞，应该主要是控制地面和对地面进行攻击。但最终战争在数万年前就结束了，为何现在才开始进行攻击？”

“看来一切的答案，还是要去一趟黄金城才能知道了……那么，传送到飞行要

塞的传送点在哪里？”

机甲兵依旧如实回答：“就在地下通道的出口处。”

“出发吧，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索尔挥挥手，却发现自己身边的红发女孩有眼泪正缓缓流下来。

“悠，悠妮……你怎么了？”

悠妮转过身，第一次主动轻轻抱住索尔：“索尔……我好迷惑也好怕……我到底是谁，这一切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真的不知道……我好怕会带给你灾难……也许一开始你就不应该救我……”

索尔轻轻抚摸女孩的长发，在他人生开头这些年的生命里，从未有人这样对自己哭泣过，也从未有人这样让自己心动过。轻轻搂着悠妮，索尔的声音里也带着一丝彷徨：“悠妮……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永远相信你。只要有你和我在一起，我就什么都不怕！你看，我们不是已经来到这里了吗？”

“可是，可是……”

索尔轻轻拭去女孩眼角的泪水：“不要担心，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和你在一起……来，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希尔法轻轻碰了碰约拿：“这样真的好吗？”

约拿看着远方，声音小得他自己都快听不见：“这个年轻人得到神的庇护，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决定……不多说了，大家动身吧。”

◇◆ 14 ◆◇

通往黄金城的传送站中央被留下一个完美的凹槽，正是放下天空之钥的缺口。索尔将天空之钥递给悠妮，红发少女双手捧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小心翼翼走上传送台。

这一刻所有人的呼吸都有些沉重，关于飞行要塞黄金城的传说在这个世界上飘荡了几千年，无数人为之付出各种艰辛和努力，时至今日终于有人能够真正踏足，光是这一点便足以载入大陆史册。

“所有的猜测和传说……都可以被证实了吧？”约拿激动地摩挲着手中的法杖。

希尔法一个劲地挠自己的光头：“天空的黄金城……想一想就全身发抖，难道圣灵之塔也是古代人建造的吗？”

“呜，没想到能看到这一步……”希莉亚激动的抓着索尔的胳膊不住摇晃，“王家一直保存的东西居然是前往黄金城的钥匙，太让人激动了……”

圣寇拉斯却没有那么激动：“黄金城里可能还会有敌人，我们必须要小心……”

悠妮拿着天空之钥，脸上的表情一瞬间竟变得有些奇怪。索尔看在眼里，正欲询问，却听见悠妮发出一声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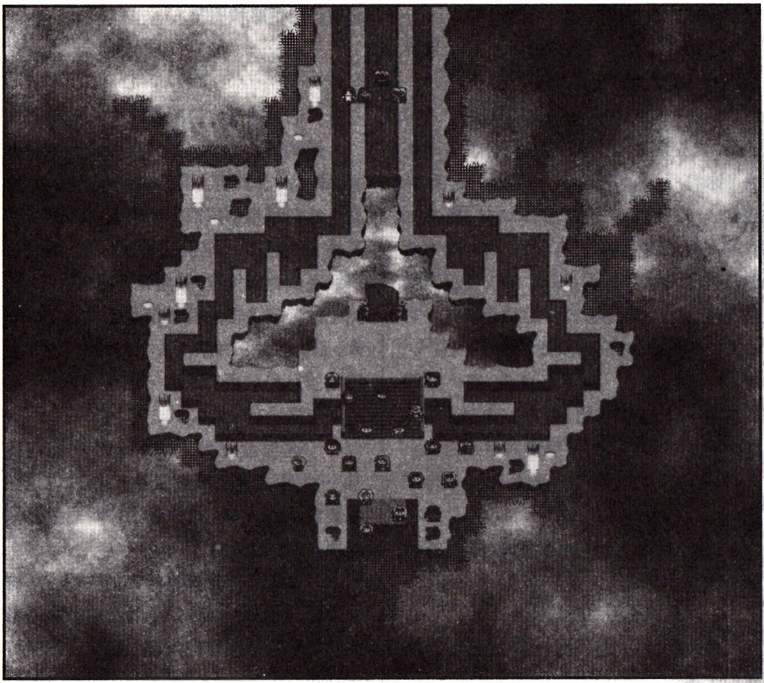
“就是这个东西了……传送站，好久没看到这种东西了……”

“悠妮，你还好吧？”

红发少女嫣然一笑，只是笑容里似有无尽的凄凉和哀愁。

“索尔，过去所有的事，我都想起来了。请原谅我告诉你的并非实情……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

“悠妮，不管是为了什么事，我都不会



怪你。"索尔大声说道，"我只想送你回家，就这样而已，你相信我吧！"

悠妮轻轻颔首，又用手擦拭了一下眼角。

"好……那么，我的家就在上面，你愿意送我回去吗？"

索尔觉得自己的心似乎被某些东西压住了，他拼命点头："当然，这不是我们的约定吗？"

所有人都看出气氛有些不对，希尔法更是大声喊道："索尔，你要小心！这女孩变得很奇怪……说不定她原本就是敌方的人……"

悠妮一脸平静地回头迎上希尔法的目光，声音里没有一丝一毫平时的怯懦和害羞："约拿先生，希尔法大师……你们所谓的敌人就在这传送站的另一端，被你们称为'黄金城'的第一空中要塞上……如果你们想要打倒他，就跟我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我和索尔上去也可以。"

约拿拦住了还想说话的希尔法，这位老人看了看传送站，沉声问道："……悠妮小姐，你的记忆全部苏醒了吗？"

"是的。"红发少女拿起钥匙，低声说道，"刚才受到了讯息冲击，受损的记忆部分被强制还原了。虽然这里面的人认为我会回到他们那一方，遗憾的是……我这段日子以来的记忆并没有因此消失，我……已

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为什么？我知道你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但你为何会为了我们……”

“不……约拿先生。”悠妮打断了老者的话，抢先说道，“自私一点来说，我并不是为了你们，我是为了一个一直保护我、照顾我的人……约拿先生您应该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很悲哀，我们拥有人的一切，却不能做任何平凡人所能做的事。所以我很珍惜这次经历……我绝不容许那个无视这一切的家伙伤害他，还有他所爱的这个世界。”

“我明白了。”约拿点点头，第一个跨入传送站，“悠妮小姐，很高兴你自始自终都是我们的伙伴。如果想要对付那家伙，光你和索尔是不够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吧……”

悠妮双目低垂，对着约拿悠悠行了一礼。

“谢谢您……”

老者哈哈一笑：“我也是自私的，为了我们人类。”

“悠妮，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完全听不懂？”

悠妮将自己的手指轻轻按在索尔的唇间，只这一个动作就让索尔僵住了。

“索尔……等上了黄金城之后，我会让你知道所有你想知道的。不过在这之前就不要再问起这些问题了，你可以答应我吗？”

“当，当然……我只是随口问问，你不要在意……”

传送站的能量从天而降，将所有人的身体纳入其中，索尔在眼前一片雪白之前又看了看心事重重的悠妮，不明真相的青年只有紧紧抓住手中武器，用这种方式来转移自己的疑惑和不安。

…………

…………

“这里就是你们所说的黄金城了。”

被灼热的光刺痛过的双眼慢慢恢复正常，索尔终于看清了眼前的宏伟建筑。比地面上任何城市都广阔的巨大要塞就那么突兀地显现在众人眼前，整个要塞大部分由淡金色的金属构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视觉上的绝对冲击大概就是黄金城名字的由来。从黄金城的外观看去，许多建筑的外表已被岁月和风雨打磨出一道道痕迹，空旷的城市里没有一丝人影。

“这里就是黄金城吗？好奇怪的建筑……”亚雷斯啧啧赞叹着，“不过说是空中要塞果然没错，这里看上去明显像是军事要塞多过其他嘛。”

“古代人必定拥有极高的文明……这种冶金和建筑技术，如今的文明和魔法都无法做到。如果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就好了……”

“可惜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悠妮淡淡说道，“我怕那家伙会启动最终兵器，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赶快找到他……”

“找到我然后怎样？”一个声音自空中缓缓绽开，像是有无数个声音同时从四面八方响起一样，“毁灭我吗？”

“ASR-06！”悠妮对着天空愤怒地大喊道，“你为什么不肯放弃这个疯狂的计划？”

在众人面前不知何出现了一名头戴面具的长发男子，男子身材颀长纤细，裸露的双臂看上去孔武有力，面罩之下的一双眸子如血一般赤红，声音里则透着一股藐视这世界的骄傲味道。

“ASR–07，你的系统真的受损这么严重吗？居然认敌为友，实在令我无法理解……不过我依然要很感谢你送回单元计算晶片，一直处在休止状态的‘黑暗之焰’计划又可以继续下去了……呵呵，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地上的蝼蚁，有什么留下来的必要吗？我们当初接到的命令不就是毁灭他们吗？”

“可是我们最后接到了中止命令！”悠妮反驳道，“作战已经终止了，战争结束了！”

“是中止，不是，不是取消！”从天而降的面具男子大声吼道，“那些家伙命令我们进行最终计划，把我们留在这个该死的星球上，然后自己逃去外太空！你想想我们已经等了多久了？已经等了多久了！”

悠妮没有继续与对方争辩，只是摇摇头：“ASR–06，看来你的系统果然出了故障……在上一次意外中，你一直没有试着去自我修复吗？”

“没有必要！”男子的声音陡然变得尖锐又激动，“我的使命就是执行作战计划，如今晶片已经回到要塞，我又可以执行我的任务了……”

“不可能的。”悠妮回头看了一眼地面上连接着的光缆，“我已经接管了最高命令系统，现在整个要塞的中枢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呵呵，是么？”面具男冷笑道，“你忘了我是战斗和监视并存的系统吗？在使用武器上我始终拥有最高权限，即使你掌握了整个中枢，攻击电脑依然会接受我的命令……”

“你……”

“哈哈哈哈！三十秒后启动黑暗火焰，目标马拉大陆。我等这一刻等得好久了！”

悠妮看着眼前这个男子，无奈地摇摇头：“……好吧，既然如此，我只有用最后一招了。”

悠妮的话让男子如遭末日一般惊恐，不可一世的面容几乎在一瞬间扭曲：“你想干什么？你阻止不了我的……不，不，你不能这么做！”

悠妮冷冷地看着对方，一只手抓着一根连接要塞的金属线：“虽然我无法操纵攻击电脑，但我可以让反应炉逆转，等到能量积蓄足够突破空间障壁后，引发的空间扭曲就让我们一起和这黄金城在超空间里永恒地漂流吧！”

“你，你这样做，这些人也在劫难逃。”

悠妮深情地回望一眼这些朋友们，脸上依然没有半分犹豫：“不，你不会明白。这些人跟我一样，珍爱这个世界，如果让你启动黑暗之焰，更多无辜的人会丧命。我想他们会选择和我一样的答案。”

“悠妮，做得好！”约拿首先击节赞叹道，“我们永远都不能和邪恶之徒妥协！”

“对不起，大家……”

索尔又一次拉住悠妮的手，这一次悠妮依然没有挣脱。

“悠妮，我自始自终都相信你的抉择，今天这样的结果都是眼前这个家伙造成的，让我们跟他决一死战吧！”

“可笑，这些蝼蚁居然敢跟我空魔神对抗。”面具男子冷哼一声，刚要召唤更多的士兵，一阵破空声朝他呼啸而去。

“你去死吧，可恶的家伙！”希莉亚把无法对索尔表达的情感都注入弓箭之中，连续射向空魔神。

“神啊，请赐予您子民雷光之术，以严惩邪恶之徒吧……”约拿放出强烈的雷光，一刹那几乎照亮了整个昏暗的黄金城。

“万恶之源，赶快消失吧！”亚雷斯的骑士矛冲天而起，飞向空魔神的身体。

“欠揍的家伙，非要宰了你不可！”索尔用身体死死挡住悠妮，连续数剑劈向空中。

无数人的心愿，无数人的信念，交织成一道宽大广阔的网，将空魔神罩入其中。

没有哪一刻的心能像现在这样炽烈。

没有哪一天的时光能像现在这样漫长。

没有哪一个人能像现在这样坚定。

没有那一条路能像现在这样执着。

没有哪一种梦想，能像现在这样整齐。

天空中绽放出秀美的华彩，是人们为自身创造命运时所闪耀的光芒。最后这光芒终将战胜一切，成为天地间最嘹亮的歌。

…………

………

……

…

不知道过了多久，慢慢从昏迷中醒来索尔只隐约记得，自己刺出最后一剑时空魔神充满难以置信的表情，在那之后发生的一切他都不记得了。当青年睁开双眼之际，他看到一个含泪微笑的红发女孩站在自己身边泣不成声。

“谢谢你……长久以来的错误……终于……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了……”

“悠妮……我们赢了？”

“没错，我们是赢了。”约拿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很高兴可以解决这件事……不过身为一个学者，悠妮小姐，我想你是否能给我一个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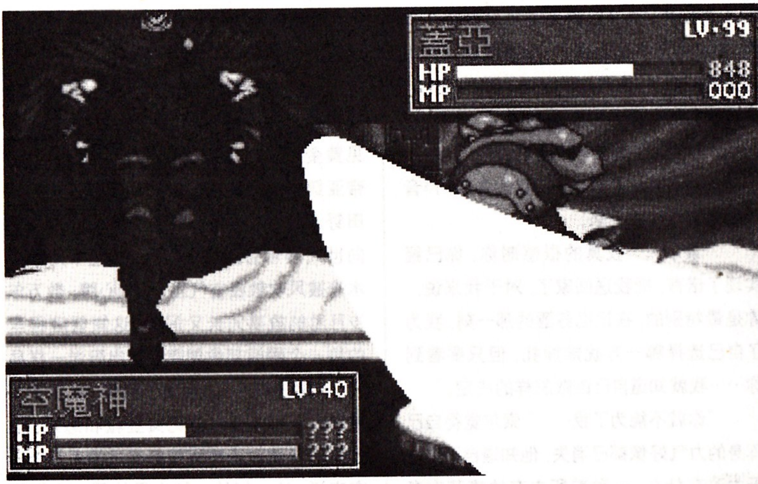
擦干眼泪的悠妮点点头：“好，我就简单地说明吧。这个空中要塞，我，还有空魔神，都是古代人所知道的……甚至包括魔族也是古代人开发出来的战斗生物。在那个时代，古代人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择手段，为了获取胜利，双方制造出无数恐怖武器，这个要塞就是其中之一。”

希尔法插嘴道：“自古流传的‘审判之日’战争吗？据说那场战争毁灭了天空和大地，一直到数万年后万物才再次复兴……”

“是的。”悠妮把过去的故事娓娓道来，“双方使用最终武器互相攻击，最后只有少数古代人的领袖乘着飞行器离开了这个星球。其他的都死在这场战争中……这个要塞是为了压制地面而建造的，我和空魔神负责控制这要塞的中枢。我负责控制和维持要塞的运行，空魔神，不，ASR—06负责对地面的监视和武器的使用。也就是说，这个要塞是我和空魔神一起指挥的。”

约拿听得两眼发直：“真让人难以想像……”

“我们都是以人的肉体接受特殊再造强化手术，能够直接用意志连接系统传达各种命令，并且能用休眠的方式来防止肉体衰老。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永生不死，永远担任空中要塞的控制工作。残余的古代人要撤离地球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攻击指令，命令我们使用最终武器‘黑暗之焰’毁灭地表。可是在命令执行的前一刻，又收到模糊的信号命令我们中止攻击。在那之后我们就没有收到过任何讯号，我们就这样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再有的战斗命令，和这座要塞一起在空中飘荡了三万年的



时光。”

索尔心头一震：“三万年……不会觉得寂寞吗？”

“不，我们都处在休眠状态，有状况时通讯系统会自动叫醒。所以三万年的时光并不算漫长……”悠妮看着要塞边缘的天空，口气淡得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不久之前发生了一次意外，安全系统误以为要塞遭到攻击，ASR—06认为那是来自地面的攻击，坚持要继续以前的毁灭命令。我和他发生很大的争执，我把电脑攻击必须的晶片从要塞上扔下去……但后来ASR—06和我发生争执的时候，我失足跌了下去……”

“结果你就掉到罗特帝亚来了。”亚雷斯把自己遇到悠妮的种种回忆出来，终于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是的……刚开始醒来的时候，我的系统严重受损，无法读取自己的记忆。那时候无心说出想要回家的话，索尔和亚雷斯就一路陪着我走到这里，我想，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约拿点头，表示自己已经明白了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想这样的巧合才是神安排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打倒了最后的敌人，悠妮小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约拿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悠妮能感觉到索尔殷切的目光一直牢牢盯在自己身上。心中千回百转的心情翻腾着却无法诉说。低头沉思了片刻，悠妮抬起头，目光里透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会用空间转送装置送你们回到马拉大陆，然后我会把要塞带回到超空间中。让它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切的一切，就让它这样结束吧……”

索尔觉得自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悠妮，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悠妮看着索尔，这一次女孩的眼泪没有落下来，她只是平静地摇头：“不，我本来就是这个要塞的一部分，为了保证这种

事不再发生，为了保护大家热爱的这个世界，我必须待在这上面……我想是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这些日子以来的种种回忆，是我这几万年里最珍贵的财富。”

“悠妮，你这要留在这里么……”

悠妮看着这个改变了自己的青年，声音前所未有地温柔下来。

“索尔……我真的很感谢你，你已经实现了诺言，把我送回家了。对于我来说，你是最特别的，在记忆苏醒的那一刻，我为了自己选择哪一方犹豫挣扎，但只要看到你……我就知道自己该做怎样的决定。”

“你就不能为了我……”索尔觉得自己浑身的力气好像都已消失，他知道自己可能无力改变什么。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在青年心中缓缓碾过，他的声音已开始嘶哑。

“索尔……我能了解你的心情。”悠妮低头不忍去看青年的脸，“但我不是一般的女子，也不属于这个新的世界……就让我留在这里吧，这是我的职责……”

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件事的约拿轻轻拍了拍青年的肩膀：“索尔，你要理解悠妮的立场……在将来的岁月中，你还有很多要做的事……为了悠妮的心意，也为了罗特帝亚帝国，你要振作一点。”

“……我明白了。”索尔咬咬牙，用自己这一生中惟一一次不够洪亮的声音说话，“悠妮，你多保重。”

“谢谢你，索尔。”红发女子启动转送开关，恋恋不舍地看着索尔离去，“我会永远记得你的，索尔，用我的一生……”

从马拉大陆向上眺望天空，雨后的清晨万里无云。这世界上惟一一次能以肉眼看见黄金城的清晨就这样悄悄溜走了。罗特帝亚第一王子索尔和他的朋友们站在充满田野清香的平原上，目送着黄金城在空中向世人展示它的雄伟瑰丽。天空中无数的水滴被风吹散在空气里，沁入心脾。数万年岁月里的故事冗长又沉闷，这短暂旅程里的每一个瞬间却像朝露反射出阳光一样晶莹，闪耀在每个人今后的岁月里。索尔不知道自己会用多久去铭记黄金城和悠妮，他只知道即使对于悠妮曾经有过的千万个日夜来说，这一切的一切也是值得一生闪耀的物价瑰宝，永不褪色。

全文完



阿尔萨斯

巫妖王的崛起

著/克里斯蒂·戈登　译/Norris　编/清雨

前情提要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是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的独生子，洛丹伦王国未来的统治者。除了偶尔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和焦躁以外，他几乎拥有一名王子所应具备的一切品质。吃苦耐劳，热爱学习，待人谦和的阿尔萨斯是大家公认的下一代领导者，特别是在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圣骑士之后。圣光的加护不仅给了他强大的力量，更让他感到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想要干出一番事业。几年之后，他终于等来了到战场上检验自己的机会。

人物简介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王国的王子，生性嫉恶如仇。他是光荣的白银之手骑士团成员，一名信仰坚定的圣骑士。但他的执着最终将他引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库尔提拉斯统治者戴林·普罗德摩尔的女儿，生性活泼，热爱和平，同时也是一位法力高强的法师。与阿尔萨斯深深相爱。





乌瑟尔·光明使者：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创始人之一，强大、自律的圣骑士，也是洛丹伦王子的导师，将自己的一切对阿尔萨斯倾囊相授，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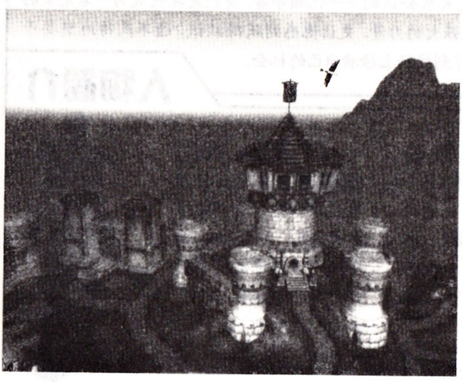


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洛丹伦王国的统治者，阿尔萨斯的父王。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儿子将会成为正义的化身，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二卷　明媚少女

间奏

那正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最讨厌的日子——阴郁、大风，刺骨的寒意。虽然海风令塞拉摩即使在夏季最炎热的几个月里也感觉凉爽，但是此刻倾盆而下的风雨带来的却是彻骨的深寒。大海的波涛中仿佛带着怒意，天空乌云低迫，雨势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外面的训练场已经一片泥泞，旅人们纷纷躲进酒馆，范沃森医生的诊所里已经挤满了因为突然降温和雨季导致的大量病患。吉安娜的卫兵仍然挺立在倾盆大雨中，毫无怨言。吉安娜让随从把她刚刚煮好的一壶热茶带下去给那些忠实的卫兵，那原本是她为自己和幕僚们准备的，但是现在她注定等第二壶烧开了再享用。



雷霆咆哮，一道闪电划空而过。吉安娜蜷缩在她的高塔里，被她喜爱的那些书籍和卷宗包围着。她打了个寒颤，又把斗篷拉得更紧了一点，转头看着另一位显然比她更不好受的客人。

麦格娜·艾格文，前任提瑞斯法守护者，大法师麦迪文的母亲，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此刻正坐在扶手椅里，啜饮着一杯热茶。她干枯多节的手指环握着茶杯，从中搜寻着每一丝温暖。如新雪般的长发披散在双肩上，

她抬头看着吉安娜走过来，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她那双翡翠般碧绿深邃的眼睛充满了睿智，仿佛什么也逃不过。

“你在想他。”

吉安娜眉头微蹙，转头望向壁炉，试图让跳动的火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可不知道，守护者的能力还包括读心术呢。”

“读心？噗……你心里想的都写在了脸上，孩子。每当你想起他的时候，眉头就会这样皱起来。还有，每当天气变坏的日子，你就会变成这样的心情。”

吉安娜耸了耸肩：“我真的这么容易被看透？”

艾格文严峻的面容变得柔和起来，她轻轻拍着吉安娜的手：“你看，我在这一千年里已经阅人无数，当然比普通人更善于观察了。烦心的事儿多着呢，但是假如这么说可以让你安心一点的话——我也正想到了他。”

吉安娜听到这句话时眨了眨眼睛，一脸意外：“你刚才也在想阿尔萨斯？”

前任守护者尖锐地回应她：“巫妖王。它不是阿尔萨斯了，不再是了。”

“我可不需要提醒。”吉安娜说，一阵尖锐的刺痛，“为什么你……”

“你没感觉到吗？”

慢慢地，吉安娜点了点头。她一直试图甩掉这潮湿阴霾的气候和这种天气下令人不安的紧张感。但艾格文认为事情远不止如此，而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塞拉摩岛年届三十岁的统治者，明白这位老女人是对的。老女人。一抹微笑掠过她的唇边，她思量着这个词。她自己的年少时光也早已不在了，那段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曾经在她心里占据着如此重要位置的时光。

“跟我说说他。”艾格文一边说着，一边向后靠回到她的椅子上。这时一位侍从端过来一壶新沏好的茶和一盘热烘烘的曲奇饼。吉安娜充满感激地接过茶杯。

“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不。”艾格文反驳道，“你只是告诉了我发生的事实。我要你告诉我的是他这个人——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因为无论诺森德正发生着什么——是的，我相信那里正发生着什么——它都是跟阿尔萨斯，而不是跟巫妖王，密切相关的。至少现在还不是。而且……”这位年长的女士顽皮地笑着，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翡翠般的眼中露出一种少女的眼神，“今天真是又冷又湿啊，用讲故事来打发时间可再合适不过了。”

第六章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轻轻哼着小调，大步穿过达拉然的花园。她在这里求学已经八年了，这座城市的奇迹仍旧时时让她惊叹不已。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魔法的气息，而这对她而言就像一种气味，一种芬芳，仿佛万物盛开，她则在微笑呼吸中享受着。

当然，这些“芬芳”里，至少有一些来自真正盛开的花朵。这座城市里的花园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浸透了魔力。她从未见过如此健康，如此多姿多彩的花朵，也同样从未吃到过如此美味的水果和蔬菜。还有知识！吉安娜觉得在过去八年里学到的知识比她一生学到的还要多——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过去两年，大法师安东尼达斯



正式收她为入室弟子之后。最令她心满意足的事情，莫过于有一杯冰冷香甜的甘露和一大堆书陪伴着，蜷缩在慵懒的阳光下。当然，有些珍贵羊皮纸卷轴必须远离阳光直射和可能泼洒出来的饮料，小心保护，所以她也同样喜欢待在屋子里，双手戴着手套以便保护那些易碎的羊皮纸，小心阅读那些卷轴上的文字，其中记载的某些知识甚至比她能想像的更为古老。

但是此刻，她只是想在花园里散散步，感受一下脚底充满生机的大地，呼吸这令人难以置信的芬芳，饿了的时候还可以摘下一颗熟透了的金皮苹果，带着阳光的温暖高高兴兴地吃掉它。

"在奎尔萨拉斯，"一个平静而有教养的声音说道，"有些树长得比这里的还要高，它们有着辉煌的白色枝干和金色树叶，在晚风中轻声吟唱。我想有一天看到它们的时候，你一定会喜欢的。"

吉安娜回过头，微笑着行了个屈膝礼。来人是凯尔萨斯·逐日者王子，奎尔多雷精灵之王安纳斯特里亚的儿子。

"殿下，"她说，"我没注意到您回来了。很荣幸，是的，我想我一定会喜欢它们的。"

尽管算不上王室血脉，吉安娜至少也是贵族领主之后。她的父亲，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统治着库尔提拉斯城邦，吉安娜从小就习惯于跟贵族来往。然而凯尔萨斯王子还是让她觉得有些紧张。她不太确定这种紧张从何而来。他很英俊，当然，正如所有精灵都拥有的优雅和美貌。他身

材高大，满头金发仿佛以纯金纺制，垂在背后，他在她眼中总是像个传奇故事里的插图，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尽管他现在穿着达拉然法师传统的紫金两色的朴素长袍，而不是他在正式场合会穿着的那些奢华的服饰，他身上的矜持也从未卸下半分。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他带着一种老派的礼貌。当然，他也比她年长许多，尽管外表看上去两人年纪相仿。他拥有敏锐的智慧，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强大法师，有些学徒甚至私下传言他是六人议会的成员——达拉然位阶最高的秘密社团。所以她认定，自己可不是个这么容易就被吓住的土包子。

他替自己也摘了一颗苹果，咬了一口：“人类的食物也有其可取之处。”他狡黠地笑着，“精灵的食物尽管十分美味诱人，但有时候却吃不饱，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些更实际的东西来果腹。”

吉安娜微微一笑。凯尔萨斯王子总是努力让她觉得更自在一些。她只能期望王子的努力能更有效一点：“没什么比一个苹果和一片达拉然硬干酪更美味了。”她同意地说。沉默在二人之间延伸，尽管艳阳高照，情景看似随意，但一种尴尬油然而生，“那么……您打算回来待一阵子？”

“是的，我在银月城的事务眼下已经告一段落，所以我应该不需要很快离开。”他看着她，又咬了一口苹果，英俊中透着平静。不过吉安娜清楚，他正等着她的回应。

“我们都很高兴您回来，殿下。”

他朝她摆了摆手指：“啊，我跟你说过，我比较喜欢你叫我凯尔。”

“抱歉，凯尔。”

他看着她，近乎完美的面容上掠过一丝哀伤，那表情转瞬即逝，吉安娜怀疑这是否只是自己的想像。

“你的学业进展如何？”

“很好。”她说，很高兴话题回到学术领域，“瞧啊！”她指着高处树枝上一只正在啃着苹果的松鼠，喃喃念出咒语。松鼠一下子变成了一只绵羊，树枝被突然增大的重量压断，它马上往下坠落，脸上露出了滑稽的惊讶神色。吉安娜迅速伸出一只手，那只变成绵羊的松鼠便停在半空中。她慢慢轻柔地将它放到地上，确保它一点儿也不会受伤。它对着她咩咩叫，快速扭动着耳朵，过了一阵子才变回松鼠的形状，一脸的迷惑。它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朝着吉安娜生气地叽叽喳喳，然后甩了甩毛茸茸的尾巴，一溜烟地又跳回到树上。

凯尔萨斯咯咯笑着：“做得好！现在不会再点着什么书了吧，我猜？”

吉安娜一下子满脸绯红，想起以前的事故。刚刚来到达拉然的时候，她对火焰的操控能力还需要多加磨练。有一回她跟凯尔萨斯一起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把凯尔萨斯手里的一卷典籍给点燃了。因为这事儿，他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坚持要她在环绕着监狱区的水池附近把所有火焰法术全都练了个遍。

“呃……没有，那种事儿有很长一阵子没出现了。”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吉安娜……”他走近一步，扔掉了吃了一半的苹果，温和地微笑着，“我邀请你去奎尔萨拉斯可不是客套话。达拉然是一座令人惊叹的城市，艾泽拉斯大陆上最杰出的法师都居住在这儿。我知道你在这里获益良多。但是我想你同样乐于拜访我们精灵的国度，在那里魔法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并不

只是城市的一部分，也不仅仅是少数精英和受过训练的法师们的特权。魔法是每一位公民的天赋权利。我们每一个人都沐浴着太阳井的光辉。当然你也想亲眼看看它吧？”

她对他微笑着说：“当然，我盼望有一天能拜访那里。但是我想此刻，对我的学业最有益的地方还是这里。”她笑得更灿烂了，“当我不小心点着书本的时候，这里的人知道该怎么办。”

他也被逗乐了，但他的笑容中带着忧伤：“也许你是对的。那么请你原谅……”他苦笑了一下，“大法师安东尼达斯正等着我关于此次银月城之行的汇报。尽管如此，本王子兼法师深切地期望进一步看到你练习的进步以及……更多与你相处的时间。”

凯尔萨斯以手抚胸，鞠了一躬。吉安娜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行了个屈膝礼，目送他离开。凯尔萨斯昂首挺胸，仿佛骄阳一般大步走出花园，全身上下都透着自信和优雅，甚至泥土都不敢沾染他的靴子和袍裾。

吉安娜最后咬了一口苹果，把剩下的部分扔掉。那只之前被她施过变羊术的松鼠马上不管不顾地迅速跑下树干，冲向这份现成的美餐。

突然，一双手从背后遮住她的眼睛。

她稍微有些吃惊，不过一点也不害怕——任何有敌意的人都不可能穿过笼罩着这座魔法城市的强大结界。

“猜猜我是谁？”一个男人的声音悄声说道，语调中透着欢快。吉安娜的眼睛仍然被遮着，她想了想，露出微笑。

“嗯……你的手比较粗糙，所以你不会是法师。”她说，“你闻上去有马和皮革的味道……”她的小手轻轻扫过盖在眼睛上的粗壮手指，摸到一枚大戒指。她凭触觉辨认着宝石的形状和设计……洛丹伦的玺戒。

“阿尔萨斯！”她惊叫着转过头，声音即惊讶又高兴。他马上松开手，低头朝她微笑。他的外表并不像凯尔萨斯那么完美；他的头发和精灵王子一样是金色的，但只是普通的黄色，而不是那种纯金的颜色。他身材高大，肌肉健硕，在吉安娜看来强壮多于优雅。尽管事实上他跟凯尔萨斯地位相当——虽然她觉得私下里凯尔萨斯可不会这么想，因为精灵总是觉得自己优于任何人类，无论地位如何——和他在一起吉安娜却更觉得自在。

她赶快回复了端庄，行了个屈膝礼：“殿下，这真是不期而至的惊喜。我可否问一下，您到这儿来做什么？”一个念头让她立刻清醒过来，“王城一切都好吧？”

“拜托，叫我阿尔萨斯。在达拉然，法师地位尊贵，我们俗人应该垂手听命。”他海绿色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神采，“而且我们早就是捣蛋的好搭档，自从那次偷偷跑去收容所探险开始，不是吗？”

她松了口气笑着说：“我猜是这样。”

“至于你的问题，一切都好。事实上，根本没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父王同意让我来这里学习几个月。”

“学习？但是——你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成员。你不可能来当法师的吧？”

他大笑着，挽着她的手臂朝学徒区走去。她很轻松地跟上他的步调。

“几乎不可能。这么需要脑力的事情我恐怕应付不来。但是达拉然的确是整个艾泽拉斯学习历史、魔法和其他作为君王需

要了解的一切知识的最佳场所。幸运的是父王和你们的大法师同样这么认为。”

他一边说着，一边握着吉安娜的手，搁在自己的手臂上。这是个友善而礼貌的举动，但吉安娜觉得好像被轻轻电了一下。她瞥了他一眼：“我很意外。那个半夜把我拉起来跑去偷看兽人的小男孩，好像对历史和知识没这么大兴趣。”

阿尔萨斯咯咯笑着，歪着头看着她：“想听实话？我现在还是没什么兴趣。我是说，我有兴趣，但那不是我到这儿来的真正原因。”

“好吧，你把我弄糊涂了。那么你到达拉然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正好走到她的住处外面。吉安娜松开阿尔萨斯的手臂，转过脸面对着他。

他并没有马上回答，只是与她四目交投，意味深长地微笑着。然后，他拾起她的手留下一吻——礼节性的一吻，正如许许多多贵族绅士曾经在她手背上吻过的一样。他的嘴唇在她的手背上逗留的时间，比严格礼仪所允许的略长那么一瞬，而他并没有马上松开她的手。

她睁大了眼睛。他在暗示什么吗……他到达拉然来逗留几个月——这并不容易，安东尼达斯对外人向来充满戒备——只是……为了见她？在她完全回过神来问出口之前，阿尔萨斯对她眨了眨眼，鞠了一躬。

“那么我们晚餐时候见，我的女士。”

晚餐是一场正式的宴会。凯尔萨斯王子的归来和阿尔萨斯王子的抵达恰好在同一天，这让肯瑞托的仆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达拉然有一处大宴会厅，一般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会使用，这一天的宴会就在那里举行。

一张大得足以容纳二十多人的餐桌从宴会厅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头顶上，三盏大吊灯上的明亮蜡烛与摆在餐桌上的其他蜡烛交相辉映。火炬在墙边的壁架上熊熊燃烧，保持着室内温暖舒适，同时也提供了足够的照明。几个球体悬浮在大厅周围，假如某处需要额外的照明，它们随时可以应法师的召唤移动过去。除了上菜撤盘之外，仆人们极少需要进入宴会厅，桌上的酒瓶只要打个响指，就会自动替宾客斟满杯子。长笛、竖琴和鲁特琴演奏着令人平静的背景音乐，它们发出的音符产生于魔法，而非人手的弹拨或呼吸的鼓动。

平时极少露面的大法师安东尼达斯主持了这一天的宴会。他身材很高，而且因为瘦得出奇而显得更高。他的一把长须中，灰色的部分已经超过了原本的褐色，头顶更是完全秃了，但眼中仍透着机警和锐利的眼神。出席的还有大法师克拉苏斯，正直而敏锐，他的头发在蜡烛和火炬的光芒中闪烁着银色的微光，同时夹杂有红黑两色的纹理。其他大多数出席者都是位阶很高的人物。事实上吉安娜的地位远远低于同桌的其他人，她只是大法师的学徒而已。

吉安娜出身将门，从小到大父亲始终给她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必须对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

“低估自己和高估自己同样致命。”戴林曾经这样对她说，“虚假的谦卑跟虚假的骄傲同样糟糕。随时随地都要准确地判断自己的能力，并量力而行。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是愚蠢的。而在战场上，愚蠢就意味着死亡。”

她知道自己在魔法方面的技艺已经相当熟练。她蕙质兰心，加上专注于道，在求学于达拉然的短短数年中已经大有所成。当然安东尼达斯收她为弟子并不是因为突然善心大发。这并非父亲曾经如此睿智地警告过她的那种狂妄自大，她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必能成为一位强大的法师。她要凭自己的成就赢得地位，而不是因为精灵王子喜欢她的出席。她努力掩饰着心中的懊恼，又舀起满满一勺海龟汤。

交谈的话题毫不意外地转向了兽人，毕竟兽人收容营与达拉然近在咫尺——尽管法师们对自己城市的关心要远多于其他事务。

凯尔伸出优雅修长的手又拿起一片面包，往上面抹黄油："无论迟钝与否，他们始终很危险。"他说。

"我的父亲泰瑞纳斯国王也同意您的判断，凯尔萨斯王子。"阿尔萨斯说着，朝着精灵露出迷人的微笑，"因此这些收容营才被建立起来。虽然维持它们的费用很高，但是一些钱就能换来全艾泽拉斯人民的安全，这点代价还是很值得的。"

"他们是野兽、畜生。"凯尔萨斯说着，他平素高昂的声线随着内心的厌恶而低沉下去，"他们和他们的龙曾经重创了奎尔萨拉斯。只是凭借着太阳井能量的保护，他们才没能造成更严重的毁灭。你们人类完全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麻烦，既保护了你们的人民，又不用加重他们的税赋，只要把这些畜生杀光就行了。"

吉安娜回想起当年在兽人收容营的匆匆一瞥。他们在她眼中是那么的疲惫而沮丧。他们还带着孩子。

"您去过那些收容营吗，凯尔萨斯王子？"她脱口而出，尖锐地问道，"你是否亲眼见过他们现在的境况？"

凯尔萨斯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他仍然保持着愉快的表情："没有，吉安娜小姐，我没去过。我也不需要亲眼去看。每当我看到我的家乡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树木，如今被烧成了光秃秃的树干的时候，每当我缅怀那些死于战火的同胞的时候，我很清楚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想你也没有亲见过。无法想像，像你这样高贵的女士，又怎么会愿意造访那些收容营呢。"

吉安娜回答的时候很小心地没有转头看阿尔萨斯："殿下，谢谢您的恭维，但是我并不认为高贵与追求公正这两种美德是不可兼得的。事实上我认为，高贵的个体更不愿看到有感情的生物被人像动物一样屠杀。"她对他亲切地一笑，继续低头喝她的汤。凯尔萨斯打量着她，对她的反应很困惑。

"既然置于洛丹伦治下，泰瑞纳斯国王自当如他所愿地处置。"安东尼达斯插话说。

"达拉然和所有其他联盟国家共同承担着维持费用。"一位吉安娜不认识的法师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当然也有发言权，既然我们为它付了钱不是吗？"

安东尼达斯摆了摆手："这不是谁替那些营地埋单，或者建立那些收容营到底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困扰我的是那些兽人如今无精打采的状态。我研究了我们对兽人历史非常有限的记载，我想不是因为监禁导致的这种倦怠。也不像是疾病——至少不是我们需要担心被传染上的那种疾病。"

由于安东尼达斯从不会加入无关紧要的闲谈，因此他一发话，所有人都停下刀叉

仔细听他说的。吉安娜很意外，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法师对兽人的状况感兴趣。毫无疑问，安东尼达斯选择在这一场合透露这些信息，是有其深谋远虑的。阿尔萨斯和凯尔萨斯两位王子都在场，这些话会迅速传达到洛丹伦和奎尔萨拉斯。安东尼达斯从不无谋而动。

"假如那并不是因为疾病，或是监禁引起的直接后果。"阿尔萨斯愉快地说，"那么您认为原因何在呢，大法师阁下？"

安东尼达斯转向年轻的王子："我认为兽人并非天性嗜血。卡德加告诉过我他从迦萝娜身上了解到的……"

"迦萝娜是个谋杀了莱恩国王的混血杂种。"阿尔萨斯说着，脸上所有的愉悦一扫而空，"恕我冒昧，我认为那样的东西说的话毫不可信。"

周围其他人开始低声附和，安东尼达斯抬手请大家冷静："这些消息来自她背叛以前。"他说，"而且它也经过了……其他渠道的证实。"他微微一笑，故意不打算说明这"其他渠道"指的是什么，"他们屈服于恶魔力量的腐蚀，皮肤变绿，眼睛变红。我相信自从第一次入侵开始，他们就被这种黑暗的力量控制了。现在这种力量的来源被切断。我想我们看到的不是疾病，而是脱瘾反应。魔能力量强大，戒除的代价也相当悲惨。"

凯尔萨斯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即使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关照他们？他们竟然蠢得去相信恶魔。他们轻率地沉迷于那种堕落的能量。即使可以让他们重归和平，我个人也不认为去'帮助'他们摆脱这种成瘾症是明智之举。眼下他们已经被打垮，这是他们犯下了诸般罪行之后，我——以及任何思维正常的人——更愿意看到的。"

"啊，但是假如他们能够回归和平，我们就不必把他们圈在收容营里，这样用于维持收容营的钱就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了。"安东尼达斯在整桌人陷入争执之前温和地说，"我相信泰瑞纳斯国王可不只是抖抖钱袋就能腾出这么大一笔钱来。你的父亲近况如何，阿尔萨斯王子，你们全家可好？我很抱歉没能出席你最近的盛典，听说很隆重？"

"暴风城对我盛情款待。"阿尔萨斯温和地笑着说，一边开始向第二道菜——烤鳟鱼配爆炒青菜——发起进攻，"很高兴能再次见到瓦里安国王。"

"听说他美丽的王后最近刚刚为他诞下一位王子。"

"是的，要是小安度因有朝一日能像抓着我的手指那样有力地握剑的话，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战士。"

"说起来，我们大家都祈祷着你的加冕典礼要在许多年后才会到来，不过我敢说假如最近有一次王家婚礼，那一定会很可喜。"安东尼达斯继续说。"有哪位年轻的女士已经成为你的意中人了吗，或者你仍然是洛丹伦排名第一的单身汉？"

凯尔萨斯的注意力转向他的盘中美食，但吉安娜知道他仍在敏锐地关注着谈话。她小心控制着脸上的表情，尽可能显得镇静。

阿尔萨斯笑着给自己填了酒，并没有看她的方向："啊，先别说这个了好吗？再说这也没什么有意思的，反正日子还长着呢。"

吉安娜心中百感交集。她有一点点失望，但也有一点宽心。也许她和阿尔萨斯最

好还是保持普通朋友关系。无论如何，她是到这里来学习成为最伟大法师的，而不是来谈情说爱的。一名法师学徒必须遵从教养，以理性进行思考，而不能感情用事。她有她的职责，必须全力以赴。

她还需要不断地学习。

“我需要学习。”几天之后，当阿尔萨斯牵着两匹马来找她的时候，吉安娜抗议道。

“来吧，吉安娜。”阿尔萨斯笑着说，“最勤奋的学生也需要偶尔休息一下。今天天气这么好，你应该去户外享受一下。”

“我就在户外。”她说。这话可没错，她正在花园里读书，而不是闷在哪间阅览室里。

“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思考。”他朝着吉安娜伸出手去，她正坐在树下，虽然拒绝着，脸上却微笑起来。

“阿尔萨斯，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她开玩笑似的说，握着他的手让阿尔萨斯把自己拉起来，“看起来没人能拒绝你的要求。”

他大笑着拉住缰绳，帮助她上马。今天她穿着一条亚麻长裤，可以骑跨在马鞍上，而不用像穿长袍的时候那样侧鞍坐着。很快阿尔萨斯也轻松地翻身上马。

吉安娜瞥了一眼阿尔萨斯的坐骑——那是一匹月桂色的母马，不似那匹被命运夺走的白色公马：“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关于‘无敌’的事儿，我很难过。”她悄声说道。欢愉一下子从他脸上消失，就好像阴云遮住了太阳。很快微笑又回来了，只是收敛了少许。

“没关系，但还是谢谢你。那么……我准备了野餐，时间可不等人，我们出发吧！”

那是吉安娜会铭记一生的一天，那是一个完美的盛夏午后，阳光充足，似金色的蜂蜜般浓郁。阿尔萨斯策马疾驰，但吉安娜也是一名熟练的骑手，轻松地跟上他的节奏。他带着她远离城市，沿着一望无垠的绿茵草场前进。马儿们看上去就跟它们的骑手一样享受这段旅程，它们耳朵朝前竖着，张大鼻孔呼吸着草原的芬芳。

野餐简单而美味，面包、奶酪、水果和一点淡味白葡萄酒。阿尔萨斯向后躺下，枕着手臂打了个盹，而吉安娜则踢掉靴子，光着脚踩在柔软而厚实的草地上，读了一会儿书。那本书很有趣，《论传送术的本源》，但夏日的阳光令人疲倦，上午的骑行，以及此刻耳边轻柔的蝉鸣，令她渐渐陷入梦乡。

片刻之后，吉安娜略微打了个寒颤醒了过来，太阳已经开始微微西沉。她坐起身来，揉去眼中的睡意，发现阿尔萨斯不在附近。他的马也不见了。她自己的骟马仍被拴在树干上，正心满意足地埋头吃草。

吉安娜眉头微蹙：“阿尔萨斯？”没人回答。看起来他刚好决定要出发去哪儿探索一下，很快就会回来。吉安娜紧张地竖起耳朵仔细听是否有马蹄声，但什么也没有。

如今仍然有游荡的兽人。至少传言是这么说的。附近还有山地狮和熊，虽然不那么罕见，但同样危险。吉安娜暗暗在心中默念着法术。她确信假如遭到攻击，她能够保护自己。

好吧——应该能。

攻击来得突然而又毫无声息。



她的脖子后面突然挨了一下，感觉又凉又湿。她深吸了一口气，迅速转身。袭击者在远处看只是个模糊移动的身影，以鹿一般的敏捷迅速跳到另一个藏身处，中途只是稍微停下来又朝她扔了一发。这一发正中她的嘴，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因为大笑。她拍掉身上的雪，有些滑进了她的衬衫里面。

“阿尔萨斯！这不公平！”

回答她的是一连四发雪球，她急忙俯下身捡起来。他显然爬到山上高处那些凛冬降临得比较早的地方，带着这些雪球作为战利品归来。他在哪儿？那里，他身上的红外套一闪而过……

战斗持续了一小会儿，直到两人都耗尽弹药。“停战！”阿尔萨斯大喊着，吉安娜也同意了，她笑得差点说不出话来。他从岩石之间的隐蔽处跳出来跑向吉安娜，大笑着拥抱她，她也很高兴看到他的发际夹杂着雪的痕迹。

“这些年里我一直都知道。”他说。

“知道什……什么？”吉安娜刚刚挨了好几个雪球，虽然时值盛夏，她还是被冻得微微发抖。阿尔萨斯感觉到她的颤抖，伸出双臂紧紧抱着她。吉安娜知道自己应该推开他；友好自然的拥抱是一回事，但是在他怀里逗留这么久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她没有动，让自己的头枕在他胸口上，她的耳朵贴着他的心，听着那快速而有节奏的跳动。她闭上眼睛，一只手抚过她的秀发，为她拂去残雪。

“我第一天看到你，就知道那是个会让我快乐的女孩。一个不会介意在夏天一起去游泳，或者……”他后退了一小步，从

她脸上擦掉一点正在融化的雪水，微笑着，“或者被雪球砸在脸上。我没弄疼你吧？”

她回以微笑，突然心里一阵暖意：“不不，没有。”他们四目相投，吉安娜感到脸颊发烫。她试图后退，但他的双臂仍然坚定地环抱着她。他继续触摸着她的面庞，粗糙有力的手指滑过她的俏脸。

“吉安娜。”他悄声说道，她微微颤抖，但并不是因为觉得冷，这次不是。这样不合适。她本该后退，但她仰起脸，闭上眼睛。

吻一开始既和缓，温柔而又甜蜜，这是吉安娜的初吻。她的双臂不由自主地慢慢环绕着他的脖颈，随着吻越来越深，她也抱得越来越紧。她觉得自己在往下沉，而他是这世界上她惟一能抓住的东西。

这就是她想要的人。无论身分如何，这年轻的男子是她的密友，他理解她作为一名好学生的性格，但也同样能够哄着她，引出她内心里那个贪玩而又爱冒险的小女孩，虽然这种时候并不多。

但是他了解她的全部，并不仅仅是她展现给世界的这一面。

“阿尔萨斯。”她呢喃着抱紧了他，“阿尔萨斯……”

第七章

在达拉然的几个月过得很愉快。出乎意料地，阿尔萨斯发现他在这里真的能学到一些将来会帮助他成为一位国王的知识。在这里也有许多机会享受夏日的最后时光和初秋的凉爽，他享受着这些日子里的外出骑行，尽管每次骑在马背，想到“无敌”已经永远离他而去的时候，胸中都会感到一丝剧痛。

这里还有吉安娜。

他一开始并没打算吻她。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将她拥在怀中的时候，她的眼中充满笑意和喜悦，于是他就这么做了，而她也回应了。吉安娜的课程表比阿尔萨斯的更满，也更苛刻，所以他们没法如他们所愿地经常见面。当他们终于有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又往往是在公众场合。两人不约而同，都同意不应该给流言蜚语留下任何话题。

这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加入了一点别样的情趣。他们尽可能地偷取每一个相见的机会——凉亭里的一吻，正式宴会上短暂的一瞥。他们第一次出行本意单纯，但是现在他们都避免再次出现那样的事。

他背下了她的课程表，这样就能制造“偶遇”。她找了种种借口，漫步到马厩或者阿尔萨斯和他的手下用作训练场的院子里。

阿尔萨斯爱上了每一个这样充满冒险刺激的时刻。

现在他正等在一个没什么人来的走廊里，站在一个书架前面，假装在查阅书名。吉安娜就要结束她的火法术课程，从这里经过。她曾经略带羞涩地笑着告诉他，出于习惯，她现在仍然在监狱区周围的那些水池附近练习火焰法术。回到她的房间之前，吉安娜肯定会穿过这个区域。他竖着耳朵仔细听着。来了——她穿着拖鞋，轻盈柔和的脚步声。阿尔萨斯转过身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假装正在读，一边躲到她看不到

的地方偷偷看着。

吉安娜和往常一样，穿着学徒传统的长袍。她的头发如阳光般耀眼，脸上一副习惯性的因为专心而眉心微蹙的表情，表情中带着沉思而非不快。她甚至没注意到他在那儿。他马上放下手里的书，在吉安娜走远之前快步冲进走廊，拖着她的手把她拉进暗处。

和平常一样，他的动作一点儿也没吓着她。吉安娜一只手把书本抱在胸前，另一只手揽着阿尔萨斯的脖子，迎向他的吻。

“你好，我的女士。”他吻着她的颈子低声说，嘴唇贴着她的皮肤微笑着。

“你好，我的王子。”她微微喘息着，快乐地低语。

“吉安娜。”另一个声音传来，“你为什么……”

他们立刻带着负罪感跳开，盯着突然出现的人。吉安娜微吃了一惊，脸色绯红：“凯尔……”

精灵小心翼翼地控制住脸上的表情，但怒意在他眼中燃烧，他的下颌微微一沉：“你离开的时候落下了一本书。”他说着把一卷典籍递过去，“我追上来还给你。”

吉安娜瞥了阿尔萨斯一眼，咬着自己的下唇。他跟她一样被吓了一跳，但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他仍旧搂着吉安娜，同时转向凯尔萨斯。

“你真是个好人，凯尔。谢谢你。”他说。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凯尔萨斯要动手揍他。法师几乎怒不可遏，他又是如此强大，阿尔萨斯知道他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即使这样，他还是毫不退让地瞪着精灵王子的眼睛。凯尔萨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捏紧了拳头。

“你为她感到羞耻吗，阿尔萨斯？”凯尔萨斯不屑地说道，“她就只配让你偷偷摸摸地见她？”

阿尔萨斯眯起眼睛：“我只是想避开流言蜚语的伤害。”他低声说道，“凯尔，你明白那些东西不是吗？众口铄金。我必须守护她的名誉……”

“守护？”凯尔萨斯几乎咆哮道，“假如你真的在乎她，你就应该带着骄傲公开追求她。像个男人一样！”他看着吉安娜，怒意消退了，脸上闪过转瞬即逝的心痛。然后，是失望。吉安娜低下头去，“你们继续……幽会吧。不用担心，我什么也不会说。”

他哼了一声，轻蔑地将手里的书扔给吉安娜。那卷近乎无价之宝的典籍轰然落在吉安娜脚边，她被那闷响声吓得回过神来，这时穿着长袍的他已经化作一片紫罗兰色和金色的旋风远去了。吉安娜松了一口气，把头靠在阿尔萨斯胸口上。

阿尔萨斯轻柔地拍拍她：“没事，他走了。”

“对不起，我想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他胸口一紧：“告诉我什么？吉安娜……你和他……”

“没有！”吉安娜立刻回答，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没有。但是……我想他有那个意思。我只是……**他是个好人**，是个强大的法师。也是个王子。但他不是……”她的声音忽然变得细若游丝。

“他不是什么？”阿尔萨斯的话冲口而出，没想到听上去这么尖锐。凯尔在许多方面都比阿尔萨斯强太多了。他更年长，更成熟，更有经验，更强大，最重要的是他有着

近乎完美的外表。他觉得内心的嫉妒仿佛凝结成胸中冰冷的一块硬节。假如凯尔这时候出现，阿尔萨斯可不知道他是否能克制住不冲上去揍他。

吉安娜温柔地微笑着，皱着的眉梢舒展开来："他又不是你……"

阿尔萨斯胸中仿佛春泉涌动，心里的硬节冰消雪融。他拥着吉安娜，深吻着。

谁在乎那个自以为是的精灵王子怎么想？

一年无事。春去秋来，冬日将近，越来越多的人抱怨兽人收容营的开销太过庞大，但泰瑞纳斯国王和阿尔萨斯对这些反对的声音早有所料。阿尔萨斯继续在乌瑟尔的指导下进行训练。年长的导师坚持认为，尽管战斗技巧相当重要，祈祷和冥想也必不可少。

"是的，我们必须能够克敌制胜，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能够治疗战友和我们自己。"

阿尔萨斯想起了无敌。每当凛冬降临的时候，他的思绪就会飘向曾经的坐骑，乌瑟尔的教诲只能让他更加悔恨那一生中惟一的错误。假如他更早开始训练，那匹白色的骏马就不会死去。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在那个冰雪交加的日子里真正发生的事情。他们都以为那是个意外。那是个意外，阿尔萨斯对自己说。他从未想要伤害无敌。他深爱着那匹马；假如可以，他宁愿受伤的是自己。而且假如他更早开始圣骑士的训练，就像瓦里安从小就开始习武一样，他也许就能救下无敌。他发誓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次发生。他将竭尽所能，永远不能毫无准备，永远不会束手无策，永远不犯任何错误。

寒冬终于如往年一样过去了，春天再次降临提瑞斯法林地。随着春天一同到来的，还有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在阿尔萨斯眼中，她就像一朵美丽鲜嫩的花朵。她此行是来协助阿尔萨斯组织贵族花园节庆典的。贵族花园节是洛丹伦和暴风城春季最重要的节日。阿尔萨斯发现，有吉安娜陪伴在身边的时候，在节日前夕一边彻夜饮酒，一边往蛋壳里装糖果的活儿也不像想像的那样无聊了。她眉梢微蹙，一边专心致志地填着蛋壳的样子惹人怜爱，阿尔萨斯把这看成她独有的可爱表情。

尽管还未公开宣布，但阿尔萨斯和吉安娜都知道，他们的父母已经就此商议过，默许了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同时，阿尔萨斯也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拥戴，他更多地代替乌瑟尔和泰瑞纳斯国王，代表洛丹伦出席公众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乌瑟尔更多地成为圣光的精神化身，而泰瑞纳斯也对自己可以不再经常远行感到心满意足。

"年轻的时候，马背上的旅行以及露宿星空之下着实令人兴奋。"他告诉阿尔萨斯，"但是当你到了我的年纪，骑行最好就当作消遣好了，至于星空，能从窗户看看就不错了。"

阿尔萨斯笑了，他满怀喜悦地投身于这份新的使命。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和大法师安东尼达斯显然也同意这样的安排。当达拉然向王都派遣信使的时候，吉安娜越来越经常随行前来。

"仲夏火焰节的时候也要来呀。"阿尔萨斯突然这么说。她抬头看着他，一只手小心地握着一枚彩蛋，另一只手轻轻拨开一缕金发。



“恐怕不行，夏天对达拉然的学徒来说是很重要的时候。安东尼达斯已经说过，整个夏季我都得待在那边。”她的声音中透着惋惜。

“那么仲夏节我过去看你，你可以在万圣节过来。”阿尔萨斯这么说的时候，吉安娜摇摇头，笑着看着他。

“你真执着，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我尽量吧。”

“不，你一定要来。”他俯身探过堆满明亮的彩蛋和小蜡烛的桌子，握着她的手。

她微笑着，脸颊变得粉红。即使到了现在，她还是有几分羞涩。

她会来的。

万圣节之前还有一系列小型节庆，有些比较骇人，有些十分欢乐，而万圣节则是两者的结合。人们相信，在万圣节到来之际，阻隔着人间和冥界的界限会变得薄弱，而逝者也因此会被生者所感知。传统上当收获的季节结束，冬天的寒风尚未吹来之时，人们会在王宫外面竖起一个巨大的稻草人。在节日当天的日暮时分，人们就会点燃稻草人。那将是一个十分壮观的场面——一个巨大燃烧的人偶在夜空下发出熊熊火光。这时所有人都可以走近燃烧的稻草人，往火堆里丢一根树枝，这象征着一切烦恼会被“烧掉”，从而一身轻松地迎来宁静安详的冬日时光。

这是从有史记载以前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农事祭典。阿尔萨斯觉得，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往火堆里丢根树枝就能解决自己的所有麻烦；而相信真的能够跟亡者交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他自己当然也不信。但这是个很受大众欢迎的庆典，而且吉安娜也会为了庆典来到洛丹伦，因此他期盼着万圣节的到来。

他为她准备了一点惊喜。

此时正值日暮时分。从午后开始，人群就渐渐聚集起来。有些人甚至带着野餐，在

提瑞斯法林地的丘陵上享受着深秋的最后时光。卫兵已经各就各位，当人群拥挤的时候难免有些意外，不过阿尔萨斯并不真的认为会出什么乱子。当他身着外套、马裤和一袭满是秋天色调的披风走出王宫的时候，欢呼声骤然四起。阿尔萨斯停下来向人群挥手致意，接受他们的欢呼，然后转身把手伸给吉安娜。

她看上去有些惊讶，但微笑了。这时人群欢呼着她和他的名字，响彻云霄。阿尔萨斯和吉安娜手挽手走到树立着的巨大稻草人面前。阿尔萨斯举手示意让大家安静下来。

“我的同胞们，在这个令人敬畏的夜晚，我和你们一起欢庆节日——在这个夜晚，我们缅怀逝者，除旧迎新。就像农人们焚烧田野里残留的麦梗一样，我们以点燃这座稻草人作为这一年已经过去的象征。灰烬令土地肥沃，而这仪式也将洗涤我们的灵魂。很高兴看到今晚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我很荣幸将点燃稻草人的荣耀献给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

吉安娜睁大了眼睛。阿尔萨斯转头看着她，一脸坏笑。

“她是战争英雄戴林·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的女儿，将凭自己的力量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师。法师们都是操控火焰的大师，因此请她为我们点燃稻草人合情合理。大家同意吗？”

人群发出欢快的叫喊声，正如阿尔萨斯预料的那样。他转身向吉安娜鞠了一躬，然后凑近了耳语道：“给他们露一手，他们会爱死你的。”

吉安娜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然后向着人群挥手，于是欢呼声更加热烈了。她把一缕秀发卷到耳朵后面，稍微舒缓了下紧张的心情，表情很快镇定下来。她闭上眼睛，举起双手，开始喃喃念出一段咒语。

这天吉安娜身着如火焰般耀眼的红、黄和橘色交织的服饰。随着小小的火焰在她手中凝聚成型，一开始光芒微弱，随后逐渐明亮起来。她凝视着阿尔萨斯，眼中闪耀着火一般的热情。她轻松地操纵着火焰，阿尔萨斯明白她对法术缺乏控制的时候早已远去。吉安娜不是“将会成为”一位强大的法师。她显然已经是了，尽管还未拥有正式的头衔。

接着她伸出双手，几枚火球如出膛的子弹般，跳跃着急速飞向那个巨大的稻草人。它转眼之间就化作一团烈焰，围观的人群先是惊叹于这景象，随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阿尔萨斯笑了。要是用传统的方法以火炬在底部点火，稻草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全部烧起来。

吉安娜睁开眼睛，开心地笑着接受人群的欢呼和致意。阿尔萨斯凑近她小声说道：“太壮观了，吉安娜！”

“是你要我露一手的。”吉安娜莞尔一笑。

“是的，不过这一手可有些太华丽了。我怕他们会要求每年都由你来点火。”

她转头看着他：“那有什么不行的？”

火焰翩翩起舞，映照在她脸上，照亮了她的俏脸，仿佛一轮金冠在她头顶闪烁。阿尔萨斯看着她屏息凝神，从第一眼见到她开始，她在他眼中总是如此动人。她一直是他的密友、知己，一位令人兴奋的心上人。但是现在在这一片全新的光彩中，他只能呆呆望着她。

片刻以后他才说得出话来：“不。”他

温柔地说道，“不，完全没问题。”

当晚他们加入了围绕在火堆周围起舞的人群，不停地跟人们握手互相问候，这让卫兵们一直惴惴不安。然后他们摆脱了那些恪尽职守的卫兵，悄悄消失在人群中，没有引起一点注意。阿尔萨斯拉着她穿过王宫后面居住区的长廊。有几次他们差点撞上抄近路去厨房的仆人们，只能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动地躲起来。

他们来到阿尔萨斯的房间。他关上房门，背靠着门将她拥入怀中，深深地亲吻着。不过羞涩的好学生吉安娜挣脱了热吻，拉着阿尔萨斯走到床边，窗外仍在燃烧的稻草人的橘色火光跳动着映照在他们的肌肤上。

阿尔萨斯感到一阵眩晕，仿佛梦游似地跟着她。两人站在床边，十指相扣，吉安娜的手指几乎陷进他的手掌里：“吉安娜。”他轻声呼唤。

“阿尔萨斯。”她的声音有点啜泣。吉安娜伸出双手把阿尔萨斯的脸捧在手心里，又吻了他一下。对她的渴望令阿尔萨斯眩晕，她抽出手的时候感到一阵失落。她的呼吸轻柔而温暖，轻抚着他的脸庞，吉安娜耳语道：“我……我们准备好了吗？”

回答有点轻率，但他明白她的心意。他已经准备好，将这位女孩领进自己心中。他拒绝过可爱的塔蕾莎，在那以前他也曾拒绝过其他人。他知道，在这方面吉安娜甚至比他更青涩。

“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他低声说道，声音干涩，又低头吻了她一下。他看见那种熟悉的皱痕浮现在她眉梢。我会用吻抚平它，阿尔萨斯心中暗暗发誓。他扶她上床。我会永远为你消去烦恼。

迟些时候，当稻草人终于燃尽，只剩下清冷的淡蓝色月光照着吉安娜沉睡的躯体。阿尔萨斯仍然醒着，手指划过她身体的曲线，一边遐想着将来，这一刻充满了心遂所愿的满足。

他没有往稻草人火堆里投掷树枝，因为他没有需要摆脱的烦恼。现在也没有。他想着，俯下身子亲吻她。吉安娜轻哼一声醒了过来，伸手拉住他。

“看来没有人能够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她呢喃着，重复着初吻那天对他说的话，“尤其是我。”

他抱紧了她，突然无缘无故地打了个寒颤：“不要拒绝我，吉安娜。请永远不要拒绝我。”

她看着他，月色如水，映着眼中的柔情：“不会，阿尔萨斯，永远不会。”

第八章

冬幕节是这一整年来，洛丹伦王宫装饰得最为喜庆的日子。穆拉丁一向是一位出色的大师，他甚至把矮人的风俗带到了洛丹伦。在过去几年里，冬幕节渐渐变得流行起来，而到了这一年，冬幕节看来已经深入人心。

从几星期前，吉安娜用那场戏剧性的点燃稻草人的表演取悦了民众之后，节日气氛就渐渐酝酿着。她被准许留在洛丹伦过冬，只要她愿意，尽管对于掌握了传送术的法师来说，达拉然离王城并不远。有些事情

正在改变，既微妙而又深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渐渐地不再只是库尔提拉斯领主的女儿，不再只是一位朋友。

她逐渐被看成是王室的一员。

当母亲带着吉安娜和佳莉娅一起去试穿冬幕节前夕舞会的正式礼服的时候，阿尔萨斯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也曾经有其他客人参加冬幕节庆典，但莉安妮王后从未想过要其他人穿着跟自己和自己女儿能够搭配的礼服。

泰瑞纳斯国王现在也常常要吉安娜和阿尔萨斯一起陪同他听取民众的申告。吉安娜坐在泰瑞纳斯的左侧，而阿尔萨斯坐在右侧——她的地位几乎与国王的储君相当。

好吧，阿尔萨斯心想，他认为这基本上是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不是吗？他回想起多年前对佳莉娅说过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你要嫁给父王指定的人，而我将娶这王国需要的人。"

吉安娜将是国家需要的人。吉安娜，他想，也是他想要的新娘。

但是为何他会感到如此不安？

冬幕节的前一天下了这年的初雪。阿尔萨斯站在俯瞰着洛达米尔湖的大窗子前向外眺望，湖面已经一片冰封。雪从清晨就开始纷纷飘落，大约一小时前刚刚停止。天空如黑色的天鹅绒，缀在柔和夜空中的是小小的冰钻般的繁星。月色笼罩下，万物宁静而迷人。

一只柔软的小手滑入他的手中。

"很漂亮，不是吗？"吉安娜悄声说道。阿尔萨斯点点头，并没有看她，"好多弹药。"

"什么？"

"弹药。"吉安娜又重复了一次，"打雪仗用的弹药。"

他终于转过身，在看到她的一瞬间几乎忘了呼吸。在此之前他还未被允许看见吉安娜、佳莉娅和母亲今晚舞会时将穿着的礼服，此刻他被她的美丽惊呆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看上去就像一位冰雕玉砌的美人。她的鞋就像用冰块刻成，洁白的礼服上装饰着极淡的蓝色花纹，银色头冠映着火炬温暖的光，可爱得令人心碎。但她又不是冷若冰霜的女王，不是毫无生气的雕像；她是温暖柔和活生生的人，她金发披肩，脸颊因为他充满赞叹的凝视而变得绯红，蓝色的眼眸中充满快乐的光芒。

"你看上去就像……一支白蜡烛。"阿尔萨斯说，"纯然的洁白和金色。"他伸出手来夹着吉安娜的一缕秀发，萦绕着他的手指上。

她露齿而笑："是的。"吉安娜笑着伸手抚摸他的金发，"孩子们也一定会是金发。"

他愣住了。

"吉安娜……你是说……"

她咯咯地笑着："没有，还没有呢。但是我们总会有孩子的吧。"

孩子。这个词深深地刺痛了他。她在谈论的是他们将来的孩子。他的思绪飞到了未来，吉安娜成为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生活在王宫里，他的双亲过世，他自己登基为王，王冠的重量压在他头上的未来。他一方面渴望着那个未来，他渴望吉安娜陪伴在他身边，渴望在夜里拥着她，渴望她的气息和味道，她的笑颜，银铃般纯洁，蔷薇般芬芳。

他渴望……

但是万一他搞砸了呢？

因为直到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如同儿戏。他视吉安娜为玩伴，从他的少年时代开始就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现在的游戏变得更加“成人化”。但是有些东西突然在他心中动摇了。但是当这一切变成现实呢？假如他真的爱她，而她也一样爱他，假如他当不了一个好丈夫，好国王……假如……

“我还没准备好。”他冲口而出。

她皱起眉头：“好吧，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就生下孩子。”她捏着他的手，很显然是想让他放心的意思。

阿尔萨斯突然放开她的手，后退一步。她的眉梢困惑地皱得更紧了。

“阿尔萨斯？怎么了？”

“吉安娜……我们还太年轻。”他飞快地说，语调略微提高了一点，“我还太年轻。还有些……我不能……我还没准备好”

她脸色变得苍白：“你不是……我以为……”

负罪感压在他心上。在他们成为恋人的那晚，她曾经问过他。你准备好了吗？她如此耳语。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他那么回答，他也是那么想的……他真的以为他是那么想的……

阿尔萨斯走上前握着她的手，拼命试图表达在他脑中飞快闪过的念头：“我还有太多东西要学，还有太多训练需要完成。父王需要我，乌瑟尔还有那么多东西要教给我。还有……吉安娜，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你总是那么理解我。你能否再理解我一次？我们能否继续做朋友？”

她毫无血色的嘴唇微张，却说不出一句话。阿尔萨斯几乎狂暴地抓着吉安娜的手，她的手被他拉着，毫无生气。

吉安娜，求求你。请理解我——尽管我自己甚至都不能理解。

“当然，阿尔萨斯。”她的声音单调得听不出感情，“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你和我。”

一切，从她的姿势、表情到语调，都表露着她的痛苦和震惊。然而阿尔萨斯听到她的话以后却感到如释重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也许她会伤心，会有一点伤心，但她肯定马上就能理解。他们彼此熟悉。她会明白他是对的，很快会明白。

“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永远。”他觉得还需要解释些什么，“只是一时的。你还有学业要完成——我肯定会让你分心。安东尼达斯也许都记恨我了。”

她一言不发。

“这对我们最好。也许有一天情况会有所不同，那时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我不是说我不……而你……”

他拥她入怀。她一开始如雕像般僵硬，过了一会儿，阿尔萨斯感到她放松了下来，手臂环搂住他。两人孤零零地在大厅中站了好久，阿尔萨斯将脸颊埋在她耀眼的金发里，这头长发，毫无疑问，假如他们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孩子也一定会有这样的金发。也许他们仍然会有孩子的。

“我不想一刀两断。”他轻声说道，“我只是……”

“没关系，阿尔萨斯。我明白。”

他后退一步，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凝视着她的双眼：“你明白了？”

她微微一笑：“说实话？不明白。不过

没关系，最后我总会明白的。我知道。”

“吉安娜，我只想确定这对我们是最好的选择，对我们俩。”

我不想搞砸了，我不能把这搞砸了。

她点点头，深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给了他一个微笑……一个真正的，虽然有些伤感的微笑：“来吧，阿尔萨斯王子。你该陪你的好朋友去参加舞会了。”

尽管泰瑞纳斯国王一直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阿尔萨斯总算熬过了那个夜晚，吉安娜也一样。他不想把事情告诉父王，至少现在不。那是个紧张而令人不快的晚上，在舞会间歇的时候，阿尔萨斯望着覆盖着白雪和银色月光的湖面，心想为何所有倒霉事儿都会发生在冬天。

尽管面对的是泰瑞纳斯国王和阿尔萨斯王子，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中将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事实上，他看上去就好像恨不得偷偷溜走一样。

这几年他时运不济，无论身体还是命运都未对他青眼有加。阿尔萨斯记得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英俊浮华的军官，虽然酗酒过度，但至少还没闹出什么乱子。时过境迁，现在布莱克摩尔的头发已经有些斑白，身体也开始发胖了，眼中布满血丝。幸运的是他至少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假如他喝得醉醺醺的来觐见，信奉万事皆需节制的泰瑞纳斯国王根本不会接见他。

布莱克摩尔今天前来的原因是他把事情搞砸了。事态很严重。不知怎么回事，他引以为傲的兽人角斗士萨尔在一场火灾中从敦霍尔德逃跑了。一开始，布莱克摩尔还试图封锁消息，派自己的人小规模地搜逃跑的兽人，但是像这样一个巨大的绿色兽人逃走的事情不可能永远被掩盖住。一旦消息泄露，当然流言四起——有人说是一位敌对的领主救走了兽人，目的是为了确保角斗比赛获胜；有人说是个嫉妒的情妇干的，目的是给他添乱子；有人说是一群没有受沮丧症状影响的聪明兽人把他营救出去的——不不，正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本人干的；还有人说是伪装成人型的巨龙，它们一口火把整个地方都烧着了。

阿尔萨斯回想起萨尔在角斗场上激动人心的表演，但他同样想起在那时他就有过疑问，训练教育这样一个兽人是否是明智之举。当萨尔逃脱的消息传来以后，泰瑞纳斯立刻召见了布莱克摩尔。

“训练一个兽人参加角斗比赛，这想法已经够糟糕了。”泰瑞纳斯开口说道，“但是训练他的军事头脑，教会他读书写字……我不得不问你，中将，以圣光之名你到底想干什么？”

阿尔萨斯忍着笑，看着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在他面前缩成一团。

“你向我保证，所有的资金和材料都直接用于加强安全措施，还保证你的宠物兽人被看管得很好。”泰瑞纳斯继续说，“然而不知为何，他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不是乖乖地待在敦霍尔德里面。这怎么可能发生？”

布莱克摩尔愁眉苦脸地回答：“萨尔的逃跑的确是件不幸的事。我想您一定能体会我的感受。”

这是布莱克摩尔的反击，泰瑞纳斯仍然为毁灭之锤从他鼻子底下逃脱而痛心不已。但这反击却并不高明。泰瑞纳斯皱着眉头继续说。

“我希望这不是什么令人不安的趋势。你花的钱来自人民的血汗，中将。它们要被用来确保他们的安全。我是否需要派一位代表去确保那些资金运用得合理恰当？”

“不！不不，那完全没必要。我会汇报每一分钱的用途。”

“是的。”泰瑞纳斯故作温和地说，“你应该这么做。”

当布莱克摩尔毕恭毕敬地退下以后，泰瑞纳斯转向他的儿子说。

“你对这个状况有何看法？你见过萨尔的角斗。”

阿尔萨斯点点头：“他和我对兽人的想像完全不同。我是说……他身形庞大。战斗非常凶猛。但是很明显，他同时也很聪明，训练有素。”

泰瑞纳斯捋着胡须思考：“外面还有几小撮逃亡的兽人。他们有些可能不像我们拘禁的那些那么疲乏。假如萨尔跟他们会合，把他所知的教给他们，那对我们来说可就糟透了。”

阿尔萨斯坐直身子。这正是他一直以来期待的：“我跟随乌瑟尔刻苦训练。”事实如此。他无法对别人解释——也无法对自己解释——跟吉安娜分手的原因，他只能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他每天苦练许多个小时，直到全身酸疼，他试图让自己练得精疲力尽，从而忘掉她的面容。

那正是他想要的，不是吗？她已经坦然接受，为何他却彻夜不眠，思念着她的体温和容颜，痛彻心扉？他甚至尝试过一连几个小时静坐冥想，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许专注于战斗，专注于学习接受和引导圣光，可以让他摆脱对她的思念。摆脱对那个他自己提出分手的女孩的思念。

“我们可以搜捕那些兽人，在萨尔找到他们之前先下手。”

泰瑞纳斯点点头：“乌瑟尔跟我说过你的努力，他对你的进步很满意。”他心意已决，“很好，去通知乌瑟尔，做好准备。是时候让你第一次投入真正的战斗了。”

阿尔萨斯用力忍着没有欢呼出来。他



压抑着内心的兴奋，注意到父王脸上的伤感和担忧。也许，只是也许，杀掉那些反叛的绿皮能让他忘记分手时吉安娜心痛的神情。

“感谢您，陛下。我会令您骄傲的。”

尽管父亲蓝绿色的眼中流露出悔意，阿尔萨斯也一样，但泰瑞纳斯还是微笑着说：“我的孩子，那是我最不担心的。”

第九章

吉安娜快步跑过花园，与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的会面已经迟到了。她又一次因为埋头读书而忘了时间。她的师长为此斥责过她许多次，但她总是改不了。她穿着拖鞋从几行金皮苹果树之间快步跑过，头顶成熟的果实已经摇摇欲坠。她心中突然涌出一丝悲伤，她回忆起几年前就是在这儿——阿尔萨斯出现在她背后，双手蒙着她的眼睛耳语，“猜猜我是谁？”

阿尔萨斯。她仍然想念他。也许永远会想念他。那次分手出乎意料，又让她伤透了心，分手的时机也没法再糟糕了——每当回想起冬幕节舞会上的强颜欢笑，都会唤起一阵心痛——但是当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吉安娜渐渐开始明白他是有道理的。他们还太年轻，他们还有责任和训练需要完成。她向他保证，他们仍然是朋友，她说到做到，从那以后一直如此。为了信守承诺，她必须抚平伤痛。

当然过去几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五年前，一位名为克尔苏加德的强大法师由于涉猎非自然的死灵法术而引起肯瑞托的震怒。在遭到严厉谴责以及被要求无条件立即终止试验以后，他迅速而神秘地失踪了。这件怪事和其他许多事情在过去三年里令她分心不少。

在魔法都市的大门以外，许多事情也正在发生，尽管消息和传言零散而混乱。吉安娜从各种流言中得知，逃脱的兽人萨尔现在自称为新部落的大酋长，他开始攻击各个收容营，解放被困的兽人。不久以后，敦霍尔德城堡也被那个自封的大酋长夷平。萨尔利用某种吉安娜认为属于古老萨满法术的东西将城堡化成废墟。布莱克摩尔也死了，不过没人会为他长久哀悼。尽管这个新部落将来也许会对她的人民构成威胁，不过吉安娜自己也不觉得那些收容营的下场值得遗憾。她亲眼见过那里发生着什么。

吉安娜突然听到几个人的声音，语调中带着怒意。这种情况在这儿可不常见，她立刻停下脚步。

“正如我告诉过泰瑞纳斯的，你们的人民已是自己土地上的囚徒。我现在再对你重复一次，人类危在旦夕！黑暗之潮将再次卷土重来，整个世界正悬在战争的边缘！”那男人的声音洪亮而有力，吉安娜没认出此人是谁。

“啊，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泰瑞纳斯国王最近那封信里提到的那个四处游荡的先知。对你的唠叨，我不比他更有兴趣。”另一个说话的人是安东尼达斯，在陌生人激烈陈述的时候，他只是保持着冷静。吉安娜知道自己应该在他们注意到她之前悄悄离开，但好奇心让她留在那里，就好像好奇心驱使当年的那个小女孩跟阿尔萨斯一起跑去兽人收容营探险一样。她念

了个隐身术，躲在一边。她尽可能安静地挪近了一些。现在她能直接看到对话的两个人了——那个被安东尼达斯辛辣地戏称为"先知"的人，披着装饰有黑色羽毛的斗篷和兜帽，而她的导师则骑在马背上。

"我想泰瑞纳斯对你那些预言的意见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你应该比国王更有智慧！末日即将来临！"

"我告诉过你，我对这些无稽之谈毫无兴趣。"清晰，冷静，居高临下，吉安娜熟悉这种声调。

随后先知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那么我在这里就只是浪费时间了。"

在吉安娜惊愕的凝视面前，陌生人的身形开始变得模糊。他缩小变形，一瞬间之前那里站着的还是个穿着长袍的男人，此刻已经变成一只黑色的大鸟。它发出一声沮丧的哀鸣，直冲云霄，拍拍翅膀飞走了。

安东尼达斯仍然盯着那不速之客，现在已经变成蓝色天幕下逐渐消失的小黑点。他说："你可以现身了，吉安娜。"

吉安娜感到脸上发烫。她低声念出消除法术，现出身形走上前去："很抱歉偷听了你们的谈话，大师，但是……"

"我就是看中你这种刨根问底的天性，孩子。"安东尼达斯笑着说，"那个发疯的傻子以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认为他的说法把眼下的'瘟疫'问题说得太严重了。"

"瘟疫？"吉安娜问道。

安东尼达斯叹了口气，翻身下马，在他坐骑的后臀上拍了一下。马儿蹦达了一下，然后驯服地朝着马厩跑去，那里会有马夫照顾它。大法师伸手招呼学徒靠近，吉安娜走上前去，握住导师多节的手。

"你记得不久以前我派去王都的几个信使吧。"

"我以为他们是去商谈兽人问题的。"安东尼达斯低声念出一句咒语，很快两人出现在他的私人宅邸。吉安娜很喜欢这个地方，她喜欢这里的杂乱，喜欢那些卷轴上皮革和墨水的气味，喜欢那些可以蜷缩在上面忘我地汲取知识的旧椅子。他示意吉安娜坐下来，晃晃手指让大水罐自动为他们斟上甘露。

"好吧，那也在议题之内，但是我的代表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更为迫在眉睫的威胁。"

"比重整旗鼓的部落更紧迫？"吉安娜伸出手，注满了金色液体的水晶杯飘过来，落在她手中。

"兽人还有讲道理的可能。疾病可不行。有报告指出一场瘟疫正在北方蔓延。我认为那是肯瑞托应该密切关注的东西。"

吉安娜盯着他，在喝着饮料的同时，眉头渐渐皱了起来。通常而言疾病是牧师们关心的事情，而不是法师，除非……

"你认为有魔法在里面起作用？"

他点了点头："这很有可能。吉安娜·普罗德摩尔，那正是我要你北行去调查的原因。"

吉安娜几乎被饮料呛到："我？"

他温和地微笑着："是的，你。你已经几乎学会了我能教你的一切。是时候让你在这些安全的高塔之外运用你的技巧了。"他又眨了眨眼睛，"而且我还安排了一位特殊的护卫去协助你。"

阿尔萨斯靠在树上，让脸庞迎着微弱

的阳光，闭上双眼。他知道他正散发着冷静和自信，他必须这么做。他的手下已经够担心了。他不能让他们看出他自己也忧心忡忡。这么长时间以后……他们该怎样相处？也许那根本不是个明智的决定。但是所有报告都堆在那里，他知道她拥有最机智的头脑。这事儿能顺利解决，它必须顺利解决。

法里克踱着步子，往十字路口的几条岔道上来来回回地走着，他是阿尔萨斯手下的一名队长，两人已经相识多年。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呼吸冒着白气，很明显他的不安也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而变得越来越厉害。

“阿尔萨斯王子。”他终于忍不住发话了，“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小时了。您确信那位朋友真的会来吗？”

阿尔萨斯嘴唇微翘，笑着回答，并没有睁开眼睛。出于安全考虑，他的手下并不知道细节：“我很确定。”他说。他回想起以前那些耐心地等着她的日子，“吉安娜总是会迟到。”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声勉强可辨的怒吼：“偶砸！”

就像一只晒着太阳打瞌睡的猎豹，阿尔萨斯战锤在手，一下子警觉起来。他沿着道路望去，看到一个纤细的女性身影正翻过山顶，朝着他的方向跑过来。在她背后若隐若现的东西，他认出来是一只元素生物——一团碧绿色旋涡状的水，勉强能辨别出粗糙的头部和躯体。

再后面……是两只食人魔。

“圣光在上！”法里克大喝一声，开始全速冲锋。阿尔萨斯本想冲向那个女孩，只是在那一瞬间，他看清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的表情。

她在笑。

“收起剑，队长。”阿尔萨斯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她自己能应付。”

这位女士的确能自己应付——而且相当有效率。就在这时，吉安娜转身开始召唤火焰。阿尔萨斯意识到假如他要为这场冲突中的一方感到遗憾的话，那一定是那两只可怜的食人魔了。转眼间火舌已经舔到了他们苍白臃肿的躯体，食人魔困惑地盯着眼前这渺小的人类。他们中的一个想起来逃命，但另一个看起来还不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继续逼近。吉安娜又发射出一团橘色翻滚的火焰，他哭喊着倒在地上，很快被烈焰烧死。阿尔萨斯鼻子里充满了生肉烤焦的恶臭。

吉安娜看着另一只食人魔逃走，拍拍手，朝阿尔萨斯点点头。她甚至一滴汗也没流。

“先生们，容我介绍，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阿尔萨斯故意拖长了声调，一边说着一边朝年少时候的玩伴兼前女友走过去，“肯瑞托的特使，这个世界上最具天赋的法师。看起来你的法术还是那么有效。”

她微笑着抬头看着他。这一刻只有欢乐，毫不尴尬。她很高兴见到他，他也一样，喜悦充满了他全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这一句话就胜过了千言万语，几乎是礼节性的问候，但她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她总能理解他。她眼中闪耀着光彩回答道：“我也是，好久没有王子陪伴我了。”

“是啊。”他说，他的声调里带着一点哀伤，“好久了。”这下有点尴尬起来，吉安

娜低下头，阿尔萨斯清了清嗓子，“好吧，看来我们该出发了。”

她点点头，挥手遣散了水元素：“有这么多忠实强壮的士兵在侧，我不需要这个伙伴了。”她说着，给法里克和他的士兵们一个最甜美的微笑，“那么，殿下，你对我们要去调查的这场瘟疫所知多少？”

“不多。”他们开始行进，阿尔萨斯不得不承认，“父王刚刚才派我与你同行。乌瑟尔不久以前还在与我并肩对抗兽人。但是我猜既然达拉然对这事儿感兴趣，那么一定跟魔法有关系。”

她点了点头，脸上还是挂着微笑，尽管眉梢已经开始像她习惯的那样皱起来了。看到这个表情，阿尔萨斯心中感到一阵莫名的剧痛。

“你说得很对，但是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清楚。因此安东尼达斯大师派我来观察并向他汇报。我们应该沿着国王大道调查附近的村庄。向当地居民询问，看看他们是否知道什么有用的消息。希望他们还没有被感染，也希望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局部疫情爆发。”

他太了解她了，在她的话中听出了一丝疑虑。他明白，假如安东尼达斯真的觉得情况并不严重，他才不会派出他最赏识的学徒前来探查——泰瑞纳斯国王也不会派遣自己的儿子同行。

他换了个话题：“我在想，它是否跟兽人有关。”她抬起眼睛，阿尔萨斯继续说道，“我想你一定听说了从收容所逃跑的那些兽人。”

她点了点头：“是的。有时候我会想，我们见过的那个小小的兽人家庭是不是也逃脱了。”



他不安地动了动身子：“呃，假如他们跑了，也许现在又在崇拜恶魔了吧。”

她睁大眼睛：“什么？我以为那在许多年前就被禁绝了——兽人不是早就不再使用恶魔能量了吗？”

阿尔萨斯耸了耸肩：“父亲派我和乌瑟尔协防斯坦恩布莱德。当我赶到的时候，兽人已经绑架了村民。我们冲进营地干掉他们，但有三个人已经……被用来献祭了。”

吉安娜像平常一样倾听着，不仅仅用她的耳朵，而是全神贯注地听着，注意着他说的每一个字。圣光，她真是太美了。

“兽人说他们把死者献给了他们的恶魔。他们称之为微薄的献祭——显然他们还想要更多。”

“而安东尼达斯认为这场瘟疫起源于魔法。”吉安娜喃喃说道，“我想其中是否有什么联系。听到他们又回归恶魔信仰真令人难过。也许只是一个氏族这样。”

“也许是，也许不是。”阿尔萨斯回想起萨尔在竞技场里战斗的场景，回想起那些卑微的兽人竟然能如此令人吃惊地战斗，“我们不能冒险。假如我们发起进攻，我的士兵们将对他们格杀勿论。”他一想起兽人头领对乌瑟尔劝降的回应，愤怒便在胸中翻腾。派去谈判的两个人都被杀了，他们的

坐骑跑回来，马背上没有骑手，带回了无言而残忍的回答。

“我们冲进去杀光那些畜生！”他高喊着，在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的仪式上被授予的那把战锤发出耀眼的光芒。要不是乌瑟尔拉住他，他已经立刻冲上去了。

“记住，阿尔萨斯。”乌瑟尔那冷静的声音说道，“我们是圣骑士。不能把复仇当成我们事业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放纵我们的激情变为嗜血，我们就会跟那些兽人一样邪恶。”

这席话暂时平息了他的愤怒。阿尔萨斯咬紧牙关，看着骑手已经被屠杀的那两匹受惊的马被带走。乌瑟尔的话充满睿智，但阿尔萨斯觉得他辜负了那两匹马的主人。辜负了他们，就像他辜负了无敌，现在他们和他那匹雄壮的坐骑一样，死了。他平稳地深吸一口气：“是，乌瑟尔。”

他的冷静得到回报。乌瑟尔任命他指挥那次进攻。假如他能救下那三个可怜的人就好了。

一只手温柔地放在他的胳膊上，将他拉回现实。出于旧习惯，他不假思索地握住吉安娜的手。她把手缩回来，对他有点紧张地笑了笑。

“再见到你真是太好太好了。”他冲动地说。

她柔和的微笑变得坦率，捏了捏他的手臂：“我也一样，殿下。还有，刚才见面的时候，谢谢你叫住你的士兵。”她露齿而笑，“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可不是个瓷娃娃了。”

他咯咯笑着：“的确不是，我的女士。你将与我们并肩战斗。”

她叹了口气：“我祈祷不会有战斗——只是调查。但我会做我必须做的事。我一向如此。”

吉安娜抽回她的手，阿尔萨斯藏起他的失望：“我们都一样，我的女士。”

“喔，别再这么叫我。叫我吉安娜。”

“那也请叫我阿尔萨斯。很高兴认识你。”

她推了他一把，大笑起来，两人之间的隔阂突然间荡然无存。他低头看着她，心里又一次变得一阵温暖。这是他们第一次共同面对真正的危险。他久经战阵，希望能护得她周全，但他也同样希望她的能力可以在战场上闪耀。他做得对吗？一切已经太迟了吗？他对她说过他还没准备好，当时那是实话——对于许多事情他都还没准备好。但自从那个冬幕节以后，许多事情都变了。而还有些事情从未改变。各种各样的情绪撕扯着他，他把所有一切推开，只留下一样：纯粹只为了见到她而感到快乐。

日暮之前，一行人在路边的一小片空地上安营休息。这是个无月之夜，夜空中只有点点繁星。吉安娜戏剧般地点燃营火，用魔法召唤出美味可口的面包和饮料，然后宣布，“大功告成”。士兵们大笑着，热情地准备其他晚餐。他们把兔子串上烤肉叉，卸下水果，互相传递酒壶，感觉就好像一群出游的同伴享受着这个夜晚，而不是负责调查致命的瘟疫，随时准备战斗的小队。

用过晚餐之后，吉安娜稍微远离人群坐着。她抬头望着星空，嘴唇上露出微笑。阿尔萨斯拿来葡萄酒，跟她坐在一起。她握着酒杯，阿尔萨斯为她斟满一杯，吉安娜抿了一口。

“真是杯美酒，殿……阿尔萨斯。”她说。

“这是作为王子的好处之一。”他回答。他伸开长腿在她身边躺下，枕着一臂，另一只手稳稳地将酒杯握在胸前，望着天上的星星，“你觉得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不知道。我正是被派来调查的。尽管之前你遭遇了那些兽人，但是我怀疑此事跟恶魔没什么关系。”

他在黑暗中点了点头，然后意识到她看不见，便说道：“我同意。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带上一位牧师。”

她微笑着转向他：“你是一位圣骑士，阿尔萨斯。圣光与你同在。而且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位牧师更擅长挥舞武器。”

他也笑了。他们享受着这个片刻，然后正当他朝她伸出手的时候，吉安娜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喝完了杯中的酒。

“夜深了。我不知道你怎样，但是我累了。早上见，祝你睡个好觉，阿尔萨斯。”

但他睡不着。阿尔萨斯在自己的铺盖里辗转反侧，凝望夜空，虽然有些睡意，但夜里的声音却在扰乱他的思绪。他再也无法忍耐。他知道自己一向行事冲动，但是……管他的。

他掀开毯子坐起身来。营地里一片安静。这里毫无危险，所以他们也没有留人值夜。阿尔萨斯安静地爬起来，走向吉安娜睡觉的方向。他在她身边跪下来，把长发从她脸上拂开。

“吉安娜。”他低声说，“快醒醒。”

就和许久以前的那个夜晚一样，她安静地醒来，毫不害怕，带着好奇眨着眼睛看着他。

他笑着说：“你想去冒险吗？”

她微笑着歪着头，显然也跟阿尔萨斯一样回想起往事：“什么冒险？”她反问。

“相信我。”

“我向来相信你，阿尔萨斯。”

他们低声交谈着，清冷夜里的呼吸留下清晰的水汽。她用手肘撑着坐起来，他贴近她，伸出手抚摸她的脸庞。她没有推开。

“吉安娜……我在想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重逢。”

来了，小小的皱纹浮现在她眉梢：“当然。你的父王派你来因为……”

“不不，不止是那个。现在我们是一个队伍的同伴了。我们……我们合作得很好。”

她一动不动。他继续滑过她脸颊柔和的曲线。

“我……等这事儿结束……也许我们可以……谈谈。你知道。”

“关于冬幕节结束的那件事？”

“不，不是关于结束。是关于开始。因为没有了你，我变得非常不完整。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吉安娜，我想念那种感觉。”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把脸贴在他手上。她转头吻着他的手掌，阿尔萨斯微微颤抖。

“我从来都不能拒绝你，阿尔萨斯。”她说，声音中带着笑意，“是的，我也觉得自己少了什么。我好想你。”

阿尔萨斯一下子如释重负，他立刻上前拥她入怀，激烈地亲吻她。他们将一同揭开真相，解决危机，凯旋而归。然后他们会成婚，也许就在春季。他想看着她沐浴在蔷薇花雨中。然后很快，吉安娜说过的那些金发的孩子们就要降生。

他们并不急，在这里不行，周围都是阿尔萨斯的士兵，但他钻进她的毯子里相拥

而眠，直到黎明时分，他才不情愿地回到自己的睡榻。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一直紧紧抱着她。

他小睡了一会儿，心里确定没有任何东西——无论是瘟疫、恶魔或别的什么东西，能够阻隔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圣光的骑士，与法师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将携手共渡难关。

第十章

第二天上午，他们开始穿过一些散乱的农田。

“村庄距离这里不远了。”阿尔萨斯查阅地图说道，“可这些农田在地图上都没有标明。”

“是的。”法里克坚定地说。由于两人相识日久，在他对王子说话的语气中也透着一种亲近。阿尔萨斯向来倚重此人的直率，而法里克在他点名要跟随他行动的人里排在第一位。这时法里克摇着头发斑白的头说，“我就在这一带长大的，阁下，这附近的农民大多是自耕农。他们总是带着农田的出产和家畜到村子里卖掉，然后回家。”

“是法外之徒？”

“完全不是，殿下。这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假如是这样。”吉安娜说，“那么如果他们中有人病了，他们是不会寻求外人帮助的。这些人可能已经染病了。”

“吉安娜说的有道理。我们看看从这些农人那里能查出什么来。”阿尔萨斯下了命令，驱马前行。他们慢慢前进，让农民们有时间注意到他们的到来并做好准备。假如他们向来离群索居，假如瘟疫已经侵袭了这里，那么他们对一大群士兵的到来肯定会有所戒备。

一边靠近那些农庄，阿尔萨斯一边仔细观察着：“瞧。”他指着前方，“门被撞开了，家畜也都不见了。”

“这不是个好兆头。”吉安娜咕哝着。

“没人来迎接我们。”法里克说，“甚至没人来挑战我们。”

阿尔萨斯和吉安娜交换了一个眼神。阿尔萨斯挥手示意队伍停下来。

“大家好！”他大声喊道，“我是阿尔萨斯，洛丹伦的王子，我和我的士兵对你们没有恶意。请出来跟我们说话——我们有些疑问，事关大家的安全。”

一片死寂。风扫过本应该有许多家畜和绵羊啃食的大片草场。惟一的声音只有风轻柔的叹息和士兵们不安地晃动时盔甲碰撞的声音。

“这里没人。”阿尔萨斯说。

“也许是他们病得太重，没法出来。”吉安娜回答，“阿尔萨斯，我们至少应该过去看看。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阿尔萨斯环视他的手下。他们看起来并不太愿意冒险进入那些可能是被瘟疫感染的病人住的房子。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愿意，但吉安娜说的对，这些都是他的子民，他发誓要保护他们，无论结果如何，无论代价如何，他都会恪守誓言。

“跟我来！”他翻身下马，吉安娜也跟了上去，“不，你留下。”

她金色的眉毛皱了起来："我告诉过你，我不是一碰就碎的瓷娃娃，阿尔萨斯。我是被派来调查瘟疫的，如果里面真的有病人，我必须亲自看到他们。"

他叹了口气，点点头："那么好吧。"

阿尔萨斯大步走向农舍。他们正要走进花园的时候，风向突然变了。

一股恶臭袭来。吉安娜捂住嘴，甚至阿尔萨斯也得努力忍住呕吐的感觉。那是屠宰场里的那种血腥味——不，甚至更糟糕，那是腐败的尸臭。他的一个手下转身吐了起来。阿尔萨斯全凭强韧的意志才没有吐出来。那股恶臭从房子里散发出来，很明显这里的居民遭遇了什么。

吉安娜转向她，虽然脸色苍白但表情坚毅："我必须检查……"

一阵刺骨的流体般的尖叫裹着死亡的恶臭从屋子里席卷而来，跟着某样东西以惊人的速度朝他们扑来。阿尔萨斯的战锤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不得不眯起眼睛。他急忙转身，举起战锤，直视那噩梦般的怪物的眼窝。

它穿着一件粗糙的衬衣和罩衫，手里的武器是一把干草叉。它曾经是一名农人，然而那是它生前的事了。现在它很明显已经死亡，灰绿色的血肉从骨骼上剥落，腐烂的手指在干草叉上留下肮脏的痕迹。黑色粘稠的粘液从脓疱里流出来，随着它的咆哮喷在阿尔萨斯毫无保护的脸上。这怪物出现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他惊讶得几乎来不及在它的干草叉戳中他之前挥出战锤。他刚好及时举起手中受过祝福的武器，把那件农具从那具行尸走肉手中打飞，然后发光的战锤猛然击中那东西的躯体，把它打倒在地，没法再站起来。

但其他怪物继续冲上来。阿尔萨斯听到"噗"的一声，那是吉安娜的火球，然后恶臭中又添上了一股血肉烧焦的气味。一瞬之后，浓烟翻腾着冲出房门。

就这么干……

"所有人后退！快！"阿尔萨斯高喊，"吉安娜，烧掉那座农舍！烧平它！"

尽管他的手下正陷于恐惧和慌乱——这些士兵训练有素，每一个都是，但他们没受过这样的训练——不过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命令。阿尔萨斯转头看了眼吉安娜，她的嘴唇抿着，表情冷酷，眼睛紧盯着那座房子，火焰如同盛开的鲜花般在她的小手中跳动。

一个一人高的巨型火球轰中那座房子。它立刻化作一片烈焰，阿尔萨斯举起手挡住扑面而来的热浪。有几具活动的尸体被困在屋子里。阿尔萨斯盯着这场大火，目不转睛，然后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向干掉那些没有葬身火海的行尸身上。很快那些东西都被收拾干净了，所有的都死了。这次是真的死了。

沉默持续了很久，只有火焰吞噬着燃烧房屋发出的噼啪声。随着一声长长的叹息，房子终于崩塌了。阿尔萨斯很高兴看到那些尸体总算被烧成了灰。

他松了一口气，转向吉安娜："那是……"

她用力咽了口唾沫。吉安娜满面尘灰，汗水淌下的时候留下了几条痕迹："它们……它们被称为亡灵。"

"圣光保佑。"法里克咕哝着，他鼓着眼睛，脸色苍白，"我以为这种东西只是吓唬小孩子的传说。"

"不，它们真的存在。我只是……我

从来没亲眼见过。从未想到会亲眼见到。那……”她深吸口气镇静下来，控制住自己的声调，“死者有时候仍在徘徊，如果它们的死亡留有怨念，便无法安息。这是那些鬼故事的起源。”

她的表情从恐惧中镇静下来。阿尔萨斯注意到士兵们都在认真听着，热切地希望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理解得更多一些。他也是，头一次这么感激她的渊博。

“这些……由强大的通灵师制造出来的行尸在此之前并不是闻所未闻的。我们在第一次兽人战争中就见到过，那些兽人能够操控骷髅，在第二次兽人战争里，出现了后来我们称之为死亡骑士的东西。”吉安娜继续说着，似乎更像是在背诵一段文字，而不是在解释一个人的意识难以理解的恐怖，“但正如我所说的——我从未亲眼见过。”

“好吧，这下他们真的死透了。”一个士兵说。阿尔萨斯给了他一个充满鼓舞的微笑。

“我们得感谢你们手中的剑，圣光，还有吉安娜女士的火焰。”他对士兵们说。

“阿尔萨斯。”吉安娜说，“借一步说话。”

士兵们各自清理着自己身上的东西，从那场可怕的遭遇战中恢复过来。两人稍微走开一点：“我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阿尔萨斯说，“你被派来调查这场瘟疫是否与魔法有关。现在看起来的确如此，亡灵法术。”

吉安娜无言地点点头，阿尔萨斯回头看看他的手下：“我们甚至还没接近大村落。我有预感我们会遇到更多这种……亡灵。”

吉安娜扮了个苦脸：“我有预感你是对的。”

当他们离开这一片农舍的时候，吉安娜拉着她的马停下来。

“你在看什么？”阿尔萨斯走到她身边。吉安娜指了一下，阿尔萨斯顺着她的目光，看到山丘上孤零零地立着一个谷仓，“那个粮仓？”

她摇了摇头：“不……我是说它附近的地面。”她翻身下马，跪下来触摸地上的泥土，铲起一撮干土和枯草。她仔细地检查，戳了戳一只小虫子，那只六条腿的小东西已经蜷曲着死掉了。接着她用手指筛过泥土，让发干的泥土烟尘随风落下吹散，“看上去好像着谷仓周围的土地正在……死去。”

阿尔萨斯的目光从她手上转向地面。他意识到她说的完全正确。他背后几尺以外，牧草仍然鲜绿健康，泥土大概也仍然肥沃丰饶。然而在他脚下以及谷仓周围，是一片好似严冬的死寂。不——这个形容并不恰当——冬天是大地沉睡的季节。冬天仍然有生命存在，沉睡着，但只是准备在春天到来时苏醒。

而这里根本毫无生命。

他盯着那个谷仓，海绿色的眼睛眯了起来：“这可能是什么引起的？”

“我不确定。它让我想起在黑暗之门和诅咒之地发生的事情。当黑暗之门被开启的时候，破坏了德拉诺世界的恶魔能量喷涌着冲进了艾泽拉斯，令黑暗之门附近的大地……”

“死去。”阿尔萨斯补上她没说完的话，“吉安娜……有没有可能是谷子本身得了瘟疫？带着这种……恶魔能量？”

她睁大眼睛：“希望不是如此。”她指

着农人用来运出谷子的木箱，“那些箱子上打着安多哈尔地区的印记，那里是整个北地市镇的集散中心。假如谷子能传播瘟疫，那么被感染的村民数量将难以想像。”

这些话几乎是低语着说出来的，吉安娜看起来面无血色。他盯着吉安娜的手，那双手变得和脚下的土地一样苍白。一股寒意突然透过阿尔萨斯的身体，他抓住她的手，闭上眼睛喃喃祈祷。温暖的圣光充盈着他，透过他的手传递到她身上。吉安娜困惑地看着他，然后低头看着被握在他戴着皮手套手中自己的手。她睁大的眼睛中充满了惧意，意识到自己刚刚死里逃生。

“谢谢你。”她低声耳语。

阿尔萨斯勉强地笑了笑，然后朝他的士兵们高喊：“戴上手套！所有人在这个地区都必须戴上手套，不得有误！”

队长听到他的命令，点了点头，重复传达下去。大多数士兵都全身甲胄，也都戴着铁甲手套。阿尔萨斯摇摇头，驱散仍然困扰着他的焦虑。他感觉到吉安娜体内的疾病已经消散。

感谢圣光。

他将嘴唇印在她手上。吉安娜感动地羞红了脸，温柔地笑着：“我真蠢，想都没想到这一点。”

“你真幸运，我想到了。”

“这回我们互换了位置。”她开玩笑地说，然后给他一个微笑和一个吻作为这句讽刺的补偿。

他们的任务这下变得清晰了——搜索并摧毁所有被感染的谷仓。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尔萨斯的队伍遇到两位奎尔多雷的牧师，他们为小队的任务提供了不少帮助。这两位牧师也注意到疫情正在蔓延，他们一路尽可能地提供治疗。不仅如此，他们还向阿尔萨斯指点道路，告诉他前方村庄的另一边有一座大型仓库。

“前面有几座房子，殿下。”法里克说。

“那么好吧。”阿尔萨斯说，“让我们……”

一声巨响吓了他一大跳，他的马也同样受了惊吓，后腿直立起来。

“那是怎么回……”他眺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那里有些身形，看不清楚，但声音不会错，“是迫击炮开火的声音，跟我来！”他重新控制住坐骑，调转马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奔。

几个矮人看到他们靠近，就跟阿尔萨斯看见他们一样惊讶。他勒住马问：“你们到底在朝什么射击？”

“我们在轰碎那些该死的骷髅。整个村庄都起火了，它们到处都是！”

阿尔萨斯从脊背上升起一阵恶寒。现在他能看清楚了，那些现在非常熟悉的亡灵身影，在远处拖着它们典型的步伐。

“开火！”矮人首领高喊一声，几具骷髅被炸成四处飞溅的碎骨头。

“好吧，你们可以帮上忙。”阿尔萨斯说，“我们得去摧毁村子里的一座仓库。”

矮人转向他，瞪大褐色的眼睛：“一座仓库？”他难以置信地重复一次，“我们正在和一群会走路的尸体开战，而你在操心一座什么仓库？”

阿尔萨斯没空解释那么多：“那座仓库里的东西正是杀掉这些人的元凶。”他厉声说道，指着那些骷髅的残骸，“他们死掉以后……”

矮人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喔，我懂了，伙计！动起来，我们要帮帮这帅小伙子一个忙了！"他盯着阿尔萨斯说，"顺便问一下，你到底是谁，帅小伙？"

即使身处恐惧之中，这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也惹得阿尔萨斯笑了出来："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你是哪位？"

矮人一下子目瞪口呆，不过很快恢复了过来："达戈尔愿意为你效劳，阁下。"

阿尔萨斯没再浪费时间说客套话了，他安抚好坐骑追上已经在前进的队伍。这匹马是一匹战马，为战斗而生，即使在对抗兽人的战斗中它也从未给他带来一点麻烦，它现在很显然并不喜欢亡灵的气味。他没法责怪它，但它的暴躁让他想起无敌的坚毅无畏。他驱散掉这个令自己分心的念头。他必须专注于眼前，这不是为一匹比这些徘徊着的行尸死得更彻底的坐骑哀伤的时候。

吉安娜和他的士兵跟在后面，正在他背后对付那些还未被迫击炮完全摧毁的亡灵，以及从他侧面和背后蹒跚着围过来的敌人。他感到精力充沛，力量在体内涌动，不知疲倦地挥舞着战锤。他深深感激着达戈尔及时出现。这里的亡灵太多了，他不确定他的部队能不能收拾掉他们。

这支人类和矮人的混合部队缓慢但不屈地朝着谷仓前进。他们越往前进，遭遇的亡灵越来越多，当他们隐约能够看到谷仓的时候，路上还有许多亡灵。他翻身跳下焦躁不安的战马，冲进敌人中间，手中的战锤闪耀着圣光之力。此刻最初的震惊和恐惧已经过去了，阿尔萨斯发现砍杀这些亡灵比起对付兽人要轻松得多。也许吉安娜说得对，兽人也是人……也是个体。而这些东西只是被操纵的尸体，一些邪恶的亡灵傀儡师手中的提线木偶。就连它们倒下去的时候都像是被割断了线的木偶，他恶狠狠地笑着一锤放倒两只骷髅。

这些亡灵看上去死亡的时间要更早一些；环绕着它们的恶臭闻起来已经不那么刺鼻了，而尸体看上去也更木乃伊化，而不是还在腐败中的样子。它们中的一些，例如第一波冲上来的那些，几乎都是骷髅，身上挂着化成片缕的衣物或者破破烂烂的盔甲，摇晃着就朝着阿尔萨斯和他的士兵们冲过来了。

阿尔萨斯闻到血肉烧焦的刺鼻气味，咧着嘴笑了起来，他又一次为吉安娜与他同行感到高兴，同时他继续战斗。他喘着气向四周环顾，到目前为止他的手下还没有伤亡，而吉安娜尽管因为精力消耗过大而脸色苍白，但幸而毫发无伤。

"阿尔萨斯！"吉安娜的声音有力而清晰，穿过周围的喧闹。阿尔萨斯收拾掉一个挥舞着镰刀试图砍他脑袋的尸体，在短暂的空隙中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指着前方，火焰正在她的掌心跳动，映照着她的手指，"快看！"

他把目光转向她指的方向，眯起眼睛。前方有一群人类——从他们的动作上看，很显然是活着的人类——他们身穿黑衣。他们正比划着什么，也许在施法，也许在指指点点，很明显是他们指挥着一波又一波的亡灵冲向他们。

"在那边！瞄准他们！"阿尔萨斯高喊着。

火炮调转炮口，他的手下开始冲锋，从亡灵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他们眼睛紧盯着那些黑袍人类。这下可抓住你们了，阿尔萨

斯带着残忍的快意想到。

但是就在他们马上要冲进射程范围的时候，那些黑衣人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那些失去控制的亡灵也停了下来，虽然仍然会活动，但不再受到指挥。他们现在成了矮人炮口下的活靶子，阿尔萨斯的士兵们轻易一剑就能放倒它们。那些法师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些人开始挥舞着手臂施法，阿尔萨斯认出了熟悉的空间扭曲景象。他们正试图制造一个传送门。

“不！别让他们逃掉！”他高喊着，一锤砸在一个骷髅的胸口，然后抽回武器，划过一道弧线恰好轰在一具僵尸的头上。那些巫师天知道从哪儿召唤出更多的行尸——骷髅、腐烂的尸体和一些巨大苍白有许多手的东西。它们蛆虫一样苍白油亮的躯体上穿着有阿尔萨斯的手掌那么宽的缝合线，看上去就像某个捣蛋的小孩子随意缝制的布娃娃。它们比其他敌人更高大，三只手各抓着一件可怕的武器，惟一的一只眼睛紧紧盯着阿尔萨斯。

吉安娜已经冲到他身边，失声高喊：“圣光在上，那东西看上去就好像把许多尸体缝在一起！”

“等我们干掉它以后再慢慢研究成吗？”阿尔萨斯回嘴道，同时开始冲锋。那可怕的试验品挥舞着有阿尔萨斯那么高的巨斧，夹着刺耳的吼叫逼近。他向侧面跳开，翻滚着快速轻盈地弹跳起身，从背后朝那怪物开始冲过去。他的三名手下，两人手持长矛，也如法炮制，那丑陋的怪物很快就被干掉了。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还是用眼角的余光盯着那些法师，他们跑进传送门里逃走了。那些法师一走，剩下的亡灵全都失去



控制停在原地，很快就被尽数摧毁。

“可恶！”阿尔萨斯大喊道。一只手握着他的手臂，他猛地甩开，回头看到是吉安娜的时候，他的表情才稍稍缓和了一些。他现在可没心情解释或安慰她，他必须做些事情，做任何事情，补偿那些从他眼前溜走的黑衣法师留给他的愤怒：“摧毁那座仓库，马上！”

“遵命，殿下！快动手伙计们！”矮人们涌上前去，跟他一样渴望夺取某种胜利。火炮碾过死尸和死去的土地，直到仓库被纳入射程。

“开火！”达戈尔喊道。所有迫击炮如同一体一般同时发出怒吼，当那座粮仓在炮火中轰然倒塌的时候，阿尔萨斯感到了一阵快意。

“吉安娜！把剩下的都烧掉！”在他发话之前她已经抬起手，他们的确心有灵犀，他想。一团噼啪作响的巨大火球从她手中飞出，倒塌的粮仓和装在里面的所有东西在转眼间就陷入一片火海。他们等在一边看着它烧完，确保火势不会蔓延到周围。在一片如此干燥的土地上，大火很可能会失去控制。

阿尔萨斯用手理了理被汗水浸透的金发。燃烧着的谷仓扑面而来的热流令人难受，他渴望一些清凉的感觉。他走开几步，用板甲靴子狠狠踩了一脚倒在地上的那只苍白的巨大怪物。他的靴子陷在柔软的血肉当中，阿尔萨斯皱了皱鼻子。吉安娜跟在身边。靠近仔细检查之后，看起来吉安娜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东西正是用不同死者的尸块拼凑起来的。

阿尔萨斯克制住颤抖：“那些法师……黑袍法师……”

“我……我恐怕他们是通灵师。”吉安娜说，“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

“什么法师？”达戈尔从背后走来，看着倒在地上的缝合怪，一脸的厌恶。

“通灵师。他们是研究黑暗魔法的法师——他们能够唤起死者，控制亡灵。很显然他们和他们效忠的主人就是这场瘟疫的幕后黑手。”她抬起蓝眼睛看着阿尔萨斯，目光严肃，“恶魔能量或许也介入其中，但我想很明显我们一开始就想错了。”

“通灵师……通过一场瘟疫来获得更多组成他们邪恶大军的原料。”阿尔萨斯低语着，回头看了一眼现在还在冒着烟的谷仓废墟，“我要抓住他们。不……不，我要抓住他们的头儿。”他戴着铁甲手套的手紧紧握拳，“我要逮住那个屠杀我子民的杂种！”他想起早先发现的那些木箱，还有木箱上的印记。他抬头望着前方的路，“我们很有机会抓住他，还有我们在寻找的答案，就在安多哈尔。”

第十一章

阿尔萨斯知道他对手下们催促得太严厉了，但时间现在是最宝贵的资源，一点也不容浪费。当他看到吉安娜在策马骑行的途中咀嚼着肉干的时候，阿尔萨斯感到满心的内疚。圣光能够令他恢复体力；法师使用的能量完全不同，他知道之前吉安娜的出色表现已经让她竭尽全力。然而现在没时间休息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系于他

们的行动。

他已经派了一个先遣队前去探查并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这件怪事已经开始逐渐揭开真相，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阻止这场瘟疫。一切并不像最开始预想的那么容易。然而阿尔萨斯不会放弃。他不能放弃。他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这场浩劫，去拯救他的人民。他将恪守誓言。

在抵达安多哈尔的城门之前，他们看到空中浓烟升起，也闻到了烟火的味道。阿尔萨斯希望既然这座城镇已被焚毁，那么至少谷子也该被烧掉了，马上他又为自己这个侥幸的想法感到一阵负罪感。他用行动将它埋在心底，用力一踢坐骑，纵马穿越大门，做好随时遭到攻击的准备。

周围的建筑在燃烧，黑色的浓烟刺痛了他的眼睛，令他咳嗽起来。通过泪水迷蒙的眼睛，阿尔萨斯四处张望。这里没有村民，但也没有亡灵。这到底是……

“我相信你们是为找我而来的，孩子们。”一个礼貌的声音传来。风向突变，把浓烟吹向另一个方向，现在阿尔萨斯能够看到一袭黑袍的身影就站在不远之外。阿尔萨斯紧张起来。那么，这人就是首领了。通灵师微笑着，他的面孔在兜帽的阴影下隐约可见，那一脸假笑让阿尔萨斯怒火攻心，恨不得立刻让他身首异处。在他的身边是两只亡灵宠物。

“你找到我了。我是克尔苏加德。”

吉安娜听到这个名字立刻倒吸一口凉气，伸手捂住了嘴。阿尔萨斯迅速瞥了她一眼，马上又全神贯注地盯着说话的人，手里紧握战锤。

“我来传达一个警告。”通灵师说，“离得越远越好。你的好奇心会害死你。”

“我就感觉这个腐化魔法很熟悉！”吉安娜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克尔苏加德，你搞的那些试验把我们法师的脸都丢光了！我们告诉过你这将带来灾难，而你毫无长进！”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克尔苏加德咕哝着，“看来安东尼达斯的小学徒已经长大了。亲爱的，事实恰恰相反……如你所见，我已经大有所成。”

“我见过你做实验用的那些老鼠！”吉安娜喊道，“那已经够糟糕了，而你现在……”

“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且趋于完美。”克尔苏加德回答。

“你是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吗，通灵师？”阿尔萨斯喊道，“这个邪教是你组织的吗？”

克尔苏加德转向他，眼睛在兜帽的阴影下闪烁着：“是我下令诅咒神教散播这些感染瘟疫的谷物。但这份荣耀并不归我所有。”

阿尔萨斯还没来得及说话，吉安娜已经抢着喊：“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效忠于恐惧魔王玛尔加尼斯，他指挥的亡灵天灾将净化这片土地，建立永恒黑暗的乐园。”

尽管周围火焰环绕热浪翻滚，这个人的声调却让阿尔萨斯感到一阵寒意。他不知道什么是“恐惧魔王”，但“亡灵天灾”的含义似乎很明确。

“这亡灵天灾到底想要净化什么？”

白胡子下的薄嘴唇露出一个冷酷的微笑：“什么？当然是生者了。他的计划已经开始了，想要更多的证据，就去斯坦索姆找他吧。”

阿尔萨斯已经受够了克尔苏加德的冷嘲热讽。他咆哮着，举起战锤向前冲去。

“为了圣光而战！”他高喊道。

克尔苏加德一动不动。他就站在那儿，在阿尔萨斯就要冲到他面前的最后一刻，他身边的空气泛起波纹，扭曲折叠，然后他消失不见了。沉默地待在他身后的两个亡灵怪物现在挥爪扑向阿尔萨斯，想把他按倒在地。它们的恶臭混着周围的浓烟，让阿尔萨斯感到一阵窒息。他挣脱开来，一锤干净利落的重击敲在一个亡灵的脑袋上。它倒了下去，头骨就像脆弱的玻璃一样碎裂开来，脑浆四溅。另一头也一样轻易被干掉。

“谷仓！”他高喊着，跑向他的坐骑翻身上马，“跟我来！”

其他士兵纷纷上马，沿着大道冲过燃烧中的村庄。谷仓隐约就在他们前方，正在迅速吞噬安多哈尔其余部分的大火看来还没烧到那儿。

阿尔萨斯猛然勒马，跳下马背，尽全速冲向那片建筑。他推开门，近乎绝望地想要看到堆得老高的木箱。他悲愤交加地看到，库房已经空了，除了地上散落的谷粒和死老鼠。他难过地凝视了一会，然后冲向下一座库房，再下一座，尽管很清楚在那里会看到什么。

它们全都是空的。地板上的灰尘和角落里的蜘蛛网表明，仓库已经闲置了不少时候。

“货物已经送出了。”当吉安娜跟到他身边时，阿尔萨斯断断续续地说道，“我们来得太迟了！”他一拳砸在木门上，吓得吉安娜跳了起来，“该死！”

“阿尔萨斯，我们已经尽力……”

他恼怒地转过身：“我得找到他。我要找到这个爱搞亡灵的杂种，把他大卸八块！让他找人把自己缝回去。”

他浑身颤抖地冲了出去。他失败了。那罪魁祸首就在眼前，但他还是没能抓住他。谷子已经运走了，天知道知道将有多少人因此而死。

因他而死。

不，他不会让这事发生。他要保护他的子民。他誓死保护他们。阿尔萨斯攥紧了拳头。

“向北。”他对跟在身后的士兵们说，他们还未见过平素和蔼的王子现在竟是如此愤怒，“那是他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我们要把他像害虫一样彻底根绝。”

他疯了一样策马向北疾驰，几乎顾不上砍杀那些蹒跚着围上来试图阻挡他的行尸。他不再为恐惧所动，眼中只有幕后操纵的那个人和犯下这罪行的那个可恶的邪教。死者迟早会安息，阿尔萨斯必须确信不会再人因此死去。

就在这时，一大群亡灵出现了。它们腐烂的头颅整齐划一地转向阿尔萨斯一行，同时朝他们冲了上来。阿尔萨斯大喊道，“为了圣光！”他驱使战马冲进敌群。他杂乱地挥动着战锤，呼喊着把愤怒和挫败感发泄在这些最合适的目标上。这时，在一个短暂的间歇中，他有机会环顾四周。

在远离战场，能够俯览一切而又毫无危险的安全位置上，一个身着随风翻飞的黑色斗篷的影子高高矗立着，似乎在等着他们。

克尔苏加德。

“在那儿！”他叫了起来，“他在那儿！”

吉安娜和他的手下紧跟着他。吉安娜



尽管他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法术，但克尔苏加德看起来和凡人一样要被杀掉了。他的双腿被阿尔萨斯打断，扭曲成一个古怪的角度。他的长袍被鲜血浸透，血染的部分变成光滑的黑色，对比着原本的灰暗黑底，红色的细流从他嘴边蔓延出来。克尔苏加德用手臂撑起身来，似乎想说些什么，他吐出一股混着碎牙的鲜血。然后继续挣扎着想要说话。

不断用火球轰开道路，士兵们砍翻在第一轮攻击后还没倒下的亡灵。阿尔萨斯离通灵师越来越近，他感到正义的怒火在他的血管中鸣响。他毫不费力地挥动着战锤，根本不去看那些被击倒的敌人。他两眼紧盯那个亲手造成这一切灾祸的人——如果这个怪物还能称之为人的话。砍掉他的脑袋，这杂种就完了。

阿尔萨斯已经杀到面前，他爆发出一声狂怒的咆哮，挥舞他发散着耀眼光芒的战锤横扫过去，正中克尔苏加德的膝盖，将他打得飞了起来。其他人一拥而上，挥剑劈砍，把悲愤发泄在这整场灾难的根源，这整场灾祸的罪魁祸首身上。

“幼稚……愚蠢。”他终于开口了，咽了一口气，“我的死亡不会改变长远宏图……现在……这片土地的天灾……降临了。”

他手肘弯折，眼睛一闭，就这么倒下了。

尸体立刻开始腐烂。本该花上几天的分解在几秒钟之内发生，肉体灰白膨胀，然后爆裂开来。士兵们倒抽一口冷气，掩住口鼻向后退去，有的在恶臭中转身吐了起来。阿尔萨斯瞪着那具尸体，眼中交织着恐惧和狂喜，目光无法移开。腐液从尸体中涌出，尸肉呈现出浓稠的油脂状逐渐变黑。这场异常的腐败缓慢下来，阿尔萨斯别过头

去，大口地吸着新鲜空气。

吉安娜脸色死白，因震惊而瞪大的眼睛周围带着黑眼圈。阿尔萨斯走过去，推她转身不再看那恶心的景象。

“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低声问道。

吉安娜咽了口气，想要镇定下来。她又一次找回力量：“有人相信，呃，假如通灵师的魔法造诣并未达到那么完美的境界，呃……假如他们被杀掉了，他们就会变成……”她的声音低落下去，突然间像是个普通的年轻女孩，露出恶心和震惊的表情，“那样。”

“走吧。”阿尔萨斯温和地说，“我们去壁炉谷。我们得警告他们，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

他们把克尔苏加德的尸骸留在原地，没有再多看一眼。阿尔萨斯向圣光默默祈祷，希望他们不要去得太迟。他不知道假如他再次失败，局势将变成怎样。

吉安娜已经筋疲力尽了。她知道阿尔萨斯想尽可能全速前进，她也和他同样焦急。生命危在旦夕。因此，当他问她能否不停下来休息连夜赶路时，她点头答应了。

他们已经疾驰了四个小时，吉安娜发现自己几乎要坠下马鞍。她极度疲倦，只需几秒钟便会陷入短暂的昏迷。恐惧令她用力抓住马鬃，把自己拖回马鞍上，然后拉住缰绳让马停下。

她坐在那里，紧握着缰绳瑟瑟发抖，几分钟之后阿尔萨斯才注意到她掉队了。吉安娜隐约听见他叫队伍停下来，然后沉默地抬头看着他纵马慢跑过来。

“吉安娜，怎么了？”

“对……对不起，阿尔萨斯。我知道你想全速前进，我也是，但是……我累极了，差点摔下马。我们能停下，就歇一小会儿行吗？”

即使天色昏暗，她也能看出阿尔萨斯脸上的表情，在对她的担心和对当前局面的挫折感之间挣扎着。

“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几天吧，她想这么说，但说出来的却是：“只要吃点东西，再歇一小会儿的时间就够了。”

他点点头，伸手接她下马，温柔地扶着她在路边坐下。吉安娜颤抖的手从包裹里摸出一些奶酪。她希望阿尔萨斯去叫人们停下休息，可他只是坐在她的身边，浑身散发着不耐烦的情绪，就像火焰散发着热量。

她咬了一口奶酪，一面咀嚼一面抬头看着他，细细端详着他星光下的轮廓。她最爱阿尔萨斯的其中一点，就是他的平易近人、他对她展现出来的人性和感性。可是此刻，处在强烈感情左右之下的他，好似拒人于千里之外。

她冲动地伸手去摸他的脸颊。阿尔萨斯吃了一惊，似乎忘了她就在身边，接着对她稍微笑了笑。

“好了吗？”他问。

吉安娜想起自己才刚刚咬了一口：“没……”她说，“但是……阿尔萨斯，我为你担心。我不喜欢这事对你的影响。”

“对我？”他厉声说道，“那么对那些村民的影响呢？吉安娜，他们正在死去，然后变成行尸。我必须阻止这事，我必须！”

“我们当然要阻止这事，你知道我会尽我所能。但是……我从没见过你这样憎恨一样东西。”

他大笑着，好像一声粗砾的叫骂："你要我爱这些通灵师么？"

她皱皱眉："阿尔萨斯，别这么曲解我的话。你是一位圣骑士，是圣光的仆人。你既是战士又是治疗者。可我现在只看到你心中充满横扫敌人的渴望。"

"你说话越来越像乌瑟尔了。"

吉安娜没有回答。她太累了，没法组织她的思绪。她又咬了一口奶酪，把注意力转回填饱肚子上面。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有些难以下咽。

"吉安娜……我只是想挽救那些无辜的人民。仅此而已。而且……我承认，没能做到这点让我心烦意乱。但等这事结束了，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保证。"

他低下头朝她笑笑，一时间吉安娜眼中看到的是从前那个英俊的阿尔萨斯。她朝他报以一个宽慰的笑容。

"现在好了吗？"

就咬了两口。吉安娜把剩下的奶酪收拾起来。

"是的，现在行了，我们继续走吧。"

他们听到枪声的时候，漆黑的夜幕刚刚开始变为黎明的灰色。阿尔萨斯的心往下一沉，他一踢马刺，沿着穿过绵延群山的漫长道路迅速北上。就在壁炉谷的大门外，他们看到几个人类和矮人端着火枪，看上去全都训练有素。凉爽的轻风吹拂着，夹在一阵硝烟的味道里的，是一种不太协调的，略微有些甜腻的烤面包味。

"停止射击！"阿尔萨斯率领队伍飞奔着靠近的时候高喊道。他用力勒紧缰绳，坐骑地立起前蹄，"我是阿尔萨斯王子！这儿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何全副武装？"

他们放下火枪，吃惊地看到自己的王子就站在面前："殿下，您一定不会相信的眼前的事。"

"说来听听。"阿尔萨斯道。

亡者复生，四处袭击——起初这些话并没让阿尔萨斯感到吃惊。可"一支大军"这个词让他感到惊讶。他瞥了吉安娜一眼，她看起来完全累坏了。前晚短暂的休息看来没有让她恢复过来。

"殿下。"一名斥候高喊着冲了过来，"那支大军朝这边来了！"

"该死！"阿尔萨斯低声骂道。这一小队人类和矮人也许足以应付一场遭遇战，但不可能对抗一整支亡灵军队。他心里做了决定，"吉安娜，我要留下来保卫这座村镇。你快去报告乌瑟尔阁下这发生的事。"

"但是……"

"快走，吉安娜！没时间了！"

她点头了。愿圣光祝福她和那睿智的头脑。当吉安娜穿过自己制造出的传送门消失时，阿尔萨斯朝她投以一个感激的微笑。

"殿下。"法理克说道，他的语气让阿尔萨斯立刻转过身来，"您最好……看看这个。"

阿尔萨斯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心里猛地往下一沉。空箱子……上面盖着安多哈尔的印章。

阿尔萨斯希望自己想到的不是事实。他微微颤抖着声音问道："这些箱子装过什么？"

一个壁炉谷的人不解地看着他："只是从安多哈尔运来的谷子而已。不用担心，老爷。粮食已经分发给村民了，我们烤了很多面包。"

这就是那个味道——不像普通烤面包的味道，没那么新鲜，而且有点甜腻——阿尔萨斯一下子明白了。形势竟已经如此危急，意识到这一点，令他身体不由摇晃了一下。谷物已经分发下去了……一支庞大的亡灵军队突然冒了出来……

"哦，不。"他低声道。人们注视着他，阿尔萨斯想试着再说些什么，他的声音还在颤抖，但这次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愤怒。

瘟疫并不只是要杀死他的子民。不，不，比那更黑暗、更扭曲。它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变成——

就在这个想法开始成形的时候，回答阿尔萨斯问话的那个人突然弯下腰去。另几个人也作出同样的举动，他们的身体发出奇怪的绿光，一下下闪动着逐渐增强。他们紧紧捂着肚子跌倒在地，口中喷出的鲜血浸湿了衬衫。其中一个人朝阿尔萨斯伸出手乞求治疗，然而阿尔萨斯畏缩了，在恐惧中后退，眼看着他在短短几秒钟内痛苦地挣扎着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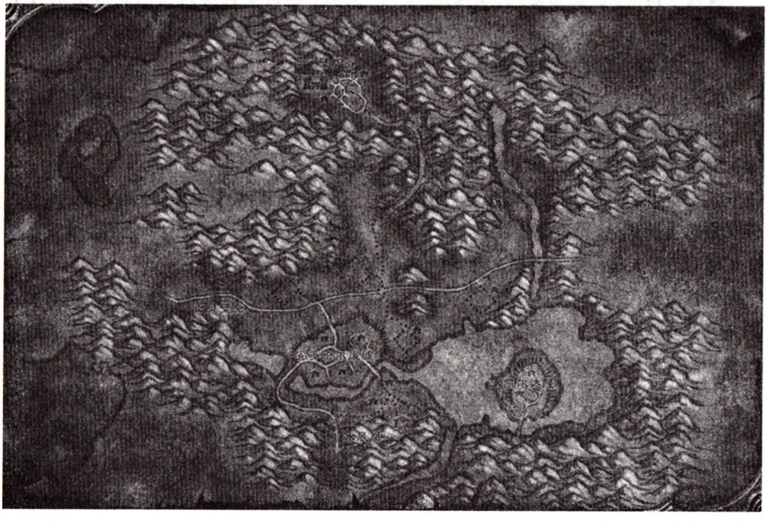
他做了什么？那个人乞求治疗，可阿尔萨斯连手都没抬一下。然而这种瘟疫能治愈吗？阿尔萨斯凝视着尸体，心里想道。就算是圣光也……

"仁慈的圣光啊！"法理克喊出声来，"面包……"

他的叫喊让阿尔萨斯吃了一惊，从负罪感的恍惚中清醒过来。面包——生命所需的食粮，营养丰富利于健康——而现在却比毒药更凶狠。阿尔萨斯想要张嘴高喊，警告他的手下，却发觉舌头如粘土般无法控制。

没等震惊的王子话说出口，粮食中的瘟疫已经开始发作了。

死者的双眼突然睁开，他一下跌坐在椅子上。



这就是克尔苏加德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造出一支亡灵大军的原因。

阿尔萨斯的耳边回响起疯狂的笑声。克尔苏加德的狂笑，虽然其人已死，狂笑却犹在耳边。阿尔萨斯怀疑，要是他不得不一直忍受下去，会不会让自己疯掉。行尸爬向他们的脚边，阿尔萨斯迅速开始行动，他的舌头也灵活起来。

“各自保护自己！”阿尔萨斯喊道，不等那人站起来就一锤挥去。然而其它的亡灵动作更快地站了起来，它们生前用来保护阿尔萨斯的武器现在对准了他。他惟一的优势是这些亡灵并不擅长使用这些武器，大多数射击都落了空。同时，阿尔萨斯的手下开始还击，他们眼光凌厉表情冷峻，对片刻之前的盟友痛下杀手。把他们打倒在地、劈碎头颅、斩下首级。

“阿尔萨斯王子，亡灵军队杀过来了！”

阿尔萨斯转过身，他的盔甲上溅着血点，眼睛微微睁大了。

这么多。敌人居然有这么多。早已死去的骷髅，刚被转化的新鲜尸体，浑身长着蛆虫的缝补怪咆哮着冲过来。他能感觉到紧张。他们和不少亡灵战斗过，但不像现在这样，不是一整支亡灵大军。

阿尔萨斯将战锤高举向天空，战锤仿佛有生命了一般发出耀眼的光芒。

“坚守阵地！”他高喊着，声音中再不带半点微弱和颤抖，也再不带半点严苛和愤怒，“我们是圣光的选民！我们战无不胜！”

圣光沐浴在他坚毅的面孔上，阿尔萨斯冲向前方。

吉安娜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疲惫。连日战斗又得不到休息耗尽了她的体力，刚一完成传送法术就倒在地上。她觉得自己昏迷了一会儿，因为她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她的导师弯下腰，把她从地板上抱了起来。

“吉安娜……孩子，怎么了？”

“乌瑟尔。”吉安娜努力说着，“阿尔萨斯……壁炉谷……”她伸手紧紧抓着安东尼达斯的袍子，“通灵师……克尔苏加德……唤醒死者宣战……”

安东尼达斯瞪大了眼睛。吉安娜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阿尔萨斯和他的人正孤军困守壁炉谷，他需要马上得到增援！”

“我想乌瑟尔就在宫中。”安东尼达斯说，“我会马上派几个法师，为他的人马开启传送门。你干的很好，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骄傲。现在，你该好好休息了。”

“不！”吉安娜叫道，她挣扎着站起来，完全靠着意志抵抗着疲惫，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拉住安东尼达斯，“我得和他在一起。我会没事的，让我去。”

阿尔萨斯不知道他已经奋战了多久。他几乎一刻不停息地挥舞着战锤，他的手臂因用力过度而颤抖，他的肺里就像着了火一般灼热。全靠圣光的能量，带着宁静的力量和坚定流遍他全身，令他和手下士兵屹立不倒。亡灵生物似乎被圣光的能量削弱了，然而这似乎也是它们仅有的弱点。只有干净利落的一击——阿尔萨斯飞快地想，如果它们已经死过了，再说“杀死”不知道对不对——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它们。

它们蜂拥而至，一波接着一波。他的臣属——他的子民——被转化成了这些东

西。他抬起疲惫的手臂准备下一次攻击，这时透过战场的喧闹传来一个阿尔萨斯熟悉的声音。

"为了洛丹伦！为了国王！"

乌瑟尔·圣光使者充满激情的战吼让人们重新燃气斗志，继续战斗。乌瑟尔带来了一队精锐骑士，他们体力充沛经验丰富。而且他们对亡灵毫不畏惧。吉安娜——尽管累得几乎虚脱，也和乌瑟尔的骑士们一起穿过传送门前来，显然她已经做过简单汇报，让援军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至于在震惊中浪费宝贵的时间。现在亡灵生物倒下得比之前快多了，它们面临着战锤、利剑和火焰无情而猛烈的攻击。

当最后一具行尸化成烈焰，蹒跚摔倒在地，真正死去之后，吉安娜滑倒在地。她摸索着拿起一个皮制水袋，深深地喝了一口，颤抖着摸出些肉干咀嚼起来。战斗结束了——至少暂时结束了。阿尔萨斯和乌瑟尔都摘下头盔，汗水浸湿了他们的头发。吉安娜一面咀嚼着肉干，一面看着乌瑟尔朝着亡灵堆积如山的尸骸满意地点头。阿尔萨斯正在表情痛苦地凝视着什么，吉安娜追寻他的目光，不明所以地皱皱眉头。尸体到处都是，可阿尔萨斯恍惚中似乎看到一具肿胀且满是苍蝇的尸体，那不是他手下的士兵，甚至不是人类，而是一匹马。

乌瑟尔朝他的学生走来，拍拍阿尔萨斯的肩膀。

"我真惊讶你居然坚持了这么久，孩子。"他嘴唇上带着微笑，声音温暖而骄傲，"要是我没及时赶到……"

阿尔萨斯转过身来："你看，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乌瑟尔！"乌瑟尔和吉安娜都为这尖锐的语气吃了一惊。他有些反应过激了，乌瑟尔并不是在指责他，而是在称赞他，"要是我有一个军团的骑士随我征战话，我就能……"

乌瑟尔眯起眼睛："现在可不是沉醉于骄傲的时候！从吉安娜所说的来看，我们在这面对的还只是它们的前锋。"

阿尔萨斯湖绿色的眼睛盯向吉安娜，他觉得受了冒犯。从他们相识以来第一次，吉安娜感觉自己在他针一样的注目下退缩了。

"或者你有没有注意到，每当我们的士兵在战斗中倒下，他们都会扩充亡灵的军队？"乌瑟尔固执地继续说道。

"那么我们就直击敌人的首脑！"阿尔萨斯厉声说道，"克尔苏加德告诉我，它究竟是谁，哪里能找到它。那是……一种被称为恐惧魔王的东西，名叫玛尔加尼斯。他现在在斯坦索姆。斯坦索姆，乌瑟尔。那是你成为光明的圣骑士的地方。难道那对你不重要吗？"

乌瑟尔无力地叹了口气："当然很重要，但是……"

"我要去那亲手干掉玛尔加尼斯，如果有必要的话！"阿尔萨斯喊了起来。吉安娜停下咀嚼盯着他。她从未见过他这样。

"冷静点，孩子。你很勇敢，但你不可能指望独自一人击败能操纵亡者大军的人。"

"那就跟我来啊，乌瑟尔。我要去找它，无论你来不来我都要去。"没等乌瑟尔和吉安娜再表反对，阿尔萨斯已经跳上马鞍，调转马头朝南方而去。

吉安娜震惊地站起身来。他抛下了乌瑟尔、抛下了他的士兵……抛下了她。乌瑟

尔静静地走到她的身边，吉安娜摇了摇满头的金发。

“他觉得自己应该为所有死者负责。”她轻声告诉年长的圣骑士，“他认为自己应该有能力阻止这一切。”她看着乌瑟尔，“可就连达拉然的法师——尽管他们一开始就警告过克尔苏加德——也没猜出正在发生的事。阿尔萨斯怎么可能知道呢。”

“他第一次感觉到王冠的重量。”乌瑟尔轻声说，“他以前从未经历过。事情就是这样，小姐。他得学着如何睿智地统治国家。当泰纳瑞斯年轻的时候，我也曾见他为同样的事而纠结。他们都是好人，都想为人民做好事，让他们安居乐业。”他看着阿尔萨斯消失在远处，露出沉思的眼神，“但有时候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有时候你不可能对一切都有周全的处置。阿尔萨斯正在学着明白这一点。”

“我想我明白，但是……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一个人冲上去。”

“不，不，士兵们一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我们就去追他。你也该好好歇歇了。”

吉安娜摇摇头：“不，不能让他一个人去。”

“普罗德摩尔小姐，请允许我这么说。”乌瑟尔慢慢地说道，“也许最好是让他自己清醒一下头脑。如果你坚持的话，就去跟他去吧，但给他一点思考的时间。”

他把话说的很清楚了。吉安娜不喜欢这样，但她知道乌瑟尔说的对。阿尔萨斯现在气急败坏，满腔愤怒无处可施，现在和他讲道理是没用的。但正是因为这样，她不能让他真的一个人独处。

“好吧。”说着，她翻身上马，然后念动咒语。突然间，乌瑟尔发现她从眼前消失了，于是咧嘴笑了笑，“我会跟着他。你的手下一准备好就赶紧来吧。”

她不能跟得太近。虽然已经隐了形，但吉安娜并不是悄无声息的。她双膝一夹，让马儿小跑着去寻找负气的洛丹伦王子。

阿尔萨斯用力踢着马。他很生气，因为这匹马跑得不够快，因为它不是无敌，因为他没有及时看穿真相并且阻止它。这几乎是不可抗衡的力量。他的父王曾被迫面对兽人的威胁。那些野蛮、暴力、热衷于征服的生物从另一个世界而来，洪水般地涌入他们的世界。可阿尔萨斯现在觉得那简直如同儿戏。父王和联盟将要如何应对这场瘟疫呢？它不仅杀死人民，还变态地操纵尸体来攻击他们生前的朋友和亲人，只有疯子才会觉得这事有趣。泰纳瑞斯能做得更好吗？一时间阿尔萨斯认为泰纳瑞斯能够及时识破迷局，挽救无辜的生命。但接下来他推想没人能做到这一点。面对这样的恐怖，泰纳瑞斯也会和自己一样无助。

他深深思索着，以至于差点没看见有个人站在路中间。阿尔萨斯震惊地猛一拉缰绳，刚好来得及把坐骑拉到一边。

阿尔萨斯心中烦恼、担心和愤怒交织在一起，他厉声喝道：“蠢货！你在干嘛？我差点就撞到你了！”

这个人看起来与阿尔萨斯之前见过的任何人都不相同，却又带着些熟悉的感觉。他虎背熊腰，穿着一件看起来像是完全用闪亮的黑色羽毛制成的斗篷。兜帽的阴影掩住了他的面容，但他目光善良，紧紧盯着阿尔萨斯。他唇上斑白的胡子往两边分开，露出一个纯净的微笑。

“你不会踩伤我，而且我必须引起你

的注意。”他的声音低沉而温和，“年轻人，我和你的父王谈过，但他不听我的。现在我来找你了。”他鞠了一躬，而阿尔萨斯皱起了眉头。这听起来有点——嘲弄的意味，“我们必须谈谈。”

阿尔萨斯哼了一声。他现在知道为何这个神秘而衣着富有戏剧性的陌生人看起来如此眼熟了。按照泰纳瑞斯的说法，他就是个故弄玄虚家伙，自称先知，还能够变成一只鸟。他闯入泰纳瑞斯的王座室，尽说些末日降临之类的鬼话。

“我没时间玩这个。”阿尔萨斯低哼一声，勒紧缰绳。

“听我说，孩子。”陌生人不再带着嘲弄的腔调。他的嗓子沙哑起来，如抽打皮鞭的声音一般，“这片土地将会沦陷！阴影已经降临，不管你做什么都无可挽回。如果你真想拯救你的人民，带领他们远涉重洋……往西边而去。”

阿尔萨斯差点笑了起来。他的父王说的没错——这就是个疯子。

“逃？这是我的领地，而我惟一的航向就是保卫我的人民！我不会把他们抛弃给这个恐怖的存在。我要找到幕后的主使，然后消灭他。傻瓜才会去打别的主意。”

“我是个傻瓜吗？我想是的，居然会以为儿子比他的父亲更聪明。”那双明亮的眼睛看起来有些忧烦，“你已经下定决心，就算面对更高瞻远瞩的人，也不为所动。”

“你自谓高瞻远瞩，我却知道自己亲眼看到了什么，看到过什么。我的人民需要我，他们需要我在这里！”

先知悲伤地笑了笑：“阿尔萨斯王子，我们并不只是用眼睛去看，还得用智慧和心灵。我会给你最后一个预言。记住，你越急着消灭你的敌人，就越快把你的人民送入他们的毒手。”

阿尔萨斯愤怒地张嘴想要反驳，然而陌生人的外形突然改变了。斗篷附在他的身上，就像第二层皮肤，乌黑油亮的翅膀从他缩小到普通渡鸦一般的身体上伸出。那个人现在变成一只鸟儿，发出最后一声尖利的啸叫，跳向空中盘旋一圈飞走了。它的叫声听起来带着挫败之情，阿尔萨斯看着他消失，心里难以平静。这个人看起来如此……胸有成竹……

“很抱歉我藏起来了，阿尔萨斯。”吉安娜的声音不知从哪传来。阿尔萨斯惊讶地左顾右盼，想要找到她在哪里。吉安娜在他的面前现出身来，看起来有些后悔，“我只想……”

“别说了。”

她吃了一惊，瞪大了蔚蓝的双眼。看到这一幕阿尔萨斯立刻后悔对她吼叫了。可她不应该这么偷偷跟着他，这么暗中监视他。

“他也去找了安东尼达斯。”尽管挨了他的训，过了一会吉安娜还是固执地继续说道，“我……我得说，我感觉到这人身上有极为强大的力量，阿尔萨斯。”她骑到他身边，抬头注视着他，“这场亡灵瘟疫……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另一场战斗，或者另一场战争，它远比这更为庞大和黑暗。你也许不能用一样的战术去取胜。也许那个人是对的。也许他真能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也许他真的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阿尔萨斯咬着牙把头转向另一边：“也许吧。要么也许他是玛尔加尼斯的同党，要么也许他根本就是个疯修士。不管他说什

么，不管那个疯子有没有看到未来，我都不会遗弃我的祖国，吉安娜。我们走。”

他们默默地骑行了一会儿，然后吉安娜小声说：“乌瑟尔会跟着我们。他只是需要点时间来准备人手。”

阿尔萨斯直盯着前方，仍然满怀怨忿。吉安娜又试着说道。

“阿尔萨斯，你不该……”

“我已经听够了让别人告诉我应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阿尔萨斯脱口而出，自己也和吉安娜一样吃了一惊，“吉安娜，这儿发生的事超出了恐怖的范围，我甚至找不到词来形容它。我正在尽我所能去做，如果你不支持我的决定，那么也许你不该在这。”他看着她，表情变得温柔起来，“你看起来很疲倦，吉安娜。也许……也许你该回去。”

她摇摇头，直盯着前方，没有回视他的目光：“你这里需要我。我能帮你。”

怒火一下子烟消云散，他拉着她的手，金属甲胄下的手指轻轻握住她：“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这么说话。你在这我很高兴。能有你陪伴我总是很高兴。”他弯下身轻吻着她的手。吉安娜脸颊绯红地朝他笑笑，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

“亲爱的阿尔萨斯。”她温柔地说。他捏捏她的小手然后放开了。

接下来他们快速纵马疾驰了一整天，直到太阳落山才停下来宿营。他俩都累得没气力去捕猎新鲜野味，于是简单吃了些肉干、苹果和面包。阿尔萨斯看着手里的面包。这是王家面包坊烤制的，用的是本地出产的粮食——而不是从安多哈尔运来。它安全健康、营养可口，闻起来新鲜正常，没有那种甜腻味。它是简单的基本食物，所有人、任何人都能放心食用。

他突然喉头一紧，放下手里的面包，一口也咬不下去。他把头抵在手上，一时间感觉绝望和无助的潮水像是将他压垮了一般。然而当他努力使自己镇定的时候，吉安娜就在这里，跪坐在他身边，把头枕在他的肩上。她没有说话，她也不需要说话。有她在身边默默支持，对阿尔萨斯来说就足够了。接着，他长叹一声，转身将她搂在怀里。

她用深情的亲吻回应着他，在他身上寻求着安慰和信心。而他也是一样。阿尔萨斯用手拂过她柔软的金色头发，呼吸着她的芬芳。那晚接下来几个小时里，他们放任自己迷失在彼此当中，把死亡、恐惧、瘟疫、先知、选择这些林林总总的念头全部忘掉。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不再存在，他们身边只剩下这小小的二人世界。

未完待续



光环 丰饶星战役

原著／JosephStaten　译／小乖的小布头

第六章

次级罪责号上·艾普森印第安星系

达达布尽量压低自己背着甲烷储气罐的身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引擎室。他手里紧紧握着一块石头，还有一大堆灰绿色的消化粉末——那是他刚从豺狼人的食堂里偷出来的。放松点……他不断对自己说，并弓着身子蹑手蹑脚地从一堆高低不平的架子后走过——这回可不能让它跑掉了。

斯克拉布（scrub）幼虫真是一种奇妙的生物，覆盖在他们浮夸身体上的头发总是在不停地来回舞动着，一路上到处乱碰着那些要不烫得要命、要不就是冷得吓人的机器。达达布突然从蒸汽缭绕的房间中起身吓了斯克拉布一跳，它“砰”的一声从甲板上跳了起来，旋转着飞向安全的地点，从肺出气口发出了痛苦惊慌的颤音。

达达布扔出石头，幼虫噗的一声就被砸烂了。达达布扔出的石头继续向前滚着，碰到了次级罪责号引擎的保护罩上，激起了一片闪光，最终停在了一滩粘乎乎的绿色冷却剂里。如果放任幼虫不管，一直让它们舒舒服服地待在冷却剂里，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把冷却剂喝个一干二净。

看着烂成一滩泥的虫子尸体，达达布戴着面罩骄傲地喘息着，他伸出手指炫耀着："干掉两个啦！"

咕噜人执事兴奋地眨着红色的小眼睛，游戏的规则并不复杂，只是用石头砸死到处乱窜的斯克拉布幼虫，越多越好。

自从次级罪责号通过跃迁来到异星人星系已经过去好几个时间周期了，楚尔雅舰长小心翼翼地循着异星人运输舰的轨道寻找它的出发地点。在此之前达达布无事可做，他才不相信那几个笨头笨脑的豺狼人会有心情去听他那长篇大论的布道呢。

达达布明白工程师在船上的重要性，当工程师们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时，任何事情都打扰不了他们。所以有工程师服役的船上，没有什么部件会坏上很长时间，工程师们会在发现问题后的第一时间就完美地解决掉它们。

<捕猎！你也，试试>达达布说着，递给工程师一块石头。

<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你继续捕猎吧，看看能不能砸掉第三个虫子。>

<只是，游戏！只是，娱乐！>

<不，对你来说这是游戏，对我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谋杀。>

达达布无奈地叹了口气，虫子就是虫子嘛！何必那么认真！这艘船上肯定躲藏着数以百计的斯克拉布幼虫，假如不清理掉其中的一些，不知道它们还会在船上搞出什么乱子呢！

达达布转念一想，难道工程师认为自己和这些虫子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它们都不会说话，只是船上可有可无的部件罢了。对于工程师来说，在船只没有损坏的情况下他就是一个摆设。达达布发现工程师身上的感官气泡鼓鼓的，仿佛是在谴责自己。

达达布看着引擎室的四周，突然发现了一个报废的能量块。

<现在，不去，杀戮>，达达布指着手中的能量块，<只是，娱乐！>

工程师倔强地哼了一声。

<试试嘛！>达达布请求道，<就，一次！>

工程师极不情愿地用触角卷起石头，随随便便扔了出去，却正中能量块的中心。

<一个！>达达布正要重新摆好能量块让工程师再投一次，楚尔雅的声音透过舰内扩音器响了起来。

"达达布执事，立刻来舰桥报到！对了，别让那个工程师一起跟过来！"

楚尔雅昏昏欲睡地瘫坐在指挥椅上，面前全息投影仪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和数据实在是让她打不起精神来。通过不断侦测，全息屏幕上异星人星系的数据已经十分完备了——所有的行星和小行星，甚至还有一颗彗星都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异星人飞船的初始星球在屏幕的正中央闪闪发光，数千个大小相同，形状如一的蓝绿色圆形浮雕图案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整个星球上，楚尔雅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突然，浮雕和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投影器突然断电了。

“小心点！”舰长扭头对扎尔狠狠地骂道，那家伙拿着激光切割器正站在舰桥紫色凹面墙体旁边的一个壁橱那里。

“我再说一次，我只想让你暂时断开它和中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而不是把它烧成一堆灰！”

“我明白了……舰长大人。”扎尔赶紧屈从地低下脑袋向舰长认错，然后继续用手中的激光切割器鼓捣壁橱中一个有着三个金字塔形结构的装置。三个金字塔中较大的一个尖顶向下，而其余两个较小的尖顶向上，直直地对着那个大的金字塔——三个金字塔都闪耀着诡异的光芒。

这就是次级罪责号上的智能发光体，所有星盟舰船上都配备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装置。它在异星人的星球（丰饶星）上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浮雕、沟壑和闪光源，其中的每一个都可能代表着一处先行者遗迹。楚尔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她兴奋得全身发抖，舌头在嘴里不住地打着架。只要次级罪责号能够偷偷带上一些，她就……

豺狼人一族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在星盟进攻豺狼人并试图将他们一同拉入朝圣团的过程中，大批豺狼人在防守小行星要塞的战斗中阵亡。楚尔雅至今仍感觉到祖先的海盗冒险精神在自己的血液中传承并沸腾。

豺狼人自古以来以海盗为主业。早在星盟来到之前，他们就在自己海洋密布的星球上四处探险，为了食物和配偶而和其它豺狼人部落大打出手。随着豺狼人社会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不同部落之间渐渐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与分歧，开始协力合作建造能够让他们离开自己母星的宇宙飞船。但是有一些部落仍旧摆脱不了自己身上的海盗习气，它们使用最新科技的宇宙飞船在太空中继续着烧杀掠夺的勾当。

具有戏剧性的是，这些四处游荡的宇宙海盗最后成了惟一让星盟军队头疼的抵抗力量。但是一旦母星陷落，这种星空游击战注定长久不了。不得已，几乎所有海盗船长都接受了星盟的招安——只要他们允诺为星盟议会探索星空并传播圣教，就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舰船。

一些豺狼人觉得这是一个冒险发大财的绝佳机会，但楚尔雅却并不这么认为，在她眼里所谓的传教就是无休止地在太空里漫无目的的乱逛，被上面那些白痴莫名其妙地派去干这干那，然后就是必须一刻不停地搜寻先行者们留下的遗迹——就算真的能找到它们，也不会有一个子儿落到楚尔雅的腰包里。是的，也许在航行中楚尔雅没准走狗屎运可以发一笔小财：比如发现某个被遗弃的星盟殖民地或者是一艘破破烂烂的异星人飞船，但是这些小玩意儿太他妈的不值一提了，楚尔雅才不稀罕这些破铜烂铁。

终于让我熬出头啦，楚尔雅暗暗乐着。女舰长知道发现规模如此庞大的遗迹群，她从中中饱私囊一点小东西根本不会有人察觉到，这简直太棒了。

楚尔雅觉得脖子和肩膀上的硬结皮肤组织都因为兴奋而微微发热起来，这些硬结组织是豺狼人的一道天然安全护甲，足以保护雌性豺狼人在交配季节不被突然而至的打击所伤害。虽然楚尔雅那方面的欲望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她已经开始盘算起将来美妙的生活了：在星盟黑市上高价倒卖自己偷藏的先行者遗

物，用赚来的钱将次级罪责号赎回一段时间，舒舒服服地享受一个梦幻般的交配蜜月长假。

楚尔雅惬意地靠在指挥椅上歪着头看着扎尔在一旁忙活——他正努力搞定智能发光体和船上发信装置之间的线路，楚尔雅盯着扎尔手臂上突起的肌肉，已经看入了迷。其实楚尔雅喜欢那种有着高高个子的豺狼帅哥，但是扎尔那一身充满男性阳刚之气的雄性羽毛更是让楚尔雅为之疯狂，而且扎尔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可以立马搞定，楚尔雅想着想着，不禁全身都激动得沸腾了起来。

“舰长大人？”达达布向楚尔雅恭敬地鞠了一躬，然后满腹狐疑地看着旁边捣腾得不亦乐乎的扎尔。

“你能从这里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楚尔雅指着全息成像仪器问达达布。

“呃，这是一个拥有一颗恒星和5颗行星的星系。”达达布走近仔细观察了一番，“其中的一颗行星好像……好像布满……先行者……”达达布看着全息投影仪，惊讶得屏住了呼吸。

楚尔雅抑制住自己内心的兴奋与狂喜，不动声色地说道：“智能发光器绝不会撒谎！”

楚尔雅以前从来不把圣典上的话当回事，以为那些纯粹都是瞎扯淡，不过这次楚尔雅觉得这句话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每个智能发光器都是由先知们所发现的先行者战舰上的一个神奇装置仿制而来——现在那艘战舰静静地停靠在星盟的首都“博爱之城”不知道有多少个年头了。智能发光器是星盟至高无上的神器，任何无端毁坏它的人都将被处以最轻为死刑的惩罚。

女舰长知道咕噜人执事看到扎尔的所作所为后一定会急得蹦起来。咕噜人执事来回跳跃着自己圆锥形的平脚，一蹦一跳地伸着头想要知道扎尔拿着激光切割器到底在智能发光器那里干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楚尔雅甚至听到了达达布面具下面焦急的哼唧声。

“我必须马上将这些发光点汇报给议会！”达达布气喘吁吁地说道。

“不行！”楚尔雅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你绝不可以这么做！”

扎尔搞定了最后一个线路圈——智能发光器慢慢暗了下来。

“天哪！你这个异端！”达达布失声叫道。

扎尔听到咕噜人的叫喊后扭过头来拿着切割器走了过来，楚尔雅看到苗头不对立刻制止住了企图烤熟咕噜人的扎尔。虽然楚尔雅不止一次希望扎尔把这个讨厌的咕噜人撕成碎片扔进太空，不过现在不行，现在她需要达达布活着。

“执事，冷静点！”楚尔雅说道，“智能发光体没有损坏，我们只是让它暂时休息一下罢了。”

“但是议会！”达达布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怎么向议会和宁静首相解释这一切啊？”

“总会有解释的……当捞够属于我的宝贝后，我们就立即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议会。”

楚尔雅伸出爪子指向全息投影仪，上面有一个孤零零的发光点没有位于异星人的星球上。也许在外行看来这可能是由某种数据叠加或程序错误造成的，但是楚尔雅与生俱来的海盗般尖锐的视觉与意识告诉她：这肯定是一个被装载在一艘异星人飞船上的先行者遗物。她希望可以像捕捉到上一艘运输舰一样轻

松逮住这艘飞船。

咕噜人执事被吓得全身发抖，他那蓝灰色的胖身体抖个不停。楚尔雅知道咕噜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端，只有先知才有资格靠近并使用先行者的遗物。如果毁坏智能发光器意味着死亡，那么公然违抗先知的意愿就意味着被永世诅咒——这可比痛痛快快地死掉难过一百倍。

突然咕噜人执事停止了惊慌失措，他盯着全息投影仪，又回头看了看扎尔手中激光切割器发红的尖韧，然后慢慢冷静了下来。楚尔雅明白眼前的这个咕噜人可不是一般的聪明，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舰长说出了全盘计划，而自己并没有被五马分尸，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楚尔雅需要达达布。

"我能为舰长做些什么呢？"达达布问道。

楚尔雅裂开嘴笑了，她的牙齿在智能发光器的余晖映衬下泛着蓝光，"我需要你对议会撒一个弥天大谎。"

咕噜人执事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点了点头。舰长选定了一条新航向，直奔搭载先行者遗物的异星人飞船而去。

亨利·汉克·吉布森深爱着自己的宝贝运输舰——爱她那粗旷的轮廓，爱她那超低静音工作的肖·藤川跃迁加速器，更爱驾驶着她在茫茫宇宙中惬意地航行。也许有人会奇怪有了导航电脑的帮忙，为什么还要人类舰长来操控船只？汉克会告诉这些人他的答案——他超爱这艘船，胜过爱其他任何人，甚至连他的老婆也不能和这艘船相提并论。

人类船长在UNSC贸易船队中还是蛮常见的，他们通常负责驾驶运输舰和一些客轮。汉克就曾经在一艘从地球直达阿卡狄亚星（世外桃源）的豪华游轮上干过许多年，但是游轮上配备了大量的电脑和人手以满足乘客们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汉克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他不喜欢有人或者那些电脑的合成声音来打扰自己——他更喜欢安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不是在游轮上工作的工资比较高，他早就辞职不干了。

除了不会操控船只进行跃迁（跳跃的进入和跳出点都需要导航电脑进行实时演算），汉克对船只其他方面的操作早已烂熟于心。他喜欢自己驾驶的感觉，喜欢亲手点燃联氨助推火箭，驾驶飞船从地面上一飞冲天的美妙感觉。特别是驾驶这艘属于自己的船——终结号，更是让他心里美滋滋的。为了买下这艘船，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不过现在，至少他不用为任何人低三下四的工作，他就是自己的老板，时间长了，他也时不时地给那些老客户一点优惠来吸引更多生意。

汉克最忠实的客户莫过于君特重工业集团了，这个坐落于火星的超大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并生产能够大幅度减轻农业劳动量的半自动农产机器人。此刻他的运输舰里面就搭载着君特公司最新的原型机——一个可以快速耕地的犁地机器人。这个不起眼的家伙可是贵得吓人，所以当汉克看到控制台上的报警器嘟嘟的叫起来时，他既怒又怕。

一艘不明船只从阴影里突然杀出，看来它早就埋伏在丰饶星航道附近了，终结号瞬间就被打残，而汉克却十分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不过突如其来的火炮烧掉了船上的肖·藤川跃迁加速器，把船尾的动力火箭和微波激射器也炸了个精光——船上值钱的部件全部报

废……汉克以后几辈子挣的钱都不足以支付船只的修理费，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丰饶星航道上曾经出现过海盗，所以也就没有再花一笔冤枉钱给船只加装一层防护装甲，现在他有点后悔，这钱好像并不冤枉……

汉克紧张地注视着控制平台，另一声警报刺耳地响起——靠近船尾的左舷货舱甲板被突破，他已经感觉到指挥舱的橡胶地板在随着某种东西进入船壳而微微颤动起来。

“他妈的。”汉克慌忙取下墙壁支架上的灭火器，他希望那些该死的海盗在进入船舱时没有伤及到那些贵重的君特原型机器人。

“很好！来吧！这些狗杂种想要凿沉老子的船！？”汉克怒吼道，把灭火器高举过头顶，“那他们得先把它买下来再说。”

次级罪责号上的螺旋突击钻已经在异星人飞船的推进舱上钻出了一个大口子，功率强大的突击钻工作起来把次级罪责号的中心舱映射得通红。

透过半透明保护罩看着外面正在与异星人舰船进行亲密接触的钻头，达达布无奈地叹息道：“这个傻女人怎么胆敢这么做？”

达达布看着中心舱里的楚尔雅，她此刻正站在扎尔背后，一只爪子紧紧地抓着腰带上的等离子手枪——就像古时的豺狼人海盗女皇——指挥自己属下的小啰喽们准备进入目标的战舰。剩余的两个豺狼人船员站在楚尔雅身后，正挥舞手中紫色水晶剑柄的光束剑。达达布看着他们，心里不禁可怜起这几个傻瓜豺狼人来，他们可不像自己那么聪明，明白花痴女舰长那愚蠢的决定可能会把所有人都引向一条万劫不复的深渊。

达达布觉得楚尔雅还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拿出一些先行者的遗物（尽管一些已被发现的先行者遗物已经被证实十分危险，即使是让操作熟练的先知分析操控它们也可能发生后果极其严重的灾难）。搞到先行者的遗物后，楚尔雅很可能会立即跳跃到星盟的中心领地——在那里有太多的先行者遗物，议会根本无法使用智能发光器发现她那私藏的宝贝——然后迅速找到买主以高价出售。不过达达布心里明白，船上那些无用武之地的目击者们很可能等不到楚尔雅出手遗物的那天就死翘翘了，而他本人，估计在给议会汇报完虚假数目的发光点后就会被杀掉灭口。

突击钻慢慢停止了工作，它已经在异星人船只上钻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让工程师去检查一下那边的气压。”楚尔雅对达达布说道。气压钻已经慢慢打开，通过钻头的能量盾就可以直达异星人的舰船。

咕噜人执事转过身来对工程师示意着，<检查，空气，压力>。在他们登上异星人舰船前，通常需要检查一下异星舰船和突击钻之间的气压是否大致相同，如果两边的气压相差很大，那么冒然闯入就意味着粉身碎骨。

工程师默默地从达达布身边飘过，“比较轻”在其他人眼里仅仅是一个有点用处的工具而已。它仔细检查着链接能量盾的控制器，然后满意地长吁一声。扎尔听到工程师确认没有危险的叫声后一马当先地跳了过去。

“这里没有危险！”扎尔通过通讯频道汇报道。楚尔雅立即命令另一个豺狼人船员跟上扎尔前进，而自己随后和比较轻一起穿过打开的能量盾进入了异

星飞船。达达布深深吸了口气，虔诚地着祈求先知的宽恕，然后跟着它们一起踏上了异星人飞船的甲板。

这里面并不像上一艘船一样从头到尾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宽敞的空间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货物：有着六个巨型轮子的庞大机器。机器的前方是一个长满牙齿般尖刺的横梁，比机器本身还要宽上很多，上面密密麻麻分布的每一根尖刺都有达达布身高的两倍那么长。机器的大部分内部结构都被黄蓝色的金属覆盖在里面，但达达布还是看到了很多裸露的线圈和气胎，机器长长的横梁上端印着醒目的标志：J·O·T·U·N(君特)。

达达布伸长脖子看着横梁上的标记，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先行者遗物中有类似的标记，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达达布只是一名低级执事，先行者留下的圣迹中有太多他所不了解的复杂谜团了。

“让工程师分析一下这东西的结构。”楚尔雅发号施令道。

达达布拍手吸引着工程师的注意力，<检查，圣迹！>

工程师把气囊鼓到最大，增大漂浮力飞到了机器巨大的轮子上面，开始检查五颜六色的电线。

舰长命令扎尔和另外两个豺狼人去检查那些放置在机器后面舱门那里的几个集装箱，三个豺狼人迫不及待地冲过去乱扒起来，瘦弱的爪子在箱子上挠来刺去，不一会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从箱子里泄露出的白色烟雾中了。

“执事，现在可是证明你能力的绝佳机会。”楚尔雅冷冷的说道，“现在去给我找到这艘船上的通讯装置。”

达达布向舰长鞠了一躬，然后迅速跑到货舱后部，升降平台和上次的工作原理一样，所以他不怎么费力就来到了通往指挥舱的走廊，达达布这时突然想起了上次在路上的那摊污秽的大便，他蹑手蹑脚地走进指挥舱，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

咣的一声，达达布感觉自己的储气罐上挨了重重的一击。他惨叫着踉踉跄跄地往前跑去，紧接着他的胃上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甲烷嘶嘶的从储气罐的裂缝中泄漏出去。

“饶我一命吧！”达达布尖叫着，双手抱头在地上紧紧缩成一团。他听到异星人叽哩咕噜的用惊奇的语气说着什么，然后踢了自己的腿一下，达达布将护紧脸部的双手闪开一条缝，偷窥着眼前的这个异星人。

他又高又壮，大部分身体被一件合体的衣服覆盖着，他龇牙咧嘴地将一个金属圆柱体高举过几乎全秃的头顶——这家伙可不怎么像拥有圣迹的人啊。

异星人又狠狠踢了达达布一脚，他愤怒地朝达达布咆哮着，而后者完全听不懂异星人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求求你了。”达达布呜咽着哀求道，“我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的低三下四更加激怒了异星人，他向前走了一步，用手里的金属圆柱体狠狠的砸了过来，达达布惨叫着捂住了眼睛等待那致命的一击。

但是他没有等到那足以送他归西的最后一击，他听到那个金属圆柱体掉在橡胶甲板上，慢慢滚向指挥舱的另一端。慢慢地，达达布松开了双臂。

眼前的异星人张大嘴巴，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的脑袋，摇摇欲坠地站在甲板上，然后他突然失去平衡向达达布跌了过来，达达布迅速翻滚到一侧，异星人脸朝地重重摔在了达达布刚才蜷缩的位

置。这时达达布听到了背后传来一声紧张的唧唧声。

“比较轻”漂浮在指挥舱走廊上，他的三只触角紧紧护在气囊前面，第四只颤颤巍巍地伸了出来，开始达达布还以为他是因为惊吓而在发抖，然后他发现工程师正试图说什么——他正在努力比划着：<一个>。

外面走廊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舰长挥舞着手中的等离子手枪挤开工程师冲了进来，她红宝石般的小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异星人尸体。

“它是怎么死的？”楚尔雅问道。

达达布低头看着异星人的尸体，他发现异星人的后脑多了一个小洞。达达布小心翼翼地伸出两个手指进入异星人头上的伤口，他在异星人的大脑中摸到了一小块坚硬的物体，达达布慢慢将它抽了出来仔细端详着：那是“比较轻”最后用来砸能量块的小石头。

希弗并不希望在航行过程中过多打扰她属下的那些导航电脑，她逻辑核心的深处还保留着大脑供体的一部分记忆——那是一个整天忙碌到无暇顾及自己刚出生孩子的母亲。当船只位于跃迁空间断层时无法和它们进行通讯联系，所以希弗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将欧·西格宁最新附加的安保措施告知那些还未抵达常规空间的舰船。

<\\>丰饶星负责航运的人工智能希弗》DCS.CUP#—00040370

<\保持船只的固有航向。

<\保持船只的固有速度。

<\一切正常。\>

连接丰饶星和其他星球的运输舰在从跃迁空间断层返回常规空间时都要选定一条极其精准的轨道，丰饶星以每小时15万公里的速度环绕艾普森印第安星系运动，比大多数UNSC的殖民星球都要快。所以当船只返回常规空间时，导航电脑通常要重新计算船只集结点并加快速度赶往丰饶星。

因此希弗要求所有的导航电脑重新计算轨道，加快速度于丰饶星公转轨道相对较远的地方进入丰饶星。

希弗打开通讯频道和另一艘船打着招呼。她同时和数百艘船只进行交流，不断告知他们相关的最新命令，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信息。

希弗控制情感的运算数组不断告诫她面对单调重复的回答不要着急上火，但她还是不可抑制地恼怒起来。DCS那个该死的欧·西格宁坚持要她对每艘进入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船只都要重复检查阿尔戈斯数据和其他的一些琐碎的情况。希弗知道她必须忍耐下去——这是DCS对于她上次小小失误的带有羞辱色彩的惩罚。

值得庆幸的是，欧·西格宁还算有点礼貌而且工作效率还算蛮高。对于希弗的船只检验报告总是可以第一时间作出放行批示。但无论如何她是一个人类，每天必须保证一定时间的睡眠，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有些运输舰在检查完毕前不得靠近丰饶星，这让那些船上的导航电脑更加焦虑不安……

<\\>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DCS.TEU#—00481361

<\终结号，注意了！

<\注意保持预定航速继续前进！

虽然终结号仍然位于正确的航线上，但是它的航速却以每分钟500米的速度慢慢降低，这种程度的减速足以让它偏离目标丰饶星。

<\终结号，听到我说话了吗？

<\请在任意频道回答我，这里是丰饶星，请回答。

还是没有任何回答，希弗已经确定这艘运输舰已经赶不上集结点了。

希弗正要开始着手分析可能导致终结号无端减速的原因时，运输舰突然从希弗的视野中消失了，或者更准确地来说，终结号的单一信号突然变成了无数细小的雷达信号。

希弗呆住了，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整艘船爆炸了。

希弗看了看时间，午夜刚过，她接通了欧·西格宁位于奥特加德寓所的通讯频道："估计她正在睡觉吧。"

"早上好，希弗，需要我帮忙吗？"欧·西格宁端坐在书桌前，希弗看到欧·西格宁还穿着她们上次见面时所穿的灰色套装，那头乌黑的长发已经卷成一团，希弗这才发现她的床被还是整整齐齐的，她根本没有睡过。

"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吗？"欧·西格宁嗅到了一丝异样，机警地问道。

"我们又失去了一艘船。"希弗说道，将相关数据打到屏幕上。

希弗看到欧·西格宁微微欠着身子，看着屏幕上的数据轻轻张开了嘴巴，与其说她被希弗的消息所惊讶到，倒不如说她早就预感到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她一直等待希弗来向她报告这样的消息。

"船只的名字和航线？"

"终结号，从火星出发前往致远星。"

"可是有30艘货船在那条航道附近航行啊。"欧·西格宁沉思着，她伸出手指轻轻抚摸着屏幕——希望从希弗所给的数据中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为什么偏偏是这艘船？"

终结号的载货单上只有孤零零的一台君特原型机器人，看着附近的阿尔戈斯探测器对船只爆炸后星尘的分析数据，希弗仍然不确定君特机器人和这次爆炸有什么联系。附近几乎大部分的运输舰都装载着农产品和一些丰饶星居民所需要的日常用品，一些船只上搭载的货物是君特机器人的替换零件和其他一些农业用机械。在对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希弗发现除了终结号上搭载的是一台君特原型机器人外，好像还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正要发表意见时，她发现欧·西格宁动了动嘴唇，根据数据运算核心的要求，和人类对话时必须使用正常的言语进行沟通，而贸然打断人类讲话对人工智能来说是一件十分没有礼貌且粗俗无礼的事情，于是她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并尽力让自己不抢先说出她们共同的发现。欧·西格宁眨了眨绿色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解释道，"终结号上有一名人类船员，他同时也是船长。"

第七章

丰饶星·2525年1月16日

第一排的新兵们吃好早饭把盘子扔进食堂的消毒池里，埃弗里带领他们开始了一天的常规训练：沿着格莱德希姆高速公路短跑10公里。经过了两周的身体素质强化训练，这些小伙子们对于这条路已经相当熟悉了——笔直宽阔的道路，两边都是茫茫望不到头的麦地，不过今天埃弗里还是给了他们一点惊喜，排长命令他们每个人都带上25公

斤重的行军作战背包来进行这场愉快的晨练。晌午的艾普森印第安星系阳光明媚——或者说是烈日炎炎更贴切一些，白花花的太阳惬意地把光芒洒在战士们的身上，每个人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享受着这美妙无比的日光浴。

甚至连埃弗里这样的老兵也对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有点吃不消了，自从放假回家到现在，他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像样的训练，从波江座艾普森星系到地球，再从地球到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连续冷冻休眠航行给埃弗里留下了严重的冷灼伤害——冷冻休眠航行时对于休眠者注射的药物可能会对其循环系统造成某些不可预知的副作用伤害，从而导致休眠者的肌肉和关节部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变和不适反应。埃弗里感觉自己现在的状况糟透了，而漫漫的行军路程使他的膝盖和肩膀如针扎一般疼痛难忍。

埃弗里整理着背上的包裹慢慢退到队伍的一旁，在下属面前掩饰自己身体的不适其实十分简单，因为全部36名新兵都累得筋疲力尽，哪有闲心去理会教官。汗水哗哗地沿着埃弗里的鼻子流淌到他的下巴然后滴到地上，眼前的一个新兵终于坚持不住趴在路边狂吐起来，不一会儿，半个连队的新兵们都连锁反应似的歪七扭八地倒在路边尽情呕吐着早上刚吃下去的食物。

杰肯斯，一个有着铁锈色头发的年轻新兵在埃弗里面前出尽了洋相，他蹲在地上，瘦弱的双臂撑在膝盖上，发出一阵阵瘆人的、似哭非哭的嚎叫，听起来像是某种痛苦到极点的呻吟。埃弗里注意到从他脏乱不堪的靴子上慢慢淌下一行黄色的脓水，看着他松松垮垮的鞋带，埃弗里皱了皱眉头，他肯定是脚底长了一个大脓包。不过他心里清楚杰肯斯还面临着一个更大更危险的问题——脱水。

埃弗里从行军包里掏出一瓶水扔到杰肯斯颤颤巍巍的手中，“把这瓶水慢慢喝掉吧。”

“是，下士！”杰肯斯艰难地喘着气，但他并立即没有喝水。

“现在就喝！”埃弗里吼道。

杰肯斯立马站直了瘦骨嶙峋的身子，速度之快让沉重的背包差点把他连人带倒。他打开瓶盖，咕咚咕咚地喝了两大口。

“我说你慢一点喝。”埃弗里正努力抑制住心中的怒火，“否则你可能会出现腹部绞痛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不舒服。”

埃弗里虽然心里清楚殖民地招募的这些民兵和正规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是拿对陆战队员们的标准来要求这些菜鸟。这些人中大约有一半曾经在丰饶星强力部门和紧急状态部门工作过，所以他们或多或少应该可以适应这些高强度训练。但这些菜鸟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劣势，他们中的很多人年龄偏大，有些人甚至都快四十岁了，这给训练平添了更多的难度。

排队里像杰肯斯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也让埃弗里头疼不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农场出生长大，但是因为丰饶星的君特智能工作机械包办了所有的繁重农活，这些小伙子们外不强中也干的身体素质根本无法适应如此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更别提上战场了。

“希利！”埃弗里指着杰肯斯的靴子喊道，“这个小伙子的脚就要废掉了，你快过来看下！”

“马上就来！”希利喊道，他正忙着给几个脸庞被晒黑的胖子倒水，“达斯和亚伯太肥了，我的老天啊，他们是怎么买到自己能穿的这么大号的衣服啊？”医护兵大吵大嚷着，他故意拉大嗓门好让全排都可以听见他的怪腔怪调，一排少数几个肚子里还留着早饭的新兵——同样他们的幽默感并没有被严酷的训练赶跑——咯咯的笑了起来。

埃弗里皱紧了眉头，他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希利在这里活蹦乱跳地耍宝，把他好不容易刚刚营造起来的严肃气氛破坏得一干二净；同时，这家伙竟然跟每个

新兵都混熟了而自己却还不得不看着士兵身上的胸牌来点名。

“你们的嘴就真的不能闲住吗？你们的腿现在还不够爽吗！”埃弗里猛地打断道，“去拿水来把它们喝光！我现在只想听见你们喝水的声音！这样就能让你们的臭嘴安静一会儿，别吵得我心烦！”

36个人立刻拿起水来听从命令对瓶吹，杰肯斯喝得尤其卖力，埃弗里看着杰肯斯的喉结一上一下的来回移动着，心想这孩子连我让他慢点喝的命令都听不懂啊。

要塞快车道上隐约传来叫喊声，是伯恩斯和他的第二排回来了，埃弗里甚至可以听到他们有节奏的调子——高唱着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伯恩斯带头怒吼着，二排的新兵们跟着他一句一句的唱了起来：

当我为国捐躯请将我深深掩埋，
放置一把MA5机枪到我的脚踝。
不要为我哭泣，不要挥洒热泪，
请整理好我的PT装备。
假如有天早上大约五点时分，
大地为之颤抖，天空雷鸣闪电，
无需畏惧，不必害怕！
那是我的灵魂在向前疾驰！

2排慢慢从公路上跑了过来，然后列队走进阅兵操场，庞德上尉就站在操场上，和上次一样他的右臂袖口扎了起来。

“立正！”埃弗里喊道。

庞德等了一会儿好让一排的战士们有时间站起身来，二排的战士们可以喘上几口气，然后用温和的口吻问道：“刚才热身的感觉还不错吧？”

“长官，是的长官！”新兵们乱糟糟地回答道。

庞德扭头对伯恩斯大声说道：“我看我们的新兵觉得刚才的热身一点也不尽兴，对吧下士？”

“是的，我也觉得他们还想要多玩一会儿！”伯恩斯吼道。

“也许10公里对于我们这些头脑发涨的新兵朋友们太小儿科了。”

“我很乐意再带着他们出去逛一圈，上尉。”

“唔，别急，让我再确认一下。”上尉拍了拍腿问道，“我再问一遍，刚才热身的感觉还不错吧？”

所有72名士兵整齐划一地喊道：“长官，是的长官！”

“明天我们继续这么稍微热身一下怎么样？”

“长官，明白长官！”

“哦，这回我听清楚啦。好了，解散！”

新兵们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歪七扭八地呻吟着离开，庞德对埃弗里招了招手：“他们今天跑得怎么样？”

“背着那些作战包跑成这样还不错。”

“今天下午有什么训练他们的计划吗？”

“我打算带他们到稍远的地方拉练。”

庞德满意地点了点头，“不错，是时候让他们出去训练一下子了，不过今天下午你还是先把一排暂时交给伯恩斯吧，我们有点事情要办。”

“长官？”

“是奥特加德的至日庆典。丰饶星总督给我发来两份请帖。”上尉朝伯恩斯那里努了努嘴，一个倒霉的新兵蛋子刚刚没有忍住把一肚子的早饭尽情倾吐到了下士的靴子上面，“这可是一次正规的礼仪活动啊，就是那种女士们都穿长裙礼服的那种。”庞德看着埃弗里笑了，“我感觉你比伯恩斯更适合去参加这种活动。”

“我知道了。”埃弗里最讨厌的就是被一群醉醺醺的官老爷们围着七嘴八舌地询问有关大反乱的事情，不过看到穿着那满是呕吐物的靴子开始带领士兵们做俯卧撑的伯恩斯，他不得不承认上尉也许说得很对。

同时，埃弗里还想找个机会问问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伯恩斯也被转到丰饶星服役？自从他们两个人在兵营里面痛痛快快地干了一架之后，他和伯

恩斯就再也没有说过话。埃弗里没有机会去问伯恩斯为什么也来到了这里，也许在去奥特加德的路上，庞德上尉会给他解释为什么UNSC会从投石机行动中抽出两名镇压叛乱的小队队长来这里。

埃弗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无论庞德上尉的答案是什么，他都不会喜欢。

“我们的派对六点三十分开始。”上尉对埃弗里说道，“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以最快速度和我在车库碰面。”

埃弗里匆匆敬礼告退，然后返回自己的连队。

“佛希尔、维克、安德森、杰肯斯！”他从掌上电脑上点名道，四个人站了出来，“听说你们四个人从来没抄过真家伙，这不会是真的吧？”

“是真的，下士。”四个人犹豫地回答道。

队伍里一些年纪稍大的曾经干过民兵或者是巡查官的士兵偷偷笑了起来，他们工作时是佩戴手枪的，杰肯斯他们四个在这些“老鸟”眼里真是太不专业了。

“有什么好笑的！假如和敌人交上火的时候，他们几个躲在你们后面，你们还会开心吗？”埃弗里咆哮道。

笑声戛然而止。

埃弗里示意杰肯斯四人立即集合：“上尉和我要出去办一点事情，从现在开始你们暂时归伯恩斯下士管理，他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四个人茫然地面面相觑，不明白埃弗里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会教你们如何用枪。”埃弗里解释道，“好好打，千万别打到自己人身上啊。”

一个小时之后，埃弗里和庞德上尉已经坐在“疣猪”上沿着格莱德希姆高速公路朝东疾驰而去了。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太阳在头顶肆意地散发着强烈的光芒，埃弗里对于这辆“疣猪”配有顶棚十分满意，在战斗区域，缺少车顶和侧门的疣猪运兵车经常使坐在其中的陆战队员们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不过眼下埃弗里两人惟一的敌人就是那汗津津的深蓝色制服，这种敞开式的畅快构造着实让两人惬意无比。

为了更凉爽一些，两个人都脱掉了外套并把衬衫的袖子卷到了手肘那里，庞德还是用衣服挡住了自己那支残疾的手臂，埃弗里猜想可能是因为钛合金结构的关节在阳光的直射下会发烫得厉害吧。埃弗里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上尉刮擦着自己那只有问题的手臂，用力挠着关节连接的部位。

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在车里欣赏着外面的美景，高速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然后是广袤无边的桃园和苹果园，埃弗里此时不知该如何打破这难堪的沉默，他总不能劈头盖脸的问道“为什么我会被分配到这里？”埃弗里心想上尉这么遮遮掩掩一点有什么其他原因，看来他要耍一些小手段才能从上尉嘴里套出实话。

他想了一想，说道：“长官，请原谅我的冒昧，不过我很好奇您的手臂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M–EDF9/21/1……”庞德回答道，他提高嗓门让声音盖过疣猪的引擎，“你对这支部队还是蛮熟悉的吧？”

埃弗里在脑海中思索着这串代码，海军陆战队第九远征军第二十一师一营，这应该是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服役的众多部队中的一支。

“是的，长官，再清楚不过了。”

“嗯，就在那里。”上尉用两根金属手指从口袋里面夹出一根威廉甜心牌雪茄，“我曾经是那里的头儿。”

埃弗里看到对面一辆大货车猛地打了一把方向盘，“你在那里都执行过什么样的任务啊？”

他尽量使自己的口气听起来自然一点，不过假如庞德上尉所言不虚，那么他过去也

是隶属于一支镇压叛乱的精锐前线部队——他出现在丰饶星和自己以及伯恩斯被调到这里一样是那么扑朔迷离。

"让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下士。投石机行动，你和伯恩斯的个人简历上都标明了你们参加过那次行动，两星期前我他妈的和你一样也没有搞明白。"上尉弹了弹烟蒂，"为什么上头送你们这两个可恶的婊子养的家伙来这里？"

"我正希望您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呢。"

"我他妈要是知道才怪呢。"庞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打火机给雪茄点上火，"上面的那些人对我口风很紧啊。"

他惬意地吐出一口烟雾，然后把火机放回口袋："特别是我现在又被降级了。"

埃弗里想起来了，对了，他思索着，陆战队营级指挥官军衔至少应该是中校才对——整整比庞德上尉高出两个级别。但埃弗里还是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特别是庞德的一番解释让他更加迷惑了。

"什么降级，长官？"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失去了我的手臂。"庞德慢慢说道，"在波江座第二星系的极乐世界城。"他用脚踩了踩弹在疣猪上的烟灰，"说来话长啊，那时候沃特斯和他的那群狗杂种刚刚打破一切的宁静，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兴风作浪。"

罗伯特·沃特斯上校——或者是UNSC战士们眼里的那个"狗娘养的混蛋"——是一名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出生并长大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不幸的是这个杂种在大反乱刚刚开始就临阵倒戈，投入了独立者们的怀抱。他和他手下的那群变节者们是投石机行动的优先打击目标，到现在那命大的婊子养的还是完完整整的，至今还没有人能找到机会干掉他，虽然埃弗里曾经差点有机会打爆这个白痴的脑袋。

"我们那次希望找机会干掉沃特斯的副手。"庞德深深吸了口雪茄，继续道，"指挥中心的那些头儿们希望我海陆并举，全方位突进到城市边缘，争取不战而起到震慑作用，给那些支持独立者们的当地居民一个下马威，迫使他们放弃并赶走那些叛军。但即使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城市居民们仍然意见不一，支持赶走叛军和坚持留住叛军的居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看到城市里那些支持UNSC中央政府的无辜平民们，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作出一些退让，或者说是作出一点谈判的姿态，这样可以赢得更多的民心和支持。"

埃弗里叹了口气："和我自己当时在饭店那里想的差不多。"

"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庞德摇了摇头，"我曾经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叛乱很有信心，因为这个家伙——也就是我的目标，沃特斯的副官娶了一名当地官员的女儿，我带领一队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来到那家伙的岳父家，当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自己家门口，他岳父一点都没有惊慌，相反他从容镇定地请我到客厅里面喝茶聊天。"

庞德朝外弹了下烟灰，"我们刚开始在谈天说地，无所不聊，当时的气氛十分活跃。当副官的老婆给我倒第二杯茶的时候，我开始切入正题，'我们正在全力寻找你的女婿……你知道我们能在哪里找到他吗……我们保证不会伤害您和您的女儿等等之类的话。'"庞德望着疣猪的前挡风玻璃，顿了一下，"那老头深沉地望着我的眼睛，突然说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无论付出多少牺牲我们一定会笑到最后'。"上尉边说边用自己的义肢比划着，"然后他起身拥抱了一下那副官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就像这样从口袋里面掏出……我花了整整一秒才看清楚他手里拿的竟然是一颗手雷。"

埃弗里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庞德的经历让他感到震惊，同时还有一丝悲哀。

"我突然明白这老头给我布下的是一

场鸿门宴，他决心为伟大的反叛事业献身我倒是可以理解，可为什么要连累自己的家人，白白牺牲他们的生命？真他妈的不可思议。”庞德把只剩一半的雪茄塞到嘴里，“部署在外面的狙击手慌乱之中匆忙开枪，虽然把那老头打成了两截，但是他已经拔掉了手雷的引信。”上尉耸了耸肩，“就在爆炸的一瞬间我扑到在地上……事情从此开始就他妈的愈发不顺了。”

埃弗里心里明白庞德所指的不顺是什么意思，之后的行动肯定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高层只好将责任归咎于庞德——他被连降两级。

“那些高层曾经想让我提前退役，但是我坚持留了下来。”上尉继续着，“从一点一滴做起，直到有机会来主持殖民地民兵训练这个项目，我已经淡忘了那次的不幸和灾难。”他向埃弗里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但是你们两个呢？”

埃弗里感到自己又一次语塞，庞德仿佛也在回味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两个人同时陷入了沉默。

疣猪行驶到一片苹果林旁边，埃弗里看到了君特——一对体型巨大的采摘机器人，超长的手臂足以使它们够到整棵树上的果子。埃弗里想起了希利曾经和自己排里的一名新兵争论丰饶星上到底有多少个君特机器人，医护兵说什么也不相信丰饶星上平均每个居民都有三个君特机器人来为他们服务——这意味着丰饶星至少有一百万个君特那个新兵不得不向希利解释君特机器人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从最小的农作物养料浇注飞行机器人到像果园里那种巨大的六轮猛兽应有尽有。

“真可笑。”庞德打破了沉默，“起初我很怀念过往的那一切，我的士兵们，我经历过的那些战斗，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可现在才发现那些我经历过的事情是多么疯狂，在一切尚有希望挽救的时候，是我的一个错误决定毁了一切，让更多无辜的人们白白丧命。”

埃弗里点了点头，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心情——我懂，我懂这一切的一切。

比福斯特悬崖逐渐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中，到达悬崖的斜坡路段大概还需要半个小时，抬头望去，埃弗里看到前方弯弯曲曲的黑色之字形公路盘旋上升，沿着它就可以一口气直达奥特加德了。

悬崖的两边是两条相距数百公里的磁悬浮列车轨道，粗粗的单轨车道从比福斯特悬崖顶端一路向下直达艾达海。埃弗里看到远方一列火车从南边急驰而来，如此之快的车速说明它现在肯定是空载——估计现在正有几百个君特机器人满载粮食和水果在某个车站等待着这趟列车的到来。

“说不定上头希望你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好好修整一下子？”庞德上尉猜测道。

“也许吧。”埃弗里说，可能事情确实没他想得那么复杂，就是这么简单吧。

“那么就从今晚开始好好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好好喝几杯，找个漂亮的姑娘跳跳舞、开开心。”

埃弗里笑了：“这不会是个命令吧，长官？”

庞德乐得直拍大腿，大笑道：“没错，下士，这是一个命令哦。”

埃弗里把疣猪慢慢开进丰饶星议会大厦的花园，通过一路的交谈他了解了更多有关庞德上尉的情况。他这么长时间竭尽全力打击那些无耻的反叛者们，连自己大儿子的婚礼和他第一个孙子出生都没能回去看上一眼——他是多么想念他们，亲人在他眼中比自己失去的那只手臂还珍贵无数倍。看着庞德上尉下车穿好衣服，戴好帽子，一丝不苟地整理自己的服装，一丝深深的敬意从埃弗里的心底油然而生。

议会大厦的大厅里到处都是衣冠楚楚的受邀者们，打着领结穿着燕尾服的男士们，

穿着高领晚礼服的女士们——虽然这些款式的服装在地球和近地殖民地中早已落伍，但它们在丰饶星的上层社会中却是刚刚兴起。看到埃弗里和庞德走进大厅，一些宾客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下士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参加聚会的陆战队员——或者说是第一个士兵更准确一些。

当他们慢慢登上台阶跨进舞池，好奇的目光逐渐冷淡了下来。埃弗里苦笑了一下，我们今天来这里可是让这些贵人们开了眼了，不过看起来我们可不太受欢迎，看起来UNSC在丰饶星对于叛乱的整治不利使我们这些陆战队员并不像在别的星球那么受欢迎啊。

"尼尔斯·特恩。"楼梯平台上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一只粗壮有力的手从花花绿绿的衣服中伸了出来，"我想你一定是庞德上尉了。"

"总督阁下。"庞德在楼梯上立正并向那个说话的那个男人敬礼，然后伸出了手，"很高兴见到您。"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特恩握紧庞德的手，一下子就把他拉到了台阶上面。

"您不介意我向您介绍我的一名下属吧？埃弗里·约翰逊下士。"

特恩又把手伸向埃弗里。

"哦，很好，约翰逊？"特恩咧开嘴笑道，"下士，你觉得丰饶星怎么样？"

埃弗里自认手劲很大，可特恩的手劲还是让他着实吃了一惊。他的这种惊人力量绝对是经过许多年繁重的农活锻炼出来的——当然，没有自动化机器人帮助的繁重农活。总督精神状态如此之好，实际上他已经年近六旬，是第一批登上丰饶星的殖民者。

"丰饶星很不错，长官，在这里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埃弗里笑道，"我在地球长大，住在芝加哥大工业区。"

特恩松开了埃弗里的手兴奋地拍了拍胸脯："明尼苏达州！我父母以前也是住在那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呢！"他笑着引领埃弗里两人来到舞池边，"下士，你在这里可是有很多老乡啊！这里绝大部分人都是从中西部殖民来的，因为那里的土壤条件愈发恶劣，所以我们只好抱着侥幸心理来到了丰饶星，没想到它是如此富庶美丽，哈哈哈！"

总督从旁边侍者的托盘上拿了一杯香槟一饮而尽，"请随意吧！"总督走进了舞池，"请跟我来！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可是给我们的大兵留了两个最佳位置呢！"

埃弗里迟疑地看了一眼庞德，但是上尉就毫不犹豫地跟着总督走了进去，埃弗里只好跟着他们一起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舞池东墙的一扇玻璃门前，进了玻璃门之后三个人来到了一个宽大的阳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议会大厦花园，甚至可以欣赏到整个奥特加德中心购物街的美景。

跟着特恩来到阳台的扶手处向下望去，埃弗里发现此时整个花园里都挤满了来参加庆典的欢乐人群，连外面的购物广场上都是人山人海，埃弗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他估计丰饶星30万居民中的绝大部分都受邀来到了这里，但是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隆重的庆典呢，他不得而知。

"罗尔！"特恩洪亮高亢的喊声震得埃弗里耳朵发麻，"在这里！"

总督举起手向人群中挥舞着，其实他不必这么做，他是站在阳台上的人中个子最高的一个，他头上那红灰交加的头发也绝不会被人认错。埃弗里抬起头，看到一个穿着亮灰色亚麻布西装的秃头小个子老头从人群中费力地挤了出来。

"罗尔·潘德森。"特恩介绍道，"是我值得信赖的总代理人。"

"哈哈，我是总督的律师，总督总喜欢叫我这些怪怪的名字。"潘德森微微一笑，他并没有和埃弗里或者是庞德握手，这可不能怪潘德森没有礼貌，是因为舞池里面欢快的人群已经慢慢向阳台开始移动，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得潘德森抽不出手来。

“罗尔在我们这里很有名！”特恩解释道，“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无论大小都要精益求精，就是他代表我们丰饶星和中央政府进行了建立民兵组织的谈判。”

“准确地来说呢……”潘德森扬起了眉毛，“是我代表丰饶星殖民地答应了中央要求我们建立民兵组织的请求。”

就在这时，天空中绽放出了美丽的礼花，绚丽多彩的焰火将夜空中的7座泰尔拉轨道电梯点缀得异常壮观美丽，焰火的爆炸搅乱了四周空气的流动，所以从远处看7座电梯仿佛伴随着音乐在微微颤动，犹如仙女在用竖琴弹奏着天籁之音——7根线抖动恰如有人在弹奏竖琴时琴弦的颤动。

“好了，各位！”特恩在最后一枚礼花绽放出美丽的蓝绿色烟雾后喊道，“准备开始啦！”

总督说完用双手捂住了耳朵，阳台上的其他人也和总督一样把耳朵捂得严严实实，只有埃弗里和庞德还不知所措地傻站在那里。

“那是质量加速器所投放的巨型焰火弹！”潘德森解释道，“每次至日典礼上都少不了它们。”

突然，整个议会大厦，不，整个城市都变得一片黑暗，紧接着从泰尔拉的中心4号站发出了一道明亮的闪光，紧随其后的是震耳欲聋的礼花爆炸声和翻滚而来的气浪，阳台上的女人们兴奋得尖叫，并紧紧抓住自己被气浪吹得乱抖的礼服，而男人则逞能般地故意不捂住自己的耳朵，超音速的气浪和随后的巨响震得他们耳根发麻。

“哦哈哈哈！”特恩开心大喊道，和周围的人一起激动地鼓起掌来，“干得太棒了，麦克，简直是精彩绝伦！”

“谢谢您的夸奖，总督大人。”人工智能的声音从放在特恩夹克口袋里的掌上电脑中传出，“不过我还是没能让礼花正好绽放在预定爆炸点。”

“哈哈哈哈，真的是很不错哦。这次的超级礼花距离目标爆炸点偏差距离有多远？”总督说着，朝着走廊前面走了过去。

潘德森伸出手来指了指特恩，示意埃弗里和庞德赶紧跟上总督。这回总督领着他们来到了舞池的另一端，一群少男少女等在那里——穿着绸缎连衣裙的女孩和穿着亮丽衣衫和鞋子的男孩——旁边是一个堆满各式各样蔬菜水果的圆形桌子，桌子中间是一串美丽的葡萄藤，最上面是一个银白色的全息投影仪，麦克就站在上面。

“大概偏差了一英里左右。”人工智能边说边用一条脏兮兮的毛巾擦拭着汗津津的脖子，“不过要是我们亲爱的女士希弗也来看这场焰火表演，她一定会对这一英里的偏差嗤之以鼻。”

“毫无疑问嘛，哈哈，我也是这么觉得！”特恩咯咯笑道，“听着，我很荣幸为你介绍UNSC海军陆战队所属的庞德上尉和约翰逊下士，他们来这里要帮助我们建立一支民兵部队。”

“麦克，是我们这里负责农业生产的人工智能。”麦克摸着帽檐向埃弗里两人示意，然后朝天边继续绽放的礼花努了努嘴，“我们的质量加速器有点儿类似海军的磁力加速炮，只是我们的威力要小的多罢了。”

“你们应该知道吧？”庞德说道，“我们只在宇宙空间里发射那玩意儿。”

质量加速器是将一定质量的物体从星球表面发射进太空的最便捷的方法，而且操作非常简便，只需要一台普通的电脑而不是一个高级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搞定一切。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每次发射物体的重量极其有限。虽然在丰饶星殖民地建立的第一个十年中，它为殖民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时质量加速器的主要任务是将核燃料废物安全地投放到艾普森印第安星系中去，但是随着丰饶星被进一步开发建设，质量加速器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大的航运压力，于是泰尔拉轨道电梯系统就应运而生了。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加速器在海军中还是十分吃香，几乎所有UNSC的主力战舰都配备有磁力加速炮——无论是巡洋舰，还是驱逐舰都被设计成可以搭载磁力加速炮长长的磁力加速线圈。其实磁力加速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旧时的M99步枪，一支M99步枪一次只能射出一发几毫米长的亚铁铅芯子弹，但是一门磁力加速炮一次可以发射的炮弹足足有十米之长，160公吨之重，这个庞然大物撕碎最厚重的A级钛合金装甲就像捅破一张纸那样毫不费力。

"太空？"特恩不屑一顾地嘟囔着，"在宇宙空间那些玩意儿还能弄出声响来？"

"假如在发射磁力加速炮时你正好在船舱内部呢？"庞德说道，用手比划着，"我不知道您是否是一名基督徒，总督大人，不过它听起来就像是教堂的铃铛……"

"我是教徒吗？这还用问！"总督立马回答道："我可是正宗的路德教会出身！"

潘德森叹了口气，"上尉，要是知道你会联想到宗教方面的事情，我——作为总督眼里的总代理人，一定会赶在之前想出一个争议少点的话题……"

"我现在要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麦克插嘴进来，他提高嗓门好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听见他的声音。全息投影仪上麦克的身后出现了一条熙熙攘攘的拓荒之前的美国西部街道，一队蒙面大盗从银行中夺路而出，疯狂地用手中的左轮射击过往的马车。孩子们有的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有的已经兴奋得叫了起来。麦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治安官的警星别到胸前，然后对总督几人说道，"想到酒吧间里面继续讨论吗？"

"好啊，我觉得不错。"特恩拍了拍庞德的肩膀，"上尉觉得怎么样？"

庞德在特恩的重压之下依旧站的笔直，"愿同总督大人同往。"在和总督走进舞池的酒吧间之前，庞德扭头问潘德森，"呃，我给下士下达了一个貌似比较难以完成的任务——让他去找个姑娘一起跳个痛快，你知道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潘德森举起手来："我正好知道有这么一个般配的舞伴！"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庞德说着，朝埃弗里微微一笑，"大兵，玩得开心点哦。"

还没等埃弗里来得及说句什么，上尉就扭头离开了。潘德森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埃弗里，"你知道那个有关质量加速器的小插曲吗？"总代理人问道，将埃弗里的注意力从麦克刚才发射的礼花和现在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中转移过来。

"长官，什么小插曲？"

"麦克和希弗之间的那点小过节？"

"不知道。"

"哦……"

潘德森开始给埃弗里解释起来，在希弗刚被安置在泰尔拉空间站不久的一次事故中，她的数据中心动力组出现了致命的故障，维护希弗的工程师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停止一切轨道电梯的货物运输，或者冒着核心机组超载的危险重新启动数据中心动力组，而后者可能会引爆整个泰尔拉空间站。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麦克灵光一闪，建议使用质量加速器将希弗的备用数据中心动力组投射到轨道中去。

麦克随后利用质量加速器准确无误地将备用动力组投射到泰尔拉的4号耦合站点，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工程师们修复并重新启动希弗后，当她得知麦克所作的冒险行为后——恨不得一口吃掉麦克这个烂货。

"所以她今晚并没有来这里。"潘德森和约翰逊走出舞池，重新回到了阳台上，"每当要出席有质量加速器登场的活动时，她总是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婉言谢绝。唉，我觉得她是有点太敏感啦，她实在是见不得麦克那张得意的嘴脸。"

"您说得可真有趣啊，尊敬的先生。"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阳台的另一边传来，让潘

德森猛地一愣。埃弗里注意到了几步之外的那个说话的女人——玲珑有致的披肩搭在裸露的后背上——真是说不出的性感美丽。埃弗里放慢步子好给自己争取几秒时间来整理衣服和发型。

“我很抱歉，欧·西格宁女士。”潘德森赶忙回答道，“我刚才只是谈谈有关质量加速器的小问题。”

“当然。”欧·西格宁从阳台扶手那里走了过来，面对潘德森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我的部门命令你关闭质量加速器的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拒绝关闭质量加速器是因为您的要求已经侵犯了我们本已所剩无几的那点主权。”潘德森眨了眨眼睛，“私下里来说，您也不是十分希望我们放弃这独特的庆祝方式吧？”

欧·西格宁笑了起来，“我并没有抱怨什么。”

“我很抱歉。”潘德森赶忙说到，“约翰逊下士？我很荣幸的为你介绍DCS的欧·西格宁代表。”

看到欧·西格宁伸出了手，埃弗里犹豫了一下。

假如她身上穿的是DCS的正规制服，埃弗里会毫不犹豫地去和她握手。但现在的她是那么楚楚动人，银色的长裙礼服，雍容华贵的漂亮头饰，身上所有的打扮都走到了近地殖民地流行圈服饰潮流的最前沿。顺滑亮黑的秀发整齐地别在耳朵后面，一阵微风吹来，披肩摩擦着她褐色的肌肤发出诱人的沙沙声。

“只有那些政治家们才喜欢没事亲来亲去的。”欧·西格宁说着，把披肩按在自己的手肘上，“我肯定算不上一个政治家吧，呵呵。”

既然对方这么说了，埃弗里只好中规中矩地和她握了手。她的手劲虽然不像总督那样大的惊人，但是那纤细手臂中所蕴含的力量也是绝对不容小视的。

“假如二位不介意的话……”潘德森咳嗽了一下，“我得赶快去解救庞德上尉。他现在肯定陷入和总督无休无止的有关灵魂什么的口水战中不能自拔了……”

欧·西格宁笑道：“代我问总督好哦。”

潘德森转身走进了舞池，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当周围只剩欧·西格宁和埃弗里两个人的时候，她才开口道：“我其实很想让你好好休息一下，不过你看起来可不像是那种游手好闲，整天无事可做的人。”

听欧·西格宁这么一说，埃弗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旁边一对配合不怎么默契的舞伴不小心碰到了埃弗里，傻笑着向他道歉。弦乐四重奏乐团开始演奏舞曲，那些看完焰火表演没有到户外聊天的人们开始随着华尔兹乐曲翩翩起舞。

“48789—20114—AJ。”她从钱包里掏出一个小型掌上电脑，看着屏幕说道，“这是你的服役序列号，对吧？”

埃弗里愣了一下，然后重新集中起注意力，“是的，女士。”

欧·西格宁一下子失去了笑意：“猎户座特遣部队小队长，隶属于海军特战部？”

“请原谅我冒昧地打断一下，不过那些都是机密……”

“我知道。”

埃弗里感到自己背上已经向外渗出了冷汗，“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女士？”

“叛军现在正在疯狂袭击我们的货船，掠夺我们的货物，杀戮我们的船员，我需要你来阻止他们的暴行。”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殖民地民兵教官，您需要别人来帮您搞定这一切。”

欧·西格宁把肩膀上的披肩梳理整齐，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在芝加哥擅离职守，上面现在怀疑你有玩忽职守的行为，正在对你进行调查。”

埃弗里咬紧牙关，“我并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吧，司令部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把你调离原来的岗位，你难道就不

觉得奇怪吗？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埃弗里死死地盯着欧·西格宁：“我来告诉你到底哪里奇怪了，DCS的人有权调阅我的档案——你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你是我的老大一样。”

欧·西格宁拿起掌上电脑把屏幕对着埃弗里，好让他看清楚自己的ID以及身分权限。

埃弗里看到屏幕上一身戎装的欧·西格宁和现在一样楚楚动人，照片上的她就像一只保养绝佳的武器一般——整洁，漂亮，随时准备至敌人于死地。下面的徽章显示了欧·西格宁的真实官阶和隶属部门：海军军情局三处，少校。

“从现在开始，你归我指挥。”欧·西格宁关上了电脑，“下士，收起抱怨准备执行新的任务吧。假如你对我的决定有什么不满，我会立刻安排你重新参加投石机行动。”欧·西格宁的语气不温不火，从容镇定。“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埃弗里抑制住心中强烈的不满，最终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来到丰饶星，弄清了是谁把他带到了这里，“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长官。”

欧·西格宁把掌上电脑扔进口袋里面，“在楼梯口那里等着我，等我把伯恩斯下士接到这里，我们就立刻出发。”说完她迅速转身离开，消失在载歌载舞的人群之中。

第八章

存在圣迹的未知星球附近轨道次级罪责号上

这回肯定是万无一失了，楚尔雅信心满满地想着，透过突击登舰钻——星盟登陆敌方舰艇的登舰通道，先是由通道尽头能量盾后方的等离子钻头打穿敌方舰艇的船壳，然后部队通过登舰通道进入对方舰艇实施打击——的能量防护盾，她满意地看着气体从异星人方方正正的运输舰中倾泻而出，她用次级罪责号上的激光切割器在异星人船上精心打造的穿孔足以保证整艘船的气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降低到0，让那些仍有可能躲藏在船只某个阴暗角落的异星人迅速死亡，同时还不会对船内可能搭载的先行者遗物造成任何伤害。

出其不意的占领异星人运输舰之后，楚尔雅和她的几个下属们兴冲冲地把整艘船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有找到一丁点圣迹的影子。就连次级罪责号上的智能发光器也再没显示出圣迹的痕迹。无奈失望的楚尔雅只好下令摧毁异星人的运输舰——毁灭所有能够证明她怀有反叛之心的证据。

楚尔雅曾经考虑过派遣工程师对整艘船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她又害怕被工程师干掉的那个异星人死前成功地将求救信号发送出去，从而使对方的援军可能在工程师慢吞吞地搜索完船只之前就找到这里。同时，那个惹人讨厌的咕噜人——同时也是楚尔雅同工程师交流的惟一工具——也不能被派去执行搜索船只的任务。楚尔雅考虑再三，决定让达达布开个小差留在船上休息一会，以免扎尔他们看见咕噜人不好好搜索圣迹，而只是一心想着新花样去折磨那惹人厌又蛮可怜的咕噜人。

“全员准备就绪！”楚尔雅在突击登舰钻穿透运输舰的船壳后扭头对船员大声喊道。扎尔和另外两个豺狼人紧紧跟在楚尔雅后面，他们都穿着宽大笨重的压力服，虽然穿着它们活动起来不太方便，但是压力服可以在异星人低气压的船体中为豺狼人提供绝佳的保护。压力服头盔上的空间不大，几个男性豺狼人的头顶尖尖的软刺都顶在头盔上难受得要命。只有扎尔在一旁蹦来跳去——迫不及待地想给舰长证明他那无以伦比的存在价值。

登船道慢慢地靠在异星人的船上，扎尔鬼头鬼脑地探望着，确定没有危险后招呼同伴前行。他戴着手套的爪子紧紧地抓着水晶短剑，一马当先越过作为突击登舰钻气压锁的能量盾屏障，楚尔雅握紧手中的等离子手枪，在另外两个豺狼人的拥簇下一起进入了异星人的运输舰。

楚尔雅刚一进入船中就感觉自己有点失重，她在船舱里半飘半走着，意识到可能是自己刚才的切割光束弄坏了船上的重力产生装置。她咬牙切齿地看着扎尔那几个傻瓜在船舱中毫无头绪地乱翻一气，这三个白痴在异星人船上红色警示灯的嘲笑下不亦乐乎地瞎撞瞎找。

“给我好好找！不要像抽风了一样！”舰长透过头盔的发声单元气呼呼地命令道。她站在突击登舰钻与异星人运输舰的接口处发号事令道，“去箱子那里好好检查一下！”

那里和他们找到的第一艘运输舰一样摆放着几个塑料集装箱，几个箱子松松散散地随意堆放在船舱中，在几近零重力的条件下挨个检查箱子可是费时又费力，楚尔雅不禁有些懊恼，早知道这样不如刚开始就叫上咕噜人，让他告诉工程师去修好船上被楚尔雅不小心摧毁的重力产生单元。

正当等得有些不耐烦，转身朝能量盾走去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一个又尖又烫的东西一下划破她的压力服，切开了她鱼鳞般的皮肤——同时她感觉到更多这样的小东西从她身边擦过并击中了身后的墙壁。楚尔雅身上的压力服自动封闭了那些小东西打在上面的两个小洞，大量水滴状的紫罗兰色鲜血飘洒在船舱里。

“立即撤退！”楚尔雅朝着船员们大声喊道，“马上退回到我们的船上！”楚尔雅并不知道袭击者在哪里，但她心里明白如果原地不动必定是死路一条。顾不上扭头看看扎尔他们几个是否跟了上来，楚尔雅头也不回地钻回到压力钻里。

埃弗里不得不开始佩服起欧·西格宁少校了，她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她精心伪装的快速巡游艇“羞愤漫游号”简直就是一个小型武器库，其中的很多装备就连埃弗里和伯恩斯这样的老兵都没见过。根据欧·西格宁少校的建议，埃弗里和伯恩斯每人携带了一长一短两把武器——一把突击步枪和一把带有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无论是近战还是远距离交火，这两把武器都会在射程和精度上给他们两个带来很大的优势。

进入到运输舰那遍体鳞伤的船体，在无重力的船舱里飘荡着的埃弗里和伯恩斯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幸好欧·西格宁少校很有先见之明地给他们配发了两套真空作战服，看着一个尖头的大东西慢慢开始在船壳上打起洞来，埃弗里和伯恩斯赶快从先前多次躲藏的箱子后面跑到了运输舰上部船体的金属凸起物后。

埃弗里紧紧扣着突击步枪的扳机，准星跟随着那个从亮晶晶的能量盾后走来的异星人。少校的计划确实很完美，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袭击船只的竟然是这些家伙。

在他们从奥特加德前往泰尔拉空间站的途中，欧·西格宁少校向埃弗里和伯恩斯介绍了最近叛军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所取得的一场血腥的胜利——尽管两名下士都拥有陆战队最高的认证权限，但他们对这场惨烈的灾难却是一无所知。

大约就在两名下士在酒店附近竭尽全力试图干掉那些叛军袭击者时，独立者们突袭了停靠在致远星上空的“国庆假日号”豪华客轮，这艘满载着一千五百名乘客的客轮正要驶往阿卡狄亚星（世外桃源）——殖民地人民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就在船只即将启航时，一对无人轨道运输舱朝客轮冲了过来。

客轮的船长刚开始还以为那仅仅是搭载迟到旅客的普通运输舱，当它们不理会船长的例行入坞命令，径直朝船体冲撞过来的时

候，船长才命令船只作出紧急回避动作——他本以为就算直接冲撞到船体上，两艘小小的运输舱也不会对巨大的国庆假日号造成什么大的损伤。但是，这两艘满载着高爆炸药的运输舱不仅把巨大的客轮一分为二，爆炸所产生的高温冲击波甚至将客轮两公里半径内所有船只的喷漆都烤化了。

两名下士静静听着欧·西格宁少校讲述她从通讯频道听到国庆假日号船长最后所说的几句话——这名英勇的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冷静无畏地命令致远星轨道上的其他船只立刻从客轮的坠毁路线上离开——失控的半截客轮一头栽向了致远星，尸体从断开的豪华船舱中蜂拥而出，然后在大气层中被燃烧殆尽，而这位勇敢的船长却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欧·西格宁继续解释军情局正在全力掩盖事情的真相，试图让公众认为这仅仅是一次不幸的事故，而不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不仅如此，这场疯狂的彻斯底里的袭击是叛军们第一次攻击UNSC的非地面目标，而且这场袭击就发生在致远星轨道上，发生在整个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殖民中心，少数几个安全级别能和地球相提并论的UNSC堡垒的眼皮底下，假如让民众知晓事实的真相肯定会引发极大的恐慌和不安，这些叛军能在UNSC庞大的舰队和装备精良的陆战队家门口这么嚣张地为非作歹，那么又有谁能阻止他们在别的星系袭击更多无辜的平民和非军事目标？谁将是叛军眼里的下一个袭击目标？太阳系？阿卡狄亚星？抑或是丰饶星？

欧·西格宁已经给两名下士阐明了最高司令部的指令，绝不允许类似国庆假日号的惨剧再次发生。海军军情局已经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军情局三处接到丰饶星出现了原因不明的货船失事报告后，立即派遣她秘密来此主持调查工作。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更加复杂的情况，上级特意要求欧·西格宁少校拉埃弗里和伯恩斯两名身经百战的陆战队员一起入伙。

“长官，我们已经已经同敌人在船舱中遭遇。”埃弗里透过头盔里的微型对讲机轻声汇报道。

“干掉所有目标。”欧·西格宁简短地回答道，在这种接敌情况下埃弗里本应保持通讯静默的。

“这些家伙并不是叛军。”

“说明具体情况。”

埃弗里深深吸了口气：“他们是外星人。”他望着不远处率先过来的三个异星人手忙脚乱地登上运输舰——埃弗里仔细观察着他们瘦骨嶙峋的长嘴巴，头盔里面充满血丝的大眼睛，“这些丑八怪就像是没有尾巴的蜥蜴一样。”

欧·西格宁顿了一下咀嚼着埃弗里的话语，她此刻正驾驶着“羞愤漫游号”静静地停泊在距离运输舰两百公里远的空间。埃弗里心里明白用不了多久其中的某个异星人就会不经意地发现躲藏在货舱横梁上的伯恩斯和自己。

“长官，我需要您的命令，现在！”他焦急地催促着。

“试着抓一个活的回来。”欧·西格宁回答道，“但是一个也别让他们跑掉，完毕。”

“收到。”埃弗里抱紧了突击步枪，他还没有用这枪开过火。他希望突击步枪那点九五的高能穿甲弹有足够的威力穿破异星人闪闪发光的服装，致他们于死地。

“伯恩斯，准备开火。”埃弗里瞥了眼躲在他左边横梁上的伯恩斯，“我来干掉那个领头的。”他估计那个站在船壳裂口能量盾那里的就是这几个异星人的首领。同时，她看起来更加沉着，手里还握着一把模样怪怪的武器：一个闪着诡异绿色光芒的银色c型手枪。埃弗里希望看到对方的头儿被一枪结果之后，分散在甲板上的异星人会立即作鸟兽散——或者就地投降。他深吸了一口气，扣下了扳机。

在零重力条件下，突击步枪三点射所产生的后座力之大远超埃弗里的想像。三发中有两发偏离了目标，射击所产生的巨大后座力一把将埃弗里推到船舱墙壁上，看着受伤的目标摇摇晃晃地穿过发光的能量盾，埃弗里不禁懊悔起来，假如自己事先考虑到枪支的后座力而选择背倚墙壁进行射击的话，一切就会变得简单的多。这可是他在太空零重力条件下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埃弗里多么希望那些异星小傻瓜和他一样同样没有在失重条件下作战的经验。不过，事情好像没有朝着埃弗里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

剩余的三个异星人从货舱的甲板上一跃而起，直冲埃弗里而来。埃弗里尽力瞄准向自己飞来的异星三人组，他从瞄准镜里看到领头的那个异星人戴着最大的头盔，他也有着最长的尖头，红红的尖刺紧紧地压在脑袋上。伯恩斯也同样瞄准了这个异星人并率先开火，异星人一下子被子弹穿透，惨叫着飘到了一边。

埃弗里没有时间回转枪身瞄准接踵而至的下一个异星人，那个异星人对准埃弗里猛撞过来，手里的水晶短剑狠狠朝着埃弗里劈去。埃弗里用枪托一顶，躲过了短剑一击，两个人的头盔却由于异星人巨大的冲力而猛烈地撞在了一起，埃弗里感到头盔剧烈地颤动起来，起初还以为是刚才的撞击弄碎了头盔的面罩，看着对面头盔里异星人张得大大的嘴巴，埃弗里才明白是异星人在头盔里的惨叫导致了头盔的颤动。

埃弗里挡开向他袭来的水晶短剑，闪烁着紫色光芒的能量短剑一下子就插到横梁之中，埃弗里看着没到剑柄的水晶剑，明白这小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割烂自己笨重的真空作战服，不费吹灰之力把自己割成两段。

异星人丢掉了自己的武器，于是狠狠地猛抓埃弗里的肩膀和脖子。不过他那厚重的手套使对方原本致命的攻击变得如同隔靴搔痒一般。埃弗里腾出手来从枪套里取出在欧·西格宁少校武器库中选取的M6手枪，异星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对准他的是什么，埃弗里对准他那瘦瘦的下颚连开四枪，异星人的脑袋瞬间开花，整个头盔面罩上都溅满了鲜艳的紫罗兰色鲜血。

埃弗里一脚把异星人的尸体踢回到甲板上，伯恩斯也和一个异星人接上了火，和埃弗里一样，射击所产生的巨大后座力也把伯恩斯撞得找不到北，袭击伯恩斯的异星人看准时机，重重撞在伯恩斯的肚子上，这一撞可是力道十足，连伯恩斯手中的突击步枪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所震飞。看着伯恩斯的步枪脱手飘到了甲板的另一端，异星人掏出短剑一把刺向他的大腿。

这个外星小杂种肯定以为在舱内接近真空的环境下只要用短剑在伯恩斯的真空作战服上划出一道口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掉他，但是伯恩斯作战服所配备的间隔密闭单元救了他一命。伯恩斯把小刀从大腿那里抽出，密封泡沫立刻填充到刀口上。这时异星人开始拼命地甩起了手臂，刚开始埃弗里还以为它想拔出小刀重新刺向伯恩斯，但是看着这小东西慢慢散发出越来越强烈的不稳定蔷薇色光芒，埃弗里明白这个小畜生是想赶快从伯恩斯身边摆脱开来，伯恩斯刚刚抽出的短剑马上就要爆炸了。（注：此处豺狼人所使用的水晶短剑工作原理同“《光环》系列”游戏中的星盟针弹枪弹药相似）

“扔掉那玩意儿！”埃弗里喊道，“它快要爆炸了！”

伯恩斯顺势把短剑插回到异星人的宇航服上，然后一脚把他踢开，那小畜生疯狂地挣扎着想要把短剑从自己的宇航服上拔出，但伯恩斯插得太深了。片刻之后，那短剑爆炸开来，发出了强烈的紫色光芒，异星人的尸块和宇航服的碎片四散飞溅。

“谢了。”伯恩斯在通讯频道里气喘吁吁地说道，“你要是能在刚才喂他一梭子子弹我会更加感谢你的。”

埃弗里看了看右边的甲板，伯恩斯最初射中的那个异星人抓住了货舱天花板上的

一根横梁，总算停住了被子弹冲击而不断后退的身子，他的一只手臂已经被伯恩斯打残了，这家伙扭过头来死死盯着埃弗里，尽管手臂已经受伤，但他还是试图朝埃弗里扔出仍然紧紧攥在手里的水晶短剑。

埃弗里端起手来，把异星人的身影收进了手枪的V型瞄准镜内，他看到异星人的头盔里充满了黑紫色的血液，这杂种龇牙咧嘴地朝着埃弗里在嘟囔着什么。

“哦，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埃弗里眉头一皱，对准异星人的胸膛射光了手枪弹夹里剩余的所有子弹。一连串精准的射击瞬间就将异星人打成了马蜂窝，尸体无力地朝货舱深处漂浮而去。

“我现在去追刚才跑掉的那个。”埃弗里朝着船壳用力一蹬，飞向异星人逃跑的方向。

“我跟你一起去。”伯恩斯也不甘示弱。

埃弗里回头狠狠瞪了伯恩斯一眼，“如果刚才那一刀刺得够深的话，填充的密封泡沫可坚持不了多久，尤其是在你继续乱跑乱动的情况下，在这里好好等着，我马上就会回来。”

埃弗里说完控制身体朝船壳裂洞的异星人能量盾飘去。

“约翰逊。”欧·西格宁说道，“你有十分钟的时间搞定这一切。”

埃弗里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假如十分钟之内自己不能搞定船上的异星人，欧·西格宁就会用“羞愤漫游号”上搭载的射手型导弹（UNSC舰对舰制式导弹，对最大吨位的人类战舰也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把异星人飞船连同自己一起轰掉。中校刚才曾经告诉过埃弗里和伯恩斯假如他们发现一艘叛军的飞船，她就会使用这枚射手型导弹击沉它防止其逃走。埃弗里心里清楚对于一艘异星人飞船，假如不及时解决掉而让其逃跑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异星幸存者们会叫来大量的援军为死去的同胞报仇雪恨。

“假如我五分钟之内没有回来的话……”埃弗里回答道，“那就不用管我了。”

说完，他纵身穿过了能量屏障。

埃弗里没想到异星人飞船里竟然还有重力，他半是紧张半是兴奋地向前一飘——却重重摔到了地上。埃弗里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端着突击步枪警觉地扫视着周边。从异星人突击钻半透明的通道向外望去，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异星人飞船的全貌。埃弗里尽量不去思考会有多少异星人躲在他们的飞船里，此刻在突击钻内没有一点可用的掩体，假如那些怪物现在冲过来的话，埃弗里肯定必死无疑，认识到这一点的埃弗里快步通过突击钻通往异星人飞船的通道，来到了第二个能量盾之前。

通过第一个能量盾的时候埃弗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异样，不过当他试图联系伯恩斯和欧·西格宁中校时，他发现自己的通讯频道里满是静电噪音。

“孤身一人独闯异星飞船。”埃弗里自嘲地想着，深深地吸了口气，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埃弗里知道假如再这样犹豫不决下去，他并不太多的勇气和信心就会被一点一点消磨殆尽。埃弗里把突击步枪紧紧地靠在肩膀上，慢慢进入了第二道能量盾。这次他感觉到了一点不同——能量盾仿佛在不断挤压着自己战斗服柔软的衬内纤维，自己的皮肤也感觉有些不舒服。

前方有一条不长的走廊通往一条沐浴在紫色光芒中的宽大长廊。埃弗里小心翼翼地前进了大约二十米，来到了一道压力门前。埃弗里来到门前，门自动打开，他渐渐注意到每隔大约五米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封闭隔间，突然，埃弗里看到右边的走廊上有一个就像是挂着很多气球的大虫子一样的东西快速穿过。“另一种异星人？”埃弗里心里犯着嘀咕。

突然他感觉自己的左侧好像有什么动静，他穿过走廊刚刚迈进一扇打开的门，一

道绿色的能量束就和他擦肩而过，埃弗里赶紧回身躲在门边，一连串的能量束穿过门射到了对面的墙壁上，坚实的墙壁如同橡皮泥一般被融化烤熟。

埃弗里可不打算冒然伸出脑袋看看门内的情况，他端着突击步枪，朝着异星人大概躲藏的方向盲射起来，打完了整整一个六十发容量的弹夹后，他发现异星人同样停止了还击。埃弗里希望他刚才的碰运气恰好一枪爆掉异星人的脑袋，而不是仅仅把它重新逼回到掩体后面不敢探头。

当然，只有一种方法才能知道异星人是死是活。埃弗里给突击步枪换上新弹夹，心里默默数了三声，猛地滚到了走廊中间。

楚尔雅成功逃脱后立即奔向舰桥，在那里她可以操控突击钻脱离异星人的飞船并且立即启动次级罪责号的引擎——在袭击者反攻到自己船上之前逃之夭夭。可当费劲地脱掉头盔和笨重的手套之后，她才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

整个舰桥里到处弥漫着工程师那令人作呕的体臭，次级罪责号上连接智能发光器的通信数组也已经被修好。楚尔雅踉踉跄跄地来到智能发光器跟前，发现它已经把在异星人星球上发现大量先行者遗迹的消息完完整整地发送给了议会的宁静首相。

“咕噜小杂种！”楚尔雅恨恨地嘟哝着，“这个该死的叛徒。”

奇怪的是在这众叛亲离，陷入绝境的情况下，楚尔雅第一次感到了一丝悲伤。她离大功告成只差一步之遥——她此刻满脑子都是自己那温暖的小窝，那些在她腿下还未孵化的小蛋和旁边刚刚出生的延续她血脉的嗷嗷待哺的小豺狼人。她沉浸在这一切虚幻的美好中，直到强烈的复仇怒火烧尽了这一切的美梦。

楚尔雅来到甲烷储藏室，但是并没有在里面发现咕噜人的身影，她立刻想到了咕噜人剩下的惟一藏身之处——次级罪责号上的逃生舱。她前脚刚走出甲烷储藏室，就看到一袭黑衣的异星人鬼鬼祟祟的穿过突击钻登上了次级罪责号。楚尔雅悲哀地发现，对咕噜人的复仇仿佛也成为了自己遥不可及的梦。

异星人已经反攻到自己的船上，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她的船员们都已经被干掉了，假如他们还活着，自己也许可以利用地形优势设下埋伏一举做掉入侵者。但是仅凭自己一人实在难以和异星人周旋太久，况且自己也已经身负枪伤，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了。

她受伤的肩膀是如此钻心地疼痛，以至于连小小的等离子手枪都拿不稳当。刚才的射击把异星人逼回了门后，就在楚尔雅思考着该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才能重新将异星人轰出掩体的时候，一阵火光突然从门旁出现。倾泻而来的弹雨瞬间就击穿了楚尔雅的肚子和脊骨，她的左膝也被一发跳弹击碎。伤势严重的楚尔雅腰部以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鲜血从全身上下的伤口向外涌着。楚尔雅挣扎了一下，无力地靠在了墙壁上。

楚尔雅感觉此刻的手臂沉得要命，尽管如此，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等离子手枪放到了大腿上，她气喘吁吁地检查着手枪剩余的弹量——不到三分之一，就算异星人现在从门边直冲过来这点少的可怜的能量弹也不一定可以干掉对方，不过这点弹药用来做另一件事却是绰绰有余。

楚尔雅挣扎着爬起来打开了墙壁上甲烷储藏室的气闸门，看到储藏室的外层气闸门慢慢打开，楚尔雅用尽剩余的力气按下等离子手枪的扳机，等离子手枪慢慢蓄积着最后剩下的能量，酝酿着击穿甲烷储藏室内层气闸门的最后一击。就在楚尔雅蓄力瞄准的时候，更多的子弹朝她射了过来，几发子弹不偏不倚击穿了她的胸膛，巨大的冲击力将她一下推倒在甲板上。

豺狼人女舰长在模糊之中仰面看到异星人来到了自己身边。楚尔雅的手臂不断抽搐

着，异星人来到了面前低头看着她，然后顺着她手中等离子手枪所指的方向抬头看到气闸门半开的甲烷储藏室。就在这一瞬间，异星人仿佛明白了什么，他迅速朝气闸门相反的方向跑去——这意味着他已经明白了她的意图，明白了楚尔雅选择的命运是什么。

“这是老娘的船。”楚尔雅嘟囔着，“想干掉我抢走我的船？美的你，和我的船一起给老娘陪葬吧。”

楚尔雅松开扳机，一大团明亮的绿色能量光球径直向内层气闸门飞去。能量光束射穿了气闸门，引爆了储藏室里的甲烷气体，随后引起了一连串更大的爆炸。先是甲烷储藏室隔壁的供电房，然后波及到整艘船上。异星人连滚带爬地回到突击钻旁，被走廊里威力巨大的冲击波震飞，重重摔倒在突击钻走廊的另一端，他趴在地上不再动弹。

楚尔雅的舌头轻轻舔了下自己锋利的牙齿，“这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复仇吧。”

就在楚尔雅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液的时候，巨大的爆炸火球吞噬掉了她，以及次级罪责号中的一切。

达达布在听到爆炸之前首先感觉到了强烈的振动——逃生舱先是左摇右晃起来，紧随其后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达达布在逃生舱剧烈的摇晃中充满怨念地哀嚎着：“工程师到哪里去了？怎么还不赶快回来？”咕噜人心里明白，再这么拖下去，他们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

当所有的豺狼人都在突击钻里的时候，达达布带着一罐甲烷偷偷溜出了储藏室，他告诉工程师他们之前发现的先行者遗迹的正确数量以及楚尔雅的异端行径。但是达达布还没来得及返回储藏室再取出一罐甲烷，就听到了舰长在通讯频道中歇斯底里地命令撤退的喊叫，达达布只好躲进了逃生舱里。

达达布听到救生舱外面飕飕的气流声，他明白次级罪责号已经在漏气。达达布并不愿意丢下工程师不管独自一人逃生，但是眼下的情况实在是太凶险了，整艘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谢天谢地，工程师总算在达达布丧失耐心之前赶回了逃生舱，看着惊慌失措的达达布，工程师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迟到>达达布比划着，同时操控着控制面板关闭了舱门。

<唔，缺了这些宝贝我们可是哪都去不了啊。>

达达布郁闷地看着工程师掏出了他从甲烷储藏室里搜刮来的所谓宝贝——他的触角拿着所有他们卸下的三个智能通讯盒子，一个在第一艘运输舰的指挥舱中找到，剩下两个是从第二艘运输舰上的巨大机器上卸下来的。

<为什么，这么，重要？>达达布用自己的胖爪子示意着问道，救生舱舱门关闭后自动启动了舱内的停滞立场——通过气压密度的增厚从而保证在救生舱从次级罪责号上高速弹出时，舱内人员能够保持固定姿态不动，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我没有告诉过你吗？>工程师掏出三个盒子，它们悬浮在半空中的停滞立场中，<我已经教会他们说话了！教会他们每个人了！>

达达布这才发现所有三个盒子的保护性外套都被去除——它们的线圈和电路直接裸露在外面，其中的一些线路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

慈悲的先知啊，请您保佑我们平安！达达布祈祷着，然后按下控制面板上发光的出发按钮，逃生舱加速从次级罪责号脱离开来。

这个结构紧凑的小型逃生舱悄悄驶离了次级罪责号，混杂在从行将沉没的次级罪责号掉落的无数碎片中向宇宙的深处缓缓驶去。逃生舱在黑暗的掩护下启动了跃迁跳跃，很快消失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

杰肯斯望着远方的目标，汗水从他的眉毛和额头上不住地流下来。他向前倾着身子，紧紧握着手中的MA5自动步枪，在他看来三百米外的目标对于自己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五发五中，看着显示器上的结果，杰肯斯满意地笑了。昨天他还是一个从未摸过枪的菜鸟，而今天就已经能轻而易举地摆弄这个沉甸甸的新朋友了。

杰肯斯和其他新兵今天一觉醒来并没有发现埃弗里或者是伯恩斯下士从奥特加德回来。庞德上尉没有向他们解释两名下士迟到的原因，只是让他们在基地周围做些不温不火的训练活动。因为伯恩斯不在，庞德就让杰肯斯、佛希尔、维克和安德森四个人自己到射击场训练射击，让训练电脑照顾他们以防出现走火之类的意外。

训练电脑通过无线网络和新兵们的步枪链接，可以在任何时候锁住枪支上的扳机，在大多数时间里训练电脑只是模仿教官的声音给新兵大声报出射击成绩。维克和安德森勉强通过了射击测试，已经回兵营宿舍休息去了，他们两个来参加民兵训练可不是为了来学习打枪的。

维克的老爸拥有丰饶星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而安德森的爸爸则是殖民地日常用品贸易委员会的常任理事。尽管安德森和维克都住在奥特加德，但是优越的家庭出身使他们两人不屑于留在丰饶星当一辈子“富农民”，他们都想离开丰饶星到近地殖民地闯荡一番，看看是否有机会谋到能在DCS或者是CA工作的好差事——同样，两人都把参加民兵训练看作有助于自己今后发展的一块绝佳跳板。

杰肯斯同样希望通过参加殖民地民兵训练而有机会在将来离开丰饶星——离开他（杰肯斯是家中的老大）所继承的祖传下来的数千公顷的麦田。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并没有差到哪里去，当然它在杰肯斯眼里也并不好到哪里去——枯燥无味，没有一点紧张与刺激感。所以尽管刚来就受到了下士严厉的批评和惩罚，但是杰肯斯还是打心眼里希望成为和下士一样的海军陆战队员——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杰肯斯参军并不是想成为一名多么伟大的爱国者，他仅仅是羡慕并憧憬着UNSC陆战队员那紧张刺激的冒险生活。

要是杰肯斯的父母知道他擅自从大学退学参军的话，那他们一定不会原谅他。不过在参加完殖民地民兵训练后，杰肯斯就有机会在退伍之后报考预备役军官学校，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是档案里写着自己不懂射击可不怎么光彩，所以在安德森和维克走了之后，杰肯斯留下来和佛希尔继续练习射击。

佛希尔给杰肯斯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是杰肯斯迅速改变了对佛希尔这个不怎么好的第一印象。当杰肯斯不知道如何调校准星时（根据战地的海拔及风速来调节枪支射击的准确度），佛希尔过来一下子就帮他弄好了。当杰肯斯莫名其妙的连续射击脱靶时，佛希尔过来告诉他一些非常实用的射击要领，当杰肯斯问佛希尔怎么知道这么丰富的射击知识时，这个金发小伙子只是抬头望了望远方随着微风轻抚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说道，“我只是看懂了风向而已。”

杰肯斯也开始学着判断风向进行射击，不一会儿两个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射穿远处的靶心。杰肯斯和佛希尔在剩下的时间里互相学习，互相夸奖，互相鼓励，闲暇之余乐呵呵地模仿训练电脑那生硬的口音。这样的欢乐时光一直持续到傍晚庞德上尉出现在射击场上，拿着一把M6手枪和几个弹药筒。

杰肯斯回过头来控制住自己不去看上尉，他开始了射击。但他还是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庞德——他脸色铁青，左臂的假肢摇摇晃晃地掂着手里的弹药筒。

杰肯斯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始朝着五十米开外的靶心射击。他很快进入了状态，完美地命中，熟练地换夹，不一会儿他

和佛希尔都完成了各自的射击任务。两个人站在一旁等待着上尉收拾好枪支以及检查电脑上的训练成绩。

“小伙子，干得不错，很有射击天赋嘛。”

杰肯斯瘦长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谢谢您，长官。”他鼓起勇气继续道，“长官，我从大学退学来到这里，就是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真正的陆战队员，有朝一日能够为……”庞德上尉死死地盯着杰肯斯，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脸上灿烂的笑容也消失了，“长官，我很抱歉。”

“不，你的精神可嘉，值得表扬。”庞德说着，尽力抑制住自己回头望向那遥远的天空——他知道从那里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更加难缠的敌人，“你喜欢射击，那就好好抓住以后的机会吧。”庞德上尉心里暗暗嘀咕着，“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数不清的凶残目标需要你亲手来一一射杀……”

第九章

星盟神圣首都博爱之城·第二十三疑惑纪元

坚韧首相这一次实在是抽得太没有节制啦，他平时可是对这些首相前辈们爱不释手的大烟不怎么感兴趣的，但是早先那拖拖拉拉怎么也不结束的黑夜圣会实在是搞得他昏昏欲睡。现在可好，坚韧首相感到脑袋里仿佛炸开了一般的疼痛起来——准是刚才的烟吸多了。下次绝不碰这些玩意儿了，坚韧先知忿忿地想着，眯缝着眼睛开始给自己的脖子按摩起来，希望牧师能快点帮他治好这该死的顽疾……

和大多数稀奇古怪的星盟科技产品一样，先知牧师们的草药理疗波治疗仪被隐藏在某个阴险难找的角落——其实就藏在房间光滑的玛瑙墙壁夹层里。头顶上的天花板上是一盏明亮的全息照明灯，光怪陆离的灯光照射在斑斑点点的墙壁上，一片钻石形状的美丽花朵随着模拟微风的轻拂正在房间里翩翩起舞。墙边是一个高高悬于空中的锌合金柜台——这样牧师（牧师同坚韧首相一样均为先知）就可以舒舒服服坐在反重力椅上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好，搞定了。”牧师边说边从治疗仪的输送管道中取出一个玛瑙色的圆球，把它放到平台上一个黑色的大理石研钵上，接着用槌子慢慢磨了起来。小圆球不一会儿就被磨碎了，一阵薄荷的香味扑鼻而来。看着牧师一点一点磨着，坚韧先知稍稍挪正了自己坐在银色座椅宽大坐垫上的屁股，伸着脖子用力吸着这些可以治好他老毛病的奇异香气。

坚韧先知那满是皱纹的手臂向后伸着，努力拨弄着挂在他头上寥寥无几的几根稀疏白发——它们就像是一匹脏兮兮老马的鬃毛一样乱糟糟的。先知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藏在他火蜥蜴般唇缘后的宝贵头发，尽力把它们弄得整齐漂亮一些。

先知身上穿的拖到脚趾的华贵礼服和明亮耀眼的长袍令他看起来是那么光彩夺目，他可不用和牧师一样遵循禁欲主义，缘于崇拜先行者的科技而提倡的极度节俭主义，先知牧师的草药理疗波治疗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坚韧首相沉思着，草药的奇异清香已经让他感觉好多了，朝圣之旅开启之日，我们将共同踏上那伟大的征途。

这句引用自星盟圣经的话语很好地诠释了星盟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那些无限崇敬先行者以及他们伟大创造的信众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总有一天他们

会循着先行者的足迹，踏上先行者们万年之前走过的神圣之路，骄傲地步入宇宙深处那诱人神秘的极乐之境。

所有愿意信服于先行者，愿意承认先知至高无上的统治以及宗教地位的人们都有资格加入神圣的星盟，为开启神圣之旅，探寻先行者的遗迹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先知们为数以十亿计的不同种族的信众们勾勒出了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于此同时，如今一些人的欲望还是需要被满足的——譬如权利、财富、声望等——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被相应地先行者遗留科技所满足。而坚韧先知的责任就是分配好不同种族，不同官职，不同地位之间的信众的需求，决定哪些种族享有哪些权益，而哪些义务又需要由哪些种族来履行。这些繁重的任务经常让坚韧先知头痛不已，深感力不从心。

牧师停止了研磨，将那些香味扑鼻的粉末倒在一个小小的白色容器中："把这些粉末浸泡在您喝的水中，我敬爱的首相，尽量在茶水中长时间浸泡它们，喝了浸泡草药粉末的茶水会让您的头痛好得更快一些。"牧师把装着草药粉末的容器递给了坚韧首相，"愿您度过美好的每一天，我敬爱的首相。"他朝坚韧首相毕恭毕敬地笑着说道。

"我一定会为了人民的福祉不断前进，度过一切难关，这点头痛根本算不了什么。"先知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回答道。

首相把装满粉末的小小容器放到了自己长袍的衣兜里，在确认这一小瓶粉末确实无毒无副作用之前，坚韧首相才不会立即使用这些小玩意儿。首相这工作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干好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工作，星盟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任何人、用任何方式，都可能出于任何目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暗杀掉妨碍他们生存的任何目标，包括坚韧首相自己。

坚韧首相翘起手指轻轻按了几下移动座椅圆形扶手上的全息控制界面，座椅便遵照指令从牧师的柜台回转离开，座椅载着先知加速通过一连串三角形的大门以及几个灯光昏暗的大厅，直接来到室外——来到了雄伟壮观的博爱之城内部。

假如从远处的星空进行观察，博爱之城就像是一只游荡在午夜宽广海洋中的巨大水母，它那巨大的圆形穹顶中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港口，通道以及被坚实装甲和厚厚能量盾保护着的威力无穷的武器平台。长长的入港管道从博爱之城巨大的身躯之中延伸出来，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通过这些管道进进出出，大多数忙碌穿梭的飞船都是来往于博爱之城和其他星盟都市的贸易商船，剩余的就是隶属于博爱之城卫戍舰队的巨大的巡洋舰和航空母舰，在博爱之城巨大的穹顶内部还隐藏着不计其数的巨型战舰，这些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将博爱之城的军用港口排得满满的，从港口放眼望去，整齐雄伟的舰队不禁让人感叹星盟首都防卫的天衣无缝以及星盟军力的空前强大。

博爱之城不仅仅是星盟首都，更是星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交集的重要场所，星盟中所有种族在博爱之城中都有着大量的常住人口，这些文化背景、科技水平、宗教地位都截然不同的种族在博爱之城里不断磨合发展，与博爱之城外大多数都是单一种族居住的星球与殖民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博爱之城上空的空域里到处都是忙碌的飞船和各式各样的机器，每天早晚两趟的公共列车上挤满了工作的星盟雇员们——博爱之城中的早晚由一颗镶嵌在其顶部的人造恒星所控制。

坚韧先知凝视着博爱之城内远方的巨大尖顶建筑，每一个尖塔的底部都由一个功率强大的反重力单元所提供悬浮动力——它们工作的原理和坚韧先知的反重力座椅相同。所有的尖塔建筑结构全部相同，从博爱之城底部挖掘的火山花岗岩制成了尖塔的顶部，而塔身则是由金属基座和合金框架所组成。

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很容易从博爱

之城中拥挤的工作人群中分清各个不同的种族——咕噜人乘坐着拥挤不堪的小艇遥遥晃晃地行驶在大街上，衣着华丽的先知们坐在和坚韧先知相同的反重力座椅上来来回回地乱逛着。那些蓝色皮肤有着鲨鱼一般尖锐眼睛的武士是精英战士一族，他们负责保卫先知们的安全——虽然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乖乖听从先知们的命令。

先知一族和精英战士一族原本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繁衍生息，各自发展进步。而这两个种族的母星上都遍布着大量先行者的遗迹，两个种族都极其崇拜伟大的神一般的先行者——同时也十分尊敬先行者们所遗留的先进科技和那神秘的遗迹。但是只有先知一族敢于拆除伟大的先行者的装置建筑神圣遗迹，分析其中蕴含的先进科技，并将整合起来的科技资料归为己用，制造出符合自己意愿的实用物品来。

对于精英战士们来说，先知们的做法简直是对伟大的先行者最不可饶恕的亵渎。但是先知们却对精英战士们的一再抗议不以为然，先知相信对先行者科技与遗迹的不懈发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先行者的伟大智慧，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通过不断研究先行者们的科技和遗迹，总有一天他们会开启伟大的朝圣之旅，循着先行者们的足迹前往集世间所有美好事物于一体的极乐净土。这种对于先行者遗迹的处置态度上的巨大差别以及宗教信仰上的格格不入使先知和精英两族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极度紧张，直到有一天，两个种族因为在一颗位于精英控制星系内的星球上的先行者遗迹的处置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一场血腥漫长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战舰和战士们的数量上，精英战士拥有先知所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精英战士们的武士也更加勇猛强壮，更加迅速致命，更加训练有素。在硬碰硬的地面近身战中，一个普普通通的精英战士可以轻松挑翻十多个的先知。但是大多数的战斗都发生在太空中，在这些舰对舰的战斗中，先知一族拥有着他们的优势——他们利用一艘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发掘的先行者战舰“无畏号”消磨掉了精英战士舰队中的大量有生力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英战士们一直坚持着自己战前的信念，尽管他们知道按照现在的局势发展下去己方必败无疑，但是他们仍不愿去亵渎自己控制星域中的先行者遗迹——发掘那些遗迹研究先行者们的科技并利用它们去改进战舰、武器以及舰船和战士们的护甲。数以百万计的精英战士们在前线英勇战死，精英一族的高层们终于按奈不住做出了重大让步，为了种族不至于被先知灭绝而许可对先行者的遗迹和科技进行探索与利用。精英战士的科学家们心情沉重地开始了研究工作，最终复制了先行者们的部分科技制造出了一只足以与无畏号匹敌的精锐舰队。

虽然发掘先行者遗迹的决定令大多数的精英战士都无比失望，但是精英一族中最睿智的领袖们却领悟到对遗迹适当的发掘并将其科技为己所用并不算是对先行者们十分严重的亵渎与不敬——他们和先知们还是无比崇敬着先行者。而先知一族也不得不做出重大的妥协，他们认识到假如宇宙中存在着另外一个和精英战士一样顽强难缠的对手，和精英们联盟必将可以更好地保护本族的繁衍与发展——当他们专心致力于研究先行者的遗迹与科技时让精英战士们负责自己后院的安全。

星盟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合作对立关系下诞生了，尽管这个同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明争暗斗和互不信任，但是星盟成立之初所编纂的星盟法典还是成功地对两个种族进行了责任分工。星盟法典的颁布正式结束了多年的战争。

星盟法典的题头这样写道：

仇恨充斥在我们的眼中，

而我们却对它熟视无睹；

战争带来无休止的死亡，

没有一方从中受益得利。

让我们手挽手，肩并肩，

抛弃所有的愤怒与憎意，

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前行，

终有一日踏上朝圣之旅。

星盟法典和两族的停战协议在先行者战舰“无畏号”被拆卸退役之日正式生效。这艘古老却无比先进的战舰被拆卸掉上面所有的武器，并被永久安放在当时正在建造中的博爱之城的未完工穹顶之内。

坚韧首相并不像其他一些先知那样对宗教虔敬诚恳，或者说是诚惶诚恐地盲目崇拜。虽然他同样坚信朝圣之旅的传说，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关心眼下的星盟政治局势，与其说他是一名宗教领袖，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比较纯粹的政治领导人。坚韧首相乘着反重力座椅慢慢前进着，望着远方三角框架结构的无畏号在人工恒星光芒的照射下闪烁着明亮耀眼的光芒，首相感觉一股无以言表的自豪与鼓舞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和其他星盟所发现的先行者遗迹与物品相比，无畏号无疑是凝结先行者超神科技的结晶作品。举个例子来说，无畏号引擎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尽管先知们只能使其一部分正常运转，但是它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还是令人惊叹不已。直到现在它还能绰绰有余地为整个博爱之城提供电力以及动力。坚韧首相心里明白在无畏号坚不可摧的船壳下面，那些错综复杂的电子回路以及仪表器械中隐藏着更多更大的秘密。坚韧首相相信总有一天负责继续研究无畏号战舰的先知们会解开这些的谜团，发现无畏号上所隐藏的所有秘密。（注：无畏号即为光环2中先知搭载前往地球的密钥船“keyship”，在距今大约10万年前，先行者遭遇文明杀手洪魔并与其展开激战，由于超级人工智能ob（详情见后文）的倒戈以及洪魔的压倒性数量优势，先行者不得不建立光环以准备在事态无可挽回时启动光环玉石俱焚。为了维护银河系中的各类生命，留下文明的火种，先行者领导人“图书管理员”（根据游戏资料推断大致为女性）负责将物种样本保存到先行者最后的要塞方舟，只有密钥船才可以通过定点跃迁进入方舟（光环3中先知即乘坐密钥船抵达方舟），最终图书管理员将人类送往方舟后为防止洪魔获得密钥船而将自己搭乘的密钥船销毁，催促智者（先行者领导人，推断为男性，根据游戏描述极有可能为图书管理员的恋人）启动方舟，图书管理员最终在地球非洲新蒙巴萨悬崖见证了光环启动时绚美的光晕，见证了那美丽的毁灭霞光。）

坚韧首相在尽心尽力保证星盟政府机关正常运转的同时，一个巨大的疑问也在他心头萦绕着，同时这个疑问也是所有星盟成员、先行者的信众们心中的疑团——先行者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是如何取得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伟大成就的？凡世间的芸芸众生们有无可能超越，哪怕是追平他们的丰功伟绩？

坚韧首相突然听到了反重力发生器一声痛苦的哀鸣，紧随其后是一阵持续不停的咕噜人尖声哀嚎，坚韧首相抬头循着声音的来源向上望到，看到一艘咕噜人小艇没有来得及避让，和一组搭载着先知反重力座椅的动力环擦肩而过，差点撞个满怀。

博爱之城的穹顶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动力环，它们在尖塔上来来回回，搭载着过往的先知上上下下。初级先知的反重力座椅所能提供的动力较小，必须依靠二十个以上的动力环连接在一起才能提供足够的反重力立场帮助其上升或下降。高级先知们的反重力座椅只需要7个动力环就可以来去自如，而副首相级的先知只要3个动力环就可以连同反重力座椅提供足够的动力，而对于坚韧首相这种级别的先知，他们功率强大的反重力座椅不需要这样的动力环就可以让先知随心所欲地来往于博爱之城的大街小巷。

坚韧首相正在考虑是不是要躲避一下这个直直落下的小艇，博爱之城的飞行管理控制中心已经做出了反应。它们在确认了坚韧

首相的身分之后立即强行接管了咕噜人小艇的操控权并迅速控制其躲闪到一边，这突然的转向差点把里面的咕噜人乘客从座位上甩飞出去。

坚韧先知的反重力座椅则继续稳稳地高速上升，坚韧先知回过头去，这才发现刚才的咕噜人小艇上是如此拥挤，一些咕噜人不得不坐在座位边缘，而他们又短又粗的小腿则直接在低矮的船舷上缘摇摆着——很明显，这艘船超载情况极其严重。目送着小艇慢慢降落在博爱之城底部烟雾缭绕的富甲烷区域，坚韧首相思考着刚才的超载是一个独立现象呢，还是咕噜人种群再次违反星盟法律过度超生的一个缩影？

人口过多自星盟成立以来就是一个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今大多数的星盟殖民地都已经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载，人口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极大地影响着星盟社会的和谐发展。从人口数目上来看，咕噜人无疑是星盟社会中的第一大种族。不计其数的咕噜人们大多数只有一个归宿——被送到战场上作炮灰——所以战争成为了减少并控制咕噜人数量的最重要方式。如果处于和平时期并缺少强有力的监察和控制，咕噜人人口数量的激增对星盟的社会稳定将造成巨大的威胁。

当自己还是一名司法仲裁部（星盟负责仲裁和调解不同种族之间矛盾争端的机构）的初级官员时，坚韧首相就曾经处理过一件和咕噜人有关的棘手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咕噜人联盟对于豺狼人商船队的控告，咕噜人指责豺狼人商船在航行过程中向咕噜人所在星球的大气层中排放了大量有害废气——而咕噜人们自古以来都从大气层中提炼供给自己呼吸的高纯度甲烷气体。乍眼一看，这是个极其微不足道的小小争端，根本不值得摆上坚韧先知的工作台。但是当坚韧耐着性子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之后，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结果——这些大气中的有毒气体极大削弱了咕噜人的生育能力。

那时的星盟已经安逸地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和平岁月，咕噜人人口的迅猛增加给临近的豺狼人栖息地以巨大压力。两族本不友好的关系随之日益恶化，咕噜人人口和领地的迅速膨胀导致许多雌性豺狼人不得不在孵蛋期内搬家换巢——孵蛋过程中的生理周期被严重打乱，导致了大量小豺狼人在刚刚出生或者仅仅是一两岁时就突然夭折。坚韧先知曾经告诫自己的上司要对这件事严加监视，警惕两族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同时对那些胆敢继续倾倒有毒物质的豺狼人女舰长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她们认为是咕噜人人口的过快增长才导致了大量幼年豺狼人的死亡，因此她们才去执行自己所谓的正义以及所谓的天罚。

但是出乎坚韧先知意料的是，司法仲裁部并没有批准自己有关严惩那些豺狼人舰长的建议。仅仅是缴纳了罚金并对咕噜人赔付了相应的伤害损失费后，豺狼人舰长就重新获得了自由之身。更令坚韧先知吃惊的是，在对豺狼人商船加装了必要的有毒物质处理系统并确认它们不会再污染大气之后，司法仲裁部竟然许可它们重新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坚韧首相的心中一直是一碗水端平，毫无任何偏袒咕噜人之心。他只是想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已——维护正义，主持公道。带着对这不公判决的不满，坚韧先知找到了上司，开始为咕噜人们打抱不平，进行申诉。上司连坚韧先知的话还没听完就一口回绝了他的申诉请求，上司语重心长地告诉坚韧先知，在星盟社会中，牺牲区区几千、几万个阳痿的咕噜人就能降低豺狼人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那些喜欢生育的咕噜人用不了多久就会补齐先前的损失——生出更多的咕噜人来。同时，坚韧先知的上司总结道，任何一个聪明的初级先知都不会为了照顾一群吃屁的小家伙而耽误自己原本一片光明的大好仕途吧？！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次严重的污染事件，但是当无数的这类事件——无数的咕噜人冤屈和愤懑聚集到一起之后，就变成了一件永载史册的大事件——发生在星盟第39冲突纪元的咕噜人大反叛。这次的大规模叛乱对星盟的影响极其深刻，甚至连星盟的武装力量结构也因为这件事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与调整。

在这场短暂但无比血腥的内战中，大部分咕噜人的家园都被无情地夷为平地，但是在保卫自己家园的过程中，这些吃屁的小家伙表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战斗素养，就连身经百战的精英战士们都难以招架咕噜人疯狂的集体冲锋。负责清剿行动的精英指挥官在平息叛乱后饶恕了那些投降的或是被俘的咕噜人，精英们给幸存下来的咕噜人发放了更加先进的武器，并对他们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军事训练，然后将其整合到原有的精英作战体系当中——这些吃屁的小家伙们迅速成为了精英战士的得力助手，从普通的步兵小队到庞大的战舰之中，到处都活跃着他们矮小粗胖的身影。

一些先知对咕噜人的忠诚程度很是怀疑，但是无奈星盟法典里有明文规定——精英战士负责星盟所有的安全事务，统筹星盟全部的军事行动。先知们为了保持星盟内部难得的团结，只好放弃干涉精英所作出的决定的念头。很久以前坚韧先知就明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次咕噜人的集体大叛乱最多会使先知们对星盟的统治产生动摇，而假若精英战士们也树起叛旗的话，星盟早恐怕就将不复存在。

一连串不同图形组成的全息图标在坚韧首相座椅扶手的显示屏上闪烁着，将首相从沉思拉回现实之中。这些全息图标就是星盟通用的官方语言，坚韧先知一眼就看到了信息的发件人。

“唔，不论你要说些什么事情，副首相。”坚韧首相点击了一下确认接收信息的按钮，自言自语道，“尽力把自己的语速控制得慢一点，音调也低一点。”

全息图标慢慢消失，一个先知的形象取而代之出现在了显示屏上，单从显示屏的图像中就可以看出宁静副首相要比坚韧首相年轻许多，他的皮肤颜色要更深些——几乎是棕褐色的——他的头冠也不如坚韧首相的那么大。两个肉球挂在先知的嘴角，一对华贵的金制圆环悬挂在肉球之上——这是最近刚刚在未婚男性先知中悄然流行起来的象征着单身贵族的标志。

“您现在方便吗？”副首相坐在自己没有坐垫的座椅上，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如果不是因为召开黑夜圣会的缘故，我昨天晚上就该把这件事汇报给您了。”宁静副首相顿了一下，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我在想您今天早上——不，我的意思是指现在——您是否有空，我有一些极其重要的发现要……”

坚韧首相不耐烦地挥挥手，打断了副首相：“嗯，虽然我还没有仔细去看下今天的会议日程表，不过我估计我的时间早就被排得满满当当了。”

“我保证，我会尽可能不多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宁静副首相坚持道，“要不我先给您看样东西您再拒绝我也不迟啊。”宁静副首相点击了座椅上面的一个按钮，先行者的浮雕图像——一个圣迹发光点出现在了坚韧首相的显示屏上，坚韧首相愣了一下，随即全身剧烈地抖动起来。

和星盟成员们平时交流所用的三角形文字符号不同，这些神圣的先行者浮雕图像可不能随随便便地使用。实际上，它们是如此神圣，如此不可侵犯，以至于任何滥用先行者浮雕图像的行为都将遭到严惩。宁静这个傻小子竟然在没有经过加密的通讯频道里传输这么神圣，这么重要的圣迹，坚韧首相暗暗咒骂着，这简直危险到了极点！

“来我这里给我详细汇报事情的经过！立刻就来！”坚韧首相重重地朝座椅的显示屏上拍了一下，结束了和宁静副首相的通

讯。他努力抑制住自己将座椅调到最大运行速度的欲望——坚韧首相心里明白如果这么做一定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注意——也就是不必要的麻烦。坚韧首相继续慢慢沿着议会圣塔向上前进，不一会儿在顶层一个宽阔的门廊前停了下来。

坚韧首相一贯没有和属下闲聊寒暄的习惯，这次他更加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看到他立即行出大礼的官员们，坚韧首相从一堆忙着给他下跪叩头的下属中费劲地穿出，他仅有的耐心已经快被他们消耗得一干二净了。

门廊通往一个巨大的楼座大厅，大厅的四周摆放着坚韧首相前辈们的一比一大小雕塑，这些雕塑的原材料取自博爱之城的岩石基座，身旁的全息投影介绍着这些前任首相们在任内的伟大成就。楼座大厅的另一端是一个由两名精英战士守卫的升降轴，这两名身穿银白色战斗盔甲的精英战士都隶属于精英战士中最精锐善战的部队：精英之光部队——或者简称为希罗斯（helios：原意为太阳神）部队——取名希罗斯是为了纪念精英战士家乡所在星系的数个哺育其文明的行星群落。坚韧首相慢慢地朝升降轴走去，他甚至可以听到那两个希罗斯手中的能量长矛发出噼里啪啦的静电噪音。两名守卫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厅前方，时刻提防着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

坚韧首相乘坐升降轴来到大厅最高层，那里只有一间属于他办公室。这样的设计显然包含了对安全的考虑，同时也隐喻着坚韧首相地位的至高无上——高高在上，无人企及。

“宁静副首相到了之后立刻带他来见我。”坚韧首相对早已等候在办公室外的一个官员的全息影像说道。“至于原本安排在今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会议，全部给我推掉也无所谓。”

当下属的全息影像慢慢消失后，坚韧首相猛地把椅子拖到房间中央坐下，他的心跳正在急剧加速，而衣袍下面的皮肤也因为紧张而变得又湿又冷。放松，放松点，坚韧先知不住地低语，千万不能紧张！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个小政治暴发户看出自己的发现竟然让我——坚韧首相惊慌失措了！

不一会儿，宁静副首相就来到了坚韧首相的办公室，他看到坚韧首相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正在不慌不忙地品尝桌子上的一壶药茶。

“哦，首相，您可真伟大，还在带病为我们神圣的星盟日夜操劳着！”宁静副首相做作地笑着，“首相大人，我为在百忙之中占用您宝贵的时间而深表歉意。”

坚韧首相朝后仰了仰身子，将壶中的药茶一饮而尽：“刚才的那件事你告诉了其他人了没有？”

“向神起誓！我哪能将如此重要之事告诉除您之外的第二个人呢？”

到现在为止，这个小家伙还算挺有礼貌的。不过他的这种彬彬有礼到底会持续多久呢？坚韧先知心里暗暗琢磨着，品味着茶水在嘴中尚存的余香。

宁静副首相在议会中可是出了名的激进无畏、不拘小节，有时他会代替脱不开身的抑制首相参加星盟最高议会（星盟最高决策会议，与会代表包括先知首相和功勋卓著的精英指挥官们）的会议，面对与会众多老一辈的先知首相和精英指挥官，宁静副首相毫不畏惧，敢于面对面地同前辈们对敏感话题据理力争，展开激烈讨论。

坚韧首相心里清楚宁静的果敢干练、毫不拖拉的办事风格和他副首相职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宁静副首相负责指挥星盟庞大的圣迹探索舰队，特殊的工作性质使他很少有时间待在博爱之城中，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和那些精英舰长们泡在一起，也许这样的任职经历也为他更增添了一份普通先知所不具备的王者霸气。

“发现了多少数量的遗迹存在？”坚韧首相问道，手指轻轻敲打着座椅。先行者的浮雕图案出现在两个先知中间——瞬间成为

了房间里最为明亮的物体。

对于那些外行人来说，这些发光点不过是一对同心圆而已——小圆在大圆的底部，被一条直线连接在大圆的连锁曲线中。但是坚韧首相知道这些沟壑的含义——在先行者的语言中，它们代表着回收——或者是对于未知圣迹的修复。

“信息是由一艘位于我们领地之外的飞船上的智能发光器发出的，尽管当时信息的传输好像有一点不大对劲。”宁静副首相尽力抑制住洋溢在脸上的得意之情，“但是这艘船确实侦测到了数千个遗迹的存在。”

坚韧先知感觉到一股逼人的寒气正慢慢沿着自己的脊梁向上窜，假如副首相所言不虚，那么这无疑是星盟成立以来最空前绝后的重大发现。

“为什么不直接将这个重大发现报告给你的上司首相，而是先告诉我呢？”坚韧先知控制住自己微微发颤的语调，慢慢问道，“假如抑制首相知道了你对他的不忠，那你的前途可就完蛋了，革职审查将会是他对你最仁慈的处置。”

“我愿意冒这个风险。”副首相朝前倾了倾身子，在坚韧首相的耳边低语道，“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利益。”

坚韧首相觉得宁静这小子的话简直太滑稽了，他差点把刚喝的茶都喷出来。这家伙的厚颜无耻还怪可爱的，但他实在太嫩了，最终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坚韧先知暗暗想到。他伸出手指摸向位于座椅扶手上的报警按钮，一旦按下按钮，门口的那两个希罗斯就会立即赶来……

“最高议会已经日益疲弊了！”宁静副首相猛地说道，口气毫不畏惧，而且诶咄咄逼人，“那些掌权者已经无力掌控大局了！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此终结！疑惑纪元不会再持续多久，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您才是星盟万世后代繁荣昌盛的惟一希望！”

坚韧怔住了，他的手直愣愣地悬在半空。宁静说的没错，为了处理前世的遗留问题才有了现在的疑惑纪元，而先前的第39争端纪元同样是因为发生了咕噜人大反乱及类似的血腥内战而得名。自从坚韧接任了首相职位，他就一直致力于维护星盟内部的公正与团结，而圣迹无疑是他力行改革最可靠，最强大的后盾。尽管一向对阿谀奉承不怎么感冒，宁静副首相刚才的直言果敢还是给坚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宁静刚才把坚韧的功绩列在星盟伟大主教之上——三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整个最高议会的先知领导人。他们可以说是整个星盟最高高在上的人了，任何贬损轻视他们的举动都极其危险。坚韧首相缩回了手，开始觉得宁静的话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我们正处在回收纪元的伟大开端。”副首相激动地说着，“而您，将会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最佳人选！而我，将会倾尽毕生的智慧忠实地为您服务！宁静将座椅移动到坚韧首相面前，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张开了手臂，“您的功绩将永垂不朽，流芳千古！”

随之而来的还有，坚韧暗暗想到，那赤裸裸的野心也将永载史册。

扳倒星盟主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些老家伙们会不择手段来保住他们得来不易的尊贵地位。即使是坚韧首相动用一切政治资源，也难以和他们抗衡，也难以开启星盟全新的纪元。

坚韧首相猛地停住了这些思考，难道自己真的在考虑副首相怀有贼心的想法吗？难道自己也发疯了吗？

“在我们进一步准备任何事情之前……”坚韧首相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们必须对圣迹的存在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我已经准备好了一艘战舰，只要得到您的允许就……”

坚韧首相猛地打了一个激灵，“你想把那些精英也扯进这件事里来？”

坚韧的脑袋不安地悸动着，一股深入骨髓的恐慌让他感到头痛难忍。如果那些精英

战士将圣迹据为己有的话，谁知道他们会利用圣迹干出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来！坚韧首相的手指再次摸向了报警按钮。

副首相猛地上前拉住坚韧的手，不慌不忙地说道："不，我才没有白痴到那种地步。我另外征召了可靠的盟友，他们集忠实和勇猛于一身，将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

坚韧首相死死地盯着副首相的眼睛，从中似乎窥到了一丝信赖，这信赖也许会将他扯入一条全新的反叛之途，但是副首相的眼中还闪烁着热心和狡猾的光芒，这让坚韧首相犹豫了。

坚韧首相按在了座椅的另外一个控制按钮上，茶壶瞬间被回收，里面剩余的液体被蒸发殆尽，"那艘发现圣迹的船怎么样了？"

"失踪了，里面的船员结构很复杂，既有豺狼人又有咕噜人。"宁静首相摸了摸下巴，"我认为船上可能发生了叛乱行为，不过这无关紧要。"

"告诉你的那些盟友们，假若发现了那艘船上的幸存者——假若他们胆敢偷窃并将圣迹据为己有的话——立刻将他们处死。"坚韧首相又想了一下，"或者，可以饶他们一命，把他们好好看管起来，毕竟是他们发现了如此庞大的遗迹群落，怎么说都要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适当的奖励。"

宁静深深鞠了一躬："谨尊圣谕。"

终于，牧师的处方发挥了作用，坚韧首相感到自己的脑袋舒服多了，他闭上眼睛，尽情享受着药到病除的感觉，并露出了一丝解脱的微笑——他知道年轻的副首相一定会把这微笑看作是他们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良好开端。

"如此雄伟的圣迹毫无疑问将对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存起到重大深远的影响！"宁静继续侃侃而谈，"任何一块伟大的圣迹都将是对我们虔诚信众最神圣的祝福！"

坚韧首相重新坐回到座椅深红色的垫子上。祝福？他不确定这样的祝福是否存在，不过当他成为新的星盟掌权者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圣迹为星盟造福。坚韧舔了舔嘴唇上残留的薄荷清香茶水，到那时就再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流芳千古的霸业了。

第十章

丰饶星·2525年1月19日

埃弗里发现此刻自己正独自漫步在丰饶星上的一个广袤果园中，脚下的小路两旁栽满了果树，树枝还不时刮蹭着他的脸庞。树枝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杏仁、樱桃、李子，还有很多埃弗里一时叫不上来名字的五颜六色的果子。在这个大雾弥漫的寒冷早晨，所有的树上都挂着不计其数的亮晶晶的露珠，埃弗里走到一棵苹果树前，用力摇晃着树干——露水和苹果如雨般倾泻而下。埃弗里捡起一个掉在地上的苹果，上面翠绿如洗的叶子是那么讨人喜欢，而且富有光泽。星期天，埃弗里琢磨着……为什么会是星期天呢？

埃弗里扔掉手中的苹果，来到另一颗梨树前，顺着树干向上爬去，在接近树冠的地方，空气变得更加寒冷难耐了。埃弗里伸手从树枝上拽下一个大梨，放到嘴边咬了一口。这一咬差点把埃弗里的牙齿震碎，手中的梨子被冻得硬邦邦的，根本无法下咽。埃弗里突然发现自己身穿平民的服装——一件又小又紧的白色牛津衬衫，一根长长的直到他肚脐的佩斯利螺旋花纹呢领带，还有一双已经被磨损得不像样子的旧鞋。

"哪有一个男孩子能一直把衣服穿得整

整齐齐呀。"一阵冰凉的微风拂过已经结霜的叶子，埃弗里突然听到了姑妈的说话声。

突然，果树剧烈摇晃起来，埃弗里抓紧树干，勉勉强强地抬头向上望去，一架大黄蜂攻击机擦着地面越过果园，机翼在明亮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黄蜂攻击机转了一个弯，消失在了果园小径的另一端。埃弗里扔下梨子，跳下树干朝着大黄蜂飞离的方向猛追过去。

埃弗里朝着飞机消失的方向追得越远，他感觉到四周的温度就越提高。被狂风从果树上吹落的光滑树叶飘落到小溪中随波逐流着，周围的温度迅速升高，一阵令人窒息的热浪迎面扑向埃弗里，他紧闭着眼睛艰难地继续前行。埃弗里感觉自己的眉毛都要被烤焦了，接着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是一扇木制的双层大门，小径通向了一个路边饭店。

埃弗里推门而入，这才发现这扇大门是为数不多的仍然"站立"在这家饭店的物体，饭店的房顶已经被完全炸毁了，四周的墙壁也被炸得支离破碎，上面的玻璃早已经不复存在。饭店里面的椅子和桌子也已经被烧焦——向外正冒着滚滚浓烟。埃弗里突然看到后面烧焦的椅子上坐着一家四口人，他们身上鲜艳的服装是饭店内惟一没有被厚厚的灰烬所覆盖着的物体了。其中的一个孩子——也就是埃弗里曾经试图救下的那个小男孩——把目光从桌子上的一碟烤薄饼转移到埃弗里身上，兴奋地朝他挥舞着小手。埃弗里也朝他挥了挥手，小男孩咬了一口碟子里的烤薄饼，伸出手指直直地指向前方——在食品柜台的长椅那里坐着一个身穿一袭迷人银色裙装的女人。

"这可是正规的礼仪活动啊。"欧·西格宁从椅子上转过身来。

"我知道。"埃弗里伸手拉直脖子上的领带，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已经不是那套二手的教堂礼仪装，取而代之的是厚重结实的黑色抗冲击战斗装甲。

欧·西格宁皱了皱眉头："也许我该去邀请一个更加合适的舞伴才对。"她说着，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小小的钱包——并不是她在至日庆典上用过的那个蛤壳形钱包，而是那个女叛军的带着金链子的勃艮第网眼钱包。而欧·西格宁却满不在乎地将手伸入钱包，好像在里面搜寻着什么。

"长官！小心！"埃弗里喊道，"那里面有引爆炸弹的遥控器！"埃弗里试图冲上前去将钱包从欧·西格宁手中夺过，但是此刻他的双腿仿佛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就像在地板上生根了一般，一步都迈不开。埃弗里听到饭店外面大黄蜂攻击机引擎的怒吼声，攻击机那巨大的阴影投射在饭店的食品柜台上，而那个小男孩已经开始窒息了。

"放松点。"欧·西格宁温柔的埃弗里说道，"你不会有事的。"

埃弗里呻吟着跪在地板上，身上的装甲变得更加沉重了，几乎要把他压在地板上。埃弗里伸出双手死死地按在地板上，拼命维持身体里所剩的最后一丝平衡。他用眼睛的余光瞄到许多穿着军靴的身影跑了过来——一群训练有素的陆战队员围住了一个惊慌失措的目标。

欧·西格宁重复着自己刚才的话语，但这次她的声音仿佛从另一个遥远的地方飘来——这声音仿佛来自饭店的外面，但听起来却又是那么真切清晰。

"放松点，你会好的……"

埃弗里确实放松了下来。药劲十足的安眠剂自从结束运输舰伏击战后就一直让他处于无意识休眠状态，和异星人的战斗让埃弗里元气大伤。终于，他慢慢睁开了眼睛。

"太好了，你终于恢复意识了。"欧·西格宁就守在埃弗里的床边，她高兴地说道，"欢迎归来。"

埃弗里清楚刚才的一切都是在做梦，但是看到一身正装的欧·西格宁他还是着实吃了一惊。少校现在穿着一身高领细腰的浅灰色制服——这是军情局女性军官的标准军服。欧·西格宁守候在埃弗里病床的左边，

站在右边的则是丰饶星总督特恩。

“我昏迷多长时间了？”埃弗里环顾房间四周，嘶哑着声音问道。房间不是很大，雪白色的墙壁，床边摆满了各种健康监控设备，墙边还有一台电视机，一根扎在埃弗里右手上的针管正在给他进行输液。他闻到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道，看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白色亚麻纱布以及欧·西格宁手里拿着的一个印有“奥特加德中心医院”字样的水杯，他突然明白了过来——哦，这里是医院啊！

“已经有两天了。”欧·西格宁把水杯递给埃弗里，“你的头骨受伤了。”

埃弗里抬起手来接过杯子，慢慢喝光了里面的水，星期天……就在那天他和伯恩斯乘坐一辆疣猪运兵车来到泰尔拉，再从那里前往太空搭上了欧·西格宁的快速巡游艇“羞愤漫游号”，两名下士在0900时前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然后躲藏在一艘诱饵运输舰里。

“伯恩斯在哪？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很好，他甚至在回到地面之前就将身上的伤口处理干净了，那个名叫希利的医护兵还直夸他处理伤口很有一套呢。”欧·西格宁将水杯放回到碟子上，“他救了你的命，在另一艘船完全爆炸之前把你拖回到了我们的运输舰上。”

埃弗里皱着眉头：“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了。”

“那你还都记得些什么？”总督在一旁开口问道，特恩靠在病房一角的墙壁上，迫不及待地插嘴问道，“告诉我关于任务的一点一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

埃弗里的嘴张到一半，又犹豫着重新闭上。

“这房间很安全，你是这层楼惟一的伤员。”欧·西格宁解释道，朝着总督努了努嘴，“我已经告诉总督所有我知道的事情了。”

埃弗里摸索着按下隐藏在床边扶手嵌板中的一个按钮，病床的前半截慢慢向上抬高——他从躺着变成了坐在床上。埃弗里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到一套似曾相识的程序之中——在行动之后对上级长官的例行报告。埃弗里心里仍然在酝酿着该如何开头，对面的特恩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那些外星人是如何互相交流的？”特恩双手抱肩，对埃弗里问道。

“长官？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汗珠已经沾湿了特恩的领口和格子衬衫：“你发现外星人的通讯装备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留意到他们是如何互相交流，或者是如何向他们的母舰汇报情况的？”

“没有，长官。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宇航服，很难通过……”

“我们怀疑对方在船只爆炸之前发送了一条信息，下士。”欧·西格宁解释道，“像是某种遇难或者求援信号，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截住这条信息。”

“那群外星人的首领曾经消失了一段时间。”埃弗里说道，他回忆起了异星人那红宝石般闪闪发光的大眼睛和她那锋利无比的牙齿，她手中手枪积蓄的能量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苹果一般，“她顶多从我视野范围内消失了一两分钟，也许是去发送什么信息了吧，那时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异星人……”

“什么另外的异星人？”欧·西格宁急切地问道。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埃弗里回想着那一大团漂浮在半空中的粉红色肉团儿，“那家伙没有来我这边，而是急急忙忙地跑了。”

“它配备什么武器了没有？”特恩问道。

“我不敢确定，长官。”

“让我们把这一切再梳理得清晰点。”特恩抓了一把脖子下面浓密的胡须，“四个或者五个配备着手枪和小刀的异星人。”

“他们的船上配备有氟化氢抽提的激光

切割器，总督大人。那玩意儿威力强大且非常精准。”欧·西格宁摊开双手向特恩解释道，“而且那仅仅是一艘小船，鬼才知道他们的大船上会配备什么样的古怪玩意儿。”

“那些被你干掉的异星人……”特恩试探性地问道，“他们和一般的叛军相比…………是更强还是更弱？”

“长官？”埃弗里感觉自己的胃部似曾相识般地猛地一缩，难道这和那些该死的叛乱者们还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只有两个人，而它们有四个。”总督耸了耸宽大的肩膀，“二对四，我们大获全胜。”

“当时我们出其不意地进行了突袭，不过那些家伙看起来训练有素，极具战术头脑和战斗素养。”埃弗里正要描述那些异星人是如何在失重环境下灵活自如地朝他袭来时，病房的房门突然打开，总督的代理人潘德森走了进来。

“我转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潘德森朝埃弗里抱歉地笑了笑，“看看能不能为你提供一些特殊照顾，不过看来今天的伙食是不会有什么改善了。”

潘德森嗅到了空气中一丝令人窒息的不安气氛，他扭头对特恩问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特恩朝欧·西格宁投去了轻蔑的一瞥，平静地说道：“没什么。”

病房里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埃弗里在床上不安地挪动着，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任务汇报是一场更大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刚才所说的一切将对欧·西格宁和特恩之间的争论起到具有决定性的印证作用。

“总督大人。”欧·西格宁打破房间内令人尴尬的安静，“我们能出去谈些事情吗？”

“从你的汇报中我们受益匪浅，下士。”特恩轻轻拍了拍埃弗里的大腿然后走到门口，“现在好好休息一下吧。”

埃弗里用尽全力在病床上挺直腰板，差点连静脉注射针管都扯了下来，“谢谢您，长官。”

欧·西格宁跟随总督一同走出了房间，潘德森最后走出房门，他关上房门之前朝房内探着脑袋——仿佛鞠躬一般。埃弗里举起杯子，几块碎冰和水一起被他吸进嘴里。下颚的运动让他的后脑又疼了起来，埃弗里伸手向摸去，在后脑触碰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细线——医生就是在那里切口为他植入了治疗伤口的骨骼替代聚合体。

埃弗里听到门外特恩低沉的话语声，但是他听不清总督到底在说什么。起初，欧·西格宁的回答也是一样模糊不清，但是总督突然提高了音量朝欧·西格宁吼了起来，然后埃弗里就听到了潘德森从中和稀泥的调解声。过了一会儿，埃弗里听到了离开的脚步声，紧接着欧·西格宁一个人推门而入。

“他以前并不知道。”埃弗里对欧·西格宁说道，“你用殖民地民兵计划做掩护执行一项打击叛军的绝密任务吧？”

欧·西格宁双手背到身后，慢慢靠在墙壁上，“是的，他不知道。”

总督一定是因为这么长时间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而暴跳如雷，但是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从欧·西格宁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沮丧的神情，她的表情还是那么从容冷静。

埃弗里把手中的杯子放回手推车上：“总督要求多少战舰过来增援丰饶星？”

欧·西格宁等到埃弗里重新在床上躺好，说道：“他一艘都不要。”

这一瞬间，房间里安静到只剩下监控埃弗里脉搏的机器所发出的滴答声，“但是我们刚刚……”

“刚刚和异星人有了第一次接触？”

“恕我直言，长官。我们和异星人的这次接触可不怎么友好。他们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很多，就像你说的那样，那艘船可能

仅仅是异星人舰队中的一个小家伙。”

欧·西格宁点了点头："是的，我们在和他们的首次交锋中占尽先机，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番。”

“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

“我知道。”

“那为什么那个该死的特恩不去请求一些战舰过来支援丰饶星呢？”

欧·西格宁从墙边走了过来："你知道吗？光是为了建立丰饶星民兵部队我们就和他谈判了许多年，最后废了好大劲才争取到了丰饶星殖民议会的全票赞成。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丰饶星居民强烈反对在这里部署UNSC海军陆战队。”

欧·西格宁踱到了埃弗里的床边："特恩才不希望在丰饶星的附近轨道上部署一堆UNSC战舰来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呢。”

埃弗里想起了去参加至日庆典时一些宾客看到他和庞德上尉时的表情——他们轻蔑地看着自己和自己身上的那身军服，眼神是那么不屑一顾。

“那么，难道特恩就不担心有朝一日丰饶星也会成为叛军们的优先袭击目标吗？”

“我们都担心那些叛军们会盯上丰饶星。”欧·西格宁回答道。

“呃，还有……难道我们就对即将重新找上门来的异星杂种们坐视不管吗？”

“总督现在烦得要命，他不想去听到任何有关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意见。他现在不想听这些，也不想听我去讲这些。”

“那么他想听谁来告诉他该怎么办呢？”

欧·西格宁把手臂靠在埃弗里床上突起的铁制托架上，她用力朝下压了压，在确认托架可以承受住自己的重量后说道："某个能想出和异星人沟通绝佳方式的人，某个有能力说服总督接受在丰饶星驻扎舰队的人，或者某个官职大于总督可以直接命令他不得不接受舰队进驻的人。”她抬头看了看埃弗里，“不过那个人肯定不是我。”

埃弗里从她的口气中觉察到了一丝无奈和自嘲。他想告诉欧·西格宁自己理解她的感受，想告诉她自己愿意帮她做些什么，共同为丰饶星可能遭受的袭击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是，这一刻愤怒还是战胜了他的理智。

“你难道看不出来总督是在玩他妈的政治小把戏吗？”埃弗里咆哮道，“你难道就坐视不管？眼睁睁看着手无寸铁的丰饶星居民们被袭击、被杀戮？”

埃弗里已经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怒火，欧·西格宁转过身来看着他：

“我的船已经启程赶赴致远星了，上面携带着我有关要求舰队司令部无视总督的拒绝，立即派遣一支战斗舰队的相关任务报告及处理意见。”欧·西格宁的声音没有一丝软弱，她和埃弗里对视着，“还有什么事情，下士，是你认为该要我去做的？”

羞愤漫游号是一艘隶属于军情局的快速巡游艇——它几乎是舰队里最快的船了。但埃弗里心里清楚即便如此，巡游艇到达波江座艾普森星系也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战斗舰队也需要一定时间来整编集合，它们在路上要耽误更多的时间。即使最乐观的估计，任何形式的增援抵达丰饶星也是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埃弗里十分清楚，这已经太晚了。

短暂的沉寂之后，埃弗里猛地起身，一把拔掉胳膊上的输液管。接着他掀翻床单一跃而起，跳到地板上。欧·西格宁满腹狐疑地看着他，而埃弗里却对她的惊讶毫不理会，他直接来到放着他已经洗干净的制服的衣柜里，找出衣服和裤子，迅速将它们穿戴整齐。

“你这是干什么？”

“准备回去执行那些新兵的训练任务。”

埃弗里把换下的衣服扔在床上，欧·西格宁死死地盯着埃弗里胸膛和肩膀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我记得好像我并没有给你下过这样的

命令。”

埃弗里麻利地穿上草绿色衬衫，然后一脚蹬上靴子：“我有自己得到的另一条命令，那就是训练一队殖民地民兵。而且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们对于殖民地更加重要了，对吧，长官？他们可能是丰饶星惟一的希望了。”

埃弗里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突然欧·西格宁从旁边插上挡住了他的去路，虽然埃弗里比欧·西格宁高上一头并且毫无疑问地更加强壮，但是凝视着欧·西格宁坚毅的脸庞，埃弗里还是不由地慢慢停下了脚步。

“你在先前四十八小时内所见、所闻、所做的一切都已被列为最高机密。你可以回去训练那些新兵们，但是你绝对不能告诉他们有关这次任务的一丁点消息。”欧·西格宁顿了一下，看着埃弗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埃弗里曾经以为欧·西格宁的眼睛是褐色的，但是他现在才发现，对方的双眸中闪耀着深不可测的碧绿色光芒。

“是的，我明白了，长官。”

欧·西格宁让到一边，埃弗里慢慢走出了房门。来到外面的走廊上，他惊讶地发现庞德上尉就坐在不远处的软垫座椅上，手里正摆弄着自己的掌上电脑。庞德上尉一抬头看见了慢慢走近的埃弗里。

“哦，我原本以为你的情况蛮糟糕的呢。”上尉笑了，“不过看上去还不错嘛。”

“上尉。”欧·西格宁紧随埃弗里走了过来。

庞德立即站直身子用假手给中校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长官！”

两个陆战队员目送欧·西格宁的背影走进走廊尽头的电梯里，她的黑色军靴踩在白色的抛光地板上蹬蹬直响。直到看着电梯门慢慢关上，埃弗里才对庞德上尉问道：“你知道她是军情局的人吗？”

“不，我不知道。”庞德把掌上电脑扔进上衣的口袋，“不过在我看来，她还是蛮不错的。”

埃弗里叹了口气：“她对总督的放任也许会害死所有人。”

“她只是遵照上面的命令执行任务而已。”庞德用假手拍了拍埃弗里的肩膀，“召唤舰队支援丰饶星？只有特恩总督才有权这么做。”

停了一下，上尉继续说道：“听着，你们上次执行任务所剩下的所有武器装备欧·西格宁都已经交给了我，她希望我们能把这些武器带回营地，好好加以利用。”

埃弗里知道欧·西格宁船上武器库里的装备将对训练那些新兵起到很大的帮助——有了这些家伙，就可以不必整天带着新兵们长跑和做些用处不是很大的定点射击训练了。退一万步来说，有这些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上一万倍。

“快点走吧。”庞德上尉和埃弗里一起走进电梯，“在我们返回营地的路上，好好给我讲讲伯恩斯下士穿着那身笨重的宇航服是如何慢慢吞吞地在运输舰里爬来爬去的。”

杰肯斯被重重摔在地上的同时，所有第二排的新兵都欢呼了起来。他那戴着头盔的脑袋挨了角力棒的重重一击——于是一下子被击翻在沙地上。他啃了满满一嘴沙子，不过幸好之前听从了希利的建议戴上了一口厚厚的牙套。

“快张开嘴来让我瞧瞧。”希利跑过来跪在杰肯斯身旁，命令道。看着新兵慢慢摘掉嘴上的牙套，在确认他所有的牙齿都依然健在之后，希利又开始检查刚才的打击是否给杰肯斯留下了诸如脑震荡之类的后遗症，“你知道今天几号吗？”

“一月十九号，医生。”

“看着我的手，我伸出了几根指头？”

“一根也没有……”

“很好，看来脑袋没什么大碍，好好享

受今天余下的时光吧。”

医护兵起身离开，杰肯斯坐了起来，擦了擦满是沙子的嘴巴。刚才解决掉自己的新兵名叫斯特森，原来是奥特加德警队的一名警官。斯特森站在沙地中央的木梁上，脸上仍然带着胜利的微笑，并轻轻挥舞着手中的角力棒。

木梁距离地面大概有半米高，四周是新兵们新挖出来的沙坑。杰肯斯沮丧地回到沙坑一端第一排所坐的地方。他已经干得不错了——接连干掉好几个2排的新兵。但是斯特森实在太壮了，杰肯斯拼了老命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小心点。”杰肯斯说着，把角力棒递给了佛希尔，“这家伙很厉害。”

佛希尔点了点头，他已经戴好牙套准备上阵了。这个高个子的不怎么爱说话的新兵带着护肩板，让自己显得更加魁梧了，他在1排的呐喊助威声中慢慢走上沙地中间的木梁。

“听好了！”伯恩斯下士喊道，他盘着腿悠哉游哉地坐在沙地里，“这一局是今天下午的角力棒竞赛的最终回合！输的人将为自己所在的连队赢得打扫食堂卫生一星期的特殊优待！”

伯恩斯满意地看着新兵们的加油声变成七零八落的呻吟。虽然食堂里配备有全自动餐盘处理器，但是它们毕竟是机器，每天必须有人对这些机器本身进行清理维护工作。现在的那些高科技训练工具可是在某种程度上给训练合格士兵帮了不少的倒忙啊，伯恩斯嗤嗤地笑了，“让我们来见识一下真正赤裸裸的无畏战斗精神吧！”

佛希尔和斯特森慢慢靠近对方，开始了各自的进攻。木梁随着两人角力棒的挥舞而微微颤动着，两个人都重达90公斤以上，但是要想赢得比赛的胜利，仅仅拥有蛮力是远远不够的，速度和敏捷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斯特森的身体显然更灵活一些，他看准机会猛地向前一刺，正中佛希尔的下巴。佛希尔踉踉跄跄地在木梁上摇晃着，竭尽全力试图保持身体的平衡，但最终还是摔了下去。

2排的新兵们为斯特森的胜利而欣喜若狂，而伯恩斯却没什么反应。

“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一点小花招而已。”他对着两个新兵喊道，“好了，准备开始第二局比赛！”

“是，下士！”斯特森紧紧咬着牙。

“好了，你们这两个混蛋，比赛开始！杀！杀！杀！”

两个新兵这次更加拼命，也更加小心了。他们在木梁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谁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突然，斯特森瞬间发力狠狠撞在佛希尔的身上，而后者摇摇晃晃地后退着。斯特森抓住机会朝佛希尔的脑袋击打过去，佛希尔则巧妙地侧身躲过，顺势一脚把斯特森踢下了木梁。

斯特森从沙地上爬起来，无奈地耸了耸肩，这家伙只是走狗屎运而已。他的举动为他赢得了1排新兵的一阵嘘声，这时一辆疣猪运兵车从外面驶了进来。

“你们这些小杂种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训练还不够带劲啊！”伯恩斯怒吼着，瞄了一眼从疣猪上走下来的埃弗里和庞德，“好！每人50个俯卧撑，现在就给我做！”

新兵们趴下来开始接受惩罚，他们整齐地报着俯卧撑的个数。杰肯斯偷偷抬起头，看着两个下士在庞德上尉警惕的注视下走到了一起。

就连傻瓜都能看出埃弗里和伯恩斯互相憎恶着对方，自从杰肯斯来到兵营到现在，还从未见过两个下士平心静气地交谈过，甚至连他们走在一起都没有看见过。伯恩斯下士严厉地训练着2排的新兵，仿佛要赢得和埃弗里之间的比赛一般。在这样的大氛围影响下，两个排的新兵们私下里暗暗地叫着劲，谁都不服气对方。

但是今天两个下士却出人意料地走到一起交谈了起来，埃弗里指了指疣猪运兵车

后座上的塑料箱子，而庞德上尉则在和伯恩斯下士说着什么。杰肯斯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周围新兵们的报数声实在是震耳欲聋。不过那里面一定有什么好东西，因为伯恩斯看着疣猪后座的箱子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约翰逊下士朝伯恩斯伸出了手。

伯恩斯顿了一下，时间之长以至于杰肯斯从第38个俯卧撑做到了第45个，然后他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了埃弗里的手。

“二排！立即集合！”伯恩斯转身离开沙坑，继续对士兵们怒吼着，“我们现在立即前往射击场进行射击训练！路不长，都给我跑起来！”

斯特森停了下来，脱下头盔略带不满地问道：“到底是谁赢了？”

佛希尔毫不犹豫地从背后一把把他摔倒在沙地上，两个排的新兵又开始乱作一团。

“肯定不是你，猪头。”伯恩斯咕哝着，伸手拉起躺在地上的斯特森，“新兵们注意了！立即出发！跑步前进！”

杰肯斯和1排的新兵们欢呼着冲向沙地，并用力地拥抱住佛希尔，假如不是看到埃弗里走了过来，他们肯定已经把他抛上天了。

“立正！”埃弗里喊道，新兵们立刻停止了喧闹，而佛希尔则努力控制住洋溢在自己脸上的笑意。

埃弗里慢慢踱向杰肯斯，手里拿着疣猪运兵车上的塑料箱子，“你的训练成绩怎么样？”

“下士？”杰肯斯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走之前不是让你们去学习怎么射击吗？”埃弗里朝着杰肯斯胸前倾了倾身子，“成绩到底怎么样？”

“训练电脑根据成绩判定我为…………神枪手。”

“臭小子，你不会是在对我撒谎吧？”

“没有！下士，千真万确！”

“你呢？”埃弗里扭头盯着佛希尔问道。

佛希尔此刻还没有摘掉刚才的保护头盔，这让他原本就大的脑袋看起来更加健硕了。“我也被判定为神枪手！下士！”佛希尔戴着牙套，大声回答道。

埃弗里重新扭过头来，问道杰肯斯，“你喜欢这个狗娘养的傻大个吗？”

“是的！下士！非常喜欢！”

“很好！”埃弗里继续对杰肯斯说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狙击手了，至于佛希尔嘛，就让他来当你的观察员吧。”（注：现在狙击手一般以两人小组作战，一人负责狙击，另一人负责作为狙击手的观察员汇报目标运动状况以及目标所处方位的温度、湿度、海拔高度以及其他一切可能影响到射击精度的环境因素，通常情况下狙击手是两人小组的组长，对观察员具有指挥权。）

杰肯斯仔细琢磨着埃弗里的话语，突然意识到下士在刚才看似不经意的对话中——虽然只是在形式上，但对杰肯斯仍然是意义重大——给予了杰肯斯地位上的晋升。

“是！下士！”杰肯斯大声回答道，声音无比响亮。

“我们将加速对你们的训练进程。”庞德上尉靠了过来，紧挨着埃弗里宣布道，“我们刚刚接到消息，一个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殖民地权力机构代表团近期内即将造访丰饶星，总督已经要求我们民兵小队为代表团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护，防止叛军趁虚而入制造混乱。”虽然这个谎言撒得有点过于厚颜无耻，但是庞德和埃弗里都认为绝不能告诉这些新兵们事情的真相，必须另外寻找一个给予他们训练压力的理由——虚拟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会使他们更加刻苦认真地训练，更加积极地完善自己。

仅仅是提到可能和叛军进行交锋就已经让许多新兵大吃一惊了，他们愁眉苦脸的互相抱怨着：“我们可不是为了镇压那些叛乱者才加入民兵部队的啊。”

埃弗里看着稍稍有些骚动的队列，点了点头：“你们志愿报名成为一名民兵都怀有

各自不同的动机和愿望，这一点我很理解。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们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一名有能力保护自己星球，保护自己家园的战士。”

他想起了自己对欧·西格宁少校所说的话——在舰队增援到达之前，这些民兵将会是保护丰饶星的惟一力量。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对少校提及——甚至连埃弗里自己都不是很肯定——那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带好这群新兵。埃弗里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他心里清楚，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让这些新兵慢慢尊敬并信任自己了。

“作为你们的教官，同时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我时常告诫自己，要把一生都无私奉献给军队，奉献给我们的人民。不论是在军事训练中，还是在个人行为上，我无时无刻不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假如你们愿意接纳我，我可以帮助你们成为一名和我一样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真正战士。”

埃弗里对新兵们所作出的诺言同样也是对于内心深处的自己做出的庄重承诺，在清剿叛军的多年岁月里，他曾经一再降低先前参军时对自己的要求——时常为了任务需要而去做那些违反道德的事情。为了那些该死的任务，他已经泯灭了太多的美好人性，现在他要竭尽全力，重新将这些逝去的人性努力寻找回来。

埃弗里摘下帽子扔给了希利，然后走到了沙坑中央。

“但是我们需要搞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埃弗里说着，捡起了沙地上斯特森的头盔，倾倒干净里面的沙子，“必须找个人来让佛希尔的大脑袋吃点儿苦头。”

看着第一排的新兵惊喜地笑了起来，埃弗里又加了一句：“也许我就是最佳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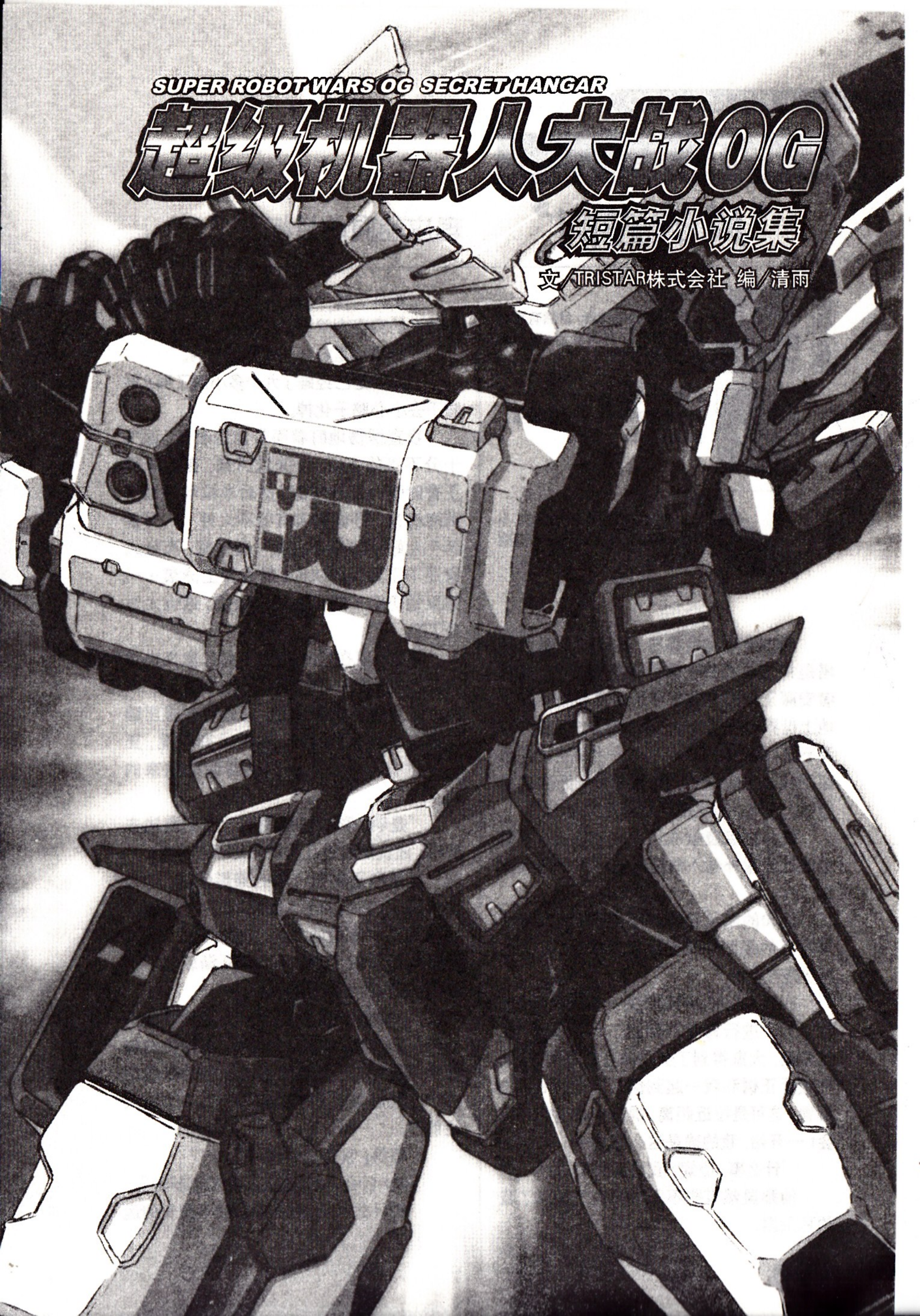
（未完待续）

SUPER ROBOT WARS OG SECRET HANGAR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短篇小说集

文／TRISTAR株式会社 编／清雨



turn.1

“风的去向” 理应朝向的目标

出场人物



安藤正树
塞巴斯塔的操作者。虽然有着很强的正义感，体育全能，但方向感几乎等于零。



琉妮·佐尔达克
瓦尔西妮的机师。长得很漂亮，但个性火爆。



小白&小黑
正树无意识制造出来的使魔。小白性格活泼，喜欢胡闹；小黑则比较沉稳。

诞生于地底世界拉·基亚斯的塞巴斯塔是神圣兰古兰王国骄傲的守护者。操作者安藤正树因为具备罕见的资质而被其从地上世界召唤到身边。虽然在勇气、信念以及不屈斗志的支持下，身为一名战士的安藤逐渐成长了起来，但他依然有个无法克服的巨大弱点。那就是严重缺乏方向感。

这个弱点曾数次让他吃尽苦头，同时也是让他意外卷入命运旋涡的一个重要因素……

柔和的海风轻轻抚摸脸颊。太平洋沿岸特有的强烈阳光炙烤着皮肤，让恼人的汗水遍布全身。

在日内瓦与DC残党决一死战之后，钢铁号为了进行修整而回到了伊豆基地。在此期间，大家得到了少许休息的时间，于是我便让正树和我一起到伊豆下田的海岸去看看。这可是拉近距离，提升亲密度的好机会！一开始，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什么事，琉妮？我可是很忙的。”

他那显然有些不乐意的语气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忙什么嘛！这么好的天气，用来睡午觉什么的实在太浪费了！”

“睡觉也是机师的工作之一啊。”

“你不是已经睡了九个多小时了吗？再睡下去小心脑子化掉。”

我直愣愣地盯着面带惊讶表情，语气十分不爽的正树。话又说回来，在他睡得正香时强行把他吵醒，然后半拉半拽地带到海边来，好像确实有些不太好……可是两个人好不容易有机会一起休假，而且人家还下了天大的决心，特意穿上泳装……结果他仍旧一副不耐烦的表情，这也太过分了吧！

不过，现在吵来吵去一点儿意义也没有。正树的傻气又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难得有机会休假，老是待在屋里睡觉确实没什么意思喵。要是没有琉妮，正树一定会在海滩附近迷路到假期结束的喵。”

“是啊，彩他们也说明天要到海边去玩喵。还说能多去几次就再好不过了喵！”

总是和正树在一起的猫形使魔，小白和小黑。和它们的主人相反，这两个小家伙好像很喜欢海边的气氛。也许是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正树的态度渐渐软化了下来，像是接受了琉妮的提议。

“真拿你们没办法。好吧，也算是换换心情，顺道游会儿泳。”说着，正树便匆匆做完准备活动，朝不断拍击沙滩的海浪走去……我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没让他继续往前走。

“等等！我有事情想拜托你。”

“哎？什么？难道是让我教你游泳吗？”

“说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我不擅长的运

动。我说，只是想让你试试……看到海岬那里的浮标了吗？”

“嗯？啊，看到了。那东西怎么了？”

“我想让你游到那个地方，然后再返回。就算游得不快也没关系。”从距离来看，那里距岸边大约有一百米，也就是说往返的话最多两百米多一点。以正树的身体能力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啊，没问题。只要游到那个浮标，然后再回来就行了吧。”

“嗯，拜托了。”

我话音刚落，正树便一脸轻松地跳进了海水里，用自由泳姿势朝海岬游去。

“奇怪喵。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做呢，喵？”

身旁的小白可爱地动了动胡须，开口问道。

“算是个实验。”

“实验？就这个？”

小黑也不明所以地抬起了头。

“正树他不光是开着塞巴斯塔在天上飞的时候，连在地上走路时都会迷路。所以我就想，他游泳的时候会不会呢？”

“原来是这样喵……真是个可怜的实验啊喵。”

小白带着有些失望的表情把头垂了下去，小黑也有些不解。人、人家也不想做这种笨蛋实验啊。不过，要是能找到治疗正树方向痴的线索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树和方向痴之间，说不定有种切喵断的缘分啊喵。”

听到小黑的话，我一下子有了反应。

“切喵断……啊，不，切不断的缘分？”

“风是反复无常的喵。就连风自己都不知道将吹向何处，自己又是从何而来的喵。”

所以，操作风之魔装机神的正树也像风一样自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是这个意思吗？

不过……我倒是觉得正树的方向痴就算治不好也没关系。

因为，正树他从来没有对自己前进的方向，自己生活的态度产生任何动摇。应该做什么事，应该达到什么目的，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在这方面，他应该从来没有迷惑过。

任何时候都是勇往直前，朝着自己的目标全力飞去。不迷惘、不胆怯、竭尽全力朝前飞。

虽然认识他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正是被正树的这种品质所吸引。不过，这一点我死也不会亲口承认的！

所以，这样就行了。不管他会迷路多少次，只要还能认清自己真正的未来，正树就还是那个正树，一定会一直朝前走的。

“话又说回来，正树已经不见了喵……”

“哎！？”

小白的话让我猛然惊醒。的、的确不见了！刚才明明是朝浮标游去的啊……

“啊，在那里喵！方向完全相反啊！”

小黑抬起前腿，用猫爪朝海中指去。仔



细一看，正树居然朝着另一个方向全速游了过去。

“正、正树！你搞错了！方向在这边！”

我虽然竭尽全力大喊了几声，但他丝毫没有减慢速度，依然朝错误的方向游着。果然……连游泳都会迷失方向。

“真是的！他打算游到夏威夷去吗！？”

我为了追上正树，迈步朝海边跑去。

方向痴的确是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不小的麻烦。但是，每当他快要走上错路的时候，只要由我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带回正确的方向就行了。对于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来说，方向痴什么的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一定会无数次地抓着他的肩膀，把正树带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而那条路所指向的，也是我的未来。

我相信这一点。

（完）

寺田memories

正树和塞巴斯塔是从“《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的第二部作品，《第二次超级机器人大战》开始出场的。现在的塞巴斯塔虽然动作十分丰富，但最开始由于是FC主机，所以战斗动画只能用一张贴图来表现，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动态。实际上，它还曾经在名为《英雄战记》的SFC游戏中登场，和基利亚姆、修等人同台竞技。（寺田）

turn.2

“为了向未来举起的旗帜” 神圣十字军结成秘话

出场人物



比安·佐尔达克
EOTI机关主导者，组建DC的天才科学家。琉妮是他的独生女。



迈亚·V·布兰修坦
卫星统合军总司令。受到众人推崇的耿直军人。

从人类得到“火焰”的时候开始，进化史便加速发展，被称为文化洪流的浪潮开始大踏步向着未来迈进。

而在新西历179年，人类与称得上是“第二种火焰”的存在相遇了。然而，它却可能是会人类将自身燃烧殆尽的危险之火、禁忌之火。

从人类能够自由出入宇宙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大约两个世纪。年号虽然改成了新西历，但人类的生活习惯和二十一世纪初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

其元凶就是……先后坠落在地面上的两颗巨大陨石带来的空前混乱与恐慌。这出惨剧影响了人类的进步，让进化的脚步瞬间放缓。

紧接着，到了新西历1 7 9年，第三颗陨石在南太平洋的马尔凯撒斯群岛坠落。时任泰斯拉·莱西研究所所长的比安·佐尔达克博士负责调查这颗名为“METEOR3”的陨石。

调查小组在“METEOR3”内部发现了明显是人造物品的数据模块。模块抵受住了

冲入大气层时的高温，而且自身还具备强有力的抗空间干扰护盾。

在"M E T E O R 3"中发现的科技远超人类当时的科学水准，被命名为"E O T (Extra Over Technorogy)"。同年，EOT解析机构EOTI成立。

比安博士亲任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而泰斯拉·莱西研究所的成员也大都参与了EOT的解析计划，因为顺理成章地加入了EOTI。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比安博士的脑海里渐渐出现了一幅绝望的未来画卷。其原因并不仅仅是从"METEOR3"取出的科技远远凌驾于地球科技之上。早在"METEOR3"坠落之前，比安博士就间接地感受到了来自外星智慧生命的威胁。

在"METEOR3"坠落七年以前，也就是新西历172年，一项外宇宙探查计划开始实施。为了实现此项计划而兴建的"飞龙号"装备了由比安博士牵头开发的高效率反动推进装置——泰斯拉引擎，也是人类第一艘载人外太空探索舰。结束试航之后，飞龙为了调查冥王星以外的空间，孤身朝冥王星轨道进发。

随后到了新西历1 7 9 年， 也就是"METEOR3"坠落的同一年，飞龙号在到达冥王星轨道后，立刻遭到了外星未知生命体控制的机动兵器的袭击。

虽然飞龙号在遭受重创之后依然成功返航，但地球联邦政府却将有外星生命体存在这一消息封锁了起来，将其作为只有比安博士等高层知晓最高机密，埋葬在了无人察知的黑暗之中。

但天才就是天才。

比安博士在对外星生命体出现在太阳系的意图做了各种推测之后，很快便确信危及全人类安危的威胁，即将到来。

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人类已经无处可逃。"

为了对抗不断逼近的末日，必须在短期内提升人类的战斗能力，组成卓越的部队。但地球联邦政府不仅隐瞒异星人存在的事实，甚至开始出现与对方交涉，用妥协求得虚伪和平的想法。

而比安博士则完全没有与外星人沟通的意思。因为他早已看出，人类这次的对手不是靠这些小手段就能够耍弄的。

最终，他选择了自己拿起武器——成立军事组织神圣十字军，也就是DC。它以EOTI为母体，拥有靠无数EOT支持的强大军事实力。肃清腐败的地球联邦军政府、保卫地球圈，这就是比安博士秉承的信念。

这个在暗地里不断进行的计划，吸引了很多和比安博士一样对地球圈的未来充满担忧的人。其中就有卫星统合军总司令，迈亚·V·布兰修坦的名字。

他也是为了保卫地球圈而拿起武器，决心和比安博士并肩作战的人。既然出现了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组织，也就意味着整个地球圈都将被卷入战火之中。然而，比安博士依然决定进行这次"伟大的赌博"。

这个选择让他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这毕竟是一条充满争斗与破坏的道路。但比安博士之所以自始至终毫不动摇，并非因为他有无比的贪欲和野心。

而是心怀地球圈的未来……

他早已决心将自己的一切投入到无尽的争斗之中去。

在新西历1 8 6年，比安·佐尔达克用一纸声明向全世界传达了自己的决心。

"我们需要的不是诺亚方舟……而是对抗异星人的剑。因此，我在这里代表军事组织神圣十字军，也就是地球的统一武力发表宣言！我们绝不会向异星人屈服，必将为了保卫地球而战斗到最后一刻！"

不过，演说的内容并不仅仅只是表达这个决意，同时包含了另外一层含义。

"如果对神圣十字军有异议的人，尽管展示出你的力量来向我们挑战！"



这才是比安·佐尔达克赌上的"另一个希望"。

只有在力与力的较量中活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承担地球圈的命运。这也是他成立DC的真正目的——像毒药一般在短时间提升人类的抗击能力。

作为DC力量的象征，作为自我智慧的集大成者，比安博士制造了一台被冠以"究极"之名的专用机体。

它的名字叫瓦尔西昂。

拥有现阶段地球圈内最强等级的战斗力，其完成度也称得上达到了人类的极限，的确是与"究极"这个名字十分相称的机体。

另外，比安博士还制造了一台与瓦尔西昂地位相当的机体，这就是瓦尔西昂系列是二号机——瓦尔西妮。

瓦尔西妮是比安博士的独生女——琉妮·佐尔达克的专用机体，全身上下都使用了人工肌肉，同时也是搭载了小型泰斯拉引擎的划时代作品。拥有女性的外观，充满了特殊的美感，是一台能够充分体现比安博士那广泛才能的"究极"机体。

试炼之剑·瓦尔西昂。

托付给未来之剑·瓦尔西妮。

两台机体前进的道路，扬起的旗帜各不相同，但每一台都包含了比安·佐尔达克所希望的"未来的可能性"。

让旧体制崩坏的破坏之力，以及开创新时代的创造之力。比安博士将这两种意义托付给瓦尔西昂系列，将它们送到这个世界上。

"这是一场旨在延续人类生命的战斗。以正义与和平之名， 在高举的剑下……集合吧，人类！战斗吧，人类！和我们神圣十字军一起击碎陈旧的体制，创造地球圈崭新的未来！"

争斗的箭矢已经射向整个世界，在它的前方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让时代给出答案，新的战士们必须登场。

两台瓦尔西昂系机体，在狂乱的时代中等待着终将到访的约定时刻……

（完）

寺田memories

呜呜呜，终于到了请明贵老师绘制瓦尔西妮的时刻了（感动流泪）。说起来，比安算是超级机器人大战的元老级原创人物，在旧系列的《第二次超级机器人大战F完结篇》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这一作的最终决战中死亡，但依然会在以后的作品里频频露面。在"OG"系列中也和迈亚一样是贯穿始终的关键人物。虽然在游戏和动画中很难表现，不过有机会还是希望制作迈亚和比安在年轻时初次见面的情景。（寺田）

turn.3

"小小的救世主" 天使持剑的理由



出场人物

水羽楠叶
在担任了古伦伽斯特二式的机师之后转乘龙虎王。心地善良，具备优秀的念动力素质。

“DC战争”将整个地球圈都卷入了战火之中。左右人类未来的空前大战同时也颠覆了很多人的命运，赋予他们新的使命。水羽楠叶原本在日本地区过着普通的学生生活，这场战争也为她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面带笑容，身边不乏好友，虽然偶尔也会有些消沉，但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虽然没人向我保证，但我却没来由地相信这种平和的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颗星球上曾经发生了几次大的战争。说不定今后也一样。

但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让那样的悲剧发生。我和我周围的所有人，一定能远离战争和混乱，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

我一直这么想。

也始终相信。

然而，这个幻想却被无情地击碎了。战争是那么突然，又是那么残酷，携着充满现实意味的沉重姿态。

在青梅竹马的隆圣参加的游戏大赛决赛那天，我们居住的幕张地区突然遭到了神秘敌人的袭击。这不是恐怖袭击，尽管我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但依然察觉到了什么。

一种更大，更怪异的东西。这是能让全世界支离破碎的混乱——这样的想法钻入了我的内心。

将受伤的我送到战地医院之后，隆圣便参了军，走上了机器人机师的道路。

而我在战地医院接受了各种检查之后出院，并作为护士同样留在了军队里，置身一个在半年前想都没想过的环境之中。

如果有人问我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有没有真实感，我的回答是没有。小时候，我想过好几种未来的发展方向。医生、护士……但“战争”绝对不在其中。

如今，我治疗的患者们全都是在战斗中负伤的人。人与人互相射击、互相憎恨，在这样的残酷循环中诞生的患者们。

不仅仅是军人。世界各地都有无辜的人被卷入战火之中，他们负伤倒地，体会着以为能永远持续下去的生活被夺走的感觉。

DC的核心人物——比安·佐尔达克博士在显示器里说道，“人类已经无处可逃”，这是一场人类为了生存下去而必须经历的战争，但这显然不能成为他伤害无辜者的理由。这不是他将和平与安定从人们手中夺走的理由，绝对不是。

日复一日，诊疗室里的伤兵越来越多。除了受伤后发出的呻吟以外，对无形敌人的诅咒也随处可闻，其中还夹杂着呼唤家人、好友的喊声。每当听到这些声音——我的心便为之一紧。

所有人都不是因为希望打仗而去参加战斗的。其中有很多都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拿起武器，然后负伤倒地。没过多久我便明白了，大多数士兵之所以不顾性命安危，拿起武器奔赴战场，正是为了夺回那曾经以为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和平。这场战争终归会结束吧。为了结束这场悲剧，我应该能够做些什么吧。

英格拉姆少佐的一句话忽然掠过我的脑海。

“你……有天分。”

天赋，换句话说，就是可能性。虽然一开始有些怀疑这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既然英格拉姆少佐这样说，我就知道他指的绝对不是当偶像的天赋或是当护士的天赋。

少佐说，我具备“战士”的天分，

具备兵器操作者的天分。

我？为什么？别说打架，连和人争论都办不到的我，当战士？怎么可能，简直是强人所难嘛。我不像隆圣那样擅长玩游戏，超级机器人、真实机器人什么的我也完全不懂。跟战斗完全不沾边的我怎么可能成为机师呢。



然而，周围那些人的目光渐渐从“期待”变成了“确信”，即便是迟钝的我也能感觉得到。这对我来说真是意外中的意外。我从没想过自己具备机师的资质。

和护士的学习不同，机师的训练简直残酷之极。我大脑一片混乱，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而且不停地反胃。更重要的是，我无比厌恶即将亲临战场的自己。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逃走。或者是故意犯错，然后被开除。说不定可以装成一脸恐慌，无法适应的样子，然后重新回到普通护士的队伍中去。这样的想法尽管出现了无数次，但我一次也没有把它们变成现实。随着紧握操纵杆的次数不断增加，我的操作精度也在不断上升；模拟训练不断重复，我的分数也越来越高。

成为机师，就意味着我从救助者变成了加害者。一想到这儿，我就变得无比消沉，一步也踏不出去，但是……

在我犹豫的这段时间里，有无数的人被击倒，有无数的人受伤。

“不要！爸爸！不要死！”

今天，我在诊疗室听到一个很小的孩子在抱头痛哭。她拉着父亲那再也不能拥抱自己的手臂，不停地呜咽着。

在无辜的人群中，只有悲伤在不断蔓延。我沉痛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现在的我什么也做不到，谁也保护不了，谁也救不了。没错，现在的我……

如果，我拥有力量的话。

如果我拥有保护那些心爱之人的力量。

放弃这种能力独自逃走，真的没有错吗？因为害怕自己的心受到伤害，就放任数不清的人被战火焚烧……那一定非常悲哀。

隆圣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机师，并不仅仅因为他喜欢机器人，更不是因为喜欢战斗。而是为了母亲，为了找回自己喜爱的平凡生活，找回自己的未来。

如果这不是伤害的力量，而是保护的力量……如果我的参战能结束这场战争的话。

那我就责无旁贷！

因为我有这样的力量，我有这样的可能性！

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无法保护、拯救所有的人。但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我愿意为结束战争出一份力。

和自己心中的恐惧战斗吧。

为了始终守护下去。

那么我一定能变得更强。

强到能大声喊出“天下无敌”！

（完）

寺田memories

龙虎王的设定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另外还综合了开发小组成员以及设计师宫武一贵老师的意见。作为某支棒球队的拥趸，我其实很想把老虎放在最上面（笑）。另外，在录音时十分难念的名字“楠叶”其实取材自关西的某条街道名，以及某个和阴阳道有关的人物。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照搬。顺带一提，插画中的服装是请河野さち子小姐设计的，在动画中也出现过。（寺田）

turn.4

"Do You Want to?" 阿拉德·瓦兰伽的情况

出场人物



阿拉德·瓦兰伽
来自"SCHOOL"的机师。个性积极开朗，看似轻佻，但骨子里十分认真。



拉托尼·苏伯塔
来自"SCHOOL"的联邦军机师。克服心酸的过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SCHOOL"……那是存在于地球联邦军内部的机师特殊培育机构。那里集结了大量小孩，每一个人都以成为优秀的PT机师为目标而接受训练。但过度的肉体和精神改造造成了极大的问题，最终导致SCHOOL解散。经过一番辗转之后，孩子们被带到了DC下属的研究机构中。DC战争结束后，阿拉德·瓦兰伽离开了DC残党，在把塞欧拉·史维泽带回来之前，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变故呢？

有的时候，用于思索的时间越长，离解决问题之门就越远，烦恼也会被涂上更为浓厚的色彩。

阿拉德·瓦兰伽现在的状态，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直性子的阿拉德理应属于"在烦恼前先行动"的一类人，这样的性格也的确帮助他解决了之前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如今的阿拉德，却被完全不符合他个性的"迷惘"所支配着。

被联邦军捉住之后，阿拉德最终背叛了DC。但他其实对这个选择本身并不感到后悔。阿拉德被人强迫参加了"为战争做准备的战争"，对他来说，与响介、隆圣等机师的相遇，是将他的价值观彻底改变的重要事件。

即使完成一场战斗，接着又是另一场。这就是阿拉德迄今为止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整体构图。然而，如今这些机师全都是为了取得"在战斗前方的东西"而竭尽全力地战斗着，生活着。

于是，阿拉德产生了疑问。

自己究竟能不能在跨越战斗的地方找到什么东西呢？另外，那东西是否具备让人为之战斗的价值呢？

在万能战斗母舰钢铁号内部那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阿拉德长叹了一口气。接着猛然从床上蹦起来，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朝屋外走去。

"比起一个人胡思乱想，还是先采取行动吧"。被本能驱使的他首先朝基地的食堂走去。正好遇到同为机师的真宫寺祐和雷欧娜·卡修塔因在那里吃饭。

"哦，阿拉德，准备去吃饭吗？"

面对主动问候的祐，阿拉德先点了点头，随后有些羞赧地开口问道。

"那个……不好意思，请问祐和雷欧娜都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的啊？"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两人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随后仔细想了一会儿，回答了阿拉德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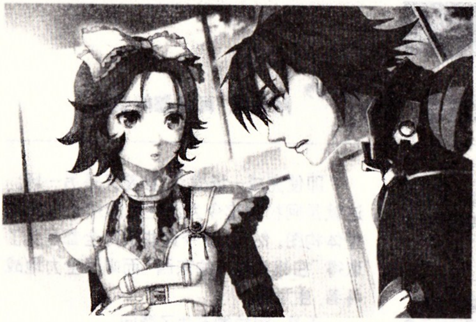
——祐的情况。

"嗯……该怎么说才好呢。一时也想不出'为了和平'以外的理由，真不好办。要说玩色子的话，当然是在和平的世道下最开心了！"

——雷欧娜的情况。

"我……想要保护地球以及与之相关的全体人类，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威胁的影响。支撑我的是那些重要之人的遗志。"

似懂非懂的阿拉德带着复杂的心情谢过两人之后，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离开食



堂之后，大约又走了两个区域，阿拉德忽然看到艾比斯·道格拉斯正在他前方不远处走动。虽然很清楚这样唐突地询问很不礼貌，但在谈话技巧这方面十分欠缺的阿拉德决定径直提出问题。

——艾比斯的情况。

“当然不是因为喜欢才参加战斗的。不过，只要这场战争不结束，我的……我们的梦想就无法实现。在能够进入星海遨游之前，我一定会战斗到底的。”

听到出乎意料的浪漫答案，阿拉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他前往的目的地是机库，并在那里见到了正在检修古铁的南部响介。阿拉德走过去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响介的情况。

“击穿阻拦我的一切，就这么简单。”

真的就只是为了这个！？阿拉德一边在心中质疑，一边把视线往周围扫去。很快便与在古铁旁边为亡灵作检修的卡琪娜·塔拉斯科四目相对。

“嗯？什么事？”

虽然有不好的预感，但阿拉德依旧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卡琪娜的情况。

“为了什么而战斗？当然是因为有敌人啊，敌人。我可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谁要是揍了我一拳，那我就要还他一百拳。这个理由不难理解吧？”

嗯，的确简单易懂。想着想着，阿拉德便将机库抛在了身后。

在问过卡琪娜之后，阿拉德又向偶遇的数人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接着他离开钢铁号，来到了阿比亚诺基地的了望大厅。阿拉德平躺在大厅的板凳上，心中的疑问依旧，就这样直愣愣地看着头顶的晚霞。

“……”

“有什么心烦的事吗？”

听到突如其来的询问回身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是拉托尼·苏伯塔。和阿拉德一样，她虽然同样来自SCHOOL，但现在也作为联邦军的机师展开了新的人生。

“嗯……不知道算是烦恼，还是疑问。”

“能和我说说吗？”

拉托尼在SCHOOL时代几乎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过现在，她的脸上慢慢出现了和年龄相符的表情。看着拉托尼用担忧的眼神看着自己，阿拉德感到心情多少平静了一些。

“奋力战斗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啊。有的人是为了恢复和平，有的人为了保卫地区，有的人是为了实现梦想……各种各样。”

“嗯……”

“但是我……”

“阿拉德也想有战斗的目的？”

“……”

听到拉托尼的话，阿拉德缓缓转动脑袋，把视线投向窗外的夕阳。

“虽说我之所以选择战斗……是因为有必须得保护的人。但我不知道带着如此自私的理由前往战场，究竟好不好……想到这儿，就感到十分不安。”

“你对自己战斗的理由……没有自信？”

对这句结论，阿拉德默默地把头上下动了几下。阿拉德必须得保护的某人。就算他不说，拉托尼也能猜到是谁。

短暂的沉默溢满四周。

让静止的时间再次开始流动的，是拉托尼的话。

“我觉得……这个理由非常充分。”

“哎？”

“保护重要的人这件事，一定和保护众多的未来是联系在一起的。”

“……”

“所以，即便是以私人的理由——我还是觉得阿拉德可以对这件事更自信一些。”

“是么……”

有很多机师都是为了世界和平或人类的梦想而战斗着。但对阿拉德来说，他的目的却是把塞欧拉带回来。保护她不受伤害，就是阿拉德参加战斗的全部意义。

他之所以四处询问，并不是为了求得一个正义的名目，也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战斗更具正当性。而是想再次确认，确认自己扣动扳机的理由。

得出这个结论的阿拉德用力伸了个懒腰，从长凳上坐直身子。

“感觉轻松多了。谢谢你，拉托尼。”

“太好了……”

“那个，拉托尼是为了什么而战斗呢？姑且当个参考吧。”

“可能和阿拉德差不多吧。”

拉托尼温柔地笑着回答了阿拉德的问题。听到这句话，阿拉德更真切、更切实地体会到，自己和同伴们如今正在进行的战斗，的的确确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完）

寺田memories

阿拉德和塞欧拉的关系就像响介和艾克塞琳一样，也是我们认真设定的一对，包括野百舌和野隼也分别继承了古铁和白骑士的设计理念。但最终的发展方向却完全不同（笑）。实际上，阿拉德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我们参考了“第二次α”真实路线的主人公艾比斯的设定。由于她是一个正统的成长型角色，从与她完全相反这个角度来看，阿拉德现在的情况说不定才是正确的。不过，阿拉德和艾比斯还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常失败（笑）。真希望制作几个讲述这两个人奋斗过程的故事。（寺田）

turn.5

“远远遥望的大海” 钢铁号建造秘话

出场人物



水无濑大铁

身经百战的勇士，果断的优秀指挥官。在担任了飞龙号的舰长之后，现转任钢铁号舰长。五十六岁，军衔为中佐。

为对抗异星人而建造的万能战斗母舰钢铁号经历了DC战争和L5战役。这艘曾搭载过PT系列以及其他各种机体的母舰究竟是如何建造出来，又是如何驶向战斗海洋的呢？以下便是这艘承担着地球未来的希望之船诞生的经过。

进入新西历之后，以地球为中心的人类开始将活动范围进一步向宇宙延伸。到了新西历80年，这张版图已经跨越火星圈，朝木星范围挺进。

扩大活动边界的意志似乎永无休止一般，新西历1 7 2年，外宇宙探查计划开始实施。以宇宙开发公社和泰斯拉·莱西研究所共同制定的计划为基础，人类迈向外宇宙空间的挑战开始了。

这项计划的基础应该算是比安博士开发的“泰斯拉引擎”。这种能将重力质量以及惯性质量的分离能量运用到推进力上的加速装置，发挥了彻底超越以往任何宇宙



飞行器的航行能力。而安装了此种引擎的宇宙探查航行舰“飞龙号”，则帮助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外宇宙的航海计划。

在月面基地塞勒涅建造的飞龙号完成了位于地球圈附近的试航之后，经由木星能量中转基地伊卡罗斯，单独朝冥王星轨道前进。执掌飞龙号指挥权的是名将水无濑大铁，他的得力助手肖恩·维布利也在船上。从月球塞勒涅基地出发五年后，飞龙号终于在新西历179年到达了冥王星轨道。然而，即将踏出太阳系的飞龙号前方，并非光明的未来。

来到外宇宙的飞龙号立刻遭到了袭击，据推测，敌人应该是外星未知生命体操纵的机动兵器群。果断应战的飞龙号依然遭到了中等程度的损伤，不得已只能选择返航。新的希望转瞬被绝望替代，大铁怀揣着悔恨和无奈，指挥飞龙号带着众多同伴的遗骸回到了伊卡罗斯基地。

现在可以确定外宇宙中存在着智慧生命体，而且其战斗力让地球联邦政府不寒而栗。再加上从“METEOR3”里找到的EOT，更是让人类清晰地认识到了敌我双方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差距。

作为对抗异星人的手段，联邦政府开始着手进行机动兵器的开发。同时也决定开发与建造用于运输机动兵器的万能战舰。

最开始，关于万能战舰建造的计划有两种意见。一是“装载PT，对抗异星人的战斗母舰”，另一种就是“地球逃亡船队的护卫舰”。虽然社会上持有这两种完全相反意见的人始终争论不休，可战舰的建造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建造计划开始后不久，联邦政府内部主要论调便开始向“逃离地球”方向倾斜，主张应该以“负责地球逃脱计划的战舰”为原则进行设计和建造工作。

然而，与这个计划不相符的是，整艘战舰被赋予了几近“过剩”的强大战斗能力。显然，它所秉承的观点和放弃地球论完全相反，走的是彻彻底底的抗战路线。因此，这艘战舰必须具备相应的战斗能力，否则便无法在地球防卫构想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为了掩盖“ 双重目的”这个事实，这批战舰采用了舰首模块这种结构。这是种在舰身上安装通用接口，方便更换不同功能舰首的柔性设计，将地球逃脱计划背后的防卫构想巧妙地隐藏了起来。

最终，以试作型战舰“空间诺亚”为基础的，搭载了全新泰斯拉引擎的新战舰完成了。它们被命名为诺亚级万能战斗母舰，一号舰名为白金号，二号舰钢铁号，三号舰则是黑铁号。

然而，从新西历186年爆发的DC战争开始，诺亚级万能战斗母舰却迎来了不幸的命运。一号舰在南极参加典礼时受到古兰森的攻击，舰身严重受损。三号舰由于在战前归EOTI机关管辖，因此直接变成了DC军的旗舰。这样一来，联邦军便只剩下了在极东伊豆基地的地下船坞内进行组装的钢铁号一艘。

后来，伊豆基地遭到了DC军的王牌机师艾尔扎姆·V·布兰修坦的奇袭，但钢铁号并未离开船坞便对袭来的AM部队造成

了极大威胁。在舰桥之中，昂首站立着一位曾在与异星人的战斗中吃足苦头的男子，水无濑大铁。

得知艾尔扎姆等人的目的是夺取钢铁号之后，大铁为了保护基地以及年轻的战士们，果断下达了钢铁号出发的命令。

“这艘战舰绝不能和基地一起被毁。如果它在这里沉没……那我们就赢不了DC。”

带着大铁的决心，钢铁号冲出地下船坞，驶进大海。

“舰首已冲出海面！”

“距主引擎点火还有五秒！四！三！二！一！”

“主引擎，点火！”

代替肖恩担任副舰长的小野寺铁哉那雄浑的声音响彻整个舰桥，钢铁号，这个加上水柱全长超过552米的庞然大物出现在了水面上。

“钢铁号，前进！”

舰尾的火箭引擎丛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钢铁号在其伴奏下脱离了水面。

（这艘战舰绝不是为了逃跑而建造的，它必须成为保护全人类的利齿。就算搭上这条性命，我也要让钢铁号驶向修罗战场！）

曾经品尝过败北之耻的大铁站在舰桥中，眼睛里燃烧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决心。为了那些站在自己身后的，自己理应去保护的人和事。为了绝对不能失去的未来可能性。钢铁号作为一艘不屈的战舰，驶向了无尽的征程。

在一片赤红的天空中，承载着希望的战舰不断前行。它的名字叫钢铁号。是一艘属于被钢铁般的意志和毫不动摇的决心所妆点的，胸怀勇气之人的战舰。

（完）

寺田memories

对于从小时候开始就对宫武一贵老师设计的战舰十分着迷的我来说，请求他设计原创的战舰是一个在心中隐藏了许久的奢望。虽然宫武先生的其他战舰也非常棒，但从后面看过去，还是钢铁号最帅！另外，船身那独特的曲线真是太漂亮了！一定要制作成模型！由于OG终究是以机器人为主的游戏，所以总是没机会表现钢铁号的强悍之处（只能在PT发动时看到一点点），不过还是很希望单独给它制作一个故事。实际上，“OG1”的第一话勉强算得上够格。（寺田）

turn.6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联邦军胜负师列传

出场人物



真宫寺祐
隶属飞龙改的联邦军机师，机体为巨盾。喜欢赌博，天性乐观，有着优秀的洞察力。

比起一日三餐更喜欢赌博的真宫寺祐自称“胜负师（赌徒）”。虽然对自己的运气充满自信，但联邦军中其实还隐藏了不少比他更幸运的高手……作为一名胜负师，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好，来吧。虽说是上司，但我绝不会放水的。”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小心哦，祐，响介。”

“我只是来凑数的，所以请手下留情……”

“那么……开始。”

在地球联邦军伊豆基地中的一间士官



宿舍内，有四名男子在微弱的灯光照射下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真宫寺祐的头上包着一块花手帕，表情轻松，脸上还残留着浓重的青少年形象。眼神严肃、嘴角紧绷的是北村开少佐，给人的阴沉感明显与他的年龄不符。他旁边则是像英国绅士般的肖恩·维布利少佐，整个人都被一种柔和的风度所包围。剩下的一个人面无表情，好像有些不太高兴，他就是南部响介少尉。

今天，他们敌人既不是D C也不是虚空使者。利用从古代流传至今的娱乐游戏“麻将”，为了击败除自己以外的另外三个人——他们正要揭开决战的幕布。

距离飞龙改启程前往位于小行星带上的伊卡罗斯基地还有几天时间。即将启程的祐邀请响介等人来打麻将是这件事的起因。响介原本就对赌博丝毫不抵触，于是就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坐在了麻将桌周围，也算是个壮行会。

（哼哼……正好最近一直输个不停。干脆趁此机会大捞一笔，然后风风光光地出发前往伊卡罗斯吧！）

祐的野心让他两眼放光，就这样气势如虹地第一个切牌，让游戏开始。祐和赌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进入联邦军以前就曾在面对很多种情况时用“赌博”来帮自己选择，并借此多次摆脱险境。实战经验极浅的祐能够在经历L5战役之后活下来，并且以巨盾机师的身分立下战功——可以说他确实赢得了一场巨大赌博的胜利。经历过一场战争之后，他为自己作为胜负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骄傲自满，但就在祐的周围，有好几个比他厉害得多的人物。

“好！听牌啦！”

伴随着这声夹杂着夸张怒气的大吼，北村开面前那根代表“听牌”的记分棒轻轻弹跳了起来。北村开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猛者，同时也是兼具气魄与实力的强大战士。每当祐想要搞些小动作操纵赌博结果时，都会被北村开的气势逼得不敢轻举妄动。

“来吧，让我尝尝你必杀的一击！”

“少、少佐，就算你表情这么严肃我也不会点炮的。”

“哼，那只好我先出招了！好！自摸！”

“开、开什么玩笑！？”

用强大的气势将自己压垮的高手，这就是北村开。

“观察结束。下一圈认真对待。”

说完，肖恩便开始优雅地切牌。

（虽然说话方式很文雅，但最奇怪的就是这个大叔了……）这就是祐对肖恩的看法。

“哎？你好像从刚才开始就少了一张牌啊？”

“哎？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听到祐的回答，肖恩笑容满面地说道。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看错了。你的作用渐渐体现出来了哦，呵呵呵。”

（被算计了……　一定要抓住你的把柄！）

表面上风平浪静，但背地里想着好几重的计策，并且最终得到自己需要的情报。微笑着用超重力冲击炮攻击，这就是肖恩流的作战方式。

“哦，响介少尉，打得不错嘛。”

“……”

响介打出一张东风，肖恩带着恶魔般的微笑看着他说。

“你应该知道这张牌很危险吧？”

“没错。”

面对热血沸腾的北村开，响介的表情始终没有任何变化。

祐面对这时的响介忽然产生了一种尊敬的情绪。虽然他和自己一样喜欢赌博，但却有在“不利的一方”下注的勇气，而且运

气极佳，往往可以在最后扭转局面。虽然我自认为运气也不差，但比起响介来依旧是小巫见大巫。不仅仅在赌博上……战斗中也是如此。我猜，他说不定是个这方面的“天才”。

随着牌局的进行，肖恩一直平稳地累积着分数，现在排第一，紧随其后的是祐，北村开比他差一点，而响介则一直在输。

“好，最后一圈。是不是可以就此结束了呢。”

“那可不行。主人公都是在最后才闪亮登场的。”

在战战兢兢的气氛中，最后的对决开始了。四人手上的牌和桌上的牌频繁交替，剩下的牌越来越少。和战斗时完全不同的紧张空气支配了整个房间，仿佛连空气都快要烧起来了。

“来啦！听了！”

“我不会输给你的！我也听牌！”

“哼，那么，我也……”

祐、北村开、肖恩三个人几乎同时听牌，形成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局面。紧张感的密度随即猛然上升，每一秒的心跳数自然也增加了不少。是洗牌还是不洗牌呢？如今，麻将桌简直就变成了一块蛮荒的修罗杀场！

接着……

“自摸。”

就在牌局即将结束的瞬间，之前一直面不改色的响介亮出了他的牌……

“开、开玩笑吧！”

“国士无双。役满。”

这一句话便决定了胜负。在响介一举挽回之前的损失并取得胜利之后，秘密的壮行会就这样结束了。

——对决之后过了一整天的早晨。

祐偶然在食堂见到了响介，并在那里向对方询问有关“赌博方法”的问题。响介明明和自己一样喜欢赌博，可行事风格却相差甚远，如果能弄清楚他的价值观，说不定能对自己的赌运产生积极的影响。

“少尉为什么总是喜欢冒险呢？虽然偶尔也会像昨天大获全胜……”

“我不觉得那是冒险。”

“不不，我的意思是客观地看，的确是这样的吧？一旦失败可就糟糕了啊。”

“不管结果如何，我只是把赌注压在想要选择的那一边，就这么简单。”

“可一旦输了就是血本无归啊……”

听到祐的这句话，响介的表情稍稍缓和了一些，随即回答道。

“那时候的事……到那个时候再说。”

言毕，吃完早餐的响介端起托盘，静静地站了起来。是对自己的运气充满自信呢，还是对赌博本身甘之如饴呢？

也许是后者吧……祐想到。紧接着，这个想法唤醒了一种早已被祐遗忘的感情。说不定，如今的他早已忘记了“赌博”本身的乐趣。也就是说，比起“结果”来，真正的赌徒应该更喜欢“过程”才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遗忘了这种感受。

无欲无求的心带来了胜利什么的，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巧合的事。只有真正享受“赌博”本身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胜负师”。

不是靠运气，而是像响介那样拥有一颗坚持贯彻自我信念的心。只要有了那个，说不定就能为自己带来所谓的“赌运”。

（虽然自称联邦军中的第一胜负师，但修行还是很不够啊……不过，我不会认输的。从伊卡罗斯回来之后，我一定会让你加倍偿还的！）

祐的决心究竟是福是祸，只有老天爷知道。

（完）

寺田memories

虽说是《超级机器人大战》，但也不能全都是超级机器人啊……出于这个想法，我们设计出了巨盾。出现的次数越多，人气越高，在续篇O G 2中也以“巨盾・刚”的身分再次登场。虽然按照设定，这台机体的机师是祐，但由于在OG中可以自由换乘，而且机体又是红色的，所以也有很多像卡琪娜之类的角色适合这台机体。在动画版的OG中由于机体长度的问题而被取消了，十分遗憾。不过我们还会再让它出场的，敬请期待。（寺田）


水上城公国现任盟主，多凯家的王城
他们不会轻易让入侵者进去的
虽然很想大张旗鼓地从正面冲进去……
不行吗？
喂喂，我们刚才不是在港口大闹了一场吗？
看到那座跨在壕沟上的桥了吗？
只要那东西不放下来，要进入正门根本就……
准备好！进入多凯城！！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第十六回
春日部晶
译：清雨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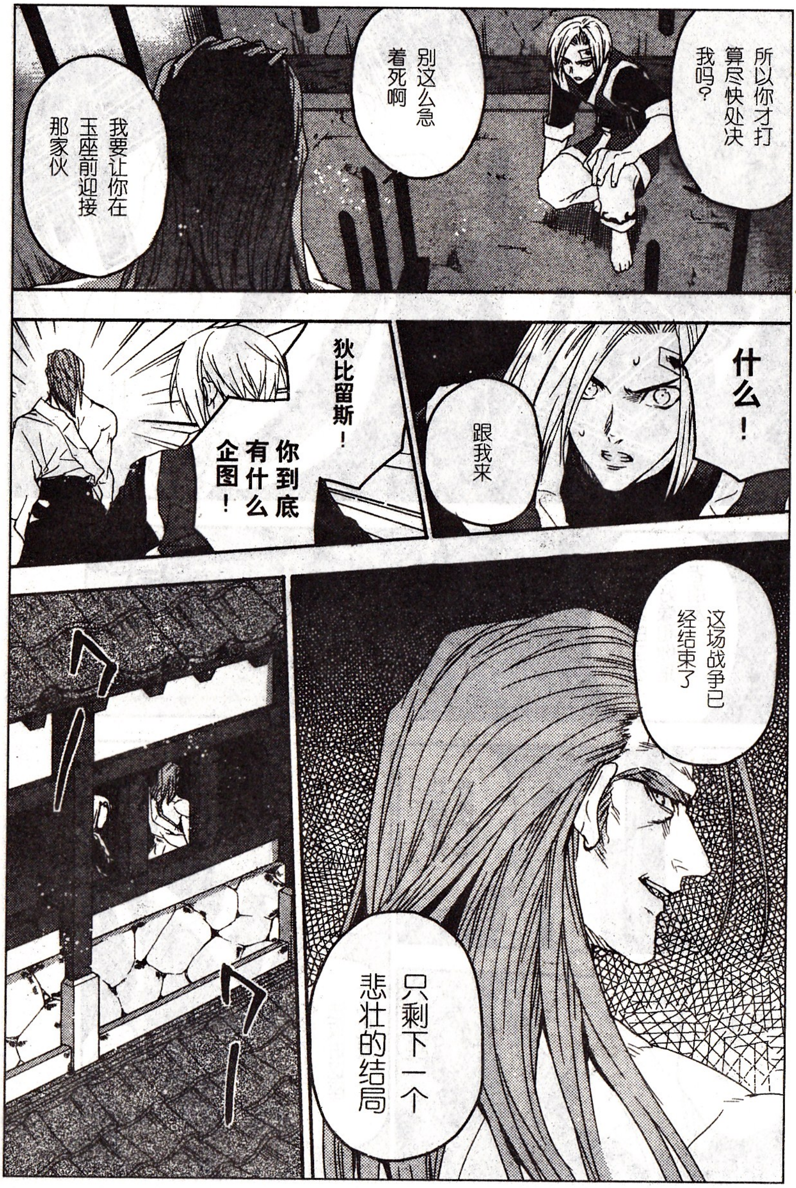

怪物数量怎么这么多！
这副样子……和在卡尔巴雷伊斯以及诺伊舒达特时一样
神之眼干的？
哼，被这种数量吓坏了？
开什么玩笑！
这次一定要捉住克雷巴姆！
说得好，我们就趁乱攻入城内
哈……你还是那么莽撞

游漫堂




你注意到外面的情况了吗
吉诺的儿子，菲特·毛流
多凯领 领主
水上城公国大王
狄比留斯·多凯
狄比留斯……
终于轮到我了么……
放心吧
我既然身为统领毛流黑十字舰队的武人
也就没打算逃避战败者理应接受的命运，和被你打败的父亲一样


ギ
イ
イ
希坦家的三公子好像和你是老朋友
你是说乔尼吗？
他想了个办法攻进这座多凯城
也许是来救你的吧
不知道他雇了什么人当保镖，总之我的军队现在已经土崩瓦解
那个笨蛋……


所以你才打算尽快处决我吗？
别这么急着死啊
我要让你在玉座前迎接那家伙
什么！
跟我来
狄比留斯！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只剩下一个悲壮的结局


原来如此，难怪毛流会被打败
怎么样，乔尼，这些东西就是克雷巴姆带来的异形之力
该死的
想不到他居然把怪物当成了战争的工具
克雷巴姆那家伙，之前只觉得他是在胡闹
结果现在搞破坏的规模越来越大


而且这些东西的出现……对士兵来说也是灾难
现在讨论怪物的威胁什么的也都无济于事
问题的关键在于试图将这种力量用到军事上的人
啊，这是绝不允许的做法
乔尼殿下，告诉我一些有关多凯的事
虽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但或许和从塞伊喀鲁特来到这里的你们也有关系
他们到底想用怪物来干什么？
多凯之所以急着扩充军备以及发动战争……
是为了巩固地盘

游漫堂



多凯领主狄比留斯的阴谋是……
集合水上城公国三块领地的力量，消灭军事大国塞伊喀鲁特
呃！
这好像是主张建国的马奇埃尔·希坦提出来的
实际上，他并不是在这片土地出生的
而是曾经被塞伊喀鲁特判处了流放之刑，以罪人的身分来到这里的「被流放者」
建立国家之后，马奇埃尔一直到晚年都对塞伊喀鲁特恨之入骨


这股愤怒在他死后直接导致了水上城公国全境的闭关锁国
其中多凯对他国的仇恨最强，这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决策
于是克雷巴姆便向多凯领主提出了报复塞伊咯鲁特的想法……
狄比留斯得到力量之后忘乎所以，开始着手统一水上城公国全境
露蒂……刚才那些你听懂了吗？
?
?
?
可能主要是说那个狄比留斯是坏人吧？
哈哈哈！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但是，这么说来……
我们应该感谢你帮助塞伊咯鲁特避免了一场危机喽？


那倒不用
毕竟被抓走的毛流领主菲特是我的老朋友
我只是觉得把他救出来比较重要而已
哇！地板在动！
这是利用水力的升降机，它会带我们到狄比留斯躲藏的天守阁去
失去重要的战斗力之后，他进攻塞伊路鲁特的野心也就化为了泡影
所以，现在谁也无法保证人质的安全
狄比留斯……
必须抢在他下手前阻止他！
一定要等着我啊，菲特


这次和无法挽回「她」的时候不一样……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嗯?
就在上面,快!
是他!
多凯城顶层 天守阁
玉座之间


多凯领主狄比留斯！
你的手下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这场毫无意义的纷争到此结束！
哦
不知道这家伙的心情到底如何


乔尼！
你也太乱来了
菲特，看见你还没掉脑袋，我这下放心了
滑稽演员乔尼在此，让你久等了
释放人质，你再怎么抵抗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原来如此……他说的「追踪者」现在和希坦是一伙的了
居然连我的军队都阻止不了你们
算是些出乎意料的帮手
哎，克雷巴姆呢?
呃！
很遗憾，臭小子们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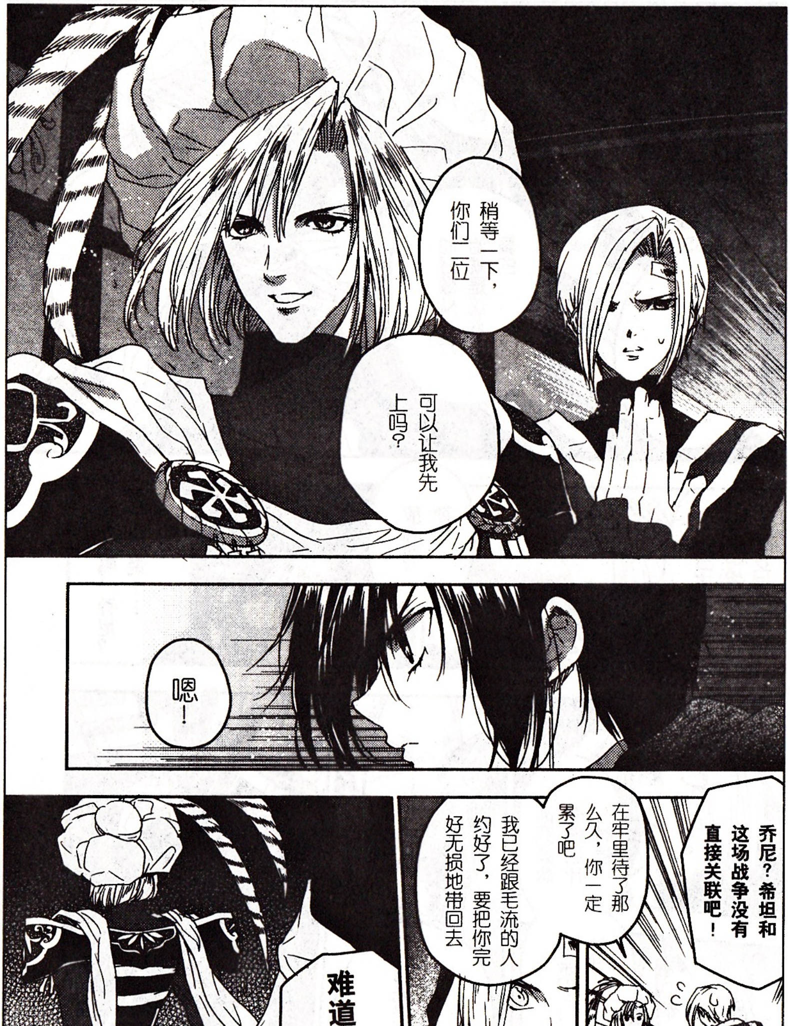

克雷巴姆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和你们追查的神之眼一起
什么！
正好你们来帮我把它们解决掉，谢了
该死的，原来是这样
不过，那种力量让我看到了美好的梦想
所以怪物们才会失去控制，真是让人头疼
我的军队率领怪物站在战场上的样子，实在是太壮观了
塞伊喀鲁特恐怕也不是我的对手……不过，实在很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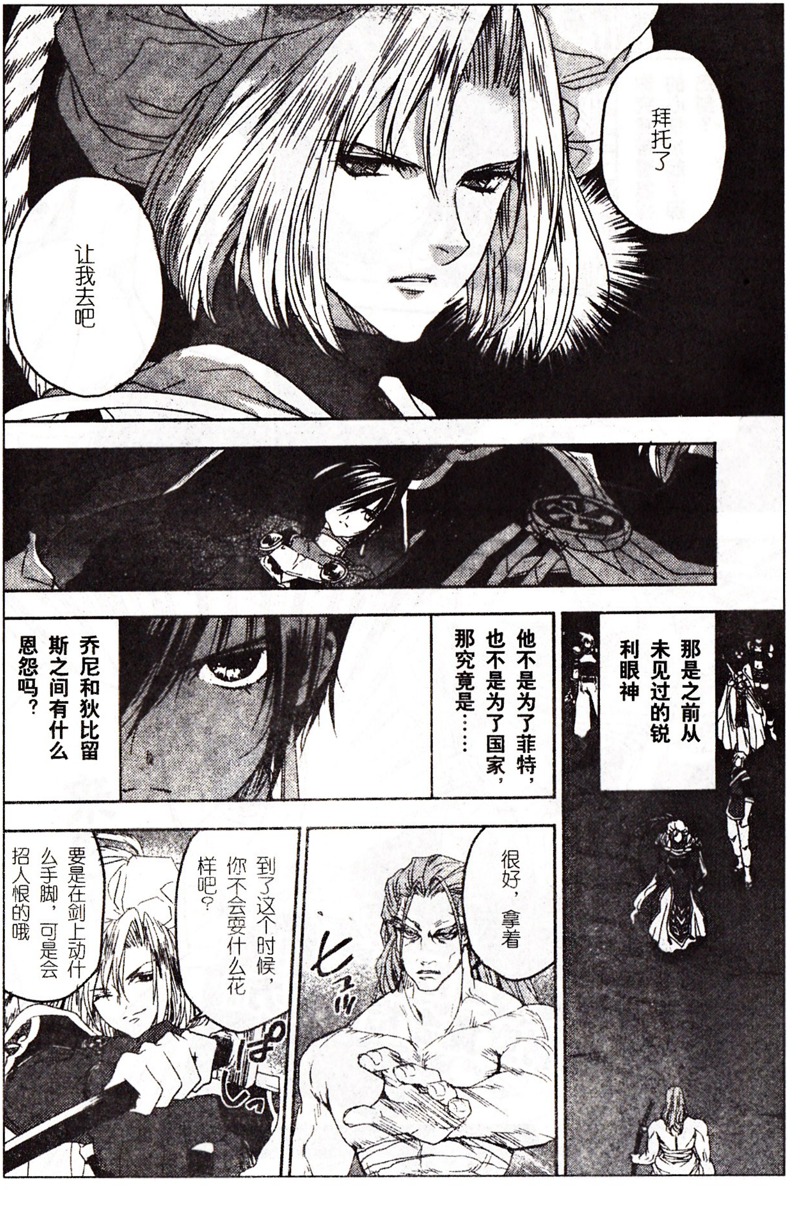

什么狗屁美梦－适可而止吧，狄比留斯！
斯坦……
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神之眼而受到伤害，痛苦不堪吗！
听好了，你的野心没有取得一丝一毫的成功！
你只是一颗被克雷巴姆利用的弃子而已！
别头脑发热，笨蛋
又来了……
呃……
不过……我也是这个意见
在克雷巴姆的手掌上跳舞的可怜王者啊


现在到了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哈哈
想说的话都被代劳了
算了，现在可以把菲特还给我了吧
被你们这帮孩子轻视了么……
快走
那就听你的，了不起的帮手先生
呃！
乖乖把幕布拉上吧！


你还真是爽快
无所谓
反正把你们集合到这里也是我的计划
什么？
被那家伙操纵的我……将把整个水上城公国变成了战场
我早就知道这是愚蠢的行为
但是……
即使如此，我还是要以多凯领主的身分战斗到最后一刻
哪怕现在已经穷途末路，我也要赌上自己的威信……
在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和你们二位领主一决雌雄，这就是我的愿望……


决斗?
他好像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
反正我没有意见!
没关系吗，乔尼?那家伙说……
放心吧，斯坦
多凯已经战败了，这是他最后的名誉……
首先是菲特·毛流，就从你开始吧!
你究竟想傲慢到什么时候!
父亲的仇，就让我……


稍等一下，你们二位
可以让我先上吗？
嗯！
乔尼？希坦和这场战争没有直接关联吧！
在牢里待了那么久，你一定累了吧
我已经跟毛流的人约好了，要把你完好无损地带回去
难道你……


拜托了
让我去吧
那是之前从未见过的锐利眼神
他不是为了菲特，也不是为了国家，那究竟是……
乔尼和狄比留斯之间有什么恩怨吗？
很好，拿着
到了这个时候，你不会耍什么花样吧？
要是在剑上动什么手脚，可是会招人恨的哦


别以为我会让你为失败找理由
你究竟带着怎样的心情拿起了那把剑？
チャッ
来吧!!
双雄、激烈冲突！！胜利究竟会指向何方？
下一回精彩继续，切勿错过！

魔法的挽歌
——纪念已逝的时代

文/多拉●梦

好像很久没看见关于“魔法师”的传说了。记忆之中能翻云覆雨的大魔法师，似乎始终活在我们无法触及的古代，而在高楼林立，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除了某些天赋异能的家伙比如草X京、卫宫X郎、哈X波特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一点和“魔法”相关的东西，它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对于这个事实，有很多人都感到遗憾并痛心疾首，更有人不死心地长年泡在图书馆和废书回收站，企图找出某些还有利用价值的魔法来。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地指出，魔法的消亡，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必然性的！我们必须要正确地认识魔法的本质和其消亡的必然性，并进一步认识到“魔法回不来了！就和圣诞老人一样！”的残酷现实，最终打消徒劳的、无意义的想法，投入到更有前途的生活中去。

那么，本期节目首先从魔法师这个职业说起。

前章·再见吧，魔法师！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魔法师吧？不，不是日本论坛上传说的“25岁还是处男就能成为魔法师”的水货！是身披法袍手持法杖口念咒语“啵啵啵”发火球的那种！

魔法师的特异之处，就在于能做到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使得他们独立于整个人类社会体系之外，成为特殊的一个人群（仅限于人类，人类之外的种族很多是全员天赋异能，不在本文叙述范围之内）。由于掌握着神秘的力量，疑似有与神灵沟通的资格，大部分魔法师都地位尊崇，被王公贵族奉为上宾，出门有车回家有妹子——尽管他们并不喜欢出门也不怎么喜欢妹子。

这样拉风的职业，自然每个人都梦寐以求，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魔法

师从来没有大规模出现过，一直是属于大熊猫的级别，这直接影响了魔法师的传承，有多少魔法就是因为找不到继承人才失传的啊！

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这个职业太考人品了！在人类的其它职业中，不管是骑士弓箭手还是铁匠商人乃至国王将军，只要你不是太笨，不是天生五官不全四肢不灵，都有通过艰苦奋斗达到相当高度的可能性，但魔法师不行，这就是个看天赋的行当，你没有当魔法师的天赋，那就真的没有，给你全套魔法咒语给你一百年你也学不会！看旁边那个戴眼镜的同班同学一分钟就能骑着扫帚到处飞，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可是像那个眼镜小鬼一样的家伙实在太少了！

更悲观的还在后头。就算你有天赋，也未必能遇到学习魔法的机会；就算你的城市里就开设有魔法学校，你也未必能负担起高昂的学费和材料费；就算你侥幸入学了，也未必能在学习时保证不被某些高难度魔法弄死弄残……如果导师本身就是个魔法狂人那更惨了，先祈祷他不会自顾自地钻进实验室三五个月不出来，或者不会把你拿去做实验吧！

OK，恭喜你从魔法学校毕业，学到了一身法术，而且没有染上老师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臭毛病，成了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正式魔法师，准备踏上自己辉煌的人生道路了——很好，你终于可以体会到魔法师这个职业的弱点了。

弱点1，魔力限制！魔法师可不像战士，战士就算被打成猪头，筋疲力尽，还有“爆发出最后力量”的可能性，你看人家典韦，在宛城身受数十处重伤还能抓起敌人当人棍乱扔，最后都以为他不行了，结果他还能“复前突贼，杀数人”，这就是狂战士的威力啊！而魔法师的魔力一旦没有，那就真没有了，挤也挤不出来，一点余地都不留，也更容易让敌人摸清底细。

弱点2，体力限制！由于长年蹲在实验室当宅男，魔法师的体质一直是被诟病的，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身体健康肌肉发达的魔法师，甚至连胖子魔法师都少见，更多的是营养不良骨瘦如柴的烧火棍，很难想像各种英雄传奇中魔法师是怎么跟随主角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估计跟随大军团行动时享受专车待遇还靠谱一点。这种体质也决定了他们在耗完魔力之后体力也不会剩下多少，如果没有同伴的掩护就等死吧。

弱点3，近身限制！没有人以为魔法师在近身战中能打败战士吧，这个职业是出了名的低HP低防御力低移动力，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能放光球的纸老虎，被敌人近身之后除了蹲下抱头之外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而且因为无法穿重甲还特别不经打，这就意味着队伍不得不分出部分人员来专门负责对魔法师的保护，直接造成对整个队伍的战略影响——至于那些一个人冒险的魔法师，大部分都变成供后来者调查的尸体了吧。

综上所述，魔法师根本是一个没有太大潜力可挖，无法长期跟随队伍，自力更生能力差的累赘，要不是他们的魔法特别有用，早就该列入被淘汰的行列。也就是说，“魔法”是魔法师能混饭吃的惟一途径。但是如果连魔法都没用了，消

亡了，魔法师还能存在吗？当然不能！

问题是，各种各样的魔法都注定要消亡。

接下来我们看看，各种主要魔法是怎么丧失存活资格的。

后章·再见吧，魔法！

这个后章有点长，没关系，我们慢慢数。以下列出的，是在各种游戏动漫小说中最常见的魔法类型，如果有遗漏，欢迎大家补充。

火系

这是最古老的元素魔法之一，而且在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中，火是能给予人体最直接伤害的，这就决定了火系魔法是彻头彻尾的攻击系魔法，也是众多游戏中魔法师最早能掌握的攻击系魔法之一，做为负责攻击的法师要是弄不出小火球，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火系魔法的攻击方式主要以火球为主，从初级小火球到火球三连发五连发，乃至火球暴雨，火球爆发……如果不是有“火墙”这种东西的存在，估计把火系魔法换名叫做“火球系魔法”也不会有多少人异议，而且火球本来也很强大，如果有玩WOW的读者（不知道这篇文章登出来时WOW有没有重开），应该还记得当年风靡WOW世界的“五火球神教”，那句“五个火球砸过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是多么的销魂啊！

在效果方面，火系魔法也非常令人满意，几乎可以对所有类型的敌人造成伤害，尤其擅长把那些喜欢穿钢铁盔甲的骑士做成红烧罐头，或者让植物系的敌人举办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如果一定要说弱点，大概就是容易被水系魔法兜头浇灭吧。

所以问题就摆在面前了，火系魔法消亡的原因是什么？

很显然，有一个直接的因素没有被大家考虑到，那就是火系魔法的杀伤不分敌我。你见过两军混战中，无数火流星从天而降只打敌人不伤我军吗？你见过一个火球绕过同伴直取对方吗？没有吧！更可怕的是火系魔法有着独特的后遗症，那就是火灾，打出去的火球很容易就碰到什么引燃物，然后轰的一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鉴于以上问题，火系魔法的发挥受到了颇多限制，比如不适合大规模混战，不适合在森林、草原等容易引发火灾的地方使用，同样不适合的地方还有建筑物与街

道内，毕竟一个小火星烧毁大城市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尼禄时期的罗马或拿破仑时期的莫斯科；而在潮湿地带则很不容易让火系魔法产生效果，火系魔法师常常面临尴尬地看着法杖上那坨小火焰然后被敌人围着打的惨境。

不过，导致火系魔法真正消亡的原因，大概还是"科技"的进步。你说，当时代发展出火药，发展出枪械，发展出炮弹，发展出火焰喷射器，发展出打火机……的时候，当火系魔法的所有特点都能被代替，被普通人掌握的时候，火系魔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现在我们得出结论了，火系魔法的消失，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旧时代的眼泪呀！

水系

老实说，做为传统四大元素魔法之一的水系魔法并不是适合攻击的法术。在大部分资料中，我们看到的水系魔法在攻击方面乏善可陈，要么是弄出一个水球把敌人包裹住，大概是为了让敌人窒息而死，要么是打开一个次元空间从另一个地方弄来一波洪水把敌人冲走，眼不见为净。

问题是，这种战术不管从观赏性还是实用性上都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水系魔法是非常注重环境的法术，在一般说法中，它是凝聚周围的水元素形成水球进行攻击的，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在干旱地区施展水魔法效果往往不大，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水元素，能弄出一瓶矿泉水的量就不错了，而在水元素丰富的地方，其魔法的适用性又要打折，因为这些地区的敌人多半是很适应水的环境的。

于是悖论出现了。水系魔法师会尴尬地发现，当他们在沙漠里施展水魔法，弄出那一瓶矿泉水时，对面那些长期受干旱之苦的居民绝对不是惊慌逃走，他们多半会一口气把水球吸光，然后泪流满面的跪下来膜拜："神啊，再来一次吧！"或者是"哦哦，被水淹死！我的一生已经没有遗憾了！"如果他们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施法，则容易遇到鱼人之类的水产生物——你见过鱼因为在水里而被窒息而死吗？

至于将敌人冲走的战术，那就更不用提了，从资料里我们可以得知，这种水流有着流量大但时间短的缺点，而且由于屏幕的宽度问题，规模绝对不会超过一次中等的水库泄洪，那么，一次小规模的，持续时间不超过10秒（太长的话玩家会按START跳过）的水库泄洪，到底能有多大威力呢？反正大多数时候，被冲走的敌人会在五秒钟内回到原地站好……

既然水系魔法这么烂，那就别用来攻击了，做点好事吧，比如给沙漠地区缓解旱情？问题是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地方造出水来本身难度就很大，魔法师的体质又衰成那样儿，你说要把比如——撒哈拉就不说了，塔克拉玛干吧——这么大一块沙漠给绿洲化，得累死多少魔法师啊，一万？我觉得怎么也得五万起！你别嫌贵，

这五万人里还不包括半吊子的魔法学徒。至于为什么不在水元素丰富的地方造水这个问题我想就不必问了吧……

如果一定要说水系魔法的优点，那大概就是对火系魔法的天生克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强力攻击手段的出现，连火系魔法都吃不开了，水系魔法师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估计大部分魔法师都转而向园林灌溉或祈雨师的行业发展了，说不定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一边哼哼一边绕着石头跳舞的非洲巫师就继承了一点水系魔法呢。

土系



做为四大元素魔法之一，土系魔法一直不为人重视，大概大家都热衷于华丽的大场面吧。其它三系魔法师施法时一个个红光满面，潇洒自如，您再看这边的土系魔法师，只见他念动咒语，突然一堆石柱从地下冒出，整个场地顿时尘烟弥漫，最后那个魔法师灰头土脸地走出来，嘴里还吐着沙子……还真是没什么好看的。

事实上，土系魔法是非常强悍的，在四大元素中它最偏重物理攻防，一道从地上突然竖立的石墙足以让一队猝不及防的骑兵头破血流筋断骨折，将敌人的阵营突然变成流沙，足以让军容整齐的精锐之师阵脚大乱，而在大地上造一条裂缝，把整支部队吞下去也是经济实惠，至于高阶魔法那根本就是人为造一场地震，毁掉小半个城市都问题不大。

那这么经济实惠的魔法，咋就消亡了呢？

答案很简单，这是力气活儿啊！其它领域的魔法，哪个有土元素这么重的？土元素是元素魔法中惟一的固体元素，所以施展土魔法基本上就是相当于让魔法师强行把这些沉甸甸的东西组合成不同的攻击方式，就算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增加魔法效果，但再怎么增幅也毕竟有限，所以使用土魔法应该极其耗费精力，绝对不会比高考的最终冲刺来得轻松，而且是将高考最后三个月的劳动量在几分钟内用出来，何其惨烈！可以想像，每次土魔法用完，魔法师都会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吐白

沫，然后被人拖下去……

当然，你也别看不起人家，别的不说，你去用手搬那堆石头试试！

既然土系魔法会消耗很恐怖的精力，那么修炼土魔法和使用土魔法的人自然会变少，而如果哪个君主神经病发作要修一个“名垂千古”的大型建筑物，那么那一国的土系魔法师大概就都得累死了，相信这才是土系魔法师灭绝的最根本原因。哦？你不觉得有什么地方能消耗这么大的土石方？那我们来数吧：长城、金字塔、古罗马斗兽场、圣域十二宫……

风系

应该是适应环境最广的元素魔法，我们都知道风是由于空气流动产生的，而以人类为主的勇者们则基本不会有在隔绝空气环境下战斗的可能，就连魔界也往往充满适合呼吸的大气，这可以说是对人类的特别优待，也就给了风系魔法最大的施展空间。

不过，风系魔法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操控，让我们看看游戏最初级的风系魔法是怎么用的：敌人面前出现个一人高的小龙卷风，把那倒霉蛋卷上天去然后啪叽摔下来，很好，超过5米基本上就拍扁了。但问题就在于，要想精确地控制一个小范围内的空气流动难度已经相当大了，还要让这个区域的气流强大到形成龙卷风——还是那么小的龙卷风，而周围环境不受影响，这根本就是在难度上本末倒置，相信有无数的风系魔法师都含泪倒在这一关，也直接导致了更多的风系法术失传，当初编写风系魔法教材的人实在该拖出去被龙卷风刮个十分钟。

不管怎么看，在制造龙卷风时不考虑范围是更好更有效的办法，但这时的问题出在距离上，和敌人太近的话，可能魔法师自己也会被卷上天去，距离太远的话对风元素操纵又成了问题，这也使得风魔法的实用性大打折扣，后来有天才又发明了反其道而行之的真空术，瞬间抽空目标范围内的空气，据说其压强可形成无坚不摧的真空刃，但是要想形成这种真空，必须对抽空空气的速度和范围有严格要求，你说你在10秒钟里抽空1立方米的空气这有意义么？倒是不少物理系的战士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而道行高深的魔法师面对这种情况，估计宁可放个龙卷出来一了百了。

于是，风系魔法的实用性就变得很窄了。风系法师们可以在海上造一场大风让船跑得更快，但是机动船出现后掐死了这招的出路；他们还可以让特定对象漂浮在空中，但这种方法费时费力更重要的是飞不快，想来被狂风包裹的施法对象也不会舒服，用来拷问或许更好一些；他们也可以让风车转得很快——但堂堂魔法师干这个太无聊了！

其实到了今天，说不定也有少量风系魔法流传下来，比如夏天，在走满短裙美女的街上，突然一阵风平地而起……没准儿就是哪个学了风系法术的家伙在暗中偷笑哦。

状态系

这一系魔法的特点是直接作用于敌人本身，不管对手钢筋铁骨还是技巧精妙，隔着一米厚的盾牌也罢，说轰你就轰你，真是天罗地网无处藏身。状态系魔法也分精神和肉体两种，精神系魔法可以让人陷入恐惧、混乱、暴走等失控状态，肉体系就更直接，加速减速，石化沉默，中毒昏暗，衰弱睡眠，反正都是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劲儿，如果运用得好，足以让施法者成为众人敬畏的对象。

但要命的地方就在于，状态系魔法给普通人的震撼实在太强了，甚至超过其它种类的所有魔法，你想想，那家伙一句话就能让自己又哭又笑，跳河上吊，说不定还能让自己在混乱状态下把全家老小杀掉了，这能忍么？自古以来，人类最珍视的就是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精神状态，而现在有人能够改变和控制自己的内心，这种真实而紧迫的威胁感是足以让理智的人变成疯子的！

我们不必去想能够影响他人精神情感的法师最后会有什么下场，翻开历史书看中世纪的欧洲人是怎么对付异端、巫师和魔女的就行了，火刑架就竖在广场上呢。

重力系

顾名思义是操纵重力的魔法，形式包括改变地球引力来限制敌人的行动，或以极大的压强攻击敌人等。不管怎么样，能够改变一部分引力场这是非常牛逼的事情，牛逼到你会觉得这么牛逼的东西根本不该出现在普通的战场上！

能够改变重力到底有多牛逼呢，由于牵涉到很多物理学术语和专用名词，比如相对论什么的，这里就不用上课了，反正我们只要知道，改变物体重力需要极大的质量就行，而在越小范围内改变重力越多，就越容易破坏引力的平衡。别的不说，小于直径三公里范围的重力改变必然引起引力坍缩并进而产生黑洞，也就是说我们在游戏屏幕上看到的重力魔法用完之后，战场上应该是千山鸟死绝，万径人全灭，连一点渣都不会剩下，这个战场本身则会变成一个连光线都无法逃出的黑洞，直到将整个游戏世界吞噬为止……

同学们，大杀器啊！！！

对于这种付出与回报完全不成比例的超高风险魔法，实际上应该归于“禁咒”魔法才是，用来当作核威慑的资本就行了，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去用它，因为没有人

希望丢出这魔法后世界就毁灭掉，就算魔法师想要自暴自弃，他的同伴也不会允许。所以重力魔法的最终命运也就注定了：和众多记载有魔王资料的书籍一起，封印在极密资料库的最深处，直到所有人都忘掉它为止。

雷系

诸多攻击类魔法中，雷系魔法大概是最有威势的一种，天空乌云密布，只听咔嚓一声一道闪电劈下，将下面的目标轰成焦炭，给人的视觉感官冲击都相当大。大家知道，雷电这种东西本来就蕴含了极大的能量，据说一次闪电能释放出多少万伏特的电压，把人雷得内焦外嫩是一点问题没有，对于那些习惯穿金属盔甲的战士来说，发动迅速，威力绝大的雷系魔法简直就是他们的恶梦，有时这恶梦还要附带麻痹属性。



但是雷系魔法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它所蕴含的能量太大了，大到不像是人类所能操控的。如果本来就是阴雨天气那还好，要在万里无云的天气里凭空生出一次百万伏特级的雷电，绝对是一件能把魔法师榨成人干的任务。

这方面中国人很聪明，雷系魔法几乎全是天地之力，比如某人要得道时肯定会有雷电组成的天劫，比如道士驱妖也常常烧符请天庭雷部神将，施法者本身是没有雷电之力的，所以一旦召唤雷电的技巧出现偏差，那就意味着召唤失败。我们知道中国人喜欢藏私，搞什么独门秘籍一脉单传的噱头，这样召唤雷电的技能珍贵倒真是珍贵了，一旦那位惟一继承人出点什么事，这一条召唤雷电的办法就算失传了，想必统共加起来也没几条的召唤技能就是这样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消失的吧。

至于西方则是另一番景象，魔法师们似乎特别喜欢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一次雷电攻击，不过人类能凝聚的雷元素毕竟有限，所以我们看他们劈人都有气无力的，而且还特别喜欢吹牛灌水，动不动就高喊“十万伏特”，结果敌人经常是摔一跟头爬起来就再战——要知道人体的安全耐受电压只有36伏而已，可见西方雷系魔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德性，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次雷系魔法逆转战局的著名

战例。

有资料记载的最后一个雷系著名法师是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他创立了著名的交流电输电系统和无线输电技术，得意技是让百万伏特的电流通过身体），他被爱迪生打压下去以后，雷系魔法陷入了真空期。

冰系

其实冰系魔法也属于比较违反常识的类型，虽然像圣斗士之类作品里叙述得很轻松："世间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所以你只要静止原子的运动就能冻结万物！"确实是速成的冰系魔法教程，而且这确实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原子行动越慢，其温度越低，到其基本完全静止时，还真就是传说中的绝对零度。



但是很遗憾，这个说法就像"100米跑进9秒5肯定能夺得冠军"一样，纯属废话。关键的挑战不就在于"怎么让原子静止"吗！虽然现代已经有冰箱这种制冷利器，但人家的工作原理是用制冷剂吸收热量达到降温效果，然后由制冷系统将热量转移散发到外部（不信的同学回去摸自家冰箱，背后肯定有一块地方是烫的，那里就是散热处），魔法师当然不能用这种原理，别的不说，这多出来的热量要转到哪儿？魔法师身上？那每一个冰系魔法师得先过耐热这一关才行，至少要达到体温50℃不死才行。

剩下的路就只有凭空制冷了，这倒好办，纯粹的力气活：请完全无视热力学第二定律，拼命把某个范围内的热量向四周发散吧，让那里的温度降到零下至少100℃，同时集合空气中的水元素到这个区域，而且速度要快，几秒就得成型，这消耗的能量……看上去，这冰系魔法师比水系魔法师难做得多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他们造出来的冰柱，如果有哪位大师能强悍到在沙漠地带用冰系魔法攻击敌人，那简直就是神迹来的。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冰系魔法没有什么技巧性可言，其原理就是两个字"逆天"，而且是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的逆天，你说你有这种本事练点别的啥不好啊！

召唤系

召唤系魔法，顾名思义是召唤战场之外的力量前来助阵，在诸多魔法里是出了名的苦力活，不但消耗魔力多，而且耗时极长，基本上属于可以让敌人上来殴打十分钟的，所以这种魔法施展时要么拉几个肉盾先挡着，要么提前预备提前发动，反正如果一个人面对敌人还要现用召唤魔法，那就等着被群殴到死吧——对方如果也是不开眼的召唤系那倒另当别论。



代价如此之大，召唤出的东西自然也要牛逼才行，所以我们看到从召唤阵里经常会跳出异次元的牛鬼蛇神，不论是出场造型、破坏力、消耗魔力乃至表演时间全都超越同属性的高阶魔法（FF8的最终召唤兽“伊甸”走秀时间长达2分多钟还不能取消，是非常恶劣的情况），高级召唤兽往往拥有一击令敌方全灭的威势，堪称战争之神。

既然如此好用，那么按照常理，就该有一大批召唤系魔法师被当作神仙一样供起来，平时啥都不做，只管躲在别人严密保护之下放召唤兽，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人这么做，召唤兽依然要加上“传说中的”前缀，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显然，召唤系魔法还有一些限制没有被我们注意到。首先，很少有低级召唤兽是从异次元召唤来的，它们一般是存在于本世界中，也就是说——低级召唤兽其实就相当于普通的野兽军团，会受到本世界的规则影响，并没有特别出奇的能力，你在荒原上召唤出一头乌贼来那纯粹是行为艺术，没有实用价值，而召唤出一头土生土长的野狼，估计也会被同伴殴打：“这种东西在这里到处都是，哪里需要你召唤啊啊啊啊？！”

那么有价值的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高级召唤兽了。但这帮大爷也很难伺候，出场费奇高，而且大多独一无二，大家又特别喜欢召唤好用的那几个，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奥丁老爷子来说，他做为惟一的北欧主神，如果同时受到两处召唤，他该怎么办？当然是只能响应一边，这样另一边多半就会被放弃了，连重新召唤的机会都没有——需要召唤高级召唤兽的场合都是十万火急，哪儿还有反悔的机会啊！此外，在很多说法里，召唤异界强者还需要一种叫做“召唤坐标”的东西，据说这样才能准确召唤出所需要的助手，如果这坐标差了一丝半毫，说不定出现的就是满身血腥的食人魔王，这种代价是任何一个召唤师都无法接受的！

综合上面的结论，召唤系魔法不但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冒极大风险，而且还很容易出现召唤失败、召唤错误等问题，这种不稳定的法术当然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

传送系

我们有时会在游戏里看到一个魔法阵，踩上去触动什么设备就在瞬间被传送到下一个地方，绝对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这就是传送系魔法。传送系魔法大多数都以长期魔法阵为基础，以实现其方便快捷的特点，和攻击、防御一点关系都没有，倒是对普通人来往各地起到了很大帮助，属于典型的民用魔法。

那么这样一种和平的魔法为什么我们现在也看不见了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在各个游戏里看到的传送魔法阵吧：主角跑进那个发着光的小圈，是不是下一秒钟就在另一个发光小圈里出来了？没错，问题之一就在这里，传送阵要想发挥效果，自然是需要两头都设立起始和终点的，不信等你哪个朋友去爬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打电话联系他看看，如果他没有电话你还能打通我直接从20楼跳下去。

而传送魔法阵的设立原理，很多资料上都没有说，最多是语焉不详的"需要蕴含魔力的XXX"，"设立指向具有XXX特征的XXX"，这说明什么呢？首先，大部分魔法阵由于没有魔法师24小时守在旁边，只能是创造它的材料蕴含魔力，而"用之不竭的魔力"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魔法阵终究有失效的一天，而那时候创造这个魔法阵的法师估计骨头都化成灰了，如果他没有传人的话，这个魔法阵的废弃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

然后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魔法阵设立需要非常精确的手法，符号啊长短啊错一个都要不得，而固定在地面上的魔法阵就太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了，天上飞个陨石砸到上面，妖精打架一剑砍在上面，乃至哪个死小鬼一泡尿撒在上面……都可能造成这个魔法阵的效果出错，说不定直接就传到魔界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一个魔法阵的报废同时也意味着和它对应的魔法阵失效，而最可怕的是，对面的人用魔法阵时可不知道接收端已经坏掉了，踩上去如果毫无反应还行，最怕就是一阵光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看到过这位老兄……

固定传送魔法阵的弊端摆在这里了，那么不借助魔法阵的个人传送魔法呢？一定有朋友说你看我打RO的时候一个翅膀就瞬移回去了，还是很方便嘛！没错，确实有这种魔法，但你们不觉得它比固定魔法阵更要命么？不信我们就来看看它的效果好了，所谓个人传送魔法无非有三种效果：不知道自己会被传到哪里的，只知道自己要去的大概范围的，能精确定义一个具体地点进行传送的。

不知道目的地的传送魔法就不用提了，那根本是个杀人陷阱，大家想来也该理解为什么它不能流传下来；而只是指定一个大致范围的随机传送的话，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瞬间自己是挂在屋顶上还是站在人家卧室里，最坏的情况是一脚踩在一个彪形大汉头上；至于精确定义地点的传送魔法，确实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不过很遗憾，至少各国国王是不能允许这种魔法流传的，开玩笑，让你想传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万一哪个臭小子传到我宝库里怎么办？万一哪个臭小子传到我后宫里把我最宠爱的妃子拐走怎么办？万一哪个混蛋传到我卧室里一刀把我宰了怎么办？……

听说秦始皇烧掉的典籍里，有不少关于"精确传送魔法"的著作哦……

光明系

这是最容易让人产生信赖感的魔法之一，自古以来，光明系（或者叫神圣系）魔法师就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代言人，据说施法时脑袋上面会有圣光照耀，天使环绕，以及宏伟雄壮的咏叹调，接下来不管是头破血流肠穿肚烂的战士突然一跃而起，还是黑压压的魑魅魍魉瞬间一扫而空，旁观者都只有泪流满面跪下来歌颂神之威光的份儿。

光明魔法就是这种立场分明的魔法，信者原地满血复活，仅次于信春哥，不信者立马打入地狱里去。我们可以在游戏里无数次看到魔法师头顶那巍峨壮丽的天国景象，并且能够迅速意识到其对手将要面临怎样的麻烦。它是对神拥有无限虔诚的信徒才能施展的私家法术，比其它任何一家魔法都来得有权威性，更难得的是攻守兼备，大家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在自己的队伍里配上那么几位吧！

可是很遗憾，这么好用的魔法，最后还是消亡了。和其它魔法失传往往是限于魔法施展的客观条件不同，光明系魔法消亡纯粹是人类的自身原因。施展光明系魔法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对神的无限虔诚，这是神赐予信徒的利器，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那么就算掌握了最强的光明魔法咒语那也和小学生背课文一样毫无用处。



可是我们回过头去看看那些掌握了使用高级光明魔法的大佬们，就会发现这帮家伙根本就是尸位素餐，只关心自己的权利地位，近几年更发展到但凡是个教皇就要野心膨胀一把的地步，向主角大喊“你们都是异端，要全部肃清”算症状比较轻的了，就连觉得“我自己就是神，新世纪的神！”的妄想症患者也很有几个——这种情况下，你们觉得他们还能用出怎样的光明系魔法？

当然不是说神的信徒都腐烂了，在社会底层还是有很多视神为惟一救赎的诚信者，但残酷的现实往往让他们无法听到神的声音，倒是远处大教堂里那个“哇哈哈哈，来吧，让我成为神吧！”的怪笑声不管白天黑夜都听得一清二楚。于是矛盾出现了，普通人再怎么虔诚也没有机会接触高阶光明魔法，而有条件的家伙又根本把神当死雕像来看，光明系魔法书只能蹲在教会图书馆里生闷气。

最悲哀的是，这种事情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高高在上的家伙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散布教义，火刑柱上绑满了冤魂，不管是贞德还是布鲁诺，反正对自己不利的统统烧掉；圣经也一改再改，加入符合自己需要的元素，连神之子的身份都能讨价还价（不信请回忆“达芬奇密码”）；打着夺回圣地口号发动的十

字军东征，最后都变质为烧杀掳掠和拐卖人口，叛变和妥协不计其数……

所以说，神如果还想管一管自己这帮不孝子民的话，早就一道大雷劈下来了吧。但不论是神放弃了人类，还是人类放弃了神，属于虔诚信徒的高级光明魔法肯定是找不回来了，至于低阶回复魔法也自然地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而消亡掉。

黑暗系

我们要说的黑暗系魔法可不是某些游戏定义的黑魔法（在那些游戏里魔法只分黑白，黑的管攻击白的管回复，最多再来个模棱两可的青魔法），而是彻头彻尾的来自于黑暗世界的魔法，这种魔法大部分由恶魔提供，使用时一般背后会浮现出青面獠牙的鬼脸，伴随温度下降的特效和鬼哭神嚎的背景音，和光明魔法那就是天生的一对。

黑暗系魔法大概是惟一不需要施法者具备魔法素质的法术，只要心肠够黑够狠，知道施法办法就行，但其实仔细一想，修炼黑暗魔法还真没什么好处。当然啦，施法过程是比较简单，不少黑暗魔法师都是在不受人待见的艰苦环境下独力完成黑暗魔法（受欢迎的人谁去练这个），但那是因为力量都是借的；威力也还可以，出手就天昏地暗的，对手稍不注意就会中招，可惜就是容易反噬，反正恶魔不在乎害到的是谁；该系魔法所包括的范围也比较广，从状态攻击到直接攻击都有，可问题就在你用黑暗魔法能做到的，别人用其它类型魔法也能做到；鉴于这种魔法的力量来源，要施放它还意味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一般是灵魂啊，感情啊这种人类标志性的东西，如果黑暗系魔法师不能及时提供这种祭品的话，就意味着他自己要倒霉了……反正按照官方资料，敢于用黑暗魔法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最关键的是，黑暗系魔法还有光明系这种天生的克星，“光明必将驱散黑暗”这一点已经被太阳无数次的升起所证实，即使是“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也不能改变。

这么看起来，黑暗系魔法还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加上黑暗魔法师名声都不大好，吃童男童女拿鲜血洗澡之类的传闻屡见不鲜，消亡在历史长河中根本就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不过其施法条件实在太便利了，说不定我们在什么地方还能看见有人成功用出来呢，比如那什么？黑暗圣经？……

其实我们没必要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毕竟大部分魔法的产生都是源自当时生产力和科技的不发达，在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大部分魔法都可以用别的方式替代了，干吗还要去复古呢？希望大家认清现实，承认现实，享受现实，以科学健康的世界观看待魔法！谢谢！

作者里人格爆发：“可是，享受‘独一无二的特技’的快感确实很吸引人啊！确实也还有一些现代科技无法实现的魔法啊！如果大家有隐身、透视之类的实用技巧，请一定要告诉我啊，谢谢！”



——《零 月蚀假面》同人

文/落霞迷雾　编/夜蓝

月之章

耀的卧室没有点灯，只有床头橱柜上两盏几近燃尽的蜡烛，微弱的烛光在从窗外吹进的丝丝秋风里残喘般地颤抖着。光与影在四周的墙壁上交织，错综变换，所有的陈设在此刻被无限量地放大，让刚刚从黑暗走廊踏进屋内的朔夜产生了一瞬间的眩晕感。

“耀，还没有睡吗？”朔夜轻轻拉开障子，看到环抱双膝蜷坐在床上的弟弟。

“姐姐？”耀缓缓抬起方才一直深埋在膝间的头，目光略带疑惑地看着朔夜，但在见到姐姐微笑着向自己走来时，神情便随即放松下来，流露出孩童般天真的笑容。

“男孩子不按时睡觉的话，可就长不大了哟。”朔夜侧坐在床边，捏着弟弟的鼻子开着玩笑。

“才不会呢！我要赶快长大，成为一个能够保护姐姐的男子汉！”耀拼命摇头甩开姐姐的手，一边摆出成熟男人的架势倔强地起誓，一边摸着被捏得有些发红的鼻头，“啊……好疼。”

“耀是个好孩子呢！”看到弟弟恢复了平日的精神，朔夜欣慰地笑着。

灰原耀，自己最最疼爱的弟弟，虽然年少，却比只知忙于工作的父亲和体弱多病的母亲更加了解自己的弟弟。

现刚步入叛逆期的弟弟，正以惊人的速度一天天地成长。当年跟在自己身后喊着“姐姐、姐姐”的耀，现已学会了将寂寞和悲伤自行消化；不久前还圆鼓鼓的脸蛋儿在不知不觉中已逐渐形成刚毅的棱角，那

是只属于成熟男人的轮廓。耀的眼神依然单纯，但也开始流露出一种对未来的迷茫以及对“责任感”一词懵懂的执着——这一点总会让自己想起工作中的父亲，专注、陶醉、透着冷漠和一层让旁人无法靠近的屏障。

父亲是打算让耀继承他的事业的，成为医生，继续经营这所家族医院。但朔夜知道，弟弟的梦不在这里，不在这座几乎与世隔绝异常寂寥的岛上。他想离开，他也应该离开，至少朔夜始终这样认为。

“呐，耀。”朔夜轻柔地唤着弟弟。

暗淡的烛光让她的脸带着疲惫的苍白，湖水般清澈的双眸再配上齐耳的短发让她在耀的眼中如同古老神话中的公主，优雅高贵，却遥不可及。

“什么？”耀重新蜷起身子，这样的坐姿让他感到安全。

“可以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方才见你低落的样子，我很担心。”朔夜知道耀这个年纪的孩子很难给周围人们予以信任，但也许只有自己，才能让他毫无顾忌地吐露心声、敞开心扉。

“看到了病人……”耀别过头，望向窗外。

“唉？”

“今天，我偷偷去了父亲的医院……看到了住在那里的病人……好可怕……”耀如同自言自语般喃喃着，这种低语声亦如墙壁上的光影般在屋内放大着，回荡着。

“耀……”看着弟弟微颤的双肩和从无助的双眼中滚落的泪水，朔夜缓缓将耀揽入怀中。

她从未去过父亲的医院，因没有兴趣，也因一直没有得到过允许。在她的印象里，那里和其他医院无异，只是坐落在岛屿较为偏僻的地段，周围荒草丛生，楼宇又如同一栋被废弃半个世纪的古老宅邸，庄严肃穆，散发着让外人望而却步的寒意。

“姐姐……你听说过‘月守歌’吗？”耀哽咽着，声音因恐惧尚未散去而抖得厉害。

“月守歌？”

“我听到一些病人在喊，一遍遍地喊……‘月守歌’……”

“胧月岛的月守歌。”朔夜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据说是一首古老的祭祀曲，赞颂月神，祈求蒙惠。”

“姐姐可曾听过？”耀止住哭泣，眼中充满了好奇。

朔夜轻轻摇了摇头：“从未听过，也未见有哪位乐师弹奏过。想必已经失传，或者仅仅是个传说罢了。”

见弟弟略显失落地垂下头，朔夜起身来到窗前，将只打开一指宽缝隙的窗户完全推开。带有寒意的夜风夹杂着海水的淡淡咸味涌进房间，蜡烛在这一刻燃尽，取而代之的是倾泻而入的皎洁月光。光影不再无规则地游弋，一切归于静止，如同梦境初醒，心中虽仍存着一丝不安，却增添了更多的释然。

“今晚是月圆夜，岛上的月色光景应是最美的吧。”朔夜重新坐回耀的身边，将目光移向窗外，“听说月光能够使人们平静下来，让灵魂得以解脱。”

“月光？”耀也渐渐从刚才的惶恐中走出，被朔夜的话语吸引。

“是的。传说中，月亮上住着一位公主，只身一人，很是孤独。她为了排遣寂寞，就不停地跳舞。她的舞有着用人类语言无法形容的美，圣洁的光伴随她舞动的衣摆洒落至人间，形成了月光，带给人们幸福和快乐。——啊，这还是小时候父亲讲给我听的，据说是这座岛独有的故事。说不定那个月守歌……就是月亮公主跳舞时的曲子呢。”朔夜静静地笑着，仿佛仍然陶醉在方才的故事中。

“月亮……公主？”耀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传说，虽说自己早已是个不再被神话传说吸引的少年，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很美的故事。

“月亮公主伴着月守歌跳着绝美的舞蹈。”朔夜行至距床五步远的地方，窗外射进的月光恰好从她的上方洒落。

身穿传统浴衣的朔夜开始赤脚在原地跳着一支岛上盛行的拜月舞。

她微闭双眼，面露醉人笑容，双臂舞出种种朝拜的神圣姿态，腰肢轻轻地扭动，身体时而快速地转动、时而静如一尊圣像。

朔夜的舞如流水般连贯，乌黑的短发被月光披上一层薄薄的银纱，桃粉色的浴衣下摆因身体的舞动而有节奏地摇摆着。

这让在一旁看得如痴如醉的耀不忍打扰。他从未见过姐姐跳舞，尽管他知道岛上的年轻女孩儿大都是要学习舞蹈的。

此时在耀的眼中，月光下起舞的姐姐是世上最美的女子。

“姐姐……把头发留长吧。”待朔夜结束舞蹈后，耀说。

“唉？留长？”

“那样的话，姐姐就更像是月亮公主了！”

“耀真是的，怎么突然像小孩子一样。”朔夜略带羞涩和无奈的表情笑着摇摇头，但内心却也充满着幸福感，这种幸福感，自从几年前父亲为了工作而离家搬进医院时起已很久不再感受过。

“还会再跳么，关于月亮的舞蹈？”在朔夜准备离开房间时，耀乞求般地问道。

“当然，会一直为耀跳下去的。”

“真的？”

“嗯，一言为定。”

听着姐姐于走廊中渐行渐远的脚步声，耀仰望窗外被浅浅云层遮盖的月亮：“如果让那些病人看到姐姐的舞姿……或许真的可以好起来吧……”

影之章

灰原耀站在病房门前已足足一个小时。

透过门上的探视窗，他凝望着此时在镇定剂作用下已平静入睡的朔夜。

两年前，姐姐因患月幽病入院，父亲的医院，这座曾被年少的自己视为噩梦般存在的医院。

而自己，如今也成为父亲的助手，日复一日直面他人的生死，直到心变得麻木，不再恐惧和感伤。

当年那些让自己蜷缩在被窝里发抖哭泣的癫狂病人，如今也已相继病发死去，或者选择自杀，因无法忍受患病期间漫无休止的治疗和独守病房的孤独，以及镜中自己那愈渐陌生和扭曲的面容。

腾空的病房会随即迎来新的病人，那些症状尚属轻微，对病症发展趋势毫无概念的人们。他们被当做普通的失忆症患者接受着各种精神类药物的治疗，而只有医生和护士们才知道，那些白色的粉状物除了会让服用者的记忆更加模糊、思维方式更加混乱外，惟一的作用就是延长他们的发病周期，延长到病症冲破药效的最后防线，或者病人理性全无后的自行崩溃。

面具。工作后的耀每天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个词语。

他戴上面具，笑着安慰入住进来的每一名患者，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即使在下一个房间等待他的会是又一具冰冷的尸体。

他戴上面具，执着地跟随着父亲，立志寻求到根治月幽病的治疗方法，即使他日夜都在想离开这家医院，离开这座让他难以喘息的岛屿。



耀轻声推门进入病房，关掉昏黄的床头灯，然后推开床前锈迹斑斑的窗户。

朦胧的月色洒入房间，洒落在朔夜的身上。在耀的眼中，尽管面色苍白的姐姐此时在月光的映照下散发出几近透明的虚弱感，但却如异界精灵般圣洁和耀眼。如果此刻她能够说话，那必是传颂福音的天使，将人们带离周遭的黑暗与绝望；如果此刻她可以跳舞，那定是传说中月亮上的公主，用舞蹈带给人们幸福快乐的女神。

“月亮……舞蹈……”耀回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在他的房间，自己安静地蜷坐在床上，欣赏姐姐于月色中的翩翩舞姿。尽管那舞在岛上已被广为流传得不足为奇，但经姐姐的演绎，竟产生出一种让人心境平和、忘却忧愁的安抚感。

他俯下身，将姐姐此刻冰凉无力的双手握于胸前、握于自己的掌中。他渴望能再次被这双纤细温柔的手轻抚面颊，揽入臂弯，像儿时那样被呵护和疼爱，然后消缺一切的惶恐和不安。

然而朔夜两个腕部的勒痕将他拉回了现实。

那是被粗绳捆扎后留下的伤痕，是医院防止患者在病发时施暴或自残的常见方法，是经过他灰原耀亲自批准的应对措施。

是的，他不是没有目睹过姐姐发病时被绑于诊治台上的情景，不是没有参与过对姐姐精神安定的治疗实验。只是他强迫自己遗忘，忘掉发病时被绑住四肢的姐姐歇斯底里挣扎尖叫的样子；忘掉从紧锁的粗绳间渗出的血渍以及绳子下已被勒得不

他戴上面具，坚信那些未经批准的残酷治疗手段定能见到成效，即使他心中早已被绝望充满，整日过着自欺欺人的日子。

心中的影逐日蔓延，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亦是病人中的一员，虚构着自己的遭遇和情感，日渐焦躁和偏执，最终走向自我的终结。

他曾尝试着挣脱，挣脱那一张张的面具，挣脱父亲、医院以及这座岛对自己命运的束缚。

然而朔夜的病倒，让他的人生就在那动摇的一瞬停滞了下来，在双手即将触碰到光亮的刹那被重新拽回了更为幽深的暗影之中。

“姐姐……”耀双唇微启，声音如一阵叹息划过唇齿间，然后被混杂着潮腐和消毒水气息的凝重空气吞噬。

朔夜静静地仰躺在病床上，尽管面容因患病憔悴消瘦了许多，五官却流露着一种古典的精致美和成熟女人特有的坚强与智慧。海藻般的乌黑长发散落于肩，浓密而柔软，如若换上日常的装束，也应是个温柔多情的可人儿吧。

忍入目的皮肉；忘掉姐姐在经受不断的治疗后望向自己的神情，那是一种在渴求解脱的无助中夹杂着对亲情无法割舍的依恋的目光。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耀跪在朔夜的床前无法抑制地抽泣，长久故作理性和冷漠的姿态彻底崩塌。此时，他只是个害怕失去亲人的孩子，是个面对死亡束手无策的平凡人类。

“耀……”耀听到姐姐唤着自己的名字，猛地抬头。

“姐姐？”他关切地看着她，发现她尚处半睡半醒的状态。

“耀，为什么哭泣……姐姐不是说过，你要做个坚强的男人吗。”朔夜喃喃地说着，药效尚未消退，她仍然感到强烈的倦意和疲惫。

“想让姐姐好起来，然后带你一起离开这座岛。”耀抚着朔夜秀丽的长发，说出内心长久以来的愿望。

“耀是个好孩子……”朔夜努力让自己露出一丝微笑，至少她感到自己是在笑的，“月亮很美……”

“嗯。”

“想跳舞……”朔夜的声音开始变得含糊不清，耀知道她会继续睡去。

“嗯，很久没看姐姐跳舞了。”他依然握着她的手。

“在月光下……”

“是，在月光下。”耀确认着姐姐的话语，亦想多听一会儿这久违的温柔声，于是重复着。

“要有音乐……”

“是，要有音乐。”

“月……”

朔夜重新陷入睡眠，耀所能听清的也仅有一个“月”字。

或许是姐姐仍然记得儿时那个月亮公主伴着神曲跳舞的假设，又或许仅是同其他病人一样，在月幽病导致的潜意识的作用下不停地重复着那个名字，那支在月蚀之夜演奏便会祈得幸福的“神之乐”。

“是，月守歌。”耀望着在月色包裹下熟睡的姐姐，低声应道。

忆之章

随着盛夏的到来，朔夜愈发强烈地感到记忆正如游丝般不断地从自己的身体中脱离，留在体内的空洞感与日俱增，脉搏的跳动声和血液在经络间流淌的声音日夜萦绕耳边，回响于空荡荡的病房，仿佛沉闷的手鼓声，不停地敲击，直至生命耗尽的最后一刻。

很多事情大概都已经忘记了吧。

住在隔壁病房的女孩儿每天会来陪自己聊天，那个像极了洋娃娃的可爱少女，是谁？海咲？可如果她是海咲，那么亚夜子又是谁？想不起来……无法对应……这些混杂在脑海中的姓名。

多久没有听母亲讲故事了呢？海底的另一个世界，遥远国度的沙漠之城，居无定所自由洒脱的吟游诗人……是的，还有月亮，月亮上的公主，不停地跳舞，跳啊跳啊……为什么不来呢，妈妈？我想听，想听，不听就会忘掉，不要忘掉……

昨天看着我把药吃下的男人，让我想起了父亲，但也仅仅是父亲这个定义罢了，因早已记不得他的样貌和声音，记不得关乎他的一切事情。

吃了药好困，窗外月色很美，于是很安心地睡去。梦到了家人，但他们的面容即使在梦中亦无法形成清晰的画面，妈妈，爸爸，还有耀……是的，还有耀，我最最珍爱的弟弟，占据了我大部分残存记忆、给了我尚能残喘于世的惟一理由的好弟弟。

“耀……耀……”蜷坐在病床上的朔夜不停地念着弟弟的名字，生怕一旦停下就会彻底忘记那个温柔内向、独自承担悲伤的孤独男人。

她仿佛看到耀在蹒跚学步时一摇一摆的可爱姿态；看到他在同她争论晚饭内容时撅起的倔强小嘴；看到那晚，他看着她的舞如痴如醉的神情，发誓会永远保护她，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还有这些年不离不弃照顾着他这个病弱姐姐的坚强成熟的耀，笑着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耀，流着泪说病好后就一起离开这座岛幸福生活的耀……

她念着，想着，沉溺在仅存的若干回忆中，关于弟弟的回忆。

她感受不到夏日午后炙热的阳光穿透玻璃窗射在背后的灼热感，也听不到屋外庭院里此起彼伏聒噪的蝉声和除草机不知停歇的扰人轰鸣，甚至连此刻手持花束步入病房的耀也未能引起她的注意。

“姐姐？”耀侧身在朔夜的床边坐下，将花束放在身旁的矮柜上。

“姐姐？”他微微提高了声音，但仍含着一分会惊吓到她的顾虑。

他轻轻把她垂落在两颊旁的长发缕向耳后，发现已有几缕发丝因汗水的缘故紧贴于脖颈，卷曲而湿润。

他担心地握住她的手，已被汗水浸湿的修长却苍白的双手。

“耀？”因双手传来的触感而回过神来的朔夜略显茫然地转过身面向耀的方向，之前飘忽不定的恍惚目光寻声聚焦在面前这个一脸担忧焦虑的男人身上，熟悉的男人，自己惟一的牵挂。

“耀，我的好弟弟。”朔夜用右手轻抚着耀的面庞，抚过他的眉眼、鼻唇和双耳，如同一场诀别，想要在手心中留下最后一丝现世亲人的温存。她又伸出左臂，将弟弟环抱于怀中，头抵着他的肩，尽管夹杂了消毒水和各类药品的混合气味，但她仍强烈感受到一种只属于耀的气息，成熟、倔强，还有那么一丝义无反顾的决绝和悲凉。

“耀，你是我现在仅有的记忆。”在这个避风港里，她的心没有丝毫的波动。哪怕就这样死去，也是好的吧，她想。

“姐姐。”尽管对于侧身而坐的耀来说保持着目前的姿势有些不太舒服，但他却渴望时间的停滞，或者回转，回转到儿时，那个可以在姐姐臂弯里撒娇耍闹的孩提时代，“姐姐，跳舞吧。”

“唉？”朔夜抬起头，不解地望着笑容既诚挚又略带神秘的弟弟。

“很久没见姐姐跳舞了，”耀的声音温柔低沉，朔夜静静地听着，“姐姐不是说过想再次跳舞吗？在月光下，伴着音乐……”

“月守歌……”她不清楚自己为何会突然说出这个从未听人弹奏过的曲子，仅存在于民间传说中的神曲。尽管她从儿时就清楚这一点，但在入院后便同其他病人一样，日渐强烈地相信它的存在，并渴望聆听。

“是，姐姐今晚就会像月亮上的公主一样，在月守歌的演奏下跳舞。”

“耀希望看到姐姐跳舞吗？”朔夜浅浅地笑着——何必在乎音乐的有无，对于已为她付出太多的弟弟而言，她惟一能予以回报的，惟一还有能力去做的，也许只有这一件事了。

“是。”耀决定不将利用月守歌来治疗月幽病的实情告诉姐姐，以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即使如实相告，想必她亦是无

法理解。

请再等等吧，姐姐，今晚过后，这个月蚀之夜过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我要带你离开，离开这座岛，重新开始生活，只属于我们的生活……

“那，就这么决定吧。”朔夜闭上双眼，开始想像月洒大地的圣洁，以及月色下流露幸福笑容的弟弟。

舞之章

站在四面环壁的露天洞穴空场中央，朔夜仰头凝望着星斗皆无的夜空中那轮蒙有淡灰色云层的圆月。

她身着一席连衣长裙，鲜红的布料上印染着橘色的碎花图案，镶有银丝花边的裙摆拂着赤裸的脚面，为了增添舞时的飘逸感，衣袖部分被特意制成了和服样式。

来此之前，一位护士为她化了淡妆，以使病弱的她在艳丽的服饰下不会显得太过苍白。

此时月下的朔夜，神情淡然安详，长发自然垂散于肩，合身的服饰恰如其分地掩饰了她消瘦的身躯，并衬托出一种脱离于凡尘的清冷华贵感。

一个中年男子走到她面前，为她戴上一张木质面具。面具为了易于保存而被涂抹了一层亮漆，除此之外便别无其他修饰或加工。

蛙叫虫鸣的夏之声和泉水涌动的汩汩声响在面具戴上的刹那消失，她仅能听到被面具包裹住的自己重重的呼吸，以及沿颈部动脉传至耳畔的心跳声。

她环顾四周，见有五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站成一圈将她围在中间，同样的长裙，相似的面具，只是手中多了件乐器。

“耀？”朔夜唤着弟弟，但面具封住了她的声音，无人应答。她透过面具上眼部的孔洞搜寻着他的身影。她突然觉得害怕，潮湿的洞穴、怪异的面具、陌生的面孔，还有即将到来的未知。她想握住弟弟的手，她想和他说话，她不想跳舞。

她看到了他，距自己五十步的距离，正与那个中年男人交谈。

她向前迈出两步，再次喊他的名字，声音却淹没在突然被奏响的乐曲声中。

他终于望向了自己，眼神中充满了按耐不住的喜悦和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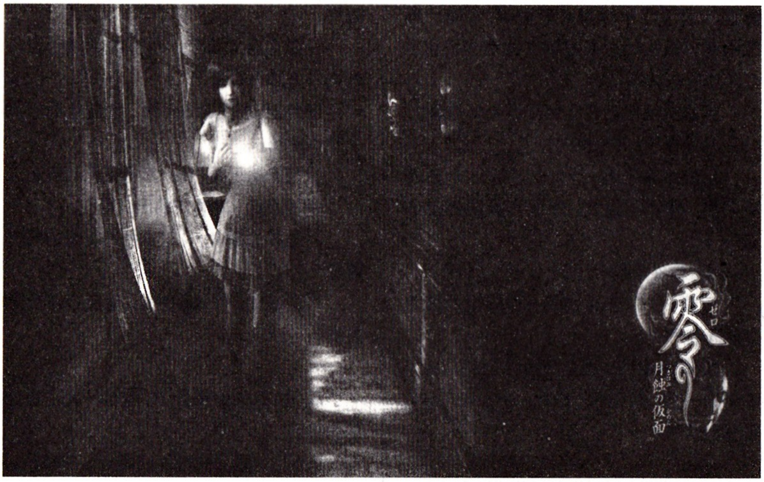
“好吧，耀，我们开始吧。”朔夜退回原先的位置，立于洒落的月色中央，缓缓地舞动起来。

这就是月守歌吗……

朔夜惊讶于由这五个孩子合奏出的曲子，有着久远的厚重与沧桑感，也有着如月下湖面般波光粼粼的清澈美感。笛声悠扬，箫声绵延，清脆的铃儿声跳跃着浮现，初听之下还带有些不合拍的凌乱感，但随着乐曲的行进，这些凌乱的音符汇成了曲谱，渐渐形成了一条独立的旋律，委婉而又轻快，仿佛月亮射落于大地的光芒，安逸，柔和，让观者心醉。

朔夜完全沉醉在神曲中，不停地舞着，仿佛被数条无形的线操控着，永远不知疲惫。

长发随着她头部的甩动扬散开来，双臂带动着腰肢时缓时急地扭摆，步伐的幅度亦随着乐曲的节奏时而零碎地半进半退，时而猛跨向前裙摆飞舞地旋转。那已不



是她当年在耀面前所跳的拜月舞，而是一种脱离于主观掌控、完全与乐声融为一体的舞蹈。不必思考下一步的动作，因其已自然而然地随同下一个音符一同呈现。

“月亮……公主……”将这一切看在眼中的耀感叹着，无法抑制住激动地攥紧了拳头。他想像此时面具下姐姐的面容：两颊因兴奋而泛着红晕，双眸因陶醉而紧闭，唇齿微张，洋溢满足的笑容。

他向天空望去。月蚀已经开始，暗影自月的边缘开始啃食，月色逐渐黯淡，射入洞穴内的月光也一寸寸缩小着它的范围。火把摇移不定的光线占了主导，所有人的身影被拉长后映于岩壁之上，抖动着，扭曲着。

“快了，就快了……”耀低声自语，他等待着月蚀后圆月的重新出现，等待着神曲结束后摘下面具的女子，是重新拾回记忆与健康的姐姐。

当昏黄的火把代替了皎洁的月色时，朔夜睁开了双眼。

她不解为何洞穴中的光变了颜色，于是沿着残留下的一束月光抬头探寻着究竟。

黑暗，她只看到了洞穴上方的一片黑暗。

还有一抹淡淡的黄，即将消失殆尽的黄。

是月亮吗？月亮在哪里？

朔夜开始焦躁起来，她拼命仰头寻找着方才的圆月。汗水顺着她的脊背滑落，股股燥热感沿领口上涌，但她感觉不到；神曲仍在弹奏，旋律仍在继续，但她已无心享受，此时她所听到的，只是一片毫无意义的嘈杂之音。

她试图向上伸出双臂，抓住那黑暗中惟一的色彩。

可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她依然在舞，无法停止，仿佛躯壳被另一个灵魂附着，自己只是一个同宿一体的旁观者。

停下，快停下，好可怕。

周围的光影不停地旋转，杂乱无章的奏鸣声刺痛着耳膜。四肢传来的痛感和胃

部泛起的不适让她想大声尖叫，可随之而来的无力感让她如喉咙被卡住般只发出了几声沙哑的呜咽。

朔夜的视线因呼吸困难而变得模糊。

月没有了，火把也消失了。

已经结束了吗？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感觉不到痛，感觉不到肢体的存在……

耀，你在哪里……

“耀……”言语如同一声隔世的叹息消融于空气中。

她累了，困了，她只希望在沉睡前能再看弟弟一眼，对他说“抱歉，让你看了一场糟糕的表演。”

耀磕磕绊绊地走向突然倒地不起的朔夜，神情木讷，眼中充满了惶恐和无助。

“姐姐？”他蹲在她面前，用颤抖着的右手试探着她的鼻息。

明明是祈求幸福的舞蹈，明明是赞颂月神的曲子，明明月下起舞的姐姐是那么美丽，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啧，失败了吗。”四方月宗也拾起从朔夜脸上掉落的面具，同时望向同样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五个孩子，“死了？”

“不，没有。”耀看着姐姐面无血色的脸，竟读不出任何痛苦，反而是那略微扬起的唇角，流露着一种安然的笑容，“只是不知何时能够醒来。”

“要继续吗？虽不知原因，但已经离成功不远了。”男人翻来覆去把弄着手中的面具。

“随你喜欢好了。”耀抱起朔夜，无心理会四方月的话语。

新的圆月已露出云端，月光重新洒满了整个空场。

只是未来已经不在，幸福更无从谈起。

他抱着她，向洞穴的出口走去。

“你要去哪儿？”四方月对着耀的背影喊着。

“去陪她，等她醒来。”他头也不回地答道。

是的，在你醒来之前，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一辈子。

晚安，我亲爱的姐姐。

晚安，我的月亮公主。

全文完



废土之夜
——《辐射3》同人

文/J·K 编/夜蓝

这是一片从不下雨的天空。

这是一片冷酷而又残忍的土地。

所以我告诉你，小子，如果你是个怀着“明天会更好”的美丽愿望，坚信什么“在深冬的严寒里，唯有希望和勇气才能让我们存活”的理想主义者，请你现在就知会我一声，我会很乐意陪着你走完你人生的最后一程，然后把你那点家当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比如给我换一瓶不是那么混浊、而且含毒量较少的淡水来喝。啊哈，一想起纯水的甘甜我就感觉有点儿渴——当然，我相信，你不会让我等太久的。

哦，哦，千万别误会，也别拿你的10mm手枪指着我。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想开枪，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我也不是那种在人背后下黑手的混球，我有规矩的，所谓盗亦有道嘛。你去问一百个人，问他们什么才是在废土求生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他们都会回答水、食物、武器这几样，但是如果第一百零一人问到的是我，那么我会告诉你——规矩。没错，一顿饱饭能帮人撑过废土夜晚刺骨的寒冷，一支枪能带来拥有力量时的安全感，一瓶纯水更是奇货可居。但是小子，救命的东西同样能要你的命，我都司空见惯了，人们会在掠夺同类时变成怎样的野兽。这年月，到处都是拿根台球杆或是捡把弹簧刀就去抢劫的白痴，不考虑后果，不考虑可行性，更不考虑损益比——都是一帮不守规矩的家伙，害了自己不算还要连累旁人，搞得我们这些真正靠头脑和本事做没本钱生意的正经人越来越难混了。

你看，你又紧张起来了。放松些，别一听“匪徒”这个词就神经兮兮的，废土上更可怕的家伙多着呢。再说，你认为游民和匪徒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拾荒者的瓶盖跟装备都是哪儿来的？我成天也东游西逛，连找个不漏气的压力锅都难，他们怎么就能大包小包的，想啥有啥，天天走大运呢？你要明白，自打

我们的祖先决定把他们最猛最劲的武器从仓库里拿出来乱扔，天上掉下来的就再也不是馅饼了。

对了，还未自我介绍。我叫杰克，J—A—C—K。要是不嫌麻烦的话，你也可以叫我“微笑的杰克”。用微笑来收买人心，这是我交朋友的秘诀。朋友就像规矩一样，虽然不能信，但是也不能缺。请容我冒昧，不过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对吧？即便我们不可能像带了爆炸项圈的奴隶似的向对方以死效忠，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分享一个避风处，不至于互相开枪，也许还能做些生意……废土中这样的友谊便已经足够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需要的？让我看看你的背包，也许会从中找到一些我感兴趣的……好吧好吧，既然你不想就算了。棒球棍、小刀、扳手、锤子、玻璃杯、清洁剂、花花绿绿的作废货币，这些东西你都自己留着吧。你早晚会明白它们其实屁用没有，我要是肯收才是帮了你的大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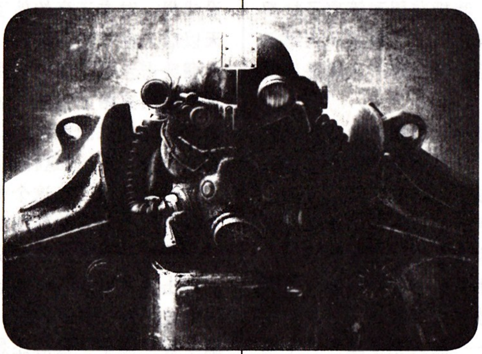


离天亮还早着呢，我看你也没胆子在我面前呼呼大睡。那咱们俩就聊聊天好了，反正深更半夜的，我们哪也去不了，变种鼹鼠在夜里可比白天活跃得多。万一运气不好再碰上妖怪，就是那种受到辐射变异的黑熊——你没见过？我想也是，不过你也见过蝎子老鼠都变成什么鬼样了，发挥想像力就好，反正就算给我一个导弹发射器，我也不会犯傻跟那种怪物面对面玩命的。

很好，看来我们达成共识了。那么，从哪里说起呢……嗯，生意。甭管你信不信，我其实真的是个商人，而且比南边那些躲在破旧航母里面勾心斗角的政治小丑诚实得多。你以为匪徒就不需要互通有无，不需要进行经济活动，想要什么就去抢？睁眼看看周围吧，看看这片到处都被污染、鸟不生蛋的荒芜大地。你觉得我们要等多久才有机会痛痛快快地干上一票？实话跟你说，没有我这种生意人，那帮傻蛋就得光屁股。是谁修理那些发脆变形的枪械武器，把它们变成能拿在手里哒哒哒地一连打上几十次也不会炸膛的好东西？又是谁擦干净盔甲上恶心发臭的污血，还要缀上不大影响活动的铁皮加强防御力？更别说他们一个比一个难伺候，根本不考虑我们的难处，只顾着拿些生锈的破烂扔过来——断了枪托的猎枪要换二十发子弹，断了枪管的猎枪要换二十发子弹，断得只剩下枪托和枪管的猎枪他妈的居然也恬着脸要跟我换二十发子弹！你能在铆钉城的集市——哦，铆钉城就是那艘漏水破船所谓的官方称谓——想像到这种事情吗？弗莱克那条老狗不立刻叫警卫把你丢到海里去才怪。他又是什么好人？当年他做奴隶贩子的时候……

对不起，我有些失言了，你可千万别把我当成嘴巴不严的人。我只不过是

想让你明白，凡事不能只看表面，我曾经捡到过一本很破旧的书，上面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带着公事包的律师能够比一百个带着枪的强盗诈取更多的财物。"多棒的话，是不是？真应该给现在废土上所有干匪徒这行当的家伙一人发一本，叫他们好好学学。可惜那本书只剩下一少半了，而且还破破烂烂，连书皮都被烧掉了。后来我听说一个叫做阿灵顿图书馆的地方有很多战前残书，跟亚历山大军火公司只隔了一条街。军火公司我知道，那里早就是匪徒的地盘了，所以头几次我去找书还挺方便的，就是别的匪徒凑热闹也要跟着一起去，以为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不告诉他们想独吞，结果人越去越多，一堆一堆的书被拿来生火，把我的计划毁得一塌糊涂。



我最后一次去那儿的经历可真是够惊险的，如果不是我一向坚持哪怕回到隔壁床上睡觉也要先侦察一下动静的好习惯，今天我恐怕就没机会在这儿对着你唠唠叨叨了。钢铁兄弟会——死心眼、顽固不化、脑袋跟他们的盔甲一样又笨又硬的家伙。他们来到废土大概也有十几二十年了，听说发源于西部，是一个致力于搜集战前科技的狂热组织。你要问我的看法，我说他们根本也是一群认不清残酷现实的疯子，走运的疯子。他们有重型机枪和激光武器，还有那种从头到脚把人裹起来防护到牙齿的动力装甲，跟咱们这些破铜烂铁不一样，那些从前都是不折不扣的军用装备。所以他们暂时还挺得住，整天忙着保护那些根本不值得保护的废土可怜虫，反而跟我们这些自力更生的人过不去。

我知道那些铁皮罐头肯定也是为了战前图书而来，图书馆里的那帮坏小子算是彻底交代了。兄弟会向来不把匪徒放在眼里，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大麻烦。超级变种人，你听说过吧？站在废土食物链顶点的绿皮魔鬼，被它们逮住的话，你就只能祈祷快点心脏病发了。东面特区就是这两伙人的主要战场，每天都打得热火朝天。

废土上穿得起动力铠甲的也不光只有兄弟会。有一帮从兄弟会里分裂出来自成一派的人，他们自称"遗弃者"，而且声称不再掺合兄弟会跟变种人之间的战争。这世上还是有聪明人的，我对他们印象倒是蛮好。另外，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还有一股神秘的势力，英克雷军——他们可不仅仅只是到处乱晃的眼球机器人那么简单。我只见过英克雷一次。他们的动力装甲跟兄弟会还有遗弃者的都不同，明显更先进一些。他们甚至使用等离子武器——打到身上立刻会把人融成粘液的那种，一秒钟之内烧得连骨头都剩不下。可惜当时那两个家伙的运气实在够差，居然被一只死亡爪盯上了。那次真是大开眼界——我以前只知道死亡爪又快又狠，可直到亲眼目睹我才知道这种两足大蜥蜴究竟可怕到

什么程度。这么跟你说吧，我曾试着朝那种黑色的动力装甲上打了一枪，半米之内散弹枪轰上去不过是几个麻点而已。可是死亡爪愣是把它活活给撕裂了，用它镰刀一样的爪子，比我们撬开一罐豌豆猪肉罐头还要容易。如果不是它被士兵临死一枪彻底打断了腿，不管那只死亡爪伤成多重我也不敢黄雀在后捡便宜。

小子，只要你正确地判断，果敢地行动，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虽然如何从死人身上扒掉动力装甲是个不小的挑战，那东西实在有够沉的，比冰箱还沉，真不明白他们穿着这玩意怎么还能迈得动步子。我把装甲和等离子枪都拿去卖给“遗弃者”了，换来一大堆子弹、手雷和药品补给，那一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不过说起幸运，我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普罗托的。急性子普罗托跟我是同行，不过他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以“失落天堂”为大本营的奴隶贩子。本来他混得没我好，因为奴隶贩子跟匪徒可不一样，落到匪徒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落到奴隶贩子手里才叫生不如死。尤其是奴隶贩子的老大——黑人尤罗基，一个彻彻底底的坏胚子。

可是那天我一进普罗托的枪械店就被吓了一跳，满屋子的突击步枪被扔得到处都是，甚至被他拿来练手，拆得七零八落。我一眼就看出其中有几只已经彻底修过了，调整准星、清理枪膛、更换扳机……都是用最好的零件组装的，一等一的好货色。这肯定不是普罗托做的，无比完美的手艺连我都要甘拜下风，更别提他这个干什么都急三火四的的红毛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简直难以置信。他说前些日子店里来了一个生面孔，走路也不看脚下，说话做事都傻兮兮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家伙居然能在“失落天堂”里大摇大摆的，没被外面的人关到笼子里去。那人说要看看普罗托的货，普罗托当然敷衍了事——这是个坏习惯，我说过他多少次，顾客就是顾客，你永远不知道谁的兜里会有瓶盖。

结果可想而知，没人能看得上那堆破烂。普罗托随口就说，如果给他搞来二十支突击步枪，他就能整理库存，扩大自己的生意——胡说八道，这纯粹是在坑人。二十支突击步枪，都够在废土上组织一支横行霸道的小型军队了！但没成想，对方还真的信了，更没想到几天以后人家回到他那儿，真的带来了一大捆突击步枪，清点之后还多给了他两支！在回家路上我就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险些踩到埋在谷口的地雷，你说我怎么就没碰上过这种好事啊！？

必须承认，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总是有很多疯狂的事情发生，其中可能就有那么一两件出奇的疯狂。“普罗托的突击步枪奇遇”当时被我列为人生中见识过的第二疯狂的事，因为我仔细考虑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认为“常春寨山谷里用电网围着的超级变种人巨兽”才是第一疯狂的事情，所以它再次卫冕成功。

我是很晚才把家安在常春寨的，而且在此之前还犹豫了好久。常春寨地势比较险要，只有一个入口，四周的山势非常陡峭——不过我实地考察过，随便哪个小子只要小心点儿，都可以从山上悄悄摸进来，居高临下把整个山谷看个一清二楚。所以我建议匪徒们最好能够扩大巡逻范围，省得到时候一个人一支枪就能搅得我们鸡飞狗跳，不过我也知道，这种增加工作量的建议肯定没人理

会。这倒也还好，毕竟从山上开枪射程是最大的问题。但我不明白的是，这群虾兵蟹将究竟是怎么把一只十米高的超级变种人巨兽生擒活捉的？而且抓住它后为什么不赶紧弄死，还弄个通电的围栏把它关起来？是以为能驯养它看家护院，还是以为能像从前的动物园一样吸引大量观众前来参观，好卖票赚钱？

山寨里每个小子对此的说法都不一样，喝酒和没喝酒时又是两个样。我甚至怀疑那只巨兽原本就是个匪徒，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突变，让那帮没心没肺的同伙不当回事关起来之后才越长越大。

但我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铆钉城固步自封，排除异己，而且除非你特别擅长游泳，否则就要穿过变种人横行的特区废墟，还有那些黑森森的战前地下铁通道……里面挤满了被辐射烧坏脑子的僵尸，完全跟地狱一样。兆吨镇？好吧，看来你对那地方的印象还不错。可我要告诉你，与其和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你炸上天的核弹为伍，我宁愿跟我所了解的怪物做伴。要不然你以为那里为什么一直都太太平平的，很少有人去骚扰？铁皮墙又不是充满辐射的海水——还不是生怕打起来之后哪颗流弹碰到炸弹，一声巨响后大伙同归于尽！

跟往常一样，回到常春寨铸造厂底下的大溶洞，打发掉最后一个聒噪的顾客，我终于难得清闲了一会儿。打开自制收音机，虽然银河广播电台支持人，那个叫三狗的家伙的贫嘴和空谈早就听腻了，可总比英克雷电台千篇一律的洗脑宣传好得多。可那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电台——这可是件稀罕事儿，说出来真丢脸，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放松了警惕，在小提琴悠扬的乐曲声中睡着了，睡得死死的。

听着，小子，我跟你很投缘，所以才跟你说。这都是老人家的经验之谈。人生就是这样，小心一世就能让每一天都平平安安，虽然提心吊胆过日子好像太杞人忧天了一些，可是只要你粗心大意一回，立马就会出事，保管给你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倘若你还有机会活着总结教训的话。

当时我是被冻醒的，只觉得浑身上下每根寒毛都竖了起来，刺骨的冷气顺着毛孔往骨子里钻。他娘的，指天发誓，我从没那么害怕过，吓得都要尿出来了。溶洞简直成了墓穴一样，我真是恨不得以为自己只是在一个最可怕的噩梦里，或者把鼻子割下来吃下去，以免闻到空气中的血腥味。然后那家伙就出现了。居然还是个黄毛丫头——她从黑暗中走出来，身上穿了一件光滑古怪的灰黑色紧身衣，也不知道我是被吓得眼花了还是怎么的，竟然一度没瞧清楚，就那么傻愣愣地以为她只有一颗脑袋，无声无息地朝着我飘过来。她啥也没说，一下子就蹦上我的柜台，把东西踢得到处都是，还跟没事人似的冲着我乐。要是哪个匪徒敢这么干，我准一枪托揍得他卧床不起，可当时的我已经手脚冰凉了。正当我以为自己大概会因为心动过速死掉的时候，她说要看看我有什么好货色。

你想像的到吗？那么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孤身闯进废土中最大的匪徒巢穴，就为了跟我做生意？！我突然间知道普罗托嘴里的那个“傻妞”长什么样了。

看着面前一大堆匪徒铠甲，我心知肚明，但什么也没说。我把全部家底都掏出来了，瓶盖、子弹、喷火器燃料、还有一些能量电池，我明白这才是硬通货，别的东西她也看不上眼——她甚至把激光步枪、开膛手

这样匪徒根本用不起的装备像垃圾一样扔给我，我还看见几件精致轻便的护甲上用白漆画着显眼的鹰爪徽记。凭心而论，跟她的买卖我其实占了大便宜。她根本也不跟我讨价还价，买卖成交后就不再理我了，当我不存在似的开始翻箱倒柜。也好，我巴不得她当我不存在呢。看她从架子上发现我很久以前从一个死流浪商人身上找到的蹩脚人偶时，咧开嘴乐的那个傻样，真是说不出的诡异。她收起人偶后，我很高兴事情总算结束了。她不知怎么摆弄了一下，那件紧身甲上就出现了一个头套把她的脑袋整个儿遮起来。她做这事时正对着我，那张橙黄色的光滑面罩反射着微光，我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然后，我只是忍不住一眨眼，就再也找不见她了——我自信还没老眼昏花到如此不中用的地步，我的小窝也没复杂到能让一个大活人躲猫猫的程度。可她就能活生生的在我眼前消失——吓得我又一动不动站了好久，连枪也不敢去摸。直到估摸着大概天亮了，我才壮着胆子出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不出所料，除我之外每一个人都死透了。屋里的、屋外的、站岗的、睡觉的、寻欢作乐的，全都已经被不声不响地弄死。我走在一个个被搜刮一空的死人中间，心惊胆战地检查他们的伤口。有几个人是被用枪干掉的，但大部分死于精准致命的刀伤。伤口不大，一看就知道凶器很利，不是自制的粗糙玩意。奇怪的是没有多少血，反而带着类似激光烧灼的碳化痕迹。我不禁想起了那丫头腰间的佩剑，样式很漂亮——剑身流淌着不自然的亮光。

囚禁超级变种人巨兽的栅栏已经倒塌，巨兽死在笼子外面。它身上的伤跟匪徒们都不一样，是好几个血肉模糊的焦黑大洞，致命一击把它的脑壳都打飞了。除此之外，我甚至没发现战斗的痕迹，显然匪徒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谷口的地雷也被拿了个一干二净，就跟从来没埋过似的。那丫头就像一个幽灵，我仿佛又看到她在我面前出现、消失——她静悄悄地走进常春寨，走到匪徒身后，脸上挂着傻乎乎的表情，有条不紊地抽出佩剑把他们一个个杀掉，比吃饭喝水还要容易……最后，她端着威力无比的古怪武器，穿过一地死尸，关掉发电机，切断电网，将超级变种人巨兽放出笼子，来了场一对一。

我后来找人问了问，听说她是个什么避难所的居民，跑出来找她老爸的。真是活见鬼，什么样的爹妈能生出那种怪物？她还干了不少大事儿——最有名的一件就是帮助兄弟会打垮英克雷军，启动了一个能去除辐射污染，把数百万加仑水变得干干净净的净水装置。你可以去看看，那东西就在杰弗逊纪念馆那里。

当然，我打探她的行踪可不是另有居

心，只是预防——老天保佑，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她了。三狗现整天都在吹嘘她的英雄事迹，虽然我一向认为这家伙喜欢夸大其辞，但是关于她，无论是多么离谱的事情我也不会感到惊奇。我特意去常春寨北方的班尼斯特要塞去看过，那里是鹰爪组织的大本营，一群冷酷无情的佣兵，平时我见了都是远远绕道躲开的。你能猜出那里怎么样了吧？那里的家伙全都挂了，我相信就是死神本人来也不可能干得比这更干净利落了。

有传言说她启动净水装置时受到了致命程度的强烈辐射，已经挂掉了。去他妈的，我才不信那种鬼话呢。我只相信她能干掉匪徒，干掉鹰爪，干掉变种人巨兽，干掉英克雷军……只要她愿意，她甚至能干掉废土上的所有人。辐射能要她的命？如果她真的被辐射了，我们惟一的指望就是祈祷她千万别变成看我们这些人类不顺眼的僵尸。



在这片废土上，这片被核战火蹂躏过的世界，我们挣扎求生，为多活一天而努力。但是你得承认，不是人人都如此——有些人注定会超乎我们的想像，成为传奇。

小子，听傻了吧？有机会在别处重逢吧，有关我其他的传奇经历下次再跟你讲吧。你看，天快亮了……我们很快就会各奔东西。哦，我会朝东走，可能你没法向西了。你问为什么？不为什么！试试看，看你现在能不能抬起手臂？我们面对面坐着，相隔不到五米……可是你那边有辐射，我这边却没有。很奇怪，对不对？抱歉，废土就是这个样子。

嗨，别这么看着我。辐射又不是我释放的，我只是没及时提醒你。因为我没这个义务，只能怪你自己太不小心了。你经验不足，没有发现，能怪谁呢？害死你的人不是我，我有我的规矩。

好吧，看来你已经不再需要这身衣服，还有手枪。我是个商人，所以我的时间不能白费，我的故事也不能白听。其实我也要谢谢你，这年月像你这样认真的听众越来越难遇到了。说实在的，我都有点后悔了，可是这附近也不可能有医生，真可惜。感谢你听我罗嗦，否则这些事只能在我心里憋着。一个人住在常春寨的洞里，每天夜里都梦到灭了山寨满门的女人站在床前看着我，拿着剑盘算是应该刺穿心脏还是应该把头砍下来——我真的会发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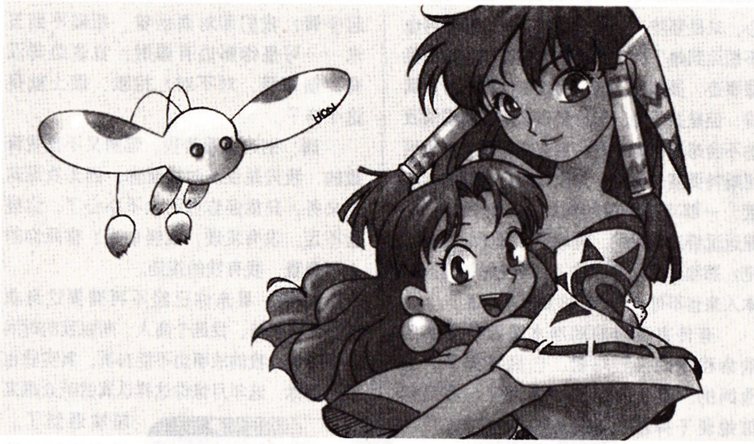
你对我的看法肯定变糟了，这我能理解。但走之前我要再向你澄清一点，我可不是为了骗你坐在那里才胡乱编瞎话，我的故事全是真的。

嗯，只有一处小误差。

我叫杰克，微笑的杰克……但是匪徒们从来都叫我：

笑面杰克。

 文/清雨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格兰蒂亚

机种：SS	发售时间：1997年12月18日
制作公司：Game Arts	类型：RPG

少年的梦想与世界的未来紧密相连。有太多的离别他无法左右，有太多的伤痛他来不及阻止。所以，他只能紧握手中的剑，勇往直前！

GRANDIA 生不逢时

直到很多年以后，每当提起这款游戏，还是会听到有人为它感到惋惜，“要不是和《最终幻想VII》对着干，它能取得的成绩应该比现在要好得多”。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笔者早在游小说第22辑关于《格兰蒂亚II》的评论中就提到过，代表了制作者最高热情和最强制作实力的此系列前两部作品，全都宿命般地与一台在不久之后便退出历史舞台的主机联系到了一起，这虽然不是它们最终没能取得更好成绩的直接原因，但对作品的持续影响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许那个时候，当这款游戏经过口耳相传渐渐名声鹊起时，人们已经在市场上找不到能够体验它的主机了。尽管《格兰蒂亚》在1999年的6月移植到了当红“炸子机”PS上，但在《最终幻想VIII》、《火焰之纹章：多拉基亚776》等一众超大作的狂轰滥炸之下，谁还记得这款有着独特战斗系统和精彩剧情的移植作品？商业上的失败或许是它必然要面对的悲惨结局。

GRANDIA 原石之光

俗话说是金子总有发光的一天。低迷的销量并不影响这部作品在玩家群中的口碑，只要是接触过它的老玩家几乎都会中肯地给出一句“好游戏”的评价。而日本媒体的评论则将更多的溢美之词送给了它，比如“注定名留青史的游戏”等等。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款游戏呢？

首先来看游戏的画面。在那个3D技术

并不成熟的时代，制作全3D的游戏实在太过复杂，主机性能也不允许。因此2D与3D相结合几乎是那时候的游戏所采用的普遍手法。《格兰蒂亚》选择的是3D背景加上2D人物，让很多场景和情节得以用更具冲击力的方式表现出来。镜头拉伸、缩放的可控性并不是选用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最终目的是用3D特效加2D动画的形式呈现一个个大魄力的场景。事实证明Game Arts在这方面的尝试是成功的，游戏中的很多大场面给玩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其在剧本中的重要性也交相呼应，很好地达成了烘托情节的目的。同样采用幻想世界观和这种画面表现方式的游戏还有紧接着本作在1998年2月发售的《异度装甲》和在2000年发售的《勇者斗恶龙VII 伊甸的战士们》，足以表明这种形式得到了业界一线大厂的认同。此外，《格兰蒂亚》的过场动画、3DCG在业界广受好评，角色的声优更是明星云集，有些现在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在游戏中甚至只担任了一名配角的配音工作。由此可见制作小组在游戏各个方面的认真程度。或许“打败FFVII”对当时的制作人员来说并不单单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工作的标准，以此不断鞭策自己精益求精。

此外不得不提的就是游戏独特的战斗系统。半回合制在1997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随着“《最终幻想》系列”的崛起，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稍显紧张的战斗方式，不再能像往常一样一只手按键一只手悠闲地端起咖啡杯。策略的安排、下达、施行全都即时进行，在计算进攻的时机和连技的运用时，甚至要把角色从场景这一头跑到进攻位置的时间算进去。如此追求细节的做法得到了很多玩家的认同，可以说《格兰蒂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战斗模式，将镜头转换、拉伸真正地运用到了进入战斗后的每一分每一秒之中，让主机性能的提升不再是摆设，让特效与游戏内容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层次提升。

最后来说说系列爱好者们谈论得最多的剧情部分。热血少年配以充满神秘感的世界观向来是幻想类作品的主要题材，不同的是在本作的主线之中不断有“丧失”这个的情节加入。有人为了大义献出生命，有人因为个人原因离开队伍，有背叛，有阴谋，也有和解与合作。故事明着向相对比较阴暗的方向发展，但实际上却是一路光明到底，积极向上的台词和场面随处可见。这种巧妙的矛盾安排是剧情必不可少的一个亮点。

GRANDIA 英雄垂暮

自从在画面上广受好评的《格兰蒂亚III》发售之后，这个系列已经许久没有新作的消息了，我们在期待Game Arts尽快制作续作的同时，也祈祷此系列叫好不叫座的宿命尽快被打破，让它同时得到市场和玩家两方面的认同。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幻想水浒传

机种：PS　发售时间：1995年12月15日
制作公司：KONAMI　类型：RPG

天上一百零八星，地上一百单八将。面对命运的怒涛，很少有人知道它将把自己带往何方。一次又一次生死离别过后，胸中的大义之旗依然迎风飞扬。

神奇的小框

有很多人都说，画面是决定一款游戏成败的重要因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或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那么笔者推荐的候选者是"《幻想水浒传》系列"的前两部作品以及PC上的《天地劫 神魔至尊传》。之所以把它们放到一起来说，是因为在《幻想水浒传》（以下简称《幻1》）发售的1995年，笔者根本就还不知道世界上有PS主机这种神奇的物质，连SFC也只在街边的机房摸过几次，知道那叫"磁卡机"。因此直到拥有了一台PC的1999年，笔者才有机会在电脑上先后一睹《幻1》和《天地劫》这两部超越画面限制的神作的魅力。

《幻1》第一眼吸引笔者的是风格独特的封面插画，一看就有大师风范。画中人物众多，但每一个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仿佛连他们独有的台词都已经跃然纸上。面对这样一幅神形兼备的封面画，你很难不对它所代表的游戏产生兴趣。于是安装、进入游戏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

如果当时我就知道有"囧"这个字的话，一定会在向同伴描述这款游戏时用到它。但在仅仅五分钟之后，疑惑和质疑的表情便已经从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神奇的小框彻彻底底地把笔者黏在了电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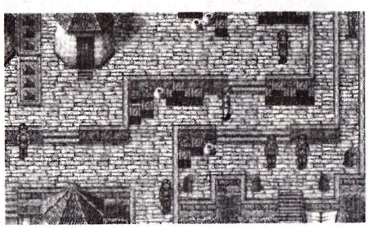
经典的力量

游戏的画面和系统兼具细腻、传统这两大特点，每一处都显得中规中矩。可以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可以在衣柜、各种神奇的地方找到草药和装备、战斗时二字排开，双方礼尚往来，你一拳我一脚。战斗画面虽然是3D场景，但由于人物依然是2D贴图，所以所谓的3D优势除了让画面偶尔可以来个45°旋转增强招式气魄以外，似乎也没有更大的作用。更别提早在SFC时代就已经被各方诸侯用得炉火纯青的画面放大、缩小功能，在我看来，这除了增强游戏的复古程度之外实在没有更多的意义——原本看不出什么锯齿的2D画面一旦被拉大数倍，您能想像那是多么惨烈的一幅场景吗？看到这儿，或许各位读者会觉得这听上去是一部名不副实的作品，但我接下来要对您说的正是它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

笔者在本文的一开始就说过，这绝对不是一部以画面取胜的作品，特别是在同样发售于1995年的《时空之轮》光环笼罩下，其他一切传统RPG似乎都没有了活路。可《幻1》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吸引人并不一定要靠史诗般的剧情、大师级别的配乐，几个出人意料的感动转折，几个乃至几十个个性鲜明的角色就足以支撑起一面名为经典的大旗。首先故事的矛盾点抓得很典型，主角身为帝国将军之子，但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反抗军领袖，与自己的祖国、与自己的父亲为敌。其次，尽管不断有同伴加入——这也是游戏最大的特色——可加入同伴总数达到了空前的一百零八人，但依然有很多陪伴主人公良久的人气角色接连在剧情中殒命或是失踪，这一举措尽管有些不近人情，但却一举让游戏情节的真实性和起伏性大大增强，让整个剧本体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张力和吸引力，与传统而保守的画面、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和“反抗军对抗帝国暴政”这个大的游戏背景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大量的可加入角色代表着大量的支线剧情，其中有一些搞笑、有一些严肃、有一些轻而易举、有一些大费周章，有心的玩家完全可以在这款看似简单的游戏中找到久违的平易近人和感动。

清新的延续

《幻1》从诞生之初开始就不是一部新潮的作品，它包含的是制作者最朴实、最原始的创作热情及技巧。没有华丽的3D特效，没有荡气回肠的音乐交响，更没有耗资甚巨的CG动画，乍一看还以为是哪家只有几个人的小作坊独自开发出来的小游戏。可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它身为一款游戏，有没有把最直接的互动体验，最深层次的思考带给每一位认真与之交流的玩家。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敢拍着胸口向各位保证，《幻1》绝对是一部不会让人后悔的游戏。



游书苑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仙乐传说 拉塔特斯克的骑士 世界的愿望》

作者：矢岛さら 插画：奥村大悟



将两个世界合为一体两年之后，罗伊德已经获得了英雄的称号，但艾米尔依然坚信自己的双亲是被罗伊德所杀。一天，他遇到了名叫玛尔塔的少女，虽然对方把艾米尔当成救命恩人一般来对待，但他自己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忆……

奥村大悟老师绘制的封面、插图非常精美，哪怕只是为了这个也值得买来一读。内容方面忠实还原了游戏的内容，包括优点和缺点。不过整体的结构稍稍有些松散，章节之间并不是很连贯，情节的跳跃性很强。但总的来说比较有可读性。

《式神之城III World Time · Travellers》

作者：海法纪光 插画：そのだみ、末次晋亮



自称热血青年侦探的玖珂光太郎虽然只是一名普通人，但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神祇的化身，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怪异事件。然而那一天，袭击东京的已不再是心怀鬼胎的恶神。一个又一个普通人陷入噩梦之中，在被歪曲的现实另一边，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

在看到这本书之前，笔者实在很难想像要怎样将一款射击游戏改编成小说。一个又一个的连续关卡变成了抽丝剥茧的推理过程，而游戏中那些个性鲜明的BOSS自然就是敌对势力中的关键人物。在大量精美插画的配合下，整个故事有了很强的临场感，给人身临其境的神奇感受。

《机动战士高达00 第二季》

作者：木村畅（日）



从天人与各国联军决战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年。世界虽然看上去和平统一，但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各种反政府势力却受到了政府军的大力压制。面对虚假的和平与扭曲的现实，刹那再次启动高达，为了改变世界而奔向崭新的战场！

虽然情节方面本书几乎已没什么伏笔、秘密可言，但表现形式的改变仍旧带来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变化。重温经典场面的感动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在原版动画中被一笔带过的场面得到了细致的描写，让故事的脉络和细节更加清楚，在情节上也更加完整。

《幻想水浒传2》

作者：堀慎二郎（日）

少年里奥和姐姐七美、好友乔伊一起平平安安地生活在海兰德王国的加罗镇。但海兰德与邻国休士顿都市同盟的关系渐渐紧张之后，里奥和乔伊便以独角兽少年兵部队的成员身分被派到国境线负责警备工作。正当停战协定签署之时，部队突然遭到了海兰德王子卢卡的袭击……

游戏原作的剧情可谓是系列作品中的经典，从人物矛盾等细节到情节整体走向都可圈可点。因此用四卷的容量来呈现这样一段故事一点儿也不夸张。关于七美、乔伊以及其他角色的描写十分忠实原著，有一种再次体验游戏的感觉，插画部分也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感情，细腻而活泼。



《火影忍者-疾风传 羁绊》

作者：岸本齐史、日下部匡俊、武上纯希



木叶忍者村突然遭到了神秘忍者集团——空忍的袭击。鸣人等人在和医者·神农的弟子阿尔玛一起前往其他受害村庄救援的途中，在神秘的遗迹里遇到了一股邪恶的查克拉！正当众人在身陷险境一筹莫展之际，佐助忽然出现。他的目的究竟是……

作为一部动画剧场版的改编小说，要将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影像内容转化成足够多的文字撑起一本书，必然需要在细节和人物心理方面的大量描写。从结果来看，本书做得非常成功，丝毫没有拖沓、繁复的感觉，既是对原作情节的有力补充，同时也体现了小说的独特魅力。如果能有一些原创情节的话就更完美了。

《魔界战记 SCHOOL OF THE MAOH》

作者：神代创 插画：超肉

魔王学院终于成功改名为魔界学院，但经营方面的各种问题让学校面临被外资收购的困境。为了改建学校而被高层送来的铁腕经理与学校的学生头目拉哈尔之间展开了真刀真枪的互殴（确实是互殴）。但实际上，他们真正的敌人却另有其人。

游戏正篇的延续固然令人期待，但偶尔看看这种外传性质的小品也不是什么坏事，特别是被作者那神乎其神的搞笑技法编织出来的本作。由于游戏背景是魔界学院，因此拉哈等尔等角色自然也发生了变化，但一如既往的爆笑文风却依然能随时让人捧腹。推荐给所有喜欢喜欢原作的读者。



名场面

让荒漠变成森林

地点 荒漠　**出处**《超时空之钥》

文/玛娜



这四百年里，罗博时常回忆起和朋友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时它是一台出现了故障的机械，拥有一个符合自己身分的代号——R66-Y型，来自过去的一群年轻人修好了它，还像模像样地给它取了一个简单的名字。从那一刻开始，作为罗博而新生的它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目标与生活。

所以，四百年前看到那片荒芜沙漠的时候，罗博第一个站了出来，决定留下来担负起改造它的任务。

那是一个需要经历难以想像的漫长时间的任务，但是，罗博只有一点点犹豫。犹豫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朋友了。

有谁能想像，在这四百年间被不断孤独所侵蚀的罗博怎样度过每一个黄昏？它是一片荒漠之中的鲁滨孙，而且没有自己的星期五。

四百年后，克罗诺从时空机器中走出，罗博仍然在荒漠里继续着它的任务。

那时，在克罗诺的面前，已经不再有沙漠的影子，只有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森林。

四百年，对于拥有时光机器的克罗诺来说，只不过是转眼间的事情。他已经习惯于在时空的间隙中穿梭，让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可以回到几百年前惩治终将为非作歹的恶棍；也可以前往几百年后找到本不该属于他的东西，在拯救世界的这个大前提下，使用时光机器改变世界既是必然也是必须。

可以操控时间的人是强大的，他见证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繁华的都市在千年后化为废墟，世界的遗产、人类的骄傲，全都随着世界的毁灭灰飞烟灭。

而这一切，只需要一眨眼的时间而已。

但是，四百年、十四万六千天……无数个日日夜夜，时间对于机器人罗博来说却是不会打折的。这四百年间，罗博一直在荒漠上植种着一颗颗的树苗，不分日夜，不论晴雨，时光刻在每一株茂密的参天大树上，也刻在罗博关节的锈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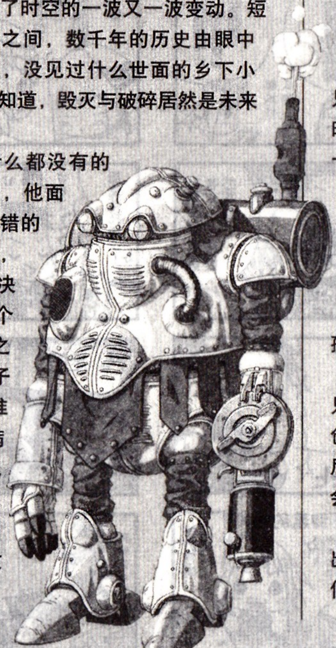


持续四百年的任务

喜欢克罗诺的人体内都有渴望变化的细胞，年轻的时候，谁没想过要走远一点，看看更多的世界呢？

嘉鲁帝亚王国建国一千年纪念日，一台总是出现各种故障的时空机带着克罗诺赶上了时空的一波又一波变动。短短几个月之间，数千年的历史由眼中匆匆流过，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小子第一次知道，毁灭与破碎居然是未来的主题。

在什么都没有的时间尽头，他面对纵横交错的时空之河，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之后的日子变得艰难而又充满意义，也让他成为了真正的英雄与救世主。



然而，目睹了克罗诺在时光前的随心所欲后，还有谁能记起默默接受着时光考验的罗博？

罗博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艰巨的任务，困难、漫长、孤独……而且只有它才能完成。当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它必须留下来，继续安排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时间会磨灭生命有限的人类的意志，让他们变得软弱无力，为此，《荒岛余生》中那个不幸流落到孤岛的快递员不得不用皮球给自己做出一个“伙伴”，以此支撑自己在无尽的孤独与寂寞中生存下去。

但罗博不会软弱，它的心中永远只有一个念头，在一片荒芜的大陆上创造出美丽的森林。这样，当四百年后再次见到朋友们的时候，他们才不会因世界的荒凉而感到失望。

喜欢罗博的人体内都有奉献与付出的细胞，那一片翠绿的美景就是他们送给世界的最好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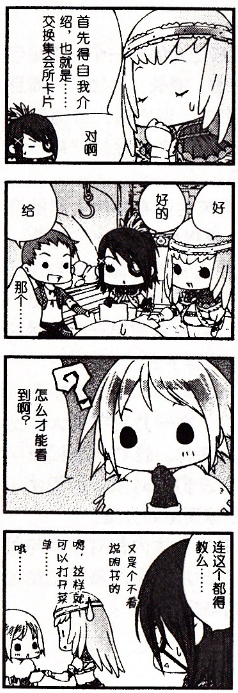
四格漫赏



狩猎集①新人篇

作者/am.

自我介绍①



自我介绍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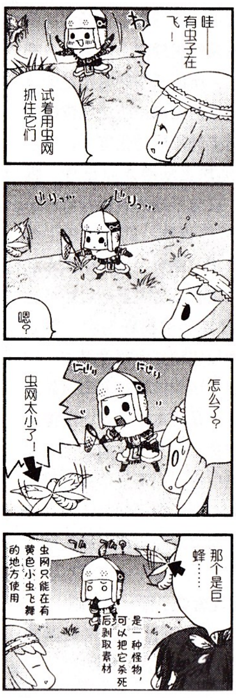


采集任务①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ポータブル

采集任务②



制作防具



男性防具、女性防具





tuō ěr

托尔

古诺尔斯语：Þórr

属性：神

出自：《自然系统》

登场游戏作品：《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北欧女神》、etc

登场动漫作品：《雷神托尔》、etc

游戏剧情描述

沿着通道来到了一个小屋内，屋子的里墙上有一扇关闭着的铁栅栏，里面透出温和的光芒。劳拉凑近栅栏，发现里面的房间正中央的台座上“供奉”着一座大雕像，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谁：“托尔，你这北欧神话的雷神在这地底的雾之国做什么？”

解说

日耳曼地区称其为“多纳尔”，是北欧古代神话中掌管战争和农业的神祇，职责是保卫诸神国度的安全和巡视人间的农作状况。北欧人相传，在雷雨交加的天气里，托尔会乘坐着马车前来巡查，因此他又被称为“雷神”，他所使用的武器米约尔尼尔也被称为“雷神之锤”。因在严寒的北欧，打雷就意味着寒冬已过，春之将即，故托尔也被当地农民们视为丰饶之神。

关于托尔的出身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最为常见的说法称其是主神奥丁与大地女神娇德所生的儿子，从一出生起就身形魁梧有力，性情勇猛善战，但缺乏谋略，一发起脾气来就乱搞一通，令人头疼不已。娇德自量难以抚养托尔，便将他托付给光电之神维格尼尔和赫萝拉抚养。待其长大成人后被迎入阿瑟加德，成为十二位大神之一。

另有一种说法并不认同托尔是奥丁之子，因为在北欧的第一圣地鲁萨拉神殿中，托尔的雕像立于神殿正中央，两旁才是奥丁和芙蕾。有时候，托尔也被尊为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而在日耳曼人的习俗中，托尔的日子是一星期中最重要的星期四，日耳曼人都在星期四举行会议，所以托尔同时也是会议和契约的守护神。这两位神祇所处地位的互换或许是和北欧历史的发展进化有关。托尔掌管着农业，从形象上就给人以正直、强大、安稳的感觉，这与早期的农耕社会形态相近。奥丁是贵族的战神，同时他还是参谋、诗人、知识分子，是个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神。随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步瓦解，人们开始追求权钱名利、财富与冒险，奥丁的地位也随之大幅度提高。13世纪的诗人史洛里·斯图拉松在撰写《新埃达经》（《埃达经》是两本关于古冰岛神话传说和文学集的统称，分为《古埃达经》和《新埃达经》，是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北欧文学经典。现今留下的北欧神话故事，其实是揉合了新旧两部《埃达经》后的故事集）时也曾大力吹捧奥丁，这对后世对奥丁的认知和理解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这款游戏中，依然采用了托尔是奥丁之子的设定。

yē mèng jiā d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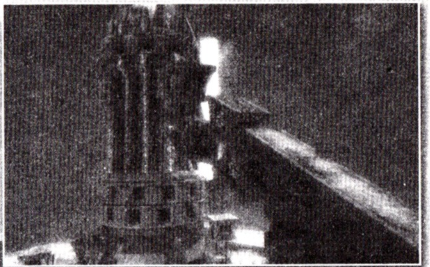
耶梦加得

古诺尔斯语：Jormungandr

属性：魔

出自：《埃达经》

登场游戏作品：《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非凡战士》、etc



游戏剧情描述

劳拉望着那正缓缓升向装置顶端的石台问道："那就是尘世巨蟒？""当然不是"，娜塔拉继而解释道："尘世巨蟒是环绕在世界的海底山脊，而这里则是它的'七寸'，也就是数亿年前地球大陆一分为二的地方。"娜塔拉变态似的用怜爱的目光望了望自己的"杰作"："当这东西从地底释放出能量时，整个世界将会被撕成碎片。"神话中用嘴咬着自己尾巴环绕整个世界的尘世巨蟒耶梦加得，原来就是大洋底部那条贯通所有大陆板块的中洋脊，而一旦整个中洋脊发生火山爆发，这个世界确实要遭殃了。

解说

不少神话传说中都存在巨大海蛇这种魔兽的描写，例如我国古代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就曾出现过名为"担生"的大蛇，可以掀起水患。《圣经》中也有名为利维坦的恶魔，形象大多被形容为拥有锋利牙齿、可以喷火的大海蛇。而在北欧神话中出现的巨大海蛇，就是耶梦加得。

耶梦加得是邪神洛基与女巨人安尔伯达所生的三个孩子中的次子，兄长是巨狼芬里厄，妹妹是死神海拉。虽然耶梦加得的身形是蛇的模样，但他毕竟是邪神之子，与只靠着本能来行动的怪兽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这三兄妹充满了邪恶的力量，其存在令主神奥丁都感到棘手，于是想尽办法要去打压他们。奥丁趁耶梦加得还年幼之时将他丢进了环绕人间世界的无底深海之中，可此时耶梦加得的身形已经相当巨大，他把身体伸展开之后恰好在深海的另一端咬住自己的尾巴。从此之后，耶梦加得就用身体将整个尘世圈绕起来，因此它又被称为"尘世巨蟒"。

耶梦加得有个宿命中的敌人，那就是诸神中最强的雷神托尔。关于耶梦加得的几个传说故事无不和托尔有关。传说某次托尔造访巨人国，国王故意想要刁难于他，于是便要求托尔将他饲养的一只猫举起。但力大无穷的托尔居然只能举起猫的一只脚，这令托尔沮丧不已。后来国王才告诉他，那只猫其实是由耶梦加得变化而成的。还有一次，托尔随巨人西米尔出海捕鱼，为了向对方展现自己的实力，托尔以巨牛的头颅为诱饵令耶梦加得上钩，并用尽毕生气力将耶梦加得拖出水面。耶梦加得浮出海面后又惊又怒，不断地释放毒气与蛇血，并掀起巨浪，令托尔站立的船都遭到破坏。托尔本想用雷神之锤攻击耶梦加得的头，但西米尔因感到恐惧而剪断了鱼线，耶梦加得趁机逃回海中，并因此和托尔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在北欧神话的末日之战"诸神的黄昏"中，耶梦加得与地面上的邪恶势力相勾结，向诸神宣战。与他交手的正是死对头托尔。一番苦战之后，托尔终于用雷神之锤击中耶梦加得的头部，但他自己也被巨蛇的毒液侵蚀，最终同归于尽。

kè lā kěn

克拉肯

挪威语：Kraken
属性：怪
出自：《自然系统》
登场游戏作品：《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etc
登场动漫作品：《圣斗士星矢》、etc



游戏剧情描述

这里的空气显然十分充足，也可能有什么地方通着外面的陆地，石壁上古老的火把居然还可以点燃。在行进到大走廊的尽头时，突然猛的一阵晃动，就见到脚下的地板塌陷了下去！劳拉奋力向后一跃，躲过了这场灾难，镇定下来发现，即将到达的前方大厅尽头，“坐”着一只巨大的章鱼！

克拉肯（又被称为挪威海怪）是出现于北欧神话中游走于挪威与冰岛近海区域内的大型海怪。关于它的外形，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描述，但共同点就是其体形相当庞大，平日生活在海洋深处，但时常会浮出水面来进食，而且会袭击出现在它视线附近的船只。“Kraken”这个词是斯堪的那维亚语中“Krake”一词的定冠词形式，“Krake”表示不健康的动物，而在现代德语中，Krake（复数：Kraken）表示章鱼，有时也表示传说中的挪威海怪。

“Kraken”这个词是近代才出现的。13世纪左右，在北欧地区被广泛流传的特有文学《萨迦》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个词语，但有关于类似海怪的描述，比如hafgufa和lyngbakr；1250年的古挪威典籍《Konungs skuggsjá》中也曾出现过这些怪物。直到18世纪，瑞典著名自然学者卡尔·冯·林奈所著的分类学著作《自然系统》中才将挪威海怪列入了头足纲，从此挪威海怪的造型就和章鱼（或鱿鱼）联系在了一起。

关于克拉肯的由来，并没有什么相应的神话典故存在，它仿佛就是突然出现在那里，几千年间的职责就是不断地给过往的渔船制造麻烦。在最早期的描述中，克拉肯的造型更像是一只庞大的螃蟹而非章鱼，但自从18世纪晚期以来，关于克拉肯的说法就几乎统一成了章鱼的造型。试想一下，一只体长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巨大章鱼用其8条触手紧紧缠绕住船只，哪怕是现今最为高科技的航母都难逃被拖下水中的厄运。它还具有一些鲸鱼的特征，比如会浮出水面呼吸、由鼻孔喷出水等等，另外克拉肯与冰岛地区的海底火山运动的特征也有相似之处，这个特征包括水泡、急流和出现新的小岛。

解说

1857年，巨型鱿鱼被证实确实存在于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的深海地区，身长估计在10米以上。2006年12月，日本科学家使用先进仪器和诱饵成功捕捉到巨型鱿鱼的影像，并用陷阱截断其一只触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捕捉到巨型鱿鱼的映像并获得其活体组织样本。笼罩在克拉肯身上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人们可以用更为客观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位至霸了海洋千年之久的海怪。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能在水族馆中看到克拉肯的身影呢！

mǐ yuē ěr ní ěr

米约尔尼尔

古诺尔斯语： MjQlnir

属性： 武器

出自： 北欧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恶魔城》、《雷神之锤》、《暗黑破坏神》、etc

登场动漫作品：《银河英雄传说》、etc



游戏剧情描述

“雷神之锤……巨人和尘世巨蟒的终结者。”劳拉看着眼前的这把小巧的锤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戴上了能拿得动它的腰带与手套。从神话时代就各奔东西的几件神器再次相会，分别发出相互辉映的光芒与嗡鸣，整个石宫笼罩着浓郁的烟云。

解说

米约尔尼尔，其名有粉碎之意，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俗称就是大名鼎鼎的“雷神之锤”。它是北欧神话中雷神托尔所使用的武器，也是北欧众神们一致认可的最强武器，托尔在与霜巨人的作战中，正是靠着雷神之锤的威力才能所向披靡，令巨人族闻风丧胆。

米约尔尼尔的诞生起源自邪神洛基的一场恶作剧。托尔的妻子、象征成熟谷物的丰收女神希芙有一头美丽的金发，托尔对这头金发一直宠爱有加。喜欢恶作剧的洛基某日趁托尔不留意之际剪掉了希芙的金发，托尔察觉到之后怒火中烧，他抓住洛基并威胁他说如果不把爱妻的头发恢复原状就打断他全身的骨头。洛基慌忙前往深山中向著名的侏儒工匠德瓦林求救，德瓦林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不但编织出了耀眼的金丝，还顺便制作了两件礼物：献给奥丁的神枪冈尼尔和献给芙蕾的云船斯基德布拉德尼尔。洛基得意洋洋地踏上归途，途中遇到了侏儒神器师辛德里的弟弟布洛克。他掏出德瓦林所打造的神器向布洛克炫耀并挑衅道：“我敢用我的头打赌，即便是你哥哥也做不出比它们更好的神器。”辛德里得知此事后，二话不说就开始锻造神器，并让弟弟负责拉风箱，并嘱咐他一刻都不能停。洛基担心自己会输掉赌注，便变身成牛蝇去骚扰布洛克，布洛克最终忍无可忍挥手驱赶牛蝇，风箱也因此停了下来。熔炉内的神器因为没有铸完就被冷却，所以是个缺陷品，这就是雷神之锤米约尔尼尔。

米约尔尼尔的柄只有正常锤子手柄长度的一半，而且还没有来得及淬火，所以永远都是炙热状态。但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只要把它扔出去就一定会击中目标，而且还能自动飞回持有人手中。托尔在使用米约尔尼尔还会同时装备上无论怎么挥动锤子都不会觉得累的铁手套雅恩格利佩尔和能够提升力量的腰带梅金吉奥德，这两件神器也同样在《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中作为重要道具登场过。

除了作战时的惊人能力外，米约尔尼尔还拥有能使已死之物复活的神力，古代北欧地区的住民们常将此锤的形状做成项链，当作护身符佩戴在身上。另外巨人索列姆曾将此锤偷走，并以此威胁终神要将弗蕾亚女神许配给自己。托尔用计夺回了雷神之锤，所以这把锤子也是祝福新娘的神圣用品。

被理想背叛的英雄 Archer



登场作品

《Fate/stay night》
《Fate/hollow ataraxia》
《Fate/老虎大乱斗》
《Fate/unlimited codes》

“这就是我——英雄Emiya的真面目！”

“这种伪善谁也拯救不了。不、应该说，连该拯救什么都决定不了！”

“你就抱着理想溺死吧！”

Archer对卫宫士郎如此撕吼道。

英灵Emiya对他自己如此斥责道。

他否定了曾为之献出一切的理想、否定了悲惨却壮阔的一生、否定了英雄的身分与荣耀，所以他想连自己的存在都彻底否定掉。

响应魔术师的召唤，来到这个世界上只为夺取圣杯，这本是早已脱离了时间轴而存在的英灵们的使命，也是他们惟一的夙愿。但Archer回应远坂凛的召唤却偏离了圣杯的目标，他只为了一个目的才会现身于此世——杀死卫宫士郎，杀死过去的自己。

游走于地面上的火舌宛如结界的分割线般将圣堂圈禁在一片赤红之中，橙色的炙热吞噬着整片区域，一瞬间便将其化为了异世界。那是一片无尽的荒野，天空与大地仿佛是画师忘记涂抹了颜色般的沉闷压抑，空气中鼓动着的是刺痛皮肤的幻热狂岚，充斥着视野的只有干涸的土地上插满的无数把形状各异的宝剑，以及在空间中各自旋转的硕大齿轮。这是锻冶场，是修炼道，是Archer的心象世界，是侵蚀现实的禁咒。此刻，孤高的红衣骑士如君王般矗立在他荒芜的国度中心，傲然俯视着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同伴们，以及，他自己。

“这就是……你的世界吗？Archer。”Saber声音颤抖地问道。她茫然地注视着罗列在荒野之上的墓标，灰色的天际之下，除了荒地与铁器外，渺无人烟。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居然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英灵的内心世界，究竟发生过什么才会让这名男子的内在如同死寂？只有凛明白，Archer一直都被许多事物背叛着，直到最后，甚至连他惟一坚信的理念也弃他而去……

曾经有一个少年，他的家人、邻居、朋友全部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中失去了生命，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准确地说，濒死的他是被一个中年男子所救，说也奇怪，明明被救的人是少年，但映在少年眼中的男子的脸上却浮现出了得到救赎一般的喜悦。从此之后，无亲无故的少



曾经属于自己的时代。纵使明白回到过去解决掉当年的自己，成为英灵的命运也不会再发生改变，他仍然要亲手去了结这份扭曲的人生，去迁怒于在无聊理想尽头变成小丑的自己。Archer，英灵Emiya，他的名字叫做——

年就开始和中年男子一起生活，并以父子相称。少年向往着能成为像父亲一样可以在别人遭遇危难时伸出援助之手的英雄，为此他不断地磨练自己，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严酷训练和战斗，甚至与世界签下条约，以献出死后的自己为条件来拯救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连死后都在拯救世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即便被朋友陷害、并因此付出生命，少年都没有丝毫怨言。因为支撑着他的并不是旁人的感激之辞、也不是英雄的骄傲与满足感，而仅仅是他在幼年时所许下的小小心愿。可是当他为了这份心愿而付出全部之时才骤然发觉，自己被希望、被理想背叛了。成为了英灵的他被世界赋予了守护者的使命，在无休止的杀戮中不断目睹人性的丑陋，最后信念消磨殆尽直到陷入绝望。少年曾说过，他不想见到有人哭泣，现实却是他永远只能见到人类哭泣的面孔。为了保护理想而不断违背理想，少年宛如身处炼狱。于是在永恒与瞬间的等待中，他赌上微小的概率回应了凛的召唤，回到了

卫宫士郎。

这是一场愚蠢的战斗，无论谁赢谁输，消失的都是同一个人。但对于Archer和士郎而言，却是赌上了各自信念的战斗，只为了去证明“卫宫士郎是否应该成为正义的使者”。每一次交锋，Archer的过去就如潮水般涌入士郎的脑海中，留下一片刺眼的猩红。毫无疑问，Archer正是士郎的未来，他的每一句话都如利爪强行扯开士郎包裹住内心的纱布，让血淋淋的伤口再度暴露在现实之中。然而越是否定，士郎的身躯就越是不肯屈服。Archer也早已明白这场无谓的战斗会以这种形式持续下去，毕竟没有人会比他更了解他自己。

“可以输给任何人，但唯独不能输给自己！就像你否定我一样，我也将重创你这个我——！”誓言一出口即化为挥动宝剑的无穷力量，势如狂岚般的剑式让Archer难以招架，只得手忙脚乱地应对士郎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其实早已明白，面前的少年是打不倒的，如果他能如此轻易地倒下，也就不会有之后成为英灵的自己。

啪嚓的一声，Archer听到了剑锋刺入自己胸口时的声音。这一击明明可以轻松架开，Archer却无法挥动手臂。在那一瞬间，Archer回到了从前的自己，那个紧拥着不切实际的梦想、追随着父亲脚步、无可救药的少年。

“凛，我就交给你了。如你所见，是个靠不住的家伙。”将过去的自己托付给心爱的少女后，红衣骑士微笑着消失在了空气之中。英灵Emiya，回到了他本应所在的地方。他是否已经宽恕了自己？是否已经得到了救赎？虽然这些都没有化为言语和文字表明出来，但他消失前的微笑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

《Fate/stay night》是文字游戏厂商“型月”旗下的第一款同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从发售之后就一直稳居文字类游戏销售榜前茅，并于2006年改编成24集动画，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动画作品，Saber、远坂凛这些名字也深深进驻到了ACG爱好者的心中。虽然国内玩家因为语言障碍而很少接触到文字游戏作品，但《Fate/stay night》的出现令不少人萌生了只为打通游戏也要学日语的念头，不久之后汉化版的出现更令无数玩家一头扎进“型月”的世界中不可自拔。

在《Fate/stay night》的故事中，每个角色都有专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可以说人人都是主角。而动画版由于篇幅有限故偏重了Saber的剧情路线，这也就使得没有玩过游戏的人无法理解到其他角色的人格魅力，Archer的剧情更是完全省略，使其成为了一名标准的路人甲，出场时日不多就领了便当回老家结婚去了。但玩过游戏、或者多少对游戏剧情有所了解的人都深知这名英灵其实在整个故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剧情之感人程度丝毫不逊于Saber自己的故事路线。

Archer最后释怀的笑容至今仍深深印在不少玩家的脑海中，这个自大狂妄、喜欢用言语刺激别人神经、并且制造了大量麻烦的现实主义者原来也有如此温柔的表情。虽然这场圣杯战争结束之后，Archer仍要回归守护者的身分，继续从事着令他厌恶的肮脏工作，而他与士郎的这一战的实感也终将会从Archer的脑海中消除，变成史书存在于他的房间之中，但重新拾回了自己的他在今后应该不会再感到痛苦和迷茫了吧……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插图：扁脸猫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近期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发生在今年7月22日、传说中500年一遇的日全食了！根据资料所示，本次日食是自1814年至2309年的近500年间，在我国境内全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最长超过6分钟），同时还是世界历史上覆盖人口最多的一次日全食……于是，一向对神秘的自然现象颇有兴趣的YULA，就“日全食对人的影响”这一课题，自觉担负起了采访众人的职责。

YULA　同志们！关于这次的日全食，请问你们有什么感想？老大先说吧？

暗星　呃……具体你可以参考我的小编寄语。

YULA　（失望）这就把我打发了啊？太不配合了。

暗星　确实没什么不同嘛！

YULA　我听说很多人的身体状况都因为日全食出现了异常变化，难道你就没有？

暗星　女人就爱迷信这些（摇头）。非要说的话……唔唔，早晨起来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好像变帅了一点。

YULA　（擦汗）好吧……接下来是清雨大师！大师啊看你总是勤于思考的样子，对日全食应该会很敏感吧？

清雨　（挠光头）敏感啊，我家小强比我敏感多了，因为日全食，全都跑出来接受天赐的洗礼了，大概这样可以繁殖得更快？

YULA　（仍不死心）那夜蓝呢？身为魔法师，总该和别人有所不同吧？（心声：我最后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夜蓝，一定要给个有建设性的回答啊！）

夜蓝　我？今天中午比平时多吃了两碗饭，算不算啊？

YULA　（彻底崩溃倒地）不对不对！你们以前不是挺能闹腾的吗？怎么今天一个个都……太反常了！啊啊啊……（幡然醒悟）难道……莫非……这就是日全食对你们造成的影响！？

众男编　（黑线）你想太多了……



本月最上镜读者：
成都·杜瑞蓉



本月读者囧言：
如果以后再出《仙剑》的小说，我身边的某位国产RPG FAN一定会生是你们的人死是你们的鬼……

《游小说》第26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二.最喜欢的文章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很满意：20%	第一名：生化危机5	第一名：Ohk Eshivar——《古墓丽影 地下世界》同人
满　意：54%	第二名：勇者就职参考书	第二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一　般：25%	第三名：潜龙谍影2	第三名：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不满意：1%		

互动空间

（西安·马琪琪）不错啊，想全部打“√”，惟一的“×”仅仅是因为觉得《宿命》画得太丑了……囧。

有人同意她的意见吗？请举手！嗯？没有？那就当没人站到你那边了噢！

琪琪MM请无视，我猜和尚是因为你在来信中说“上次那么热情洋溢的回函居然是和尚第一个发表感想，真是令人伤心呐”而感到耿耿于怀。－－

交友栏

网名：翼之骑士刑天/QQ：648773381
网名：Pt.Robin/QQ：920392116
网名：TIP/QQ：215590912
网名：Loki/QQ：813464889



（E-mail·陈澳迪）暗星、清雨、夜蓝，我很看好你们，每一期的作品我都先看你们翻译的，也很喜欢你们，你们的风趣幽默使我心情舒畅……我也喜欢漂亮的YULA和翔月等几位姐姐，她们也为《游》付出了很多汗水，最近天气比较热，你们要好好保护你们洁白的皮肤哦^^

我想说走掉的同事泼出去的水，没想到还是逃不脱被文字女体化的命运呀，陈同学你好腹黑~

此刻的翔月同学一定在猛打喷嚏吧……XD

（贵阳·刘姣）LULA姐，这是我千辛万苦找来的四叶草，虽然不值钱，但还是希望LULA姐梦想成真。另祝：小游游越办越好撒~



这个时候，我该对你说恭喜好呢还是节哀好呢……（擦汗）

……好吧，首先我要感谢刘MM那么有心，为我找来了这件难寻的宝物，但是……泪奔~！！！老天爷啊不带你这么捉弄人的！我叫Y·U·L·A，不叫L·U·L·A啊！！！4个字母就错了25%，难道这代表幸运会在我眼皮底下溜走吗！？

（上海·王晨）《游》虽然是根据游戏而改编小说，但我始终认为，网游不宜到《游》里来。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因为沉迷网游，最终导致抢劫、骗人、性格变异等等不良因素。喜欢网游的人，比玩PS2的那帮人更容易学会吸烟、喝酒，而且误吸毒品的机率也相当大……我一向喜欢欣赏恐怖小说，这辑也不例外，惟独《魔兽》，在网吧中教坏了不少青少年，教会了他们许多不应该教的东西。总之，我对网游小说的态度与网游一样，拒绝，拒绝，再拒绝！

子云，原来你以前成天喊着要看别人BL自己则要搞百合是有原因的啊！我终于找到罪魁祸首了！！（穿越中）

这下该轮到子云打喷嚏了……

（兰州·丁超）没有想到啊！没有料到啊！《游》果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顶峰作案，丝毫不给人face地涨价了！……刊登网游小说的做法让我很是不爽，可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很无助，也很伤心！T_T网游我玩过那么几个小时，都提不起兴趣，现在我抱着"老子天下第一，不玩网游"的崇高理想告诫全人类"珍惜生命，远离网游"！！！我们活在各自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网游小说这片乌云飘进了《游》的天空，遮住了我内心的太阳，给我的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网游！还我的世界一片干净的天空！

TV/PC/OL游戏通吃的休闲玩家纯洁地飘过……

我觉得你应该去开发一套"网游成瘾防治戒除系统"，然后把刚才最后几句话当作广告语，一定很火很主旋律！

（广西·陈天杨）我希望你们可以连载《风色幻想》这部国产游戏所有系列的小说。因为这款游戏不仅拥有精美的人设，而且剧情也不错，更重要的是这款游戏系列肯定有不少国内PC玩家玩过（特别是《风3》和《风4》），想必他们也希望有几款代表性的国产游戏登上《游小说》，也可以想象他们看见登上时那种激动之情吧。当然不是出现在"同人馆"，但我不是鄙视同人馆哟。

陈天杨同学，看来您和我们小游八字挺合的嘛！本辑的特别企划之一就是《风色幻想》十周年漫谈，希望您读得开心！至于小说，有机会我们也会登载的哦！



网名：驭水龙/QQ：298011873
网名：Kira/QQ：583699108
网名：木吉偶/QQ：78974493
网名：阿毅/QQ：837750108

唉，"同人馆"又被拿来说事了……叹气。

（南宁·梁继洪）这期的同人真是太有趣了，经过2辑的低迷后现在彻底反弹了，我想我当英灵的话，看到这种情况后一定会跟理查德，要不就祈祷自己被蕾娜斯看上，不过她有男朋友了啊！！算了，我还是跟理查德比较靠谱（虽然会有被他拿去做实验的危险）。《铳墓》从题材和写作上都很出色，看得我热泪盈眶，好！我再去看一遍动画！

写文作者勤笔耕耘奋斗良久的追求，不外如此……抹泪。

身为最佳争议栏目"同人馆"的负责编辑，夜蓝同志的心情每月都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来回跳跃呀。

（湛江·杨沛龙）很喜欢中国古典的武侠RPG游戏的氛围，那种"明月皎洁，淡雾轻飘，凉风微拂，疏星闪闪，流水潺潺，银瀑轻奔，珠玉飞溅映月光，夜莺啼，虫鸣吱吱，青松摇曳，树影斜"的境界谁能比？如诗如画的景，伴随着如梦似幻的古典曲调，融入其中，是否早已如醉？勾人遐思，遥望窗外的真实景象，忘却城市繁华与喧嚣。天边月，手中一壶酒，逍遥此刻。自古月夜皆感人，青山流水倍清愁。

以上的词句很眼熟嘛，看得我都忍不住想要"举头望明月，低头读小游"了~

（斜视）貌似最近某人戴假发戴上瘾了，不如借此机会蓄发还俗吧！



FANS自留地

史上最怨念读者诞生 ——湛江·韩翘楚

《父亲的日记1》

2009年6月15日　晴

报刊亭《游小说》每月的到货时间越来越晚了。2月刊是2月7日到的，3月刊是3月31日到的，4月刊则是5月7日到货。5月刊至今仍没有见到，这已经是我本月第15次汽车去一里以外买《游小说》了，希望今天能到货。

《父亲的日记2》

2009年6月16日　雨

《游小说》终于来货了，但我仔细一看，这只是一本2007年6月的积压货。我太失望了，太失望了……

……

以上是我父亲的日记，他死前让我一定要买到2009年5月刊和之后的《游小说》，可我也没有等到。昨天死神要带我走，说可以满足我死前一个愿望。我说我希望买到新一辑《游小说》。结果死神法力耗尽也没完成这个愿望，还把自己搞挂了。看来这个任务得让我的儿子来完成了。——韩翘楚之子 2121年6月

编辑回应：语气好有恐怖游戏剧情的feel啊~能够写来这样的信，看来的确是怨念到快要暴走了……（摸摸）这里需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每月制作完成的日期一直是比较固定的，但由于运输或某些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部分地区有时候会推迟上市，真的不是小编们所能控制的事情。所以有条件的同学，还是推荐你们邮购比较放心哦。

嘟嘟交友栏
网名：若王子/QQ：625417649
网名：和聚/QQ：525928138
姓名：蒲艺哲（笔名：PYZ）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第六中学九年级（11）班（233000）

读图人生

作为ACG爱好者，哪有不阅遍天下趣图的道理？从本辑起，我们的小编将每月挑选出符合个人口味的趣图，与各位读者共赏。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评论，更欢迎有兴趣的同学也给我们发来各种好玩的图片哦！



（提交人：暗星）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提交人：清雨）有句俗话叫“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看了这张图之后，我觉得这句话说错了……





（提交人：YULA）风景哪边独好？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取决于您有着一颗怎样的玩乐之心。



（提交人：夜蓝）最近在补之前落下的《One Piece》，真是热血呀！！这张「七武海」同人很有气势，小推荐一下！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总第23辑，定价：9.80元；总第26辑、总第27辑、总第28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网名：星之所在★月/QQ：903791394　网名：XSDL/QQ：183859500

网名：阿伏加德罗/QQ：604258859　网名：耶青Ver.2.0/QQ：546787059

《游小说》Tot.26中奖名单



《新世纪福音战士》绫波丽

上海　　蒋磊

★ACG精美周边

湛江　杨沛龙	江门　徐国威	北京　李亚坤
广州　邬志文	昆明　白　铧	上海　陈歆怡
昆山　温昆扬	辽宁　郭天野	长春　艾子豪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28 CD-ROM介绍

梦 剧 场：《勇者斗恶龙IX》开头动画、《刺客信条 血缘》预告片

PV 地 带：FictionJunction YUUKA《晓之车》—现场录音版—

幻彩花园：《马里奥&路易RPG2×2》、《永恒终焉》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龙之子对CAPCOM》设定图

游 音 盒：《伊苏I&II精选原声碟合集》+其他游戏、动漫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网名：灰色的噩梦/QQ：57484618　网名：老子不依/QQ：1003599740
网名：九尾/QQ：452040119　网名：幽日/QQ：394531823

小编寄语



★日全食那天起晚了，因此没看上直播。不过貌似没听说有人因为这个获得了超能力（参照美剧《HEROES》），德拉古拉伯爵也没有再现人间，蚀之刻应该也没出现……如此看来，这场日食还真没什么意思—_—

◆坚持原则、稳定心态——说起来真容易，做起来还真难= =

●最近手越来越生了，考虑重新写些东西练练手，希望这次不要再半途而废了……

■主持人A："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重庆地区已经黑了！！"

主持人B："日全食！奇观！！奇观！！！"

专家："……我觉得是画面信号中断了。"



※无所畏惧、勇于尝试、挑战自我……一向被视为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但现在我才醒悟，这种精神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事情——好吧，我说的是护肤。屡次因看到别人大赞而对某个产品疯狂长草，冲动地买回来用了以后却发现不适合自己，就这么白白浪费了银子。于是现在家里囤了至少四瓶容量十分厚道（OTZ）的洗面产品，每天看到它们我的心情都很复杂：硬着头皮继续用？实在已经没耐心了；转手卖掉？不太现实；送给男生用？怀疑会用到过期都用不完……关于面子问题，果然还是相信自己以往的经验比较靠谱啊！

※日全食很美很帅，可惜无法亲身经历，只能在工作之余上视频网站过过眼瘾……另外，严重羡慕+嫉妒楼下某个即将去享受假期的人！

※"狗改不了吃×"，这句话真是一点儿没错。



▲6月26日早上，被N条短信吵醒，这些短信的内容惊人地一致——"你的偶像去世了"。原本预定在当天去东莞看IMAX版《变形金刚2》的我一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MJ，再见，一路走好！

▲偶像的离去并没有影响我去看电影的计划，结果连看了两遍《变形金刚2》，而且是IMAX版的，真够圆满的！

▲前几天，平生第一次看3D电影（好吧，我再一次火星了）——《冰川时代3》（为啥不叫冰河世纪？），两个感想：1、晕；2、好看。

▲PIXAR的最新电影《UP》预定于8月4日全国上映，必看！！（最近频繁进入电影院，财政方面有些吃紧啊！这就是痛，并快乐着……）

▲年假，我来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对好友倾诉近来的一些际遇时，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大发牢骚。对朋友来说，这显然有些不公平，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分担喜怒哀乐的人，不也是"好友"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吗？面对你的时候，自然也是如此。

◆"我承认，我需要到世界上去活动，我喜欢旅行、冒险、恋爱、奋斗、成功、失败。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我会无聊，过得冷冷清清，我会寂寞。但是，我更需要宁静的独处，更喜欢过一种沉思的生活。总是活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没有时间和自己待一会儿，我就会非常不安，好像丢了魂一样。"——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网名：锋仔/QQ：415364825　网名：王国之心/QQ：754947539

网名：九鬼龙一/QQ：903062268　网名：浪青≠浪流/QQ：465966377

■变形金刚 堕落者的复仇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ISBN 7-89471-148-9
9 787894 711489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1-148-9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